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H1-53
Z366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张振兴卷


A0975494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振兴卷 张振兴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
ISBN 7－5336－2865－9

Ⅰ.著…　Ⅱ.张…　Ⅲ.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李永浩－文集　Ⅳ.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9057号

责任编辑:姚 莉　　　　装帧设计:包云鸠 马 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
印　　刷:合肥商中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1.375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3.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方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五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45—60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应当是所属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给各位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持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关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由我们编辑出版，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年12月

作者简介

张振兴，男，1941年3月20日生于广东省汕头市，青少年时期在福建省漳平市（原漳平县）度过，先后就读于福建省漳平第二中学、漳平第一中学，并于1959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8月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该所方言组担任研究实习员。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于1979年担任助理研究员，1985年起担任副研究员，1990年以后担任研究员。现任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季刊常务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

张振兴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对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音韵学发生浓厚兴趣。进入语言研究所后，有机会在许多著名语言学家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对语言学及其有关分支学科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逐步把汉语方言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30多年来，他先后在福建、浙江、广东、海南等省调查过十五处方言，包括闽语、吴语、粤语、客家话等，并先后出版过《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异体字版）、《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雷州方言词典》（合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同时发表了有关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另外，在从事个人学术研究的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组织和主持大型的方言研究集体项目。例如，1983年至1987年，他参与组织和主持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

项目，编绘《中国语言地图集》，后来成为这部地图集的主编之一；1986年至1990年，他参与组织和主持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先后出版了九种汉语方言的调查报告约350万字；1991年以后，又参与组织和主持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并担任这部大词典的副主编之一。1987年以后，他同时担任著名学术期刊《方言》杂志的常务主编，长期主持该刊的编辑工作。

张振兴以很多实际的行动，为我国汉语方言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除了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之外，他还涉及汉语音韵学、社会语言学、双语双方言研究等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在这些方面也写有论文。他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专著《台湾闽南方言记略》和《漳平方言研究》。这两部著作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注重事实、细致分析、严谨概括的求实学风。这种风格在他参与组织和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这些著作和项目成果出版以后，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张振兴目前仍然活跃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前沿，正在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主持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综合本，同时也在积极筹划下一步的研究项目。他认为要适应信息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潮流，大力拓展方言研究的空间，为汉语方言研究寻找新的契机，这样，汉语方言研究将仍然具有极其广阔的前景。

目　录

闽语的分区 …………………………………………… (1)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 ………………………………… (21)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 ……………………… (48)
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 ……………………… (103)
广东省海康方言记略 ……………………………… (138)
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 ……………………………… (170)

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 …………………………… (202)
闽方言古浊去今读阴平调的现象 ………………… (219)
广州话音系的分析和处理 ………………………… (226)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特点 ………………………… (233)
从汉语方言的被动式谈起 ………………………… (240)
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 …………………… (251)
再论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 ……………… (257)
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 (267)

台湾社会语言学史五十年述评 …………………… (276)
台湾话研究的进展和现状 ………………………… (288)

评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辞典》 …………………… (304)
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 (314)
评《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 …………… (322)
《简明吴方言词典》评述 …………………………… (328)

《香港粤语词典》序 ………………………………… (338)
《厦门方言研究》序 ………………………………… (341)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序 …………………………… (347)

作者论著目录 ……………………………………… (351)

跋 …………………………………………………… (355)

闽语的分区[1]

一 总说

本文是闽语图的说明。[2]本图包括福建全省、台湾全省以及广东省东部地区和海南岛。[3]广东省东部地区指潮州市、汕头市及所辖澄海、饶平、南澳、潮阳、惠来、普宁、揭阳、揭西城关河婆镇及以北地区除外等八县，惠阳地区所辖海丰、陆丰两个县南部，以上共十二个县市。这一地区的汉语方言主要是闽语，其次是客家话。闽语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所以图名定为闽语图，本文题为闽语的分区。这一地区地理人口情况大致如下：

	县市	面积	人口
福建省	六十八个	十二万多平方公里	两千五百多万人
台湾省	二十一个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一千八百多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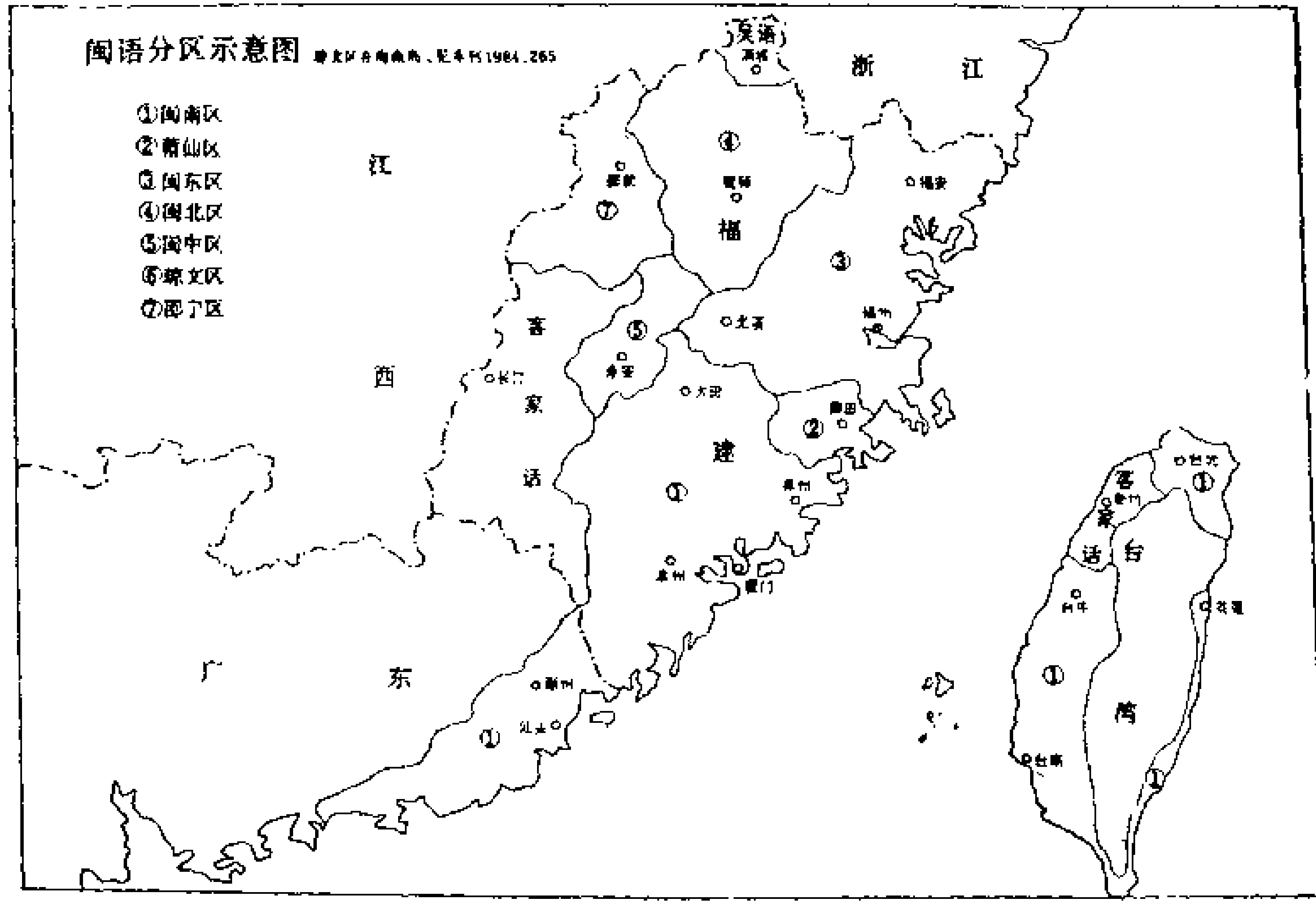
[1] 本文原题《闽语分区（稿）》，后略有改动作为《闽语》图的文字说明。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B12（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90）。

[2] 在地图编制过程中，作者调查了漳平、龙岩两点的方言。李如龙提供了浦城、泰宁、建宁三点的资料，冯爱珍提供了顺昌、将乐、尤溪三点的资料，周长楫提供了大田的资料，黄有贞提供了永定的资料。这里谨向上述师友表示谢意。其他各点参考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调查资料，详见文后参考文献。

[3] 海南岛原属广东省，1988年4月建省，为海南省。本文有关海南岛的资料仍据原文。

广东省东部	十二个	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	一千一百多万人
海南岛	十八个	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	五百六十多万人

这一地区还有一些别的汉语方言，别的民族语言，这里作个总的交代，下文不再一一说明。台湾省中部和东部山地是泰雅族、布农族、阿美族、赛夏族、邵族、鲁凯族、排湾族、卑南族、雅美族等山地民族聚居的地方，他们平时说各自的民族语言（本文总称为高山族语），许多人也会说闽南话，是“高山族语和闽南话并用地区”。海南岛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①崖县（今三亚市）沿海渔村、岛屿，乐东莺歌海一带的水上渔民说迈话；儋县大部分地区，昌江县南罗等地说儋州话。迈话和儋州话属于粤语系统，但是和广东省内的粤语（如广州话）还是有明显的差别。例如，儋州话古山摄开口一等寒旱翰曷四韵端系字读[-an -at]，见系字读[-ɔn -ɔt]，跟广州话的韵母读法相同，如“炭 han꜄｜达 ʔdat꜇‖寒 ꜁hɔn｜汉 hɔn꜄｜渴 xɔt꜆”。但儋州话受到琼文方言的影响，有[ʔb- ʔd-]两个吸气音声母，“疤背八”读[ʔb-]声母，“多对答”读[ʔd-]声母，广州话没有这种声母。②儋县南丰、兰洋一带说客家话，口音与梅县一带的客家话近似。③儋县、昌江、东方、崖县的一些地方还说军话。军话实际上是几百年前传入海南岛的一种西南官话，至今还有一些常用词保留着官话的特点，例如：“卧 ꜁ŋo｜五 ꜂vu｜人 ꜁zin｜脚 kiə꜄”。④临高县的大部分，琼山县和海口市的西部地区、昌江县北部部分地区说临高话；东方县和昌江县交界的沿海地区说村话。临高话和村话的语言系属待定。崖县羊栏区回辉乡有居民数千人，所说的回辉话语言系属也待研究。⑤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大部分地区，如琼中、白沙、乐东、保亭等县，主要是苗语、黎语等民族语言，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多讲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并用地区”。


闽语分区示意图
①闽南区
②莆仙区
③闽东区
④闽北区
⑤闽中区
⑥琼文区
⑦邵将区
江西
客家话
福建
浙江
吴语
广东
台湾
客家话

二　闽语的分区

本地区的汉语方言可以分为八区，其中闽语六区，客家话一区，还有一区是闽语与客家话的过渡区。分区的大致范围请看上页闽语分区示意图。图中琼文区在海南岛。海南岛的方言分布情况，请看《中国语言地图集》B12。现在把各区地点列举如下。

㈠闽南区——包括福建省南部、台湾省大部、广东省东部地区四十九个县市：

①泉漳片三十六县市　厦门　金门　同安　漳州　长泰　华安　龙海　漳浦　云霄　南靖　平和　东山　诏安　漳平　龙岩　泉州　晋江　南安　安溪　永春　德化　惠安以上福建省二十二县市　台北　基隆　宜兰　彰化　南投　台中　云林　嘉义　台南　屏东　高雄　台东　花莲　澎湖以上台湾省十四县市

②大田片一个县　大田福建省

③潮汕片十二个县市　潮州　汕头　南澳　澄海　饶平　揭阳　揭西　潮阳　普宁　惠来　海丰　陆丰以上广东省东部地区

㈡莆仙区——包括福建省东部两县市：

莆田　仙游今合并为莆田市

㈢闽东区——包括福建省东北部十九个县市：

①侯官片十三个县市　福州　闽清　闽侯　永泰　长乐　福清　平潭　罗源　古田　宁德

屏南　连江　尤溪

③福宁片六个县市　福安　寿宁　周宁　柘荣　霞浦　福鼎

㈣闽北区——包括福建省北部地区七县市：

建瓯　建阳　崇安　松溪　政和　浦城　南平

㈤闽中区——包括福建省中部地区三县市：

三明　永安　沙县

㈥琼文区——包括海南岛地区十四个县市：

①府城片六个县市　海口　琼山　澄迈　定安　屯昌　琼中

②文昌片两个县　文昌　琼海

③万宁片两个县　万宁　陵水

④崖县片两个县　崖县　乐东

⑤昌感片两个县　东方　昌江

㈦邵宁区——包括福建省西北地区六县市：

邵武　光泽　泰宁　建宁　将乐　顺昌

㈧客话区——包括福建省西部地区及台湾省西北部地区十一个县市：

①汀州片八个县　长汀　连城　清流　宁化　明溪　永定　武平　上杭以上福建省

②嘉应片三个县　桃园　新竹　苗栗以上台湾省

关于以上分区，需要做几点说明：

①闽南区泉漳片福建境内西部部分村镇，如南靖县的曲江，平和县的九峰、长乐，诏安县的秀篆、官陂等地说的是客家话，口音比较接近客话区汀州片的永定；龙岩西北部的万安（旧名溪口镇）说

的也是客家话，口音比较接近汀州片的连城。大田县西部紧靠永安的个别村镇，如桃园等地说的是闽中区的永安话；大田境内其他村镇的方言内部差别颇大，有城关话、梅山话、吴山话之分，彼此通话有些困难。潮汕片饶平县的北部地区客家话和闽南话并用。

②闽东区沿海各县许多村镇岛屿通行闽南区泉漳片的闽南话，其中以福鼎县的东北部地区尤为明显。福鼎县东北部与浙江省东南部苍南县、洞头县等地的闽南话可以连成一片，跟泉漳片晋江、惠安一带的口音比较接近。其他人数比较多的闽南话村镇，有宁德县的碗窑，霞浦县的三沙、延亭、后山，连江县的北岳等。还有一些村镇说客家话，如福鼎县的赤溪，福安县的首洋等地。尤溪县清代与今南平、顺昌、将乐、沙县、三明、永安诸县同属延平府，是闽东区、闽南区、闽北区、闽中区交界的地方，境内方言十分复杂。今据尤溪县城关话的主要倾向，把尤溪全境暂时划归闽东区。如只有[-ŋ]一个辅音韵尾，因此"深"[˓ts'iŋ]，"亲"[˓ts'ciŋ]，"清"[˓ts'eiŋ]；"狗"也叫"犬"[˓k'uẽ]，和闽东区侯官片的福州话比较接近。另外，本区长乐县的洋屿，说的是一种叫做"土官话"的方言。

③闽北区南平东部洋后、赤门、巨口、樟湖等地与闽东区古田县相连，从方言的主要特点看，可以划归闽东区的侯官片；南平市区及市郊西芹一带是福建境内著名的官话方言岛。福建省最靠北的浦城县，中部北部说吴语，南部说闽北话。南部水北、濠村、石陂、临江、山下等村镇说石陂、水北话，管"吃饭"叫"食饭"，如石陂[ɦiɛ˒ poŋ²]，水北[iɛ˒ poŋ²]；管"猪"叫"豨"，如石陂、水北[˓k'y]，属于闽北方言。包括浦城城关在内的中部、北部地区说的是浦城话，如浦城"吃饭"叫"咥饭"[lie˒ fæ˒]，说"猪"[˓tɕie]不说"豨"，属于吴语。

④琼文区的府城片海口只指市中心区及东郊和南郊，海口西郊和北郊说临高话；琼山只指府城镇及本市西部靠近府城的部分，

靠近文昌县的东部地区属文昌片。万宁片的陵水，崖县片的崖县、乐东都是指南部地区。昌感片只包括东方县的西部和昌江县的北部地区。

⑤邵宁区（按：后来正式出版的B12图更名为邵将区）顺昌实际上以流经境内的闽江上游富屯溪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富屯溪以西，包括城关双溪镇、大干、元坑、郑坊等乡，分别与邵武、将乐相邻，属于邵宁区；富屯溪以东，包括岚下、大历、仁寿、洋墩、高阳、际会、洋口等乡镇，分别与建瓯、南平相邻，属于闽北区。下文凡提到顺昌的时候，都限于邵宁区的顺昌西部。

⑥本文把本地区内的客家话暂时叫做"客话区"，并且临时分为汀州片和嘉应片。客家话应该如何分区分片，必须将来与其他省区的客家话通盘考虑。另外，嘉应片包括台湾省桃园、新竹、苗栗三个县，但请注意：这三个县并不是纯客方言区。桃园几乎是客家话和闽南话并用的地区，即使新竹、苗栗两地，也有不少地方（特别是西部沿海地区）说闽南话。另一方面，台湾省内客方言的分布也不限于这三个县，南部高屏溪（下淡水溪）流域，东部近海丘陵山地有些乡镇也说客家话。

三　闽语和客家话的主要特征

本文的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琼文六区可以总称为闽语区。关于琼文区要特别说明一下。以琼州府城话为例。府城话的一些重要特点都和福建境内的厦门话、莆田话、福州话等闽语方言一致，例如：

（一）古匣母字"咬"字据《集韵》下巧切今白读都是[k-]或零声母[Ø-]，但福州"喉"字[h-]声母。

	琼州	厦门	莆田	福州
咬	ka꜅	ka꜅	kɒ꜅	kɑ꜅
猴	꜁kau	꜁kau	꜁kau	꜁kɑu
厚	kau꜅	kau꜅	kau꜅	kɑu꜅
寒	꜁kua	꜁kuã	꜁kua	꜁kaŋ
鞋	꜁oi	꜁ue	꜁e	꜁ɛ
喉	꜁au	꜁au	꜁au	꜁hau
闲	꜁ai	꜁iŋ	꜁e	꜁ɛiŋ
学	o꜅	oʔ꜇	oʔ꜇	ɔʔ꜇

（二）有一部分古云（喻三）母字，今白读都是阳调类的[h-]声母。

	琼州	厦门	莆田	福州
雨	hɔu꜅	hɔ꜅	hɔu꜅	huɔ꜅
园	꜁hui	꜁hŋ	꜁huɛ	꜁huoŋ
远	hui꜅	hŋ꜅	huɛ꜅	huɔŋ꜅
云	꜁hun	꜁hun	꜁hoŋ	꜁huŋ
熊	꜁hiɔŋ	꜁him	꜁høŋ	꜁hyŋ
雄	꜁hiɔŋ	꜁hiŋ	꜁høŋ	꜁hyŋ

（三）一部分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今白读都是阳去调。

	琼州	厦门	莆田	福州
雨	hɔu꜅	hɔ꜅	hɔu꜅	huɔ꜅
远	hui꜅	hŋ꜅	huɛ꜅	huɔŋ꜅
卵	nui꜅	lŋ꜅	lø꜅	louŋ꜅
老	lau꜅	lau꜅	lau꜅	lɑu꜅
耳	hi꜅	hi꜅	hi꜅	ŋei꜅

瓦名词	hia	hia꜅	hyɒ꜅	ŋua꜅
蚁	hia꜅	hia꜅	hyo꜄	ŋiɛ꜅
有	u꜅	u꜅	u꜅	ou꜅

（四）有大量常用口语词是相同的

	琼文	厦门	莆田	福州
喙嘴	sui	tsʻui꜄	tsʻuɛ꜄	tsʻuoi꜄
骹脚	꜀xa	꜀kʻa	꜀kʻɒ	kʻa
涂泥土	꜁hɔu	꜁tʻɔ	꜁tʻɔu	꜀tʻu
塍田地	꜁saŋ	꜁tsʻaŋ	꜁tsʻɛŋ	꜀tsʻɛiŋ
粙稻实	ʔdiu꜅	tiu꜅	tiu꜅	tieu꜅
筛筛子	꜀hai	tʻai	꜀tʻai	꜀tʻai
沃浇灌	ak	ak꜆	ɒʔ	uoʔ꜆
攲歪斜	꜀xi	꜀kʻi	꜀kʻi	꜁kʻi
瘖瘦	꜂taŋ	꜂san	꜂ɬɛŋ	꜂sɛiŋ

从以上简略的比较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平常认为琼文方言是闽语的一种，这个说法可以成立。但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琼文话具有自己的特点，详见本文第四节第(六)项。

邵武区地处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省赣语地区相邻，南部是客话区，因此它既有闽语的一些共同特征，又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显然是闽语和客家话的过渡地带，同时和赣语也有密切关系。它的主要特征见本文第四节第(七)项。

客家话和闽语有明显的不同特点。下面大略说明这两种方言的主要差别。闽语以厦门、莆田、福州、建瓯、永安五点为例，客家话以长汀、永定两点为例。厦门话的说法，基本上可以代表广东潮汕地区和台湾省内的闽南语；长汀话、永定话的说法，基本上可以

代表台湾省内的客家话。琼文闽语有它的特殊性，这里不举例。

（1）古全浊声母字，如"盘饭同郑穷皮贼糖伴"等，闽语不论平声仄声，今声母多数读不送气的清塞音或塞擦音（"盘饭同郑穷"），少数读送气的塞音或塞擦音（"皮贼糖伴"）；客家话不论平声仄声，今声母都读送气的清塞音或塞擦音，只有极少数的字例外，如"渠他"字几乎都读成不送气的[k-]。

	厦门	莆田	福州	建瓯	永安	长汀	永定
盘並	꜁puã	꜁pua	꜁puaŋ	puiŋ꜄	꜁pum	꜁p‘ɑŋ	꜁p‘an
饭奉	pŋ꜅	pue꜅	puɔŋ꜅	pyiŋ꜅	pum꜄	p‘ũ꜅	p‘ɔn꜄
同定	꜁tɔŋ	꜁tɒŋ	꜁tuŋ	꜂tɔŋ	꜁tɑŋ	꜁t‘oŋ	꜁t‘uŋ
郑澄	tĩ꜅	ta꜅	tɑŋ꜅	tiaŋ꜄	tiõ꜄	tʃ‘ɑŋ꜄	ts‘aŋ꜄
穷群	꜁kiɔŋ	꜁kœŋ	꜁kyŋ	꜂kœyŋ	꜀kiam	꜁tʃ‘oŋ	꜁k‘iuŋ
皮並	꜁p‘e	꜁p‘ue	꜁p‘uai	p‘yɛ꜄	꜁p‘ue	꜁p‘i	꜁p‘i
贼从	ts‘at꜇	ts‘ɛʔ꜇	ts‘ɛiʔ꜇	ts‘ɛ꜅	ts‘a꜇	ts‘e꜅	ts‘ɛʔ꜇
糖定	꜁t‘ŋ	꜁t‘uŋ	꜁t‘ouŋ	t‘ɔŋ꜄	꜁t‘ɑm	꜁t‘ɔŋ	꜁t‘ɔŋ
伴並	p‘uã꜅	p‘uaŋ꜅	p‘uɑŋ꜅	p‘uiŋ꜅	꜂p‘um	p‘ɑŋ꜅	꜀p‘an

（2）古非敷奉及晓匣母的合口字，如"飞分翻符扶；灰化胡祸"等，闽语文读今声母都读[h-]或[x-]；客家话文读今声母绝大多数地点都读[f-]。

	厦门	莆田	福州	建瓯	永安	长汀	永定
飞非	꜀hui	꜀hi	꜀hi	꜀xi	꜀hui	꜀fi	꜀fei
分非	꜀hun	꜀hoŋ	꜀huŋ	꜀xɔŋ	꜀huã	꜀feŋ	꜀fun
翻敷	꜀huan	꜀huaŋ	꜀huaŋ	꜀xuaiŋ	꜀hm̥	꜀fɑŋ	꜀fan
符奉	꜁hu	꜁hu	꜁hu	꜂xu	꜁hu	꜁fu	꜁fɨ
扶奉	꜀hu	꜁hu	꜁hou	꜂xu	꜁hu	꜁fu	꜁fɨ

灰晓	꜀hue	꜀hue	꜀huəi	꜀xo	꜀hue		꜀foi
化晓	hua꜄	hua꜄	huɑ꜄	xua꜄	huɔ꜄	fa꜄	꜂fa
胡匣	꜁hɔ	꜁hou	꜁hu	꜂xu	꜁hu	꜁fu	꜁fɨ
祸匣	ho꜅	hɒ꜅	hu꜅	xua꜅	꜃hau	fo꜅	fou꜄

(3) 古知彻澄三母字，如"猪竹张姓、超抽畅，池陈姓虫"等字，闽语白读今声母是[t- tʻ-]，跟古端透定三母字的今声母相同。但"猪"字建瓯、永定两地口语不用，都说"豨"。"超"字建瓯口语不常用，记音暂缺。以上这些字客家话今声母一般读[tʃ- tʃʻ-]或[ts- tsʻ-]，跟古端透定三母字的今声母[t- tʻ-]不同，只有个别字例外，如古知母字"知"，永定也读[꜀ti]。

	厦门	莆田	福州	建瓯	永安	长汀	永定
猪知	꜀ti	꜀ty	꜀ty			꜀tʃu	꜀tsɨ
竹知	tiɔk꜆	tœʔ꜆	tøyʔ꜆	ty꜆	ty꜆	꜁tʃu	tsuʔ꜆
张知	꜀tiũ	꜀tyɑŋ	꜀tuoŋ	꜀tiɔŋ	꜀tiam	꜀tʃɔŋ	꜀tsɔŋ
超彻	꜀tʻiau	꜀tʻieu	꜀tsʻieu		꜀tʻiɯ	꜀tʃʻɔ	꜀tsʻeu
抽彻	꜀tʻiu	꜀tʻieu	꜀tʻieu	꜀tʻiu	꜀tʻiɑu	꜀tʃʻəɯ	꜀tsʻiu
畅彻	tʻiɔŋ꜄	tʻyɑŋ꜄	tʻuɔŋ꜄	tʻiɔŋ꜄	tʻiɑm꜄	tʃʻɔŋ꜄	꜂tsʻɔŋ
池澄	꜁ti	꜁ti	꜁tie	꜂ti	꜁te	꜁tʃʻɿ	꜁tsʻɨ
陈澄	꜁tan	꜁tiŋ	꜁tiŋ	꜂teiŋ	꜁tã	꜁tʃʻeŋ	꜁tsʻiŋ
虫澄	꜁tʻaŋ	꜁tʻœŋ	꜁tʻøyŋ	꜀tʻɔŋ	꜁tʻɑŋ	꜁tʃʻoŋ	꜁tsʻuŋ

(4) 一部分古匣母字，如"行走猴厚含糊"等，闽语白读今声母是[k-]（只有个别字如"环"有的地方读[kʻ-]，如厦门[꜁kʻuan]）。另一部分匣母字，如"话学鞋闲"等，闽语白读今声母是[ø-]（零声母）。以上两部分古匣母字，客家话开口字（"猴含"等）今声母通常读[h-]，合口字（"糊话"等）通常读[f-]。但永定"厚"[꜀kʻeu]，读如

古群母，与闽语相同。

	厦门	莆田	福州	建瓯	永安	长汀	永定
行	꜁kiã	꜁kiã	꜁kiaŋ	꜂kiaŋ	꜁kiõ	꜁hɑŋ	꜁haŋ
猴	꜁kau	꜁kau	꜁kau	ke	꜁kø	꜁heɯ	꜁heu
厚	kau^2	kau^2	kau^2	ke$_2$	꜂kø	heɯ꜄	꜀k'eu
含	꜁kam	꜁kaŋ	꜁kaŋ	kaŋ^2	꜁kõ	꜁hɑŋ	꜁hɛn
糊	꜁kɔ	꜁kɔu	꜁ku	꜂ku	꜁ku	꜁fu	꜁fɨ
话	ue^2	ua^2	uɑ^2	ua^2	uɔ^2	fɑ^2	fa^2
学	oʔ$_2$	oʔ$_2$	ɔʔ$_2$	ɔ$_2$	꜂aɯ	ho$_2$	hɔʔ$_2$
鞋	꜁ue	꜁e	꜁ɛ	꜂ai	꜁e	꜁hai	꜁hei
闲	꜁iŋ	꜁e	꜁ɛiŋ	aiŋ	꜁ĩ	꜁hɑŋ	꜁han

(5) 口语词“柿柿子”字闽语今声母都读[k'-]，客家话大多数地点都读清擦音[s-]，有的地方读清塞擦音[ts'-]。永定“柿花柿饼”读[ts'i^2 ꜀fa]。但“柿子”叫“椑子”[꜀pi ꜂tsɨ]。“儿子、高、锅”闽语多数地点分别说成“囝、悬、鼎”，个别地方如建瓯管“高”说[꜂au]，来源待考。客家话分别说成“子、高、锅或镬”。

	厦门	莆田	福州	建瓯	永安	长汀	永定
柿柿子	柿 k'i^2	柿 k'i^2	柿 k'ɛi^2	柿 k'i^2	柿 ꜂k'i	柿 ꜀sɿ	柿 ts'i^2 ꜀花
儿子	囝 ꜂kiã	囝 ꜂kyɒ	囝 ꜂kiaŋ	囝 ꜂kyiŋ	囝 ꜂kyeŋ	子 ꜂tsɿ	子 ꜂tsɨ
高	悬 ꜁kuãi	悬 ꜁ke	悬 ꜁keiŋ	□ ꜂au	悬 ꜁kyeŋ	高 ꜀kɔ	高 ꜀kou
锅	鼎 ꜂tiã	鼎 ꜂tia	鼎 ꜂tiaŋ	鼎 ꜂tiaŋ	鼎 ꜂tiõ	锅 ꜀ko	镬 vɔʔ$_2$

在闽语区里，闽南、莆仙、闽东三区之间的一致性很大，可以叫做闽语东三区。闽北、闽中两区的共同点也较多，可以叫做闽语西二区。从本节开头的比较材料看，海南岛的琼文方言和闽语东三区比较接近。东三区闽语和琼文方言的重要特征是指示代词近指

都用[ts-]声母字，远指都用[h-]声母字，例如："这"厦门、莆田、福州、琼州都说"者"[ᶜtsi]；"那"厦门、莆田、福州都说"许"[ˋhi]，琼州说成[ˋhu]或[ˋho]，没有问题也是"许"字。东二区闽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古清擦音声母字如"水手书"等字，今白读很多读成清塞擦音[ts-]或[ts'-]声母，如"手"厦门、莆田读[ᶜts'iu]，福州读[ᶜts'ieu]，只有琼州读[ᶜsiu]。西二区闽语带有某些客家话特点。重要特征是一些古来母字，今读[ʃ-]或[s-]声母。例如："李"永安[ᶜʃia]，建瓯[ˋsɛ]；"笠"永安[ᶜʃye]，建瓯[sɛ^{2}]。另外，西二区闽语口语里把"猪"说做"豨《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永安[ᶜk'yi]，建瓯[ᶜk'y]；把"说话"说成"话事"，永安[uɔ˒ ʃia˒]，建瓯[ua^{2} ti^{4}]。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时，我们注意到：西二区闽语说"渠他、今朝今天、后朝后天、屎窟臀部"等词，古山摄开口一二等今读不同韵（乾≠间）。这些特点和许多客家话相同，说明西二区闽语和客话区方言有密切关系。

总起来说，就福建省境内而言，东部沿海地带是具有显著闽语特点的地区，西部地带是具有显著客家话特点的地区，中部地带是具有某些客家话成分的闽语地区。从东望西，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从西望东，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减少，闽语的成分逐渐增多。

四　各区方言的主要特征

下面分别说明各区方言的最主要特征。第一节已经说到的不再重复。

（一）闽南区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撮口呼韵母。其他各区除客话区一些点外，一般都有撮口呼韵母。其他区读撮口呼韵母的字，本区多数读成齐齿韵或合口韵，个别地点有的字读成开口韵，

如"去"厦门、台北都读成[k'i꜄]或[k'u꜄]，潮州读[k'ɤ꜄]；"鬍胡鬚"厦门、台北、潮州都读[꜀ts'iu]。本区边缘地点如龙岩话有[ya yo yã]三个撮口呼韵母，可能是受邻区有撮口韵方言，如连城话、永安话的影响。但龙岩话里读撮口韵的字数很少，如[yã]韵只有"件"[kyã꜅]一个常用字。

本区还可以根据辅音韵尾的多少，以及古声调在今方言的分化情况分为三片：

①泉漳片 三十六县市，绝大多数地点有[-m -n -ŋ]和[-p -t -k -ʔ]等辅音韵尾，如厦门"深 ꜀ts'im｜亲 ꜀ts'in｜清 ꜀ts'iŋ‖杂 tsap꜇｜失 sit꜆｜足 tsiɔk꜆｜雪 seʔ꜆"。本片多数点都是七个单字调，古上去今单字调都不分阴阳。七个调的多数点是古全浊上声归阳去，但泉州、南安、安溪、德化四点古上声今分阴阳，古去声单字调今不分阴阳。

②大田片只有[-ŋ]和[-ʔ]两个辅音韵尾，如"深亲清 ꜀ts'eŋ‖杂 tsaʔ꜇｜失 sɛʔ꜆｜足 tsoʔ꜆"。这一点和邻近的闽东区方言相似。参考闽东区侯官片福州话："深亲清 ꜀ts'iŋ｜杂 tsaʔ꜇｜失 sɛiʔ꜆｜足 tsøyʔ꜆"。本片大田话也是七个调，古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去声字仍读去声，古全浊声母去声字今分别归入阴平和阳上。

③潮汕片十二县市，绝大多数地点有[-m -ŋ]和[-p -k -ʔ]等辅音韵尾，但没有[-n]和[-t]尾，其中澄海一点只有[-ŋ]和[-k -ʔ]尾。如潮州"深 ꜀ts'im｜亲 ꜀ts'iŋ｜清 ꜀ts'eŋ‖杂 tsap꜇｜失 sik꜆｜足 tsok꜆"。另外，本片除惠来古去声不分阴阳，只有七个单字调外，其他各点古平上去入今声调都分阴阳，都是八个调。

（二）莆仙区从文白系统和基本词汇看，和闽南区方言很接近。但莆田话韵母系统里没有鼻化韵，连读时声母常常发生音变，又和闽东区方言很相似。因此本区可以认为是闽南区和闽东区的过渡地带。本区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清擦音[s-]声母，其他各区

读[s-]或[ʃ-]声母的字，本区通常读为舌尖清边擦音[ɬ-]声母。比较莆田、厦门、福州三处读音：

	莆田	厦门	福州
沙	꜀ɬa	꜀sa	꜀sa
时	꜁ɬi	꜁si	꜁si
洗	꜂ɬe	꜂se	꜂sɛ
写	꜂ɬia	꜂sia	꜂sia
嫂	꜂ɬɒ	꜂so	꜂so
四	ɬo꜄	si꜄	sɛi꜄
赛	ɬai꜄	sai꜄	suoi꜄
心	꜀ɬiŋ	꜀sim	꜀siŋ
熟	ɬœʔ꜇	sik꜇	syʔ꜇

（二）闽东区最主要的特征是把"狗"说做"犬"，如福州、福安[꜂kʻɛiŋ]，霞浦[꜂kʻaiŋ]，宁德[꜂kʻɛŋ]，尤溪[꜂kʻuɛ̃]。本区还可以根据韵母和声调的关系分为两片：

①侯官片十三县市除尤溪等个别地点外，韵母都可以分为"紧音"和"鬆音"（不写作"松音"）两套。如福州逢调类是阴平、阳平、上声、阳入的读成"紧音"，逢调类是阴去、阳去、阴入的读成"鬆音"。"紧音"韵母主要元音的舌位比"鬆音"较高较前。例如，紧音[-iŋ]韵相对的鬆音是[-ɛiŋ]韵，紧音[-iʔ]韵相对的鬆音是[-ɛiʔ]韵：

	紧音	鬆音
阴平	丁 ꜀tiŋ	
阳平	亭 ꜁tiŋ	
上声	顶 ꜂tiŋ	
阴去		镇 tɛiŋ꜄

阳去　　　　　　　　　阵 tɛiŋ²

阴入　　　　　　　　　腐 tɛiʔ꜀

阳入　　　直 tiʔ꜁

②福宁片六县市都不分"紧音"和"松音"两套韵母。

（四）闽北区最主要的特征是"虎"字白读为[k'-]声母，如建瓯、崇安、松溪、政和都读[꜂k'u]，建阳读[꜂k'o]。本区各点内部还有一些显著差别，如建瓯有入声调，但没有[-p -t -k -ʔ]等辅音韵尾，如"杂 tsa꜁|失 si꜀|足 tsy꜀"。建阳[x-]和[h-]两个声母对立，"富 xu³≠吐 hu³"。

本区内南平市是清代延平府府治所在地。今南平市区及市郊西芹一带是福建境内最重要的官话方言岛，有人叫做"土官话"。它的主要特征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逢平声今读送气清音，逢仄声今读不送气清音，如"皮 ꜁p'i|同 ꜁t'oŋ|茶 ꜁ts'a‖病 piŋ³|足 tsuʔ꜀|弟 ti³"；古知组字今读[ts- ts'-]，不读[t- t'-]，如"竹 tsuʔ꜀|超 ꜀ts'iau|虫 ꜁ts'oŋ"。这两个特点和周围的闽语方言明显不同。但它有一些特点和周围闽语方言一样，如只有[-ŋ -ʔ]两个辅音韵尾，"深亲清 ꜀ts'iŋ‖杂 tsaʔ꜀|失 sɿʔ꜀|足 tsuʔ꜀"；齐齿韵可以和[k- k'- x-]三个声母相拼，如"讲 ꜂kiaŋ|巧 ꜂k'iau|血 xieʔ꜀"。

（五）闽中区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妻子"叫做"阿娘"，永安、三明[꜀ɔ̃ ꜁ŋiam]，沙县[꜀ɔ̃ ꜁ŋiŋ]。其他各区除邵宁区泰宁一点也叫"阿娘"外，都没有这个说法。另外，由于受到相邻客话区客家话的影响，本区多数地方有舌尖部位的[ts- ts'- s-]和舌叶部位的[tʃ- tʃ'- ʃ-]两套对立的声母，如永安"扎 tsɔ꜀≠煑 tʃɔ꜀|亲 ꜀ts'ã≠深 ꜀tʃ'ã|四 si³≠戏 ʃi³"。这个特点在闽语里是十分突出的。

（六）琼文区的特征是：古帮、並仄母字和少量非、奉母字读[ʔb-]，如琼州话"包 ꜀ʔbau|本 ꜂ʔbun|笨 ʔbun²‖飞 ꜀ʔbue|房

꜀ʔbaŋ”；古端、定次母字和一些知、澄母字读[ʔd]，如“刀 ꜀ʔdo | 党 ꜂ʔdaŋ | 杜 ʔdu꜄ ‖ 猪 ꜀ʔdu | 竹 ʔdiɔk꜆ | 迟 ꜁ʔdi”，[ʔb]和[ʔd]的特点是前带喉塞音，发音时有轻微的吸气作用。没有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古滂並平、透定平、徹澄平、初崇平、昌船个别字书部分字禅部分字、溪群平各母字多读擦音声母，如“飘 ꜀fiau | 平 ꜁feŋ ‖ 胎 ꜀hai | 团 ꜁huaŋ ‖ 浅 ꜂sin | 才 ꜁sai ‖ 超 ꜀siau | 沉 ꜁sim ‖ 楚 ꜂so | 馋 ꜁sam | 出 sut꜆ | 乘 ꜁seŋ | 舒 ꜀si | 市 si꜄ ‖ 考 ꜂xau | 群 ꜁xun”。

本区还可以根据有无[f- v-]或[ɸ- b-]声母，以及辅音韵尾的多少分为五片：

①府城片六县市有[f- v-]声母，无[ɸ- b-]声母；有[-m -n -ŋ]和[-p -t -k]六个辅音尾。

②文昌片两个县有[ɸ- b-]声母，无[f- v-]声母；有[-m -n -ŋ]和[-p -t -k ʔ]七个辅音尾。

③万宁片两个县有[ɸ- b-]声母，无[f- v-]声母；只有[-n -ŋ]和[-t -k]四个辅音尾。

④崖县片两个县有[f- v-]声母，无[ɸ- b-]声母；也是[-n -ŋ]和[-t -k]四个辅音尾。

⑤昌感片两个县方言情况复杂，讲琼文话的多来自本岛各县，口音不一。

（七）邵宁区最主要的特征是兼备客家话和闽语的某些重要特点。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声仄声，今都送气清音，如邵武话下列字的读法：

盘並	饭奉	同定	郑澄	穷群	被並	贼从	糖定
꜁p'on	p'on꜄	꜁t'oŋ	t'iaŋ꜄	꜁k'yoŋ	p'ei꜆	t'ə꜆	꜁t'oŋ

这种读法是客家话的重要特点，请参考本文第三节(1)。一部分古知组字，多数地点今声母读[t- t'-]不读[ts- ts'-]，如邵武话下列字

的读法：

猪知	竹知	张知	抽彻	畅彻	池澄	陈澄	虫澄
꜀ty	ty꜆	꜀tiɔŋ	꜀tʻəu	tʻiɔŋ꜄	꜁tʻi	꜁tʻin	tʻyoŋ꜆

这种读法和闽语的读法相同，请参考本文第三节(3)。这里必须说明：从来历上说，邵武话的[t-]和[tʻ-]是不平行的。[t-]母主要来自古端知二母；[tʻ-]母不仅包括了古透定彻澄四母的一部分字，还包括清从初崇昌等母的一部分字，如"青清꜀tʻin꜆存从꜁tʻən|插初tʻan꜆|床崇tʻɔŋ꜆|吹昌꜀tʻei"。这一点和闽语不大一样。另外，部宁区多数地点说"骹"不说"脚"，如邵武、光泽、泰宁、将乐、顺昌都读[꜀kʻau]，这也是闽语方言的重要特点。

顺昌话所带的闽语特点尤其多。例如古非组字和晓匣母合口字"夫麸扶，灰湖"等今声母读[h-]不读[f-]；"柿柿子"读[kʻi꜄]，今声母是[kʻ-]不是[tsʻ-]；也管"锅"叫"鼎"[꜂tiaŋ]，管"儿子"叫"囝"[꜂kẽ]，等等。本文把顺昌话划归本区，而不划入闽北区，最重要的根据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声仄声，今顺昌话都读送气的清音，这一点和本区及客话区各县市完全一致。

本区还要特别注意泰宁、建宁两点。泰宁没有[f-]声母，古非敷奉三母字今读[x-]声母，古透定彻澄四母字今读[h-]声母，因此"扶꜁xu≠涂꜁hu|付xu꜄≠吐hu꜄|父xu꜅≠度hu꜅"，这个特点和闽北区的建阳话有点儿相似。建宁话有[-m -n -ŋ]和[-p -t -k]等辅音尾，和相邻的江西境内的一些赣语方言相似。

（八）客话区最主要的特征是说"脚"不说"骹"，如长汀读[꜀tʃio]，永定读[kiɔʔ꜆]，台湾桃园客家话读[kiok꜆]。只有明溪一点，受邻近闽语方言的影响说"骹"[꜀kʻau]不说"脚"。另外，古知组字一般都读[ts- tsʻ-]或[tʃ- tʃʻ-]，不读[t- tʻ-]，如长汀"竹꜀tʃu|茶꜁tʃʻa"，只有个别字在个别地点例外，如永定"知"[꜀ti]。

本区还可以根据入声的有无或入声韵尾的情况分为两片：

①汀州八县市的客家话有两派。一派是长汀、连城、清流、宁化、明溪五点，其中长汀没有入声，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阳平，如"足"[꜁tsu]，古浊音声母入声字今读阳去，如"杂 ts'a²|药 io²"；其他四点虽有入声，但入声韵只有[-ʔ]尾，这一点跟邵宁区的一些方言有相似之处。另一派是永定、武平、上杭三点，这三点都有入声，入声韵都有[-k -ʔ]或[-t -ʔ]等辅音韵尾，如永定"割 kat,|杂 $ts'aʔ_2$"。

②嘉应片三个县都有[-p -t -k]三个入声韵的辅音韵尾，如台湾桃园客家话"杂 $ts'ap_2$|踢 $t'et_5$|白 $p'ak_2$"。

参考文献：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上册，下册.1962，1963

潘茂鼎、李如龙、张盛裕、陈章太.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中国语文.1963，(5)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组.闽北方言词汇对比手册（讨论稿）.1982

黄典诚.闽语的特征.方言.1984，(3)

郑张尚芳.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方言.1985，(1)

李永明.潮州方言.北京：中华书局，1959

李永明.潮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别和标准音问题（油印稿）.1983

罗杰瑞.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alects of Mintung. Monumenta Serica 33.1997，1978

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二.1957

杨时逢.台湾美浓客家方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二本.1970

丁邦新等.台湾语言地图八幅.方言.1984,(2)

梁猷刚.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方言.1984,(4)

梁猷刚.海南岛琼文话与闽语的关系.方言.1984,(4)

(原载《方言》1985 年第 3 期)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①

一 闽语的定义

在汉语诸方言中，从有无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显著的方言，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B7 晋语图，指出"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B6 是官话之六图，讨论西南官话的分布，指出"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武汉、桂林]等六处调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话"。B9 是吴语图，说明"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与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古帮滂並[p p' b]、端透定[t t' d]、见溪群[k k' g]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这是吴语最主要的特点"。在讨论客家方言特点的时候，黄雪贞 1998 认为"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与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因此，晋语、西

---

① 本文原是一个详细提纲，曾在 1999 年 6 月 22～24 日于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第六届闽语学术研讨会上宣读。1999 年 10 月 9 日～12 月 9 日，作者应邹嘉彦教授之邀，到由他主持的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是以改写成本文。这里特向邹嘉彦教授，以及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南官话、吴语、客家话都属于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的方言。湘语、赣语、官话方言中的东北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和江淮官话大致上也属于这一类方言。另一类是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不显著的方言，闽语、粤语、徽语、平话大致上都属于这一类的方言，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地说出它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图只讨论内部各区的方言特征，有意避开了闽语共同的方言特征这一问题，笔者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难题，应当留着进一步讨论研究。

最近 20 年来，随着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深入讨论，研究闽话的学者纷纷探讨能够概括闽语的方言特征，来回答"什么是闽语"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难的问题。黄典诚 1984 讨论闽语的特征，提出八条语音标准、三十五个口语常用字。显然这是缺乏概括性的，而且其中的有些标准跟周围其他的汉语方言有交叉，不是闽语方言区别于周围其他汉语方言的惟一特征。例如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p-]或[pʻ-]，古知彻澄三母字今白读[t-]或[tʻ-]也见于周围大多数的客家话和部分的吴语或粤语；站立说"徛"，是闽语、粤语、客家话、南部吴语的共同词汇成分，并非闽语所特有。罗杰瑞 1988 根据闽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读为不送气清音，少数读为送气清音的事实，提出十二个字作为闽语的鉴别字。假如某个方言"啼～哭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ʻ]，"蹄铜弟断袋豆脰毒"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这个见解显然有很大进步，李荣先生 1989 对此作了肯定。不过这条语音特征需要做一些补充。一是这十二个字并非所有闽语习见的口语常用字，例如"脰"《广韵》去声田候切："项脰"，当作脖子解。厦门脖子叫"颔颈"[am˧˨ kun˥˧]，只有上吊自杀有人说"吊脰"[tiau˨˦ tau˨˩]；二是碰到海南闽语或雷州半岛某些闽语方言时，必须另作说明。例如海口方言今无送气的塞音或塞擦音，古定母字"啼头糖

叠”四字今读[h-]声母。必须说明，像海口这一类的闽语方言，来自定母字今读清擦音[h]声母，相当于其他闽语方言的[tʻ]声母。

参照罗杰瑞所提出的闽语语音特征，我们可以再提出“囝、厝、鼎”三条口语常用词语，作为闽语方言词汇的共同特征。以下比较福州、厦门、建瓯、永安、海口、雷州六处这三个常用词的读法：

	福州	厦门	建瓯	永安	海口	雷州
囝	ʿkiaŋ	ʿkiã	ʿkyiŋ	ʿkyɛiŋ	ʿkia	ʿkia
厝	tsʻuoʾ	tsʻuʾ	tsʻiɔʾ	tʃʻiɯʾ	siuʾ	tsʻuʾ
鼎	ʿtiaŋ	ʿtiã	ʿtiaŋ	ʿtiõ	ʿʔdia	ʿtia

现在再做一些说明。

囝，《集韵》上声獮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唐人顾况写有“囝”诗，并自作题注：“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诗中有“囝生闽方”、“郎罢别囝”、“囝别郎罢”等语。闽语各地方言今仍管儿子叫“囝”，或作为子辈称呼的通用字眼儿，例如福州总称儿子和女儿叫“男女囝”[naŋ˥˨ ny˧˦ (k)iaŋ˧]，对孩子的昵称叫“囝命”[kiaŋ˧˥ miaŋ˦˨]；海口泛称子女叫“囝儿”[kia˨˦ zi˨]，泛称子孙叫“囝孙”[kia˨˦ tun˨˦]。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除了闽语以外，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汉语方言有这种说法的。闽语周围的方言中，吴语说“儿”说“囡”或说“子”，例如温州管儿子叫“儿”[ŋ̍˨]，上海管小孩儿叫“囡”[nø˨˦]，管男孩儿叫“儿子”[ȵi˨˦˩ tsɿ˥˧]，管女儿叫“囡儿”[nø˨˦˩ ɦŋ˨˦˧]。赣语说“崽”，如南昌说[tsai˨˦]，男孩儿就叫“男崽子”[lan˦ ·tsai ·tsɿ]，又叫“崽哩（子）”[tsai˨˦ ·li (·tsɿ)]。客家话说“儿”或说“子”，例如梅县管儿子叫“赖儿”[lai˥˧ ·ie]，长汀叫“子”[tsɿ˦˨]。江西的于都也叫“子”[tsɿ˦]，还有“大子[tʻæ˥˧ tsɿ˦]、细子[se˨ tsɿ˦]、晚子排行最小的儿子[mã˦ tsɿ˦]、契子[tɕʻie˨ ·tsɿ]、义子[ȵi˥˧ tsɿ]”等说法。粤语大多数地方说“仔”，例

如广州管儿子就叫"仔"[tsɐi˧]。粤、客方言叫"仔"或"子",跟赣语南昌话和其他一些方言的"崽"来历其实相同。

厝,闽语各地方言管整座房子叫"厝",或作为与房子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例如厦门管祖传的、规模较大的房子叫"厝宅"[tsʻu˨˩ tʻeʔ˥],管单间的住房叫"厝间"[tsʻu˨˩ kiŋ˥],管用稻草或茅草搭盖的屋子叫"草厝"[tsʻau˥˧ tsʻu˨˩]。福州管一种结构简单,前后门相通的房子叫"厝囝"[tsʻuo˨˩ (k)iaŋ˧],管没有摆设的空房子叫"厝壳"[tsʻuo˨˩ kʻɔyʔ˧]。海口方言嘴里说[siu˧],书面上写作训读字"室",房子也叫"室头"[siu˧ hau˩]或"房室"[ʔbaŋ˩ siu˧]。根据海口方言跟其他闽语方言的对应规律,训读字"室"在来历上有两种可能,一是相当于福州、厦门等地的"厝";一是《广韵》去声宥韵似祐切的"岫":"山有穴曰岫",但声调不合。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除了闽语以及与闽语相邻的一些浙南吴语以外,在闽语周围的赣语、客家话、粤语中或其他汉语方言中也未见有这种说法的。吴语的大部分地区也不说"厝"。例如吴语上海叫"房子"[βɑ̃˨˧ tsɿ˥˦],温州叫"屋"[u˧],宁波可以叫"屋"[oʔ˥],"房屋"[vɔ̃˨˩ oʔ˥˦],也可以叫"房子"[vɔ̃˨˩ tsɿ˧˦]。赣语、客家话和粤语几乎都叫"屋",例如南昌说[uʔ˥],梅县[vuk˩]或"屋舍"[vuk˩ sa˥˧],江西于都[vuʔ˥],广州[ok˥],等等。这里顺便说说,闽语通用的"厝"字,《广韵》去声暮韵仓故切:"置也",大概不是本字。闽语方言中常见细音的读法,如上引永安的[tʃʻiɯ˥],海口的[siu˥],建瓯的[tsʻiɔ˥],又福建尤溪读[tsʻy˥],松溪读[tsʻyo˥],这些读法不符合古合口一等字"厝"字在闽语方言里的古今语音演变规律。综观闽语各地方言的读音,其本字可能是今读去声的"处"字,《广韵》去声御韵昌据切:"处所也"。但是"厝"字现在已通行闽语各地,同时又是一个最常用的地名字,方言研究在字形上不必太过拘泥,可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仍以写作"厝"字为宜。

鼎。闽语各地方言管一种做饭用的锅叫"鼎"，也作为与此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鼎是一种铁铸的锅，有大、小之分，宽口，弧圆底，有双耳。旧时厨房用具不讲究，常常一鼎多用，小的鼎既用来烧饭，也用于炒菜，现在农村烧饭炒菜多分开用具，鼎大概多用于炒菜了。例如福州统称铁锅叫"鼎"[tiaŋ˧]，灶台上放鼎用的环形座儿叫"鼎窝"[tiaŋ˧꜖ uo˥]，焖饭时紧贴着鼎的焦了的一层饭叫"鼎巴"[tiaŋ˧꜖ pa˥]，鼎的盖儿叫"鼎片"[tiaŋ˧꜒ (p'-) mieŋ˩]，鼎的外底或灶门上的烟子叫"鼎烟"[tiaŋ˥˧꜖ ieŋ˥]。厦门管锅巴叫"鼎疕"[tiã˥˧꜒ p'i˥˧]，把多用于做铁锅的一种铸铁叫"鼎鉎"[tiã˥˧꜒ sĩ˥]。值得注意的是，《福州方言词典》和《厦门方言词典》在"鼎"之外还收入了"锅"字的条目，说明这两个地方鼎与锅不同。福州的"锅"[kuo˥]指铝锅、沙锅等非铸铁制的炊事用具，也指盛酒、菜等用的陶器，把铝锅叫"锅锅"[kuo˥꜔ kuo˥]，又叫"轻锅"[k'iŋ˥ (k-)ŋuo˥]。厦门鼎与锅的差别与福州不一样，铝制的陶制的叫锅不叫鼎，铝锅叫"沙燫锅"[sa˥꜖ li˧꜖ e˥]，沙锅叫"涂锅"[t'ɔ˧꜖ e˥]，但口语里说"锅仔"[e˥꜖ a˥˧]多指铝锅、沙锅，也可以指很小的小铁锅，又说"鉎锅"[sĩ˥꜖ e˥]用来泛指铁锅。不过"补锅补鼎"，锅与鼎还是分得很清楚的。海口"鼎"字口里说[ʔdia˨˦]，书面上却常写作训读字"锅"，所以口语里不像厦门一样区分锅与鼎，即使铝制的锅也叫"铝鼎"[li˩ ʔdia˨˦]。在我们所见的闽语周围的吴语、客家话、粤语或赣语的记录材料中，只在《于都方言词典》和《南昌方言词典》中见到有关"鼎"字的说法。《于都方言词典》第184页有"安鼎"[õ˩ tiã˧]一条（安字下加圆圈点，表示同音字），注为"灶台紧靠在铁锅边的烧开水的器具"，这个跟闽语中的"鼎"多少有些关系，但还是不同的。锅在于都叫"镬头"[vɤ˦ t'eu˧]。《南昌方言词典》第195页有"鼎罐"[tin˩ kuon˦]一条，注为"一种生铁铸成的煮饭的锅，形状有点像钵，锅的上缘有两个铁

丝弯成的提手"。这个用法跟闽语的"鼎"最接近。不过南昌通用的说法还是"锅"[uo˧]，管用铸铁浇注成的锅叫"生铁锅"[saŋ˧ t'iɛt˥ uo˧]。吴语方言中有的只说"锅"，有的只说"镬"，有的地方既用"锅"又用"镬"，分派的用处都不同。上海老派"镬子"[βoʔ˨˦ (或 ɦoʔ˨˦) tsɿ˥˨]指敞口、倒锥形的锅；"锅子"[ku˥˧ tsɿ˥˧]指较深、平底的锅，不过现在一般"镬""锅"不分，多说"镬子"了。温州通称"镬"[ɦo˨]，但铝制的平底锅叫"铝锅儿"[k'a˧˦ ku˧˨ ŋ˨˩]。粤语都说"镬"，例如广州[uɔk˨]。客家话有的说"镬"，例如梅县[vok˥]；有的说"镬头"，例如上举江西于都。但我们注意到，据罗昕如 1998，远离闽语地区的湖南新化，既用"鼎"字，又用"镬"字。锅碗瓢盆统称为"鼎镬家儿"[tiɔ̃˦ o˥ ka˧ tɕi˧]，炒菜的锅子叫"镬"[o˥]，煮饭的锅子叫"鼎"[tiɔ̃˦]，大铁锅叫"麻镬"[ma˨ o˥]，沙锅叫"沙鼎"[sa˧ tiɔ̃˦]，菜锅盖叫"镬盖"[o˥ kæ˥]，饭锅盖叫"鼎盖"[tiɔ̃˦ kæ˥]，固定在煤火灶旁边热水的锅子叫"□鼎"[ɕin˥ tiɔ̃˦]，铝锅子叫"镔铁鼎仔"[pin˧ t'ie˦ tiɔ̃˦ tsæ˥]，又叫"洋铁鼎仔"[yɔ̃˦ t'ie˦ tiɔ̃˦ tsæ˥]。总之，新化方言"鼎"字的用法十分普遍，跟闽语方言几乎完全相同。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也许还有其他的湘语方言也有"鼎"字的说法，值得仔细调查。

以上"囝、厝、鼎"是三个通行闽语各地方言的口语常用词。从现有资料来看，除了受闽语强烈影响的浙南吴语一些地点说"厝"外，"囝、厝"未见于其他汉语方言，我们把它们叫做闽语方言严式特征词。"鼎"虽然见于周围的于都、南昌方言，但语义上和闽语方言的用法有显著差异；新化方言的"鼎"虽然在语义上和闽语相同，但跟闽语方言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距离，我们管"鼎"叫做闽语方言的宽式特征词。这些特征词可以成为判别闽语和非闽语的最重要根据之一。当然，闽语的特征词不只这三个，还可以找出另外的特征词。例如闽语各地方言管脚叫"骹"，《广韵》又作"跤"，肴韵口交

切:"胫骨近足细处",汉语其他方言都叫"脚"。从语音上来说,"咬"字可能也是闽语的特征词。"咬"字又作"齩",汉语方言中包括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都来自《广韵》上声巧韵五巧切:"齧也",是一个古疑母字。但闽语跟其他方言不同,都来自《集韵》上声巧韵下巧切:"齧骨",是一个古匣母字。现在,可以结合罗杰瑞 1988 提出的闽语十二个鉴别字读音,进一步完善闽语的定义。假如某个方言"啼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ʻ],"蹄铜弟断袋豆脰毒"等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并且管儿子叫"囝",管整座房子叫"厝",管锅叫"鼎",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用这个定义检验《中国语言地图集》B12、B13 两幅图里闽语区域的方言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二 闽语的分歧性

汉语方言有统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部的南京到西部的乌鲁木齐,纵横数百万平方公里,包括好几亿人口,人们互相之间的通话没有太大的困难,这是统一性的一面。但是我国的东南地区,大致上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京广线南段两侧以东的大片区域,方言种类繁多,分歧很大,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这是分歧性的一面。

对整个汉语方言的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评价闽语。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很好地说明了闽语内部统一性的一面。至于说到闽语的分歧性,那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图把闽语分为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琼文、邵将七个区,各区之间的互相通话都是有很大困难的。即使同一个区里方言片、方言小片,甚至同小片不同方言点之间的互相通话也会发现不少障碍。当讨论整体闽语时,需要强调闽语的统一性;当讨论闽语内部

的差别，讨论闽语与周边其他汉语方言关系的时候，就必须重视闽语的分歧性了。本文后面将讨论闽语和周边方言的关系，因此这里也将着重讨论闽语分歧性的一面。鉴于闽语七区里面，其中有六个区的方言主要中心都在福建境内，下文讨论时主要以福建省境内的闽语方言举例。台湾省境内的闽南话、广东省东部潮汕片闽南话，可以用福建省南部泉漳片闽南话作代表。海南省琼文区和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方言，从移民历史、方言事实等因素考察，跟闽南区比较接近，也可以不单独讨论。

首先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闽语的南北分歧历来为语言学家所重视。本世纪40年代以后赵元任在 *Cantonese Primer* 一书里，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其中把“厦门—汕头方言”和“福州方言”分立，与客赣方言、湘语、吴语等其他方言并立。1948年上海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语言区域图”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个单位，其中闽南语、闽北语分立。1955年在讨论汉语规范化问题的时候，有学者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闽南方言”与“闽北方言”也是分立的。这种南北分立的主张尽管地理概念不太明确，但方言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点单从表面上观察就可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假设从莆仙地区经永春、大田、永安一带划一条闽语的南北界线，界线以北包括闽江流域一带为闽北，界线以南晋江、九龙江流域一带为闽南。那么从南往北看，方言的韵母数目逐渐减少，例如厦门话韵母多达八十二个，再往南的广东潮阳话韵母竟达九十个。往北走古田话的韵母是四十七个，福州话的韵母如果不计松紧音的差别也才四十八个，而建瓯话的韵母竟少到只有三十四个。从北往南看，方言的韵母种类越来越繁复。以辅音韵母为例，北部除了宁德、周宁等少数方言点有[-m -n -ŋ]和[-p -t -k]等辅音尾韵母外，多数方言点只有[-ŋ]和

[-ʔ]尾韵母,而建瓯、松溪、建阳等方言点只有[-ŋ]韵尾,往南走一进入闽南方言区的地界,如永春、泉州一线,[-m -n -ŋ]和[-p -t -k -ʔ]等辅音韵尾俱全。用最简单的比较方法就可以看到如此显著的分歧,还用得着怀疑"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吗?

下面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例,进一步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

福州话和厦门话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在语音上,词汇上的差别较小。除了上文说到的以外,还有几条很重要。例如:

①福州话有[y yo yŋ yoŋ yʔ yoʔ]等撮口呼韵母,如"桥 kyo˧˨,香 xyoŋ˦"。厦门话没有撮口呼韵母,福州读撮口呼的字厦门一般读为齐齿呼或合口呼。

②福州话韵母有"松音"与"紧音"之别。这是韵母和声调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阴平、阳平、上声、阳入跟紧音韵母相配,阴去、阳去、阴入跟松音韵母相配。紧音韵母里的主要元音比松音韵母较高或较前。从紧音变松音,还往往出现单韵母变复韵母,细音变洪音,合口撮口变开口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厦门话韵母是没有这种差别的。

③福州话无鼻化韵,厦门话有系统的鼻化韵母。厦门话的鼻化韵主要出现于咸深山臻宕江臻梗通几摄,但果假遇蟹止效流七摄也有读鼻化韵的字,如"艾 hiã˨,树 kuãi˧"。因此,讨论厦门这一类方言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阴声韵、阳声韵这类叫名。

④福州话多音节连读,后字声母常常发生有规律的音变现象,它的变化往往为前一音节韵母所决定。厦门话没有明显的类似的变化,但厦门话频繁的有规则的变调现象,却是福州话所望尘莫及的。

⑤福州话文白异读相对说来比较少,厦门话的文白异读明显地成为两个系统的读音。有人说闽语的文白异读很显著,这个说

法太笼统。

⑥福州话和厦门话一些口语常用词不一样。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1 举例如下：

	道路	衣裳	眼镜	书本	(味)香
福州	墿 tuɔ꜄	衣裳꜀i ꜀luoŋ	眼镜꜂ŋiaŋ ŋiaŋ	书꜀tsy	香꜀xyoŋ
厦门	路 lɔ꜄	衫裤꜀sã k‘ɔ꜄	目镜 bak꜆ kiã꜄	册 ts‘eʔ꜇	芳꜀p‘a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说到的语音差别对福州话来说都是系统性的，在闽东、闽北，甚至闽中一带的闽方言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这种鲜明的南北分歧中，可以提出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相同，后来由于南北经济文化的差别，使原来十分一致的共同闽语产生了分化，形成现在的南北分歧；另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本来就不一样，只是由于长期的融合过程，才形成了现在的南北闽语。前一种假设是由合到分的过程，后一种假设是由分到合的过程。但是，不论哪一种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相信南北闽语确实有过漫长的碰撞或磨合的历史，这可以从现在的莆仙方言中得到证明。在闽语的分区里，莆仙方言区所辖范围只限于莆田、仙游两县，即旧兴化府地区，在地理上正处于以福州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厦门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在方言上形成了自己突出的个性。例如管“桌子”叫“床”[꜀ts‘uŋ]，福州、厦门读[s-]声母的字，莆田话都读成边擦音[ɬ-]声母。这两个特点在福建境内的闽语方言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雷州半岛的闽语方言中也有同类的词汇语音现象，很可能是莆仙一带的移民带去的。但是莆仙方言有很多似榕(福州)非榕、似厦(门)非厦的模糊性，例如莆田话有撮口呼韵母、多音节字组里后字声母受前字韵母的影响而发生有规律的音变，都没有鼻化韵母，只有[-ŋ -ʔ]两个辅音韵尾，也管道路叫“墿”[tou꜄]，管灰尘叫“塕尘”[꜀ɒŋ ꜀neŋ]。这

些都跟福州话完全相同。莆田话韵母没有"紧音"和"松音"的差别，文白异读自成两套读音系统，口语里说"狗、茄、芳"不说"犬、紫菜、香"。这些都跟厦门话十分一致。莆仙方言的这种现象，是南北闽语长期碰撞或磨合的结果，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

现在再来讨论闽语的东西分歧。福建境内东西闽语大致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线。戴云山脉东侧直至沿海平原闽南、莆仙、闽东三区为东部闽语，有的学者称为海岸闽语；戴云山西侧以及北端闽中、闽北、邵将三区为西部闽语。邵将区的邵武方言的归属有不同意见，可以暂时搁置。海南省的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更加靠近东部三区的闽语，与西部三区的闽语有较大的距离。早期的闽语研究横向观察较细，纵向对比不足。关于闽语的东西分歧，过去注意的不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福建汉语方言普查以后，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中国语言地图集》B12图说明文字中说到："就福建省境内而言，东部沿海地带平常认为是闽语的中心，西部地带是客家话，中部地带是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地区。从东往西，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本文所说的西部闽语，所指的就是福建省中部地带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

东部三区的闽语，尤其是福州话和厦门话，尽管有很多分歧，但比较于西三区而言，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仍然很多。从语音上看，东部三区闽语的声母都符合典型闽语"十五音"系统，福州话今声母跟《戚林八音》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厦门话今声母跟《汇音妙悟》和《雅俗通十五音》的承继关系也一目了然。恰恰在这一点上，西部闽语尤其是闽中一带的闽语跟东部闽语形成了令人注目的分歧，西部闽语突破了典型闽语的"十五音"系统。例如沙县、永安一带，古精庄章三组字分化为舌尖前音[ts ts' s]和舌叶音[tʃ tʃ' ʃ]

两套声母，古精组字都读[ts ts' s]，古庄章组字主要读[tʃ tʃ' ʃ]。古精庄章组字今声母的分化，对汉语方言来说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不可小看其价值。另外，西部闽语地区广泛存在古来母字今读[s-]声母的现象，例如：

	露	卵	螺	鳞	笠
永安	sɒu^{2}	ᶜsum	꜀suɛ	꜀ʃĩ	ᶜʃye
沙县	su^{2}	ᶜsuĩ	꜁sue	꜀sɔ̃i	ᶜsai
建瓯	su^{2}	sɔŋ^{2}	so^{2}	saŋ^{2}	sɛ^{2}
松溪	sɒu^{2}	sucíŋ^{2}	꜁suei	꜀saŋ	syœ^{2}

这种边音声母擦音化的变化，东部闽语现在还没有记录。其他汉语方言也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报告。对此，罗杰瑞、梅祖麟 1971 有专文讨论，可资参考。从词汇上看，一些口语常用词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下面根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1，摘举"他单数第三人称、人、猪、泥土、雾、说话"为例，对比东部闽语福州、莆田、厦门和西部闽语永安、沙县、建瓯等六处方言的说法。

	他	人	猪	泥土	雾	说话
福州	伊꜀i	农꜁nøyŋ	猪꜀ty	塗꜁t'u	雾꜁muo	讲话ᶜkouŋ ua^{2}
莆田	伊꜀i	农꜁naŋ	猪꜀ty	塗꜁t'ɔu	雾 pu^{2}	讲话ᶜkɒŋ ua^{2}
厦门	伊꜀i	农꜁laŋ	猪꜀ti	塗꜁t'ɔ	雾 bu^{2}	讲话ᶜkɔŋ ue^{2}
永安	渠꜁ŋy	人꜁nã	豨ᶜk'yɪ	泥꜁le	露 sɒu^{2}	话事 uɒ^{2} ʃia^{2}
沙县	渠꜁gy	人꜁nɛiŋ	豨ᶜk'ye	泥꜁le	露 su^{2}	话事 ua^{2} sai^{2}
建瓯	渠 ky꜆	人 neiŋ^{2}	豨ᶜk'y	泥 nai^{2}	露 su^{2}	话事 ua^{2} ti^{2}

以上比较条目中，"人"和"猪"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东部闽语管人叫"农"，是典型闽语的说法，来历久远，详见黄典诚 1980。西部闽语管猪叫"豨"，见《方言》卷八，又《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

"楚人呼猪",用法历史也很悠久。由此可见,东西闽语的分歧不是偶然的。有学者问,在闽语的内部分歧中,是南北分歧是主要的,还是东西分歧是主要的?回答这个问题有困难。因为无论是南北闽语或东西闽语,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全面的、细致的比较研究,不论是量化数据或性质上的轻重,我们现在都缺乏根据。其实,这个问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要承认闽语同时存在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这是一样都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由于要强调东西分歧而忽略南北差异,在讨论整体闽语时难免陷入困境,反之亦然。

三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一

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闽语与周围的汉语方言的关系。闽语北邻吴语,西部和西南部与客家话相接,南部与粤语交界,本节实际上是讨论闽语与吴语、客家话、粤语的关系。邵将区的闽语是跟赣语区域相邻的,区内邵武一带的方言具有许多赣语的特点,其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因此本文暂不讨论。上文细说闽语的定义和闽语的南北分歧以及东西分歧是为本节的讨论张目的。

首先必须指出闽语在周边方言中,有它的特殊性。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再举例子说一说。从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稻子说起。南方以稻米为主粮,水稻种植的历史到底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但年代久远是可以肯定的。北方以前基本不种水稻,近几十年来也只是小面积种植。反映在汉语的词汇上,稻子及相关的说法,可以成为南北方言的区别词。北方"稻子"指田里的植株,"稻谷"指未去壳的稻子的子实,"稻米"指去壳以后的子实(也可以说"大米",但口语一般不单说"米",单说"米"在北方方言中多指小米)。三项东西的中心语素都叫"稻"。并非重要作物,无需细分。南方则不同,稻子的说法是三分的。下

面举闽语福州、厦门、雷州、建瓯，吴语上海、宁波、温州、金华，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粤语广州、东莞等十二处方言为例。

	福州	厦门	雷州	建瓯	上海	宁波
稻子	釉 tiu˥˧	釉 tiu˩	釉 tiu˩	禾 o˧˦	稻 dɔ˩˧	稻 dɔ˩˧
稻谷	粟 ts'uoʔ˨˦	粟 ts'ik˩	粟 ts'iak˥	粟 sy˨˦	谷 koʔ˥	谷 koʔ˥
稻米	米 mi˧	米 bi˥˧	米 bi˨˩	米 mi˨˩	米 mi˨˦	米 mi˩˧

	温州	金华	梅县	于都	广州	东莞
稻子	稻 də˧˦	稻 tou˥˧˥	禾 vo˩	禾 vɤ˥	禾 uɔ˨˩	禾 vɔ˩
稻谷	谷 ku˩˧	谷 koʔ˦	谷 kuk˩	谷 kuʔ˥	谷 kok˥	谷 kok˥
稻米	米 mei˨˦	米 mie˥˧˥	米 mi˧˩	米 mi˧˦	米 mei˨˦	米 mɔi˩˧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稻子也可以成为闽语、吴语、粤语和客家话的区别词。吴语是“稻谷米”三分自成一类，粤语和客家话是“禾谷米”三分另成一类，证明粤、客方言十分亲近。闽语也自成一类，但东西部有差别，东部是“釉粟米”三分，“釉”《集韵》去声宥韵直祐切：“稻实”，古今所指不完全一致；西部是“禾粟米”三分，永安、沙县一带稻子的植株都叫“禾”，跟粤、客一致，但稻实都叫“粟”，跟其他闽语一样。这个古老的事实，再次证实了闽语在周围汉语方言中的独立性质，也说明了闽语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跟周围的方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应该说明，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闽语在周围方言中的特殊性质。过去的闽语研究文献中，有些存在夸大这种特殊性质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一方面是现有划分的各大区、区的汉语方言中，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闽语周边的吴、客、粤诸大方言无一不是如此的。例如吴语方言的古塞音、塞擦音声母“三分”，很多地方还管看叫“望”，如上海[mɑ̃˩˧]，宁波[mɔ̃˨˦]，金华[moŋ˨˦]；客家方言一部分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读阴

平调，单数第一人称我说"偓"，如梅县[ŋai˩]，于都[ŋæ˧]，把东西藏起来不说口浪切的"囥"，而说"偋"，《广韵》去声劲韵防正切又蒲径切：如梅县[piaŋ˥]，于都[piã˩]；粤语方言韵母的长短音系统，管看叫"睇"，《集韵》去声霁韵大计切："说文目小视也。南楚谓眄曰睇"，如广州[tʻɐi˩˧]，都是它们独立性质的明显特征。另一方面是闽语和它周边的吴、客、粤等诸大方言，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汉语方言共同体，无论是从形成的历史基础来看，还是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以下举"敨、鬥"这两个口语常用的共同词汇成分来讨论。

敨，《集韵》上声厚韵他口切："展也"。这是一个闽、吴、客、粤方言普遍使用的口语常用词。例如闽语福州话打开（包着或卷着的东西）说[tʻau˧]，歇一歇、休息说"敨气"[tʻau˧ kʻɛi˩]，擤鼻涕说"敨鼻"[tʻau˧˥ pʻɛi˩]，捆扎着的东西散开脱落了说"敨散"[tʻau˧˥ saŋ˩]或"敨□"[tʻau˧˥ lɔyʔ˧]；厦门话用得更加广泛，发泄怨愤说"敨气"[tʻau˥˧ kʻi˩]，使通气、透气则说"敨气"[tʻau˥˧ kʻui˩]或"敨风"[tʻau˥˧ hoŋ˥]，对人开导、启发说"开敨"[kʻui˥˩ tʻau˥]，抽身走开说"敨退"[tʻau˥˧ tʻe˩]，摆脱（纠缠）说"敨脱"[tʻau˥˧ tʻuaʔ˩]。吴语上海话展开说[tʻɤ˥]，急躁、冒失、不镇定说"敨乱"[tʻau˥˧ lø˧˥]；金华说[tʻiu˥]，喘气说"敨气"[tʻiu˥˧ tɕʻi˥]；温州说[tʻau˧]，呼吸说"敨气"[tʻau˧˩ tsʻɿ˥]，叹气说"敨大气"[tʻau˧˩ dɤu˩˧ tsʻɿ˥]，气喘吁吁说"敨气不力"[tʻau˧˩ tsʻɿ˥˩ fu˧˥ lei˩˩]。粤语广州话说[tʻɐu˧]，歇暑假说"敨暑"[tʻɐu˧ sy˧]，歇凉儿说"敨凉"[tʻɐu˧ lœŋ˩]。客家方言梅县话说[tʻeu˩]，很多地方的客家话也有"敨气、敨大气"等说法。

鬥，《广韵》字形作"鬬"，去声候韵都豆切："说文遇也"。《说文》段注："凡今人云鬥接者，是遇之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木工所谓鬥榫是也"。今方言写作"鬥"。《厦门方言词典》

第 138 页记作[tau˩]，共有①帮忙、协助，②和谐相处，配合得来，③凑合，凑数，④总计，合计，⑤比赛争胜等五个义项，同时收入"鬥骹比喻凑一份以便使某种活动能进行、鬥骹帮忙、鬥无闲①帮助、帮忙，②比喻添麻烦、鬥纽一种纽扣、鬥手助手、鬥头协作的人、鬥闹热凑热闹、鬥心适适合别人的兴趣，叫别人高兴、鬥阵(许多人)结伴、鬥空串通、勾结、鬥伴搭伴、鬥搭①融洽，②配合"等口语常用词语，可见日常使用频率之高。福州话说[tau˨˩]，基本语义跟厦门话差不多。这个字眼在闽语周围的方言也是很常用的。例如吴语上海话说[tɤ˧˦]，管对眼(两眼的瞳孔同时向中间倾斜)叫"鬥鸡眼"[tɤ˧˦ tɕi˥˧ ŋɛ˨˧]；宁波话说[tœʏ˦]，逆水说"鬥水"[tœʏ˦˧ sɥ˧˥]，顶风说"鬥风"[tœʏ˦˧ foŋ˥˧]；金华话说[tiu˥]，写字不按正确的笔顺，胡拼乱凑说"鬥鬥"[tiu˥ ·tiu]；温州说[tau˦˨]，对眼说"鬥眼"[tau˦˨ ŋa˨˦]，五步蛇(一种毒蛇)叫"鬥蝮"[tau˦˧ vu˧˩]，旧时两个戏台竞赛演出说"鬥台"[tau˦˩ de˧˩]，打架说"鬥打"[tau˦˧ tiɛ˧˦]，众人凑钱聚餐说"鬥伍吃"[tau˦˩ ŋ̍˧˦ tsʻɿ˨˩]。粤语广州话说[tɐu˧]，使用范围与语义组合跟闽语非常相似。《广州方言词典》第 185～186 页，收入"鬥架势比阔气、比排场、鬥字拼字、鬥负气互相赌气、鬥大比地位高、鬥鸡眼、鬥走赛跑、鬥口角争吵、鬥靓比美、鬥醒比阔气、鬥八宝鬥法、鬥智、鬥脉①比阔气，②比本事、鬥驳辩论、鬥木做木工活儿、鬥肉韧鬥气"等口语常用词语。客家方言梅县话说[teu˥˧]，各种事情都凑在一块儿说"鬥五恰六"[teu˥˧ ŋ̍˦ kʻap˩ liuk˩]，紧急说"鬥紧"[teu˥˧ kin˨˩]，互相残杀说"鬥杀"[teu˥˧ sat˩]。

闽、吴、粤、客方言类似"敨、鬥"这样的共同词汇成分，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有时候，各方言之间习用字形的差异，会掩盖语词相同来历的本质。例如粤语多数方言管睡觉叫"瞓"，广州[fɐn˧]，东莞[fɐn˨˩]。其实"瞓"是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本字就是"睏"，也广泛通行于闽语、吴语、客家话等诸大方言。值得指出的

是，这样的共同词汇成分，其通行区域有时还更广泛。就以“敨、門”两字来说，也是湘语、赣语、平话方言的口语常用词，跟南方诸大方言相邻的一些官话方言，例如扬州、徐州、柳州、武汉等地，也常见有这两字的说法。

四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二

现在可以深一步说明闽语和吴语、粤语、客家话的具体关系。先拿“站立、没有“有”的否定、吃(饭)、滴(水)、鼻子”五个口语常用词为例，比较闽语福州、厦门、建瓯，粤语广州、东莞，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吴语上海、宁波、温州等十处方言的说法。

	站立	没有	吃(饭)	滴(水)	鼻子
福州	徛 kʻiɛ˥˧	无 ꜀mo˥˧	食 sieʔ˥	滴 teiʔ˨˦	鼻 pʻei˨˩ꜙ
厦门	徛 kʻia˨˨	无 ꜀bo˨˦	食 tsiaʔ˥	滴 tiʔ˧˨	鼻 pʻĩ˨˨ꜙ
建瓯	徛 kʻyɛ˥˦ꜙ	无 ꜂mau˨˩	饁 iɛ˥˦	滴 ti˦	鼻 pʻi˦ꜙ
广州	徛 ꜂kʻei˨˧	冇 ꜂mou˨˧	食 sek˨ꜙ	滴 tei˧ꜙ	鼻 pei˨ꜙ
东莞	企 ꜂kʻei˨˧	冇 ꜂mou˨˧	食 sək˨ꜙ	㓰 tək˨ꜙ	鼻 pei˨˩ꜙ
梅县	徛 kʻi˦	无 ꜀mo˩	食 sət˥		鼻 pʻi˥˧ꜙ
于都	徛 ꜀tɕʻie˧˩	冇 ꜀mɔ˦	食 ʂe˥˧ꜙ	㓰 tiɛʔ˨	鼻 pʻi˥˧ꜙ
上海	立 lieʔ˨˧ꜙ	呒 ɦm˨˧ 阿舒	吃 tɕʻioʔ˥	滴 ti˦ꜙ	鼻头 bieʔ˨˧ ꜙ dɤ˨˧
宁波	立 liʔ˨ꜙ	呒 m˦ꜙ	吃 tɕʻyoʔ˥	滴 ti˦ꜙ	鼻头管 bɐʔ˨ ꜙ dœy˦ kũ˦
温州	徛 ꜂ge˧˦	冇 ꜂nau˦	吃 tsʻɿ˧ꜙ	滴 tei˥˧ꜙ	鼻头 bei˨˩ꜙ dɤu˨˩

下面对这六个口语常用词略作说明。

站立，闽、粤、客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绝大多数地点都说“徛”，《东莞方言词典》写作“企”是粤、港、澳等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非本字。徛，《广韵》上声纸韵渠绮切：“立也”，古全浊声母上

声，福州、厦门读阳去，广州、东莞、温州读阳上都是通例。建瓯读阳入，梅县、于都读阴平也符合当地方言古今声调演变规律。吴语内部的说法略有分歧，上海和宁波都说"立"，《温州方言词典》记录说"徛"，钱乃荣 1992 记音相同，但字形写作"隑"，据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第 163 页也说"徛"[gei˨˦]。

没有，闽语福州、厦门，客家话的梅县、于都都是阳平调，字形上从俗写作"无"或"冇"，其共同来历当是古开口一等豪韵明母字。建瓯方言这个字的来历与此相同，古平声浊音声母今读上声在建瓯是通例。粤语的广州、东莞字形也写作"冇"，是阳上调，显然跟赣语南昌、湘语长沙的"冒²"来历一致。吴语的说法内部也不一样，温州说[ˀnau˧˥]，钱乃荣 1992 记作"嗯[]"[nɔu˧˦]，和上海、宁波不同，跟闽语、客家话也不一样，来历待考。

吃(饭)，除了建瓯以外，闽语、客家话都说"食"，福州本地也写作"㑖"或训读字"吃"。建瓯说[iɛ˥˨]，西部闽语各地点说法与此相似，例如永安[ia˧]、沙县[˥iɛ]、松溪[iɛ˨]，《建瓯方言词典》写作"饁"，《广韵》葉韵筠辄切："餉田"。但陈章太、李如龙 1991 是讲究本字的，"吃不得"这几处方言都写作"食怀得"或"蟾食得"。粤语中心地区如广州、东莞等地也说"食"，但粤语的非中心地区多数地点都说"喫"，见于《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喫食"。据詹伯慧、张日昇 1998 第 602～603 页，粤西十县市中高要、四会、广宁、德庆、怀集、南丰、新兴、平台等八处都说"喫"，只有云城、罗定两地说"食"。笔者有一次在韶关大学作短暂停留，曾与中文系庄初生老师讨论到这个现象，庄老师说粤语地区原来应该都是说"食"的，后来大批江西移民进入粤西等地，带来赣语区"喫"的说法，并逐渐取而代之。这个见解颇有道理。吴语上海、宁波也说"喫"。这个说法通行于吴语方言大部分地区，也常见于湘语、赣语各地，如长沙说[tɕʻia˧˥]，南昌说[tɕʻiaʔ˥]。南部吴语除了说"喫"外，永康说

“食”[zɛʔ˨]，跟闽语一样，而温州说“吃”，和北京等多数官话方言一致。《广韵》入声迄韵居乙切：“语难。汉书曰司马相如吃而善著书也”，是“口吃”的意思，跟现代汉语方言里吃饭、吃东西的“吃”音义都无关涉。北京、温州等地的“吃”，从来历上看相当于入声二等昔韵的昌母字。顺便指出，这个“吃”字也是从“喫”演变来的，这是为了回避同音字乞丐的“乞”而产生音变的结果。

滴(水)，闽语、客家话都说“滴”，见于《广韵》入声锡韵都历切：“水滴也”。闽语、客家话表示数量少，一点儿也说“滴”或“一滴仔”。《于都方言词典》第95页“滴”做量词，如“一滴水”、“一滴油”等，记音为[tiɛ˨˦]，表面上看韵母和声调都特殊，但第45页“差滴仔”[tsʻa˨ tiɛʔ˨˦ ·tsɿ]的[tiɛʔ˨]是阴入调，跟其他闽客方言完全一致。我们还注意到，“滴(水)”字的说法也见于湘语、赣语以及很多的官话方言，分布范围极其广泛。上海、宁波、温州都说“渧”，见于《集韵》去声霁韵丁计切：“泣貌，一曰滴水”。粤语的情况很有意思。“滴(水)”，《东莞方言词典》第275页作“滴”，跟闽、客方言一样，但《广州方言词典》第115页作“渧”，跟吴语方言完全相同，这个记录在近期的粤语方言材料中难得见到。据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小燕先生告知，现时广州人的口语中不说“渧”[tɐi˧]，而说“滴”[tɪk˧]。年轻人固然全不说，连中老年人(至80岁)也不说。但在惯用语里，“渧”字还可偶而一见，如说“口水渗渗渧(口水垂滴状，形容嘴馋或羡慕某事的神态)”[xɐu˥ tʃøy˥ tæ˧ tæ˨˦ tɐi˧]。如果表示数量少，粤语多数地点都说“啲”，有的同时也说“滴”，例如广州说“一啲(一点儿)”[iɐt˥ ti˥]，“一啲啲(一点点儿)”[iɐt˥ ti˥ ti˥]，“滴多(一丁点儿)”[tek˥ tœ˥]，“滴滴(一点点)”[tek˥ tek˥]。像广州话这样“啲”“滴”音义分化的情况跟南昌、长沙等地的方言有某种类似之处，很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鼻子，各点方言表面上看都说“鼻”，实际上不一致。从汉语方

言考察，“鼻”字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韵》去声至韵的“毗至切”，见于闽语、粤语、客家话，有的读阳去，有的读阴去，例如福州话[pʻɛi˨˩˧]是鼻子，名词，阴去调；又[pʻɛi˦˨]是用鼻子闻，动词，阳去调。另一个当是入声全浊声母，即宋闽县人孙奕《示儿编》卷十八“声讹”条“以鼻为弼”的说法，这个读音《切韵》失收了（详见李荣1982第39页），见于上举吳语上海、宁波、温州等地。长沙读[pi˦˨]，南昌读[pʻit˥]，北京读[ˏpi˧˥]也是来源于入声的读音。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闽语跟客家话、粤语有很亲近的关系，跟吴语，尤其是温州等地的浙南吴语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吴语南北差别也比较大。关于浙南吴语跟闽语的关系，《中国语言地图集》B9吴语图的文字说明有非常简单明了的介绍。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①闽语把“人”说作“侬”，整个吴语区这个词的说法正好分为两大派，北部多说[꜀ȵin/꜀ȵiŋ]，音同“银”，南部多说[꜀noŋ/꜀nɔŋ/꜀naŋ]，音同“侬”或“能”，跟闽语类似。②闽语远指多说作“许”，吴语瓯江片也说“许”，如温州[ˋhi]、乐清[ˋɕi]。③吴语龙衢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如庆元管“脚”说“骹”[꜀kʻɒo]，管“家”说“处”（厝）[tɕʻye˒]，管“袖子”说“手碗”[ˋtɕʻye ˋiɛŋ]，等等。罗杰瑞1990例举了浙江西南部江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语音方面五条，词汇方面十条，其中也包括“戍伤遇切”舍也”，即上文的处（厝）骹农即侬”等字。有一点需要说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如管人叫“农”或“侬”，浙南吴语只是跟东部闽语相同，跟西部闽语还是不一样的，沙县、永安等西部闽语说“人”不说“农”或“侬”。温端政1991描写了浙南苍南县境内灵溪话（浙南闽语）、龙港话（南瓯语）、钱库话（浙南蛮话）、金乡话、畲话等五种方言，游汝杰、杨乾明编纂的《温州方言词典》，他们都提供了更多的浙南吴语和闽语相互关系的事实。闽语（尤其是东部闽语）跟吴语，特别是浙南吴语

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在注意到闽语和南部吴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从上文比较举例中已经可见一斑。可以再举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把蔬菜中不能吃的部分择除，留下可吃的部分，北京说“择菜”，“择”字来自《广韵》入声陌韵场伯切：“选择”。择菜的“择”吴语内部说法不同，北部吴语包括上海等地叫“拣”，南部吴语温州等地也说“拣”（这一点又跟粤语的多数地点方言一致），但金华等地叫“择”，例如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记作[dzəʔ˨˩˨]，用于“择菜、择意故意，特意、择日子”等，也是来自场伯切。据我的同事谢留文先生研究发现，客家话梅县、翁源、连南、东莞（清溪）、揭西、秀篆、武平、长汀、宁化、宁都、大余、瑞金、于都，闽语建瓯、福州、厦门、潮州等地也叫“择”，如梅县[tʻok˥]、于都[tʻɤ˥˦]、建瓯[tɔ˧]、福州[taʔ˥]、厦门[toʔ˥]等。根据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广韵》场伯切来的“择”字不能解释梅县、福州等地的读音，应该另有来历。比照《广韵》“檡”字有场伯切和徒落切两读，《集韵》“檡、蠌”两字有直格切和达各切两读，客家话、闽语里的“择”字，相当于《广韵》的徒落切，只是韵书失收了。就是说，金华等地南部吴语的“择”来自场伯切，闽、客方言的“择”来自徒落切。界限分明，两不相混。

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是早就知道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8 是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图，文字说明中指出，“你是谁？这是什么？是不是？”的“是”，好像在粤语和客家话里都说“係”，粤语和客家话之外，还不知道有其他方言“是”说“係”的。因此，判断词的说法成为粤、客方言亲近关系的生动例证。闽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最系统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大概当推罗杰瑞和张光宇。罗杰瑞 1988（中译本 1995）直截了当地说：“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个来

源,就不好解释。"并且指出,闽、客方言至少有三方面的共同特点:①中古舌上声,闽语仍读舌头音,客家话也有这种遗迹。②边音鼻音很多字,都读阴调类。③闽、客方言有一些共同用词。张光宇1996完全把闽、客方言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交叉讨论,论证闽、客方言的亲近关系可谓用心良苦。但是,闽、粤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从上文说到的很多例子,已经可以证实闽语和粤语、客家话之间存在着十分亲近的关系。同样,也不能夸大闽、粤、客方言的这种亲近关系。如果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包括深层次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尤其是南部吴语)以及赣语等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以"有"字句做进一步的讨论。闽语、粤语、客家话普遍存在"有"字句:

郑懿德1985对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其中有三种句式是北京话所没有的:

①有+动词(或动词短语),具有肯定动作、行为的真实存在或业已发生等功能。例如:

伊厝有养鸡鸭他家是养了鸡鸭的

i˦ tsʻuɔ˧˥ ou－u˧˥˩ yoŋ˧˩ kie˥˩ ɑʔ˥˦。

我有接到通知我接到通知了

ŋuai˧˨ ou－u˧˥˩ tsiɛʔ˥˦ kɑu˧˥ tʻuŋ˥ t－ni˥。

我有吃(食)饱我吃饱了 ŋuai˧˨ ou－u˧˥˩ sieʔ˥ pa˧˨。

②有+形容词,这种形式的肯定陈述句一般是后续句而不是始发句,并对后面的形容词起强调或申辩作用。例如:

汝大概无食饱你大概没有吃饱吧 ny˧˨ tai˧˥˩ kʻ-ɑi˥˧˩ s-lieʔ˥ pa˧˨!——有饱饱了 ou˧˥ pa˧˨!

伊有无癫他疯癫吗 i˧ ou˩ mo˦ tieŋ˧? ——有癫是疯癫 ou˩ tieŋ˧。

③有＋够，其中"有＋够"表示数量足；"有＋够＋形容词"表示程度高。例如：

再加滴囝就有够了再加一点儿就够了

tsai˥˩ ka˧ tɕi－ni?˦ kiaŋ˩ tsiu˥˩ ou－u˥˩ kau˩ lao˩。

只双鞋有够长这双鞋够大了

tsi˩ s－løyŋ˧ ɛ˦ ou－u˥˩ kau˩ touŋ˦。

郑懿德在文章最后指出，方言"有"字句的用法的异同还可以作为划分方言区域的一个重要参考。

李新魁等1995对广州方言语法进行研究时，也专门讨论了"有"字句。指出"有"字句是肯定句的一种，"有"是助动词，肯定后头谓词性成分所叙述的动作、行为、情况等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例如：

我有交保管费㗎我交了保管费了。

防火措施都有经常强调嘅防火措施经常强调的。

琴日我哋有去过阿嫲个度昨天我们到奶奶那儿去过。

黄雪贞1994讨论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时，指出客家话"有"字可以表示"已经，已然"的"已"，"有"字可以用在动词前，也可以用在动词后(宾语前)。以梅县方言为例：

佢有来电话他来电话了 ki˩ iu˧ loi˩ t'ien˥ fa˥。

你有着寒衣无你穿了冬衣没有 n˩ iu˧ tsok˩ hon˩ i˧ mo˩?

佢买有木瓜了他买了木瓜了 ki˩ mai˧ iu˥ muk˩ kua˥ e˧。

大家都分有钱无大伙儿都分到了钱没有 t'ai˥ ka˧ tu˧ pun˧ iu˧

ts'ien˩ mo˩?

以上三位作者的描写有详有略，分析角度也不一样，但对"有"字句的主要用法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所描写方言区别于北京话的最重要语法特征之一。吴语里有无类似的用法，现在还没有看到专门的讨论。但跟北部闽语相邻的浙南吴语，却是有某些记录的。据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第 280 页"有"字条目下的例句："渠啦该几年不晓得狃岩钞票近㧟来，人家家㢟妆起有显"，这是形容词之前用"有"的例子。又据郑张尚芳先生告知，"有"字在温州方言的用法，跟闽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详细报道。"有"字句在汉语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多大，现在还没有调查研究，但是把它作为闽、粤、客方言以及浙南吴语亲近关系的又一例证则是没有问题的。

五　引申的话题

现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略加引申，讨论一点相关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闽语的统一性，又要看到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差异，闽语内部的分歧性还是十分引人注意的。跟周围的吴语、客家话、粤语相比较，闽语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应夸大这种特殊性。这是因为闽语和它周围的吴、粤、客以及赣语等方言是汉语南方方言最大的共同体，互相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东部闽语跟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有不少共同点；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都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该把闽语跟周围的方言逐一进行比较，要是笼统地说闽语跟哪一个方言就有特别的关系，难免碰到一些困难。

这种状况比较符合闽语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地理事实。关于早期的历史地理事实，请参看陈国强等 1988，这是一本简单明了的著作。总之，闽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接受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和方言文化影响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了它今天分歧性的一面，这种分歧性有时是很大的。再从历史上来看，汉以后的闽中郡延及隋唐，所管辖的地区恰好包括今天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浙南地区，浙南地区与福建东部沿海独得海上交通之便，因此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跟闽语，特别是东部闽语形成了很多的共同点。福建西部地区是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历史上的客家移民和说闽语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至于说到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的关系，那是显而易见的。广东境内粤语、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客家话相互为邻，几成鼎立之势，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在情理之中，详见詹伯慧 1990；再说，长期以来闽、粤、客地区大批移民海外，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众多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华人社区，他们在语言上的互动趋势，对闽、粤、客方言不能不产生重大作用。以上只是简单地说一说，详细的叙述将需要相当冗长的篇幅，这不是本文作者能胜任的任务。

讨论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闽语与周围方言的关系很自然成为焦点的话题。这可能跟闽语的某些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曾经被不适当夸大多少有点儿关系。撇开这个不说，讨论闽语跟周围方言的关系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讨论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价值。因为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将大大地促进方言比较研究的开展。就现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而且这种比较研究还带有难以避免的片面性，例如比较的材料很少，取材的个人随意性太大，不能全

面照顾方言事实，等等。本文的研究也有片面性。有感于以往讨论这个话题时，语音的材料多，词汇的材料少，本文作者更多地侧重于从词汇的角度讨论问题。但是词汇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其系统性却远不如语音的系统性整齐，并且可供方言比较之用的词汇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只能举一些重要的例子来说明。这就难免带上个人随意性的色彩，事实上也就很难全面地照顾方言事实。是以疏漏之处定然不少，望高明指正。

参考文献：

本文参考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几种分卷本：冯爱珍《福州方言词典》(1998)，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1998 重排本)，李如龙、潘渭水《建瓯方言词典》(1998)，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张振兴、蔡叶青《雷州方言词典》(1998)，许宝华《上海方言词典》(1997)，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宁波方言词典》(1997)，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1998)，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1998)，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1998 重排本)，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谢留文《于都方言词典》(1998)，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1998)，詹伯慧、陈晓锦《东莞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此外还参考了下列文献资料：

陈章太、李如龙. 闽语研究.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陈国强等. 百越民族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黄典诚. 闽语人字的本字. 方言. 1980, (4)

黄典诚. 闽语的特征. 方言. 1984, (3)

黄雪贞.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 方言. 1988, (4)

黄雪贞. 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 方言. 1994, (4)

罗杰瑞.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汉语概说(中译本).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罗杰瑞.江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方言.1990,(4)

罗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李荣.音韵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4)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广州方言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刘晓南.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古汉语研究.1997,(4)

梅祖麟、罗杰瑞.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台湾清华学报.1971,(9)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温端政.苍南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詹伯慧.广东省境内三大方言的互相影响.方言.1990,(4)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书局,1996

郑懿德.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方言.1985,(4)

(原载《方言》2000年第1期)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

许多汉语方言都有文白异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闽语里尤其显著。就闽语内部而言,闽南方言的文白异读比闽东、闽北等地的方言更加复杂。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方言文白异读也相当复杂,从这一点看来,这两个地区的闽语方言更加接近于闽南话。

在讨论闽南方言文白异读的文章中,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241~267和周长楫《厦门话文白异读的类型》《中国语文》1983.330~341,430~438二文比较详细,他们分别讨论了潮阳和厦门两处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本文以漳平永福方言为例,希望多提供一处闽南方言文白异读的材料。如果有若干处方言的文白异读材料可供参照,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会深入一步。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本文的主要体例尽可能和《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文一致。本文只讨论声母、韵母的文白异读,声调的文白异读请参看拙作《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1982.264~275一文。全文分六节:(一)什么是文白异读,(二)文白异读与古今语音演变规律的关系,(三)声母的文白异读,(四)韵母的文白异读,(五)一字三音的文白异读字,(六)一字四音以上的文白异读字。

一 什么是文白异读

1.1 文白异读是指意义上有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读

音，具有相同的来历，即在《切韵》系统里具有完全相同的音韵地位。例如永福方言“厚”字一读[kau˥˧]，可以作单音词，与“薄”的意思相反，也可以用在多音词里，“～话爱说话；说话啰唆|～事经常有不如意的事|～念嘴里唠叨不停”；又读[hau˥˧]，只能用在多音词里，“宗～人名|忠～诚实厚道|～实为人实在；家庭经济富裕”，这两个读音都来自《广韵》上声匣母厚韵的“胡口切”。根据永福方言的文白层次，我们认为“厚”字的白读音是[kau˥˧]，文读音是[hau˥˧]。

文白异读虽然在意义上有关联，但并不相同，就是说在口语里一个字文白的不同读音在具体词汇里一般是固定的，不能替换的。还以“厚”字为例。“厚话|厚事|厚念”只能说[kau˥˧꜖ gua˩|kau˥˧꜖ su˥˧|kau˥˧꜖ liam˩]都读[kau˥˧]，不能读成[hau˥˧]，“宗厚|忠厚|厚实”只能说[tsoŋ˨˦꜔ hau˥˧|tioŋ˨˦꜔ hau˥˧|hau˥˧꜖ sit˥˧]都读[hau˥˧]，不能读成[kau˥˧]。极个别的情况下文白读可以互相替换，如“道理”[tau˥˧꜖ li˨˩～to˥˧꜖ li˨˩]，但这些词一般都不是口语里常用的。因此，文白读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下面再举一些例子，“手指、田夫、过渡”只有“指、夫、渡”三字文白不同音，其他例子整个词都不同音，先列文读音，后列白读音：

手指	ts'iu˨˩꜖ tsi˨˩ 戒指，如“金～”	ts'iu˨˩꜖ tsai˨˩ 手指头
田夫	t'ian˩꜔ hu˨˦ 农夫；人名	t'iam(<t'ian)˩꜔ pou˨˦ 丈夫
过渡	kue˨˩꜔ tou˥˧ ～时期	kue˩꜔ tou˩ 过渡口(过轮渡)
活动	huat˥˧꜖ toŋ˥˧ 体育～|～分子	gua˥˧꜖ taŋ˥˧ 通常指小孩活泼可爱
功课	koŋ˨˦꜒ k'o˩ 指学校里的课程	k'aŋ˨˦꜒ k'ue˩ 指农田里的活计
落后	lok˥˧꜖ hau˥˧ 不先进，落在后面	lo˥˧꜖ au˥˧ 后来
劳力	lau˩꜔ lit˥˧ 劳动力	lo˩꜔ lat˥˧ 谢谢，如说“～你”
动地	toŋ˥˧꜖ tei˥˧ 形容声音响，连地都动了	t'aŋ˥˧꜖ ti˩ 地震

1.2 文白异读还是一种系统性的又音现象，指的是《切韵》系

统的一类音(如一个声母或一个韵)在今方言里有两种不同的分化方式,其中一种是文读,另一种是白读。现在拿匣母字来说明。永福方言常用一百四十二个匣母字里,主要有[h- k- g-/ŋ- ø-]几种读法:

[h-] 95字,如:河 ho˩|霞 hia˩|户 hou˥˧|害 hai˥˧|浩 hau˥˧|汗 han˥˧|获 hok˥˧。

[k-] 9字,如:假何加切 kia˩|猴 kau˩|鹹 kiam˩|峡狭 kiap˥|滑猾 kut˥˧|县 kuĩ˩|悬高也 kuĩ˩。

[g-/ŋ-] 5字,如:禾 gue˩|完 gian˩|丸 gian˩|浑 gun˩|萤 ŋiã˩~火婴:萤火虫。

[ø-] 8字,如:下 ia˥˧底~|厦 ia˥˧~门|瓠 ou˩|鞋 ei˩|解 ei˥˧晓也|喉 au˩|盒 ap˥˧|匣 ap˥˧。

重要的是,匣母字里还有三类对立的异读字:

①h:k 异读与 h:kʻ 异读共8个字:

	糊	会	合	寒	眩
h-	hou˩含~	hue˥˧开~	hap˥˧~作	han˩春~	hin˩头~
k-	kou˩动词	kue˥˧~意	kap˥˧合起来	kuã˩冷	kin˩
	行	厚	环		
	hin˩~为	hau˥˧	huan˩		
	kiã˩步行	kau˥˧	kʻuan˩		

②h:g 异读与 h:ŋ 异读共5个字:

	和	话	画	活	黄
h-	ho˩~气	hua˥˧笑~	hua˥˧图~	huat˥˧~泼	huaŋ˩~色
g-	go˩~酒	gua˩讲~	gua˩~画	gua˥˧~动	ŋuĩ˩姓

③h:0 异读共 5 个字：

	闲	限	学	红	洪
h-	han˩ 清~	hian˧ 有~	hiak˧ ~生	hoŋ˩ 人名	hoŋ˩ 石~:地名
0-	ẽi˩ 不忙	an˧ ~定	o˧ ~堂	aŋ˩ ~车	aŋ˩ 姓

以上三种异读字在闽语内部，特别在闽南方言内部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比照上面的单字音，一般认为在匣母字里读[h-]声母的是文读音，读[k- k'- g- ŋ- 0-]等声母的是白读音，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异读。另有四个匣母字在永福方言里有若干个异读音，如"豪 hau˩ 门~，ko˩ 红~山:地名，gau˩ 能干 | 后 hau˧ 落~，kau˧ ~日酥:白薯品种名，au˧ ~日:后天 | 换 huan˩ 交~，guan˧ ~背:换一面，ŋuã˩ 交换 | 含 ham˩ 包~，kam˩ 物置口内不咽下也不吐出，k'am˩ 菜~:菜罩，ã˩ ~三侬:指一个人的收入可以照管三个人"，对比上述三种异读字的文白对应，可知读[h-]声母的也都是文读音，读[k- k'- g- ŋ- 0-]也都是白读音。匣母字里还有三个字的读音特别，都不是系统性的异读：

①鹹：单说[kiam˩]，合乎匣母字白读音[k-]声母读法，但"蔹 liam˩ 鹹 一种子小味咸的小果子，长在树上，旧时有人当盐吃"的"鹹"读[siam˩]。

②舰："军舰"说[kun˩˥ lam˧]，不是口讲词。

③鸿：通常读[hoŋ˩]，口语不用。但在人名"鸿烈"读[p'oŋ˩]。

匣母字读[s- l- p'-]，无论是永福方言本身，还是其他闽语方言都找不到旁证，因此在讨论匣母字的文白异读时，应该暂时把这三个字除外。

1.3 根据以上所规定的限制，在确定文白异读时，就要特别注意几种和文白异读容易混淆的情况：同形异音字、训读字、特别字。下面分别说明。

1.3.1 同形异音字 有些字形体相同，意义相关，但来历不

同，即在《切韵》系统里音韵地位不同，这类同形异音字，严格来说是不同的字，不是文白异读。常见的同形字例如：

长～短，直良切	中当～，陟弓切	兴～旺，虚陵切
长家～，知丈切	中射～，陟仲切	兴高～，许应切
应～该，於陵切	种～类，之陇切	
应答～，於证切	种～植，之用切	

永福方言还有许多这样的同形字，例如：

积　tsi˨～tsu˨，如"淤～多的过分；潮湿"，《广韵》子智切："委积也"。

tsit˥，如"～极，～累，囤～"，又读 tsia˥ 一层层地摞起来，《广韵》资昔切："聚也"。

刺　ts'i˨，如"～条荆棘，～林傍荆刺丛，杉～杉针"，《广韵》七赐切："针刺"。

ts'ia˥ 穿刺，如"～衫织毛衣"，《广韵》七迹切："穿也"。

跳　tio˩ 上下跳动，《广韵》徒聊切："跃也"。

t'iau˨ 向前跳跃，《广韵》作"趒"，他吊切："越也"。

使　sai˨，如"大～"，《集韵》疏吏切："将命者"。

su˨˦，如"假～，～用"，又读 sai˨˦，如"会～可以，开～花钱"，《广韵》疏士切："役也，令也"。

料　liau˩，如"材～，好～食物味美"，《广韵》落萧切。

liau˥˧，如"意～，无～料想不到"，《广韵》力吊切。

抽　ts'iu˩，如"～水望上提水"，《集韵》陈留切："引也"。

t'iu˧，如"～签，～丝，～水缩水"，《广韵》丑鸠切："拔也，引也"。

宿　siu˨，如"狗～狗窝，鸡～鸡～，tsir 仔～鸟窝"，《广韵》息救切："宿留"。

siok˥，如"寄～，～舍"，《广韵》息逐切："……舍也"。

淡　tam˩，如"许带尽～这地方很湿"，《广韵》徒甘切："水貌"。

tam˥˧，如"冷～"，《广韵》徒敢切："……薄味也"。

探　t'am˧远取，如"物件～过来"，又读 t'ã˧抬头，《广韵》他含切："取也，说文作远取也"。

t'am˩，如"试～"，《集韵》他绀切。

颈　kin˧，如"颈～脖子"，《集韵》古成切："项也"。

kiã˩˧，如"折～上吊"，《广韵》居郢切。

研　gian˩，如"～究"，《广韵》五坚切。

gan˥˧，如"～槽药碾子"，《广韵》吾甸切："磨研"。

碾　lian˩˧碾压，又 nuã˩˧～衫：揉洗衣服，《广韵》尼展切。

lian˩滚动，如"石～，～米"，《广韵》女箭切。

笼　laŋ˩，如"～床笼屉"。又 loŋ˩，如"牛牢～牛栏"；loŋ˧，如"牙藤～中药名"，《广韵》卢红切。

laŋ˩˧，如"册～旧时用竹篾编成的小书箱"，《广韵》力董切。

攻　koŋ˧，如"进～，～击"，《广韵》古红切。

koŋ˩，如"相～打架"，《集韵》古送切。

煎　tsian˧，如"～粿把米粿用油煎一下，～匙小锅铲"，又 tsuã˧，如"～药熬药"，《广韵》子仙切。

tsĩ˩，如"～粿油炸的米粿"，《广韵》子贱切。

醒　ts'ĩ˩˧苏醒，如"睏～睡醒了"，《广韵》苏挺切。

ts'ĩ˩，如"弄～把压实的东西弄弄松"，《广韵》苏佞切。

腥　ts'ĩ˧，如"臭～腥臭味"，又读 sin˧，如"鱼～草中药名"，《广韵》桑经切。

ts'ĩ˩，如"臭～草腥味"，《广韵》苏佞切。

屏　pin˩，如"～壁木板墙"，又读 p'iã˩屏风，《广韵》薄经切。

piã˩˧遮蔽，如"～着伊看无看不见"，《广韵》必郢切。

屈　k'ut˥弯下身子，《广韵》区勿切："拗曲"。

k'ut˦,如"孤～詈语,断子绝孙",《集韵》渠勿切:"广雅:短也"。

1.3.2 训读字　把借用的同义近义字当作本字,就产生了训读字;把本字的口语读音当作训读字的白读音,就出现了训读音。永福方言和许多闽语方言一样,有很多训读字、训读音。训读音很容易搞乱方言的文白异读系统。本字和训读字的不同读音不是文白异读。这里先举"人"与"侬"的读音加以说明。漳平永福方言也管"人"叫[laŋ˩],一般认为"人"字的文读音是[gin˩],白读音是[laŋ˩],这个文白异读和臻开三真韵字的文白对应规律(文 in—白 an)不一致,请比较:

	进	陈	趁	闽	鳞	人
文读音	tsin˩	tin˩	t'in˩	bin˩	lin˩	gin˩
白读音	tsan˩	tan˩	t'an˩	ban˩	lan˧	* laŋ˩

有些闽语方言没有[-n]这个前鼻音韵尾,都读成后鼻音[-ŋ]韵尾,更容易使人误认为[꜀laŋ]是"人"字的白读。其实[꜀laŋ]的本字是"侬"或"农",永福方言"人"字只有文读音[gin˩]一读。"人"与"侬"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现在举例如下:

人 gin˩:～中穴位,在鼻下唇上,～参,～事,～情,～民,～心,～才,～丁～丁兴旺,～格,～工人为,人造的,～间,～口,～力,～命,～身,～手,～体,～物,～性,～员,～证,～之初;爱～,大～上大～孔乙己,敌～,恩～,夫～,个～,工～,贵～,后～,举～,名～,商～,神～,圣～,诗～,私～,侍～,文～,仙～,小～,证～,罪～,万事不求～。

侬 laŋ˩:～,～～,～工从事某项工程所需要的人力,～面人的外貌,～群,～影,～头通常多指画像的人头部分,～边邻居,～範人的长相,～种,～来客去,～客客人,～贩仔;病～,戆～愚笨的人,大～,婴～小孩,田

夫～男人，tsaL 母～女人，老～，少年～泛指青少年，孩～，古早～古人，死～，做塍～农民，做工～工人，趁食～职员，生理～商人，先生～教师；医生，读册～知识分子，破病～病人，客～客家人，本地～，在地～本地人，外地～，外国～外地人，番仔～外国人，白～，乌～黑人，里头～主持家务的人，外头～在外谋生计的人，无用～，媒～，熟～，生份～不认识的人，穷～，乞食～乞丐，艰苦～，有钱～，诚裹～，乡下～，老实～，别～，己家～自己人，清通～无所事事的人，闲～，我～我们，lan⅃～咱们，你～你们，伊～他们，雇～，请～，攻～打人，骂～，骗～，p'ĩ˧～骗人钱财，爱占便宜，得罪～，得失～，欺负～，掠～抓人，接～迎客，跳～儿童游戏名，吓～使别人吃惊；形容事情做得过分，数量多得惊人，惊～同"吓～"，伓是～不是人，骂语，食～以势压人，欺人过甚。

下面再举"田"与"塍"的读音来说明。永福方言管"水田、旱田"叫[ts'an⅃]，当地直接写作"田"，因此一般人认为"田"字有文读音[t'ian⅃]，白读音[ts'an⅃]，但是"田"是定母字，定母字闽语方言只读[t- t'-]，今读[ts'-]不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从闽语方言的比较来看，永福方言的[ts'an⅃]当是《广韵》平声蒸韵食陵切的"塍"字："稻田畦也"。就是说，[t'ian⅃]是"田"的读音，[ts'an⅃]是"塍"的读音，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字，现在各举一些用例。

田 t'ian⅃：蓝～本地地名，长～本地人名，～泛指风筝，因为最简单的风筝是"田"字形，糊～制风筝，放～放风筝，～骨风筝架子，～纸制风筝用的一种薄纸，～字墓一种坟墓的形状如"田"字，～字格，～字簿中小楷写字本，～字糕一种糕点，格子如"田"字。

塍 ts'an⅃：～土泛称耕地，～塗泥土，湿的，～岸大的田埂，～塍[ts'in⅃]小的田埂，～墈高的田埂，～舷田边，～后水田里靠"～墈"下面的部分，～里水田中央部分，～水水田里的水，～草专门长在水田的一种草，可沤肥，～头～尾泛指农事，～当农事，～tu˧旧时讥讽一心务农的人，～鼠同上，～工

从事农活的临时工；水～水田，焦～旱田，曝～放掉田里的水，让太阳晒泥土增肥，肥～土质肥沃的田，瘠～仔土质贫瘠的田，洋底～平原的田，山～仔山地的田；梯田，做～种地，做～侬农民，犁～，耙～，使～总称"犁田，耙田"，落～春耕，看～插秧后定期巡视，巡～同上，下楼～当地地名。

1.3.3 特别字　这些字的读音不符合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读音是特别的。这些特别的读音也许另有来历待考。永福方言和其他闽语方言一样，有一些共同的特别字，最通用的例如：

茅 hm̩˩：禾～茅草。"茅"是明母肴韵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m-]或[b-]声母，[-a]或[-au]韵母，今读如匣母字，例外。

猫 niãu˦：～公郎猫｜～母母猫。"猫"是明母宵韵"武瀌切"，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m-]或[b-]声母，今读如泥母字，例外。

字 li˩：无～运命运不好。"字"是从母字，今读如来母，例外。但在"名～｜～墨契约；文化程度"等词里读[tsi˩]，符合语音演变规律。许多闽南方言里，"字"都有特殊读音，参考厦门有[tsi˩]写～和[li˩]～运：命运两读，潮阳[zi˩]。

瓷 hui˩：总称陶瓷器具。"瓷"是从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或[ts'-]，今读如匣母字，例外。

岁 hue˩：～数｜几～。"岁"是心母字，今读如晓母字，例外。但"万岁"的"岁"仍读[sui˩]，合乎语音演变规律。一般认为[sui˩]是文读，[hue˩]是白读。

窗 t'aŋ˦：～仔只窗户｜撤～左右拉门的窗户｜门～有门板的窗户｜天～。"窗"是初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今读[t'-]声母，与透母"通"字同音，例外。

柿 k'i˧：～饼｜～膏｜～蒂｜～树｜红～｜番仔～西红柿。"柿"是崇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或[ts'-]声母，如在"红膏赤～形容红光满面的样子"读[ts'i˧]，今读如群母字[k'-]。一般认为

[ts'i˥˧]是文读,[k'i˥˧]是白读。

指 ki˩:～指仔食指|～侬指着别人。"指"是章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声母,如在"～挥|～导"读[tsi˩],或在"手～"读[tsai˩],今读如见母字,与"举"字同音。一般认为"指"字读[ts-]声母是文读,读[k-]声母是白读。附带说一下,在闽语方言里,章母字读[k-]声母的还有"枝支肢"[꜀ki],和群母字"技～术"声母相同。一般又认为章母字"痣"读[ki˩],实际应是见母字"记"。

齿 k'i˩:～洗牙刷|～膏牙膏|～粉牙粉|～屎牙垢|牙～|喙～牙齿。"齿"是昌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声母,今读[k'-]声母,与溪母"起"字同音,例外。

唇 tun˩:牙齿～。"唇"是船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s-]或[ts-ts'-],今读如定母字,和"纯"字白读同音,例外。

脸 lian˧:禹～丢脸,出洋相。"脸"是见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k-]声母,今读如来母字。许多闽语方言,"脸"字都读[l-]声母,参考厦门[lian˥˧],潮阳[liaŋ˥˧]。

牛 bu˩:石～岭当地地名。"牛"是疑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g-]声母,如在"～马"里读[gu˩],今读如微母,与"无"字同音,例外。

焦 ta˧:干燥、水分少。"焦"是精母宵韵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tsiau˧],如在"心～火着非常着急"。今读如端母肴韵字,例外。参考厦门鼓浪屿有一处地名"鹿礁山",又写作"鹿焦山",当地说[lok˥˧˪ ta˥˪ suã˥]。

物 mĩ˥˧:一件东西|项～事物。"物"是臻摄三等物韵字,入声字今读元音鼻化韵,永福方言中少见,例外。"物"又读[but˥˧],如"～资|～质|事～"等,合乎语音演变规律。通常认为[but˥˧]是文读,[mĩ˥˧]是白读。

以上是闽语方言里常见的特别字，还有一些永福方言的特别字，这些特别字在其他闽语方言里不常见，例如：

枚 p'ie˩：作又尖又细东西的量词，如说“三～针｜一～刺”等。“枚”是明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b-]或[m-]声母，今读如滂母阳平调，音同“皮”，例外。

骂 mĩ˨˩：～侬骂人｜相～。“骂”是开口二等祃韵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a(ã)]或[-ia]韵，今读如山摄开口三四等字，例外。

倦 siaŋ˥˧：尽～非常疲倦｜～侬偷懒人。“倦”是群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k-]或[k'-]声母，今读如禅母，与“善”字同音，例外。

特别字和训读字有时界线不清楚。例如永福方言“迟到，早到”的“到”读[tau˨˩]，但“到北京去”的“到”说[kau˨˩]，一般人不把“到 kau˨˩”，端母字读[k-]当作特别字看待，而认为是训读字。方言文学中把[kau˨˩]的音写成同音字“告”，如当地通俗诗：“行告躲落到何处去，嘴空当作喙空告腹肚到肚子”。因此，从理论上说，以上所说的特别字都可能另有来源，如“窗”[t'aŋ˦]，从音义上讲可能就是东韵透母的“通”字。不过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特别字有时和新近借音字也容易混淆。例如永福方言古微母字“挽”原读[ban˨˩]，“拔除”的意思，如“～菜｜～草｜～秧拔秧”，但新近借词“挽救”的“挽”读[guan˨˩]，表面上看今读[g-]声母，似乎是古微母特别字，实际上是从北京话来的借音字。在新近借词里，永福方言往往用[g-]声母去对应北京话的零声母。又如古溪母字“恢”今读[hue˦]如“～复”，也是新近从北京话来的借音字，不能看作古溪母的特别字。在研究文白异读时，这些借音字也应该排除在外，例如不能把“挽”字的[ban˨˩]和[guan˨˩]看成文白异读关系，也不能把“恢”字的[h-]声母看成古溪母的一种文白层次。

二　文白异读与古今语音演变规律的关系

2.1 文白异读首先分为文读和白读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差别表现在声韵调的不同。我们以一字两音的文白异读举例，记音时"："前文读音，后白读音：

A 声母不同　　妇 hu˥˧ -女：pu˥˧ 新-；媳　守 siu˧˩ 保-：tsiu˧˩ -寡｜分 hun˧˥ 分开：pun˧˥ 给予

B 韵母不同　　气 k'i˩ 客-：k'ui˩ 喘-　九 kiu˧˩ -归：kau˧˩ 八-十｜山 san˧˥ -东：suã˧˥ 单音词

C 声调不同　　耳 nĩ˧˩ 木-：nĩ˥˧ 耳朵｜步 pou˥˧ 进-：pou˩ 散-；脚步

D 声母韵母不同　　转 tsuan˧˩ 旋-：tioŋ˧˩ 返回｜活 huat˥˧ 生-，-动：gua˥˧ 单音词，不是死的

E 声母声调不同　　画 hua˥˧ 图-，名词：gua˩ -图，动词｜话 hua˥˧ 笑-：gua˩ 讲-（名词、动词）

F 韵母声调不同　　五 gu˧˩"-四运动"：goŋ˥˧ 三四-｜利 li˥˧ -益：lai˩ 利息-、lai˩（刀刃）锋利

G 声韵调都不同　　雨 i˧˩ 谷-；节气名：hou˥˧ 落-；下雨｜换 huan˩ 交-：guã˩ 单音词，交换

这里所举的都是典型的文白异读例子。判断一个字的文白异读有声母、韵母、声调三个因素，从这三个因素出发，首先要考虑到古今语音的演变规律。以上例子中，G 类"雨换"两字三个因素都不同，并且三者都符合永福方言文白异读的条件；D E F 三类例字分别只有两个因素不同，另有一个因素相同；A B C 三类例字只有一个因素不同，另外两个因素相同。因此，在语音演变上具有

相同来历的两个读音，在声韵调三个因素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同，而且这种不同还反映了一类语音的两种不同分化，是带有系统性的差别，那么这两个读音就可能是文白异读的关系。例如，按永福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古奉母字今有两种不同分化方式：文读是[h-]声母，白读是[p-]或[p'-]声母，“妇”是奉母字，[hu˥˧]～女是文读，[pu˥˧]新～：媳是白读；又如，按古今语音演变规律，流摄三等字今文读是[-iu]，今白读多数是[-au]，“九”是有韵字，因此[kiu˧˩]～旧是文读，[kau˧˩]～十是白读。其他例字可以类推进行分析。

但是具有相同来历的两个读音，不一定必然是文白异读的关系。文读或白读的大层次里还可以有各自的小层次，一个字的两个读音可能都是文读，也可能都是白读。例如山摄开口三四等韵的字文读有 ian in 两个小层次，所以“面开三 bian˩ 方～，bin˩ 洗～｜眠开四 bian˩ 入～，bin˩ 睏～”都是文读；宕摄开口三等韵的字白读有 iŋ ŋ 等小层次，所以“霜 siŋ˦ 落～，sŋ˦～雪｜让 liŋ˩～来～去，lŋ˩ 错～：浪费”都是白读。另外，许多一个读音的字，根据永福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也可以说它是属于文读或白读，例如按古今语音演变规律，梗摄三等韵字文读是 in，白读分别是 ĩ iã ã 等，因此“饼 piã˧˩｜正～月 tsã˦”是白读，但“轻 k'in˦｜政～府 tsin˩”是文读。

文白异读也和今音的语音结构有关，现在举流三尤韵字和深摄侵韵字为例。流三尤韵帮系以外的字，文读都是[iu]韵，白读分别是[au ou iau u]韵。其中见系字[iu：u]的文白对应尤其显著，如“久 kiu˧˩ 长～：ku˧˩ 单音词｜有 giu˧˩ 所～制：u˥˧ 单音词｜求 k'iu˩ 要～～kiu˩～跪：k'u˩～皮：去掉(瓜果等)皮”，但非敷奉三母字不论文白，只读[u]韵，如“妇 hu˥˧：pu˥˧｜富 hu˧˩：pu˧˩ 浮 hu˩：p'u˩”，就是说从韵母上看不出这类字的文白读差别。这是因为永福方言唇音字不拼[iu]韵，尤韵字逢古唇音声母都读[u]韵。深摄侵韵字，永福方言今韵母文读都收[-m]尾，如“心 sim˦｜参 ts'am˦｜针 tsiam˦”，但

帮组字"禀"读[pin˨],"品"读[p'in˨],都收[-n]尾,这是因为永福方言唇音声母[p- p'-]不能跟[-m]尾韵相拼,所以深摄字逢古唇音声母今读成[-in]韵。就深摄字而论,[-in]韵也属于文读的层次。

2.2 因此,可以从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和今音的语音结构,提出区分永福方言文白读的条件。下面从声母、韵母两个方面择要说明。

2.2.1 区分声母文白读的条件。

①古非敷奉母今读擦音[h-]的是文读,读塞音[p- p'-]的是白读。如"夫非 hu˦ 丈夫~: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pou˦ 田~:丈夫|芳敷 huaŋ˦ 人名:p'aŋ˦ 香味|父奉 hu˥ 后~:pou˥ 安~:父亲"。

②古知彻澄母今读塞擦音[ts- ts'-]的是文读,读塞音[t- t'-]的是白读。如"致知 tsi˩ 四~:整齐:ti˩ 细~|耻彻 ts'i˨ 可~:t'ei˨ 辱~:耻辱|持澄 ts'i˩ 维~:ti˩ 张~:提防"。但"知"字例外,详见本文3.2.7小节。

③古晓匣母字今读擦音[h-]的是文读,读塞音[k- k'- g-]零声母[∅]的是白读,如"许晓 hi˨ 允~:k'ou˨ 姓|厚匣 hau˥:kau˥|画匣 hua˥:gua˩|后匣 hau˥ 落~:au˥~面;倒~:在后面"。

④古疑母和影云以三母字,今读[g- ∅-]声母的是文读,今读[h-]声母的是白读,如"岸疑 gan˥ 河~:huã˩ 溪~|郁影 hiok˥|雨云 i˨ 谷~:hou˥ 落~|与以 i˨ 给~:hou˩ 给"。

⑤古心邪生书禅母今读擦音[s-]的是文读,读塞擦音[ts- ts'-]的是白读。如"星心 sin˦ 天~:星星:ts'ĩ˦ 七日~:北斗星|像邪 siaŋ˥ 肖~:ts'iŋ˥ 相~|生生 siŋ˦~产:ts'i˦ 不熟的|守书 siu˨ 保~:tsiu˩~寡|十禅 sip˥~字架:tsiap˥ 五~"。古船母字永福方言今多读擦音声母[s-],如果读塞擦音[ts- ts'-],也是白读,如"实 sit˥ 老~:tsat˥ 单音词,密密麻麻"。

⑥古全浊声母字永福方言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送气还是不送

气，找不出什么规律，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作为区分文白的条件。但如果一个字的声母同时出现送气和不送气两读，古平声字今送气的是文读，不送气的是白读，如"才 ts'ai˩ 人～：tsai˩～调：本领、本事｜财 ts'ai˩ 发～：tsai˩～气｜齐 ts'ei˩ 整～：tsei˩ 平～ 样｜群 k'un˩～众：kun˩～～(个)"，古仄声字不送气的是文读，送气的是白读，如"健 kian˦～康：k'ian˦ 老妈～：詈语，说老妇｜截 tsei˦ 斩～：～言为定：ts'ei˦ 切开，切断｜动 toŋ˦ 运～：t'aŋ˦ 单音词，活动"。

2.2.2 韵母文白异读的条件不像声母那么整齐，大致是：

⑦古果、假、蟹、止、山等五摄的开口韵今开口呼和合口呼两读时，开口呼往往是文读，合口呼往往是白读。如"歌 ko˧ 唱～：kua˧ 念～｜麻 mã˩：muã˩｜带 tai˨˩～领：tua˨˩ 带子｜倚 i˨˩～靠：ua˨˩ 单音词｜单 tan˧ 孤～：tuã˧ 被～"。相反，古咸、山、臻、宕四摄的合口韵今开口呼和合口呼两读，合口呼往往是文读，开口呼往往是白读。如"範 huan˦ 模～：pan˩ 做～：做样子｜酸 suan˧ 盐～：soŋ˧～菜｜村 ts'un˧～长：ts'oŋ˧ 陈～：地名｜芳 huaŋ˧ 人名：p'aŋ˧ 香味"，但果摄古合口字跟古开口字一致，今开口呼是文读，今合口呼是白读，如"过 ko˨˩～失：kue˨˩ 经～｜果 ko˩ 水～：kue˨˩～子"。

⑧古果摄一等字，假、蟹、效三摄的一二等字今同时读为洪音和细音韵母时，读洪音的往往是文读，读细音的往往是白读。如"坐 tso˦：tsie˦｜把 pa˨˩～握：pia˨˩ 一 柴｜代 tai˦ 三～：tie˩ 朝～｜讨 t'o˨˩：t'io˩～债团，詈语"，臻、曾两摄一等字今多读[-in]韵，不适合于本规则。相反，古遇、止、效、流、臻、曾、梗七摄三等或四等字(非组字和知系字有例外)今同时读为洪音和细音韵母时，读细音的往往是文读，读洪音的往往是白读。如"雨 i˨˩ 谷～：hou˦ 落～｜利 li˦～益：lai˩ 刀刃锋利｜笑 siau˨˩～话：ts'o˩ 单音词｜流 liu˩～动：lau˩ 水～｜陈 tin˩～皮：中药名：tan˩ 姓｜冰 pin˧～雪：pan˧ 凝～：冰块｜星 sin˧ 天～：星星：san˧ 零～"。这七摄的非组字和知系字往往有例外，这多半和语

音构造有关,如流三尤韵非组字都读[u]韵,详见上文;深摄侵韵"森 sam˧|参人～ts'am˧|针 tsam˧金～"等知系字都读洪音,属于文读层次。

⑨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九摄舒声字,今[-m -n -ŋ]尾韵和鼻化韵两读,读鼻音尾韵往往是文读,读鼻化韵都是白读。如"添 t'iam˧～置:t'ĩ˧～饭|寒 han˩大～、小～:kuã˩单音词|问 bun˩学～:muĩ˩单音词|光 kuaŋ˧～荣:kuĩ˧～亮|争 tsin˧～取:tsĩ˧"。曾江通三摄今分别读[-n -ŋ]尾韵母,现在还没有发现鼻化韵的例字。顺便提一下,永福方言果、假、遇、蟹、止、效、流七摄古明泥日疑四母字也有少数字读鼻化韵,如"麻 muã˩|泥 nẽi˩鸡膏～|耳 nĩ˥˧|艾 ŋiã˥˧|碍 ŋãi˥˧|蚁 ŋiã˥˧|藕 ŋãu˧˩"等,这些字的读法受鼻音声母影响,跟文白异读没有关系。此外,还有个别字口语里也读鼻化韵,如"姐 tsiã˧˩～夫仔|遮 tsã˧|蔗 tsã˩甘～|射 sã˩～箭|蒂 tãi˩|启 k'ẽi˧˩眨眼|骑 k'ĩ˩～马|栀 kĩ˧|子 tsĩ˧˩幼小,嫩的|酵 kã˩～母"等,这些字的读法跟文白异读也没有关系,必须另行研究。

⑩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九摄入声字,今同时读[-p -t -k]尾韵和不带任何辅音韵尾的元音韵,读辅音尾韵的往往是文读,读元音韵的都是白读。如"压 ap˥镇～:a˥～迫|粒 liap˥˧,笠 lei˥˧|裂 liat˥˧分～:li˥˧～开|各 kok˥～人:ko˥～再:再次|卓 tok˥人名:to˥～宅:地名|食 sit˥˧～品:tsa˥˧单音词|白 pit˥˧明～:pia˥˧乌～:黑白"。通摄入声字都读[-k]尾,还没有发现例外。

⑪古山臻两摄合口字,今[-n]尾和[-ŋ]尾韵两读时,[-n]尾的都是文读,[-ŋ]尾的都是白读,如"团 t'uan˩～结:t'oŋ˩量词:一～|转 tsuan˧˩～送:tioŋ˧˩单音词,返回|顿 tun˩迟～:toŋ˩～～(饭)|春 ts'un˧～天:ts'oŋ˧同～:地名"。古宕江两摄开口字,今读[-aŋ -oŋ -iaŋ -ioŋ]等韵的都是文读,读[-iŋ -ŋ]等韵的都是白读,如"汤 t'aŋ˧人名:t'ŋ˧菜～|当 taŋ˩～作,toŋ˩妥～:tŋ˩典～|想 siaŋ˧˩思～:siŋ˥˧单音词|

降" kaŋ⅃ ㇀·ːkŋ⅃ 霜·"。

2.3 文白异读是词汇层次不同在语音上的表现。在具体的词语里，某个字是文读还是白读是固定的，不能任意更换，就词汇分类说，异读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

①地名用字。本地地名一般用白读音，以下标音中，括号内加星号的叫名当地不用。如"同春 toŋ⅃⊦ ts'oŋ⅂(*t'oŋ⅃⊦ ts'un⅂)|陈村 tan⅃⊦ ts'oŋ⅂(*tin⅃⊦ ts'un⅂)|刘炳 lau⅃⌈ pĩ⅃(*liu⅃ pin⅃)|李庄 li⅃⌊ tsiŋ⅂(*li⅃⌊ tsuaŋ⅂)|官洋 kuã⅂⊦ giŋ⅃(*kuan⅂⊦ giaŋ⅃)|封侯 haŋ⅂⊦ t'au⅃"侯"读如定母字，与"头"同音，待考。(*hoŋ⅂⊦ hau⅃)|林裹 nã⅃⊦ lai⅃(*lim⅃⌈ li⅃)|热水 lua⅃⌊ tsui⅃(*giat⅃⌊ sui⅃)|山坪 suã⅂⊦ pĩ⅃(*san⅂⊦ p'in⅃)"等。但本地一些标志宗族排行、纪念祖宗迁徙起始地的地名必须用文读音，不能用白读音，如"锡头本村原为锡字排行的人所居住 sit⅂⊦ t'au⅃(*sia⅂⊦ t'au⅃)|蓝田纪念陈姓始祖来自陕西蓝田 lam⅃⊦ t'ian⅃(*nã⅃⊦ ts'an⅃ 训读音)|颖川纪念陈姓始祖来自河南颖川 in⅂⊦ ts'uan⅂(*in⅂⊦ ts'oŋ⅂)"等。

外地地名一般用文读音，如"泉州 tsuan⅃⊦ tsiu⅂(*tsuã⅃⊦ tsiu⅂)|三明 sam⅂⊦ bin⅃(*sã⅂⊦ miã⅃)|莆田 p'ou⅃⊦ t'ian⅃(*p'ou⅃⊦ ts'an⅃)|上海 saŋ⅃⌊ hai⅃(*tsoŋ⅃⌊ hai⅃)|长沙 ts'aŋ⅃⊦ sa⅂(*tŋ⅃⊦ sua⅂)|广州 kuaŋ⅃⌊ tsiu⅂(*kuĩ⅃⌊ tsiu⅂)"等，但一些与本地经济、文化来往极其密切的外地地名仍用白读，不用文读，如"潮州 tio⅃⊦ tsiu⅂(*ts'au⅃⊦ tsiu⅂)|龙岩 lioŋ⅃⊦ nã⅃(*lioŋ⅃ gam⅃)|厦门 ia⅃⌊ muĩ⅃(*hia⅃⌊ bun⅃)"。有意思的是，县治"漳平"过去与本地实际来往不多，两地互相歧视，所以用文读音[tsaŋ⅂⊦ p'in⅃]，不用白读音*[tsaŋ⅂⊦ pĩ⅃]。可见称谓地名时，用白读音表示随和、亲近，用文读音表示敬重、疏远。

②姓名用字。姓氏用字多用白读音，永福当地"陈张刘黄邓王李"七大姓，"王李"只有一读[guaŋ⅃ li⅃]，"陈张刘黄邓"只读白读

音[tan˩ tiŋ˦ lau˩ ŋuĩ˩ tĩ˩],不用文读音*[tin˩ tiaŋ˦ liu˩ huaŋ˩ tin˩]。名字逢文白异读时一定用文读音,不用白读音,如“天根 t'ian˦˫ kin˦(*t'ĩ˦˫ kin˦)|长田 ts'aŋ˩˫ t'ian˩(*tŋ˩˫ ts'an˩)|天锡 t'ian˦˫ sit˥(*t'ĩ˦˫ siã˥)|炳木 pin˧˪ bok˧(*pĩ˧˪ bak˧)|大昌 tai˧˪ ts'aŋ˦(*tua˩˫ ts'aŋ˦)|成木 sin˩˫ bok˧(*sã˩˫ bak˧)”等。

③药名用字,西药名一律用文读,如“盘尼西林 p'an˩˫ nĩ˩˫ sci˦˫ lim˩”;中药名绝大多数用文读,如“麝香 sa˧˪ hiaŋ˦(*sia˧˪ hiŋ˦)|艾柴 gai˩˫ giap˧(*ŋã˧˪ liŋ˧)|木贼 bok˧˪ tsit˧(*bak˧˪ ts'at˧)|桑柴 suaŋ˦˫ giap˧(*sŋ˦˫ liŋ˧)|鳖甲 piat˥˫ ka˥(*pi˥ ka˥)|陈皮 tin˩˫ p'i˩(*tan˩˫ p'ie˩)|六和散 lok˧˪ ho˩˫ san˩(*lak˧˪ ho˩˫ suã˩)”等,但“甘草”用的是白读音[kam˦˫ ts'o˧],不说文读音*[kam˦˫ ts'au˧]。草药名绝大多数用白读,如“山蛇 suã˦˫ tsua˩(*san˦˫ tsua˩)|红艾 aŋ˩˫ ŋiã˧(*aŋ˩˫ gai˧)|丝草 kĩ˦˫ ts'o˧(*kin˦˫ ts'au˧)”等。

④新兴词语用字一般用文读,不用白读,如“代表大会 tai˧˪ piau˧˪ tai˧˪ hue˧(*tie˩˫ pio˧˪ tua˩˫ hue˧)|队长 tui˧˪ tsaŋ˧(*tui˧˪ tiŋ˧)|生产 sin˦˫ san˧(*sĩ˦˫ san˧)|工程 koŋ˦˫ t'in˩(*kaŋ˦˫ t'iã˩)|拖拉机 t'o˦˫ la˥˫ ki˦(*t'ua˦˪ la˥˫ ki˦)|公路 koŋ˦˫ lou˩(*kaŋ˦˫ lou˩)|工业 koŋ˦˫ giap˧(*kaŋ˦˫ giap˧)”等。

其他词汇的用字读音,逢文白异读时也都有一定的限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声母的文白异读

3.1 永福方言古塞音、塞擦音声母字除崇、船两母外,今都读

清塞音或清塞擦音。但从文白异读来看，古塞音塞擦音的清浊与今音的送气不送气有关系。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3.1.1 古塞音塞擦音全清声母字今基本上读不送气清音，次清声母字今基本上读送气清音。但全清声母“帮精见”，次清声母“滂透清溪”都有少数字今读送气不送气两读，这些字的又音，从词汇上来看，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是一种系统性的文白异读。例如：

帮　波 东～：人名 po˦，p'o˦｜标 大～：人名 piau˦，p'iau˦｜碧 如～：人名 pit˥，p'it˥｜壁 pia˥ 墙～，p'ia˥ 山～：峭壁

精　精 tsin˦ ～神，ts'in˦ ～差：（长短、大小）略有差别

见　禁 kim˦ ～用：耐用，k'im˦ 禁～：禁不起｜功 kaŋ˦ ～夫，k'aŋ˦ ～课：指农活

滂　铺 p'ou˦ ～床，pou˦ 草～：草地｜批 p'ei˦ ～评：信件，pei˦ 屎～：小竹片，旧时如厕可代手纸

透　贴 t'iap˥ 补～，tiap˥ 轻轻贴上去｜透 t'au˨ ～消息，tou˨ 渗过去

清　清 ts'in˦ ～气：干净，tsin˦ 水～

溪　气 k'i˨ 客～，ki˨ ～势｜口 k'au˨ 人～，kau˨ 哑～：哑巴｜遣 k'ian˨ 派～，kian˨ ～～：拨东西｜确 k'ak˥ 无的～：不一定，kak˥ 东西坚硬

其他古塞音塞擦音清音声母字，现在还没有记录到有送气不送气两读的例字。

3.1.2 古塞音塞擦音浊音声母字今大部分读不送气清音，少部分读送气清音，但“並定澄从群”五母部分字今送气和不送气两读，可以按古平仄区分文白异读。逢古平声字今读送气是文读，不送气是白读；逢古仄声字今读不送气是文读，送气是白读。下面举例时，双竖线前是古平声字，双竖线后是古仄声字。“：”号前是文读音，后是白读音。

並　牌 p'i˩~气:pi˩牛~｜盘 p'an˩~古开天:puã˩盘子｜平 p'in˩~安:pĩ˩~悬:一般高｜评 p'in˩批~:pin˩比~:比较‖傍 paŋ˧作~~:~下子:p'aŋ˧刺条~:荆棘丛

定　涂 t'ou˩泥土:tou˩涂改｜台 t'ai˩~面:桌面;又喻面子上:tai˩烛~｜桃 t'o˩仙~:人名:to˩洋~:水果名｜逃 t'au˩~走学:逃学:to˩躲起来｜头 t'au˩~脑:tau˩半~青:比喻反复无常｜弹 t'an˩~钢琴:tuã˩~琴｜田 t'ian˩~土:泛指可耕地:tian˩神~:心思、思维能力｜堂 t'aŋ˩公~:tŋ˩过~｜庭 t'in˩法~:tiã˩门口~:门前平地｜同 t'oŋ˩~志:taŋ˩~时‖动 toŋ˧运~:t'aŋ˧顶~:松动、活动｜兑 tui˧~换:t'ui˧拉稀

从　才 ts'ai˩人~:tsai˩~调:能力,常说"有才调、无才调"｜材 ts'ai˩~料:tsai˩药~｜财 ts'ai˩~产:tsai˩~气:发财的机会｜裁 ts'ai˩~缝:tsai˩~决｜齐 ts'ei˩整~:tsei˩平~:一个样｜钱 ts'ian˩福~:人名:tsĩ˩货币｜前 ts'ian˩~进:tsin˩~梁:前厅大梁｜情 ts'in˩人~:tsiã˩亲~:亲家‖坐 tsie˧~落:闲坐,又喻闲聊:ts'ie˧~清:使水中杂物沉积｜在 tsai˧现~:ts'ai˧衰~:碰到极不如意的事,ts'ie˧~伊爱:任由他人摆布｜截 tsei˧斩~:当机立断:ts'ei˧切断,截断｜贼 tsit˧木~:中药名:ts'at˧做~。

澄　持 ts'i˩维~:ti˩张~:小心,注意｜长 ts'aŋ˩~文:人名:tŋ˩~短｜肠 ts'iaŋ˩盲~炎:tŋ˩肠子｜场 ts'iaŋ˩操~:tiŋ˩地~:场地。

群　骑 k'i˩~马:kia˩坳~:垒土墙时用的夹板｜求 k'iu˩要~:kiu˩~跪:恳求,哀求｜群 k'un˩~众:kun˩~~｜狂 k'uaŋ˩发~:koŋ˩起~:发神经病｜穷 k'ioŋ˩~是非:搬弄是非:kioŋ˩贫困‖健 kian˧~康:k'ian˧老妈~:老妇人,贬义。

在已经记录的材料中,有两个例字不合上面所说的规律。一个是梗摄开口四等平声"屏"字文读不送气[pin˩]~壁:木板壁,白读送气[p'iã˩]作~:屏风;另一个是蟹摄开口一等从声"待"字文读送气[t'ai˧]等~,白读不送气[ti˧]~厝:在家里。另外,从上面的例字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古塞音塞擦音浊音声母字中,平声字文白

异读较多,从声字文白异读很少;②並定从群四母的异读字中,声母的不同只在于送气不送气的差别,澄母的异读字除了有送气不送气的差别外,文读都读塞擦音,白读都读塞音,这跟知组字的文白异读有关,详见本文3.2.7小节;③有一部分异读字韵母也不一样,其中声母与韵母的文白差异总是平行的,例如並母"盘"字属山合一桓韵,从今韵母看,其中[-an]韵也是文读,[-uã]韵也是白读。

古塞擦音全浊声母中还有"崇、船"二母需要单独讨论。崇母口语常用字较少,除了止摄之韵"士仕事"和入声洽韵"煠闸"等五字读擦音[s-]声母外,其他字都读塞擦音[ts-]或[ts'-],但没有同时读送气和不送气的例字。船母字今多数读成擦音[s-]声母,有些字读塞擦音[ts-]或[ts'-],个别字有[s-:ts-]或[s-:ts'-]的又音,但也没有同时读送气和不送气的例字。就今音而言,永福方言的船母字和邪母、禅母字是一类,详见本文3.2.8小节。

3.2 现在进一步讨论声母的文白异读,可以把古声母分为两类:

甲类——帮滂並明微,端透定泥(娘)来,精清从,庄初崇章昌,见溪群,共二十一个。

乙类——非敷奉,心邪,知彻澄,生船书禅日,疑晓匣影云以,共十九个。

甲类声母只有少数又音,其中属于系统性文白异读的又音仅限于"並定从群"四母,详见本文3.1.2小节。乙类声母多又音,一般都是系统性的文白异读,除了"知彻澄日疑影云以"几个声母外,其他声母文读通常读为擦音声母,白读通常读为塞音塞擦音声母。下面简单介绍甲类声母读法(3.2.0至3.2.4小节),主要讨论乙类声母的文白异读(3.2.5至3.2.9小节),乙类声母文白异读对照表请看表一(第72页)。

3.2.0 帮滂並明微 帮[p],但"菠山~:草名"读[p'o˦],"谱无~:

超出常规"也读[p'ou˨],可能是受到常用字"普滂"字的感染。滂[p'],但"玻-璃裨府移切"都读[p]。並[p]和[p'],如"婆 po˩姆～话:老太太的话,比喻啰唆,被 p'ie˥棉被"。明[b]或[m],如"目 bak˦～珠:眼睛,名 miã˩～字"。微母也读[b]或[m],如"网 baŋ˦鱼-,物 mĩ˦～件"。

3.2.1 端透定泥(娘)来 端[t],"堤～岸"北京话[ti˥],《广韵》"都奚切",是端母字,永福方言读[t'ei˩],当是《集韵》"田黎切",是定母字,参看颜师古《匡谬正俗》小学汇函本卷五第6页。透[t'],但"贷-款"《广韵》"他代切",永福方言读如定母[tai˦],和"代～表"字同音;"踏"《广韵》"他合切",是咸开一合韵透母字,永福方言读[ta˦],相当于《集韵》"大到切"。定[t]或[t'],如"题 tei˩～目,糖 t'ŋ˩"。泥(娘)来母读[n]或[l],一般情况是逢鼻音韵母时是[n],逢口音韵母时是[l],个别字[n/l]两读,可以区别意义,如"男女 lam˩˥ nĩ˨合称男人和女人≠lam˩˥ li˨泛指子女晚辈",值得注意的是,来母个别字[l/t]两读,如"擂 lui˩研磨/tui˩用拳头打,牢 lau˩监～/tiau˩猪～:猪圈,懒 lan˨偷-/tuã˦懒惰"。来母字读[t]是一部分闽语和客家话的重要语音特点,参考厦门"牢 tiau˨";潮阳"鹿肾鹿鞭 tek˥˩ siaŋ˨,辣 tuaʔ˥";长汀"梨 ti˨,林 teŋ˨,龙 toŋ˨"等。

3.2.2 精清从 精[ts],但"雀麻～:麻将|孔～"读[ts'iak˥],鸟名"麻雀"永福方言说"草□仔 ts'au˨˩ tsi˥ a˨",许多方言"雀"字都读送气塞擦音声母,如北京[tɕ'yɛ˥]。清[ts'],但"鹊鸦～:喜鹊"读[sia˥],和心母入声字"析"字白读同音,可能另有来源。从[ts]或[ts'],如"捷 tsiap˦紧～:赶快,残 ts'an˩～忍"。

3.2.3 庄初崇章昌 庄[ts],没有发现例外字。永福方言管"皮肤皱起"叫[ŋiãu˩˧ p'ie˩],也写作"皱皮",管"鸡鸭的爪子"叫[k'a˨˥ ŋiãu˨],也写作"脚爪",这里庄母字"皱、爪"都是训读字,本字不详,"脚"也是训读字,本字是"骹"。初[ts'],"栅木～:木栏杆"读如书母[sa˨],和"赊"字同音,可能另有来源。崇[ts]或[ts'],如

“助 tsou˧ 互～、柴 ts‘a˩”，但“煠在开水中略煮”读[sa˧]，“闸”有“tsa˧ 栏挡/sa˧ 门～：门栓”两读。章[ts]昌[ts‘]，除了上文所说读[k- k‘-]的字（参见 1.3.2 小节）以外，没有其他例外字。

3.2.4 见溪群　见[k]，但有个别字读[k‘]，如“概溉 k‘ai˨，阄 k‘au˦，襟 k‘im˦ 衫～：衣襟，级 k‘ip˥ 年～，昆崑 k‘un˦，矿 k‘oŋ˨”等，其中只有“阄襟”是口语常用字。溪[k‘]，尚无读[k]的例字。群[k]或[k‘]，如“棋 ki˩，噤 k‘im˧ 闭住双唇”。

3.2.5 非敷奉　非母文读[h]，白读[p]，如“夫 hu˦ ～妇：pou˦ 田～：丈夫”，但“腹”的文白读是[hok˧：pak˥ ～肚/p‘ak˥ 胚～：人的外貌长相]，“斧～头：斧子”读如明母[bou˨]，和“某”字同音。敷母文读[h]，白读[p‘]，如“芳 huaŋ˦ 人名：p‘aŋ˦ 香味”。奉母文读也是[h]，白读[p]或[p‘]，一般说来，逢古平声字的白读多读 p‘，逢古仄声字的白读多读 p，如“扶 hu˩ ～持：p‘ou˩ ～排：奉承|父 hu˧ ～母：pou˧ 安～：父亲”，但白读系统里，也有古平声字今读[p]声母的，如“肥 pui˩，房 paŋ˩”等，可是古仄声字还没有发现今读[p‘]声母的例字。

3.2.6 心邪　心邪文读是[s]，白读[ts]或[ts‘]，心母字如“细 sei˨ 细小：ts‘ei˨ 米～：米粉”，邪母字如“谢 sia˩ 多～：tsia˩ 姓|饲 su˩ ～养员：ts‘i˨ 喂养”。

3.2.7 知彻澄　知文读[ts]，白读[t]，如“致 tsi˨ 四～：四周整齐：ti˨ ～～|转 tsuan˨ 回心～意：tioŋ˨ 返回”，但“知”字通常认为文读是[ti˦]，如“～识 ti˦˧ sit˥|通～ t‘oŋ˦˧ ti˦”，白读是[tsai˦]，如“～影 tsai˦˥ ŋiã˨ 知道|～掌 tsai˦˥ tsaŋ˨ 掌握、了解（情况）|～想 tsai˦˧ siŋ˧ 记住|伓～ m˩˧ tsai˦ 不知道|假～ kia˨˦ tsai˦ 不懂装懂”，这跟知母字文白异读规律相反，也许[tsai˦]一读另有来历，有待进一步研究。彻母只有[t‘]一读，如“畅 t‘iaŋ˨ 斥～：（场地）开阔”，还没有发现读[ts‘]或[ts‘/t‘]两读的例字。按闽语方言知组字的读音规律，我们把彻母今读[t‘]看做白读系统。澄文读[ts]或[ts‘]，白读[t]或

[tʻ]，详见本文 3.1.2 小节举例。

3.2.8 生船书禅日　按闽语方言的读音规律，古船母今读音同生书禅三母。永福方言这四母字文读都是[s]，白读都是[ts]或[tsʻ]，如“生生 sin˧ ～产：tsʻĩ˥ 不熟悉的｜实船 sit˥˧：tsat˥˧ ～～：塞得很满｜守书 siu˧˩ 固～：tsiu˧˩ ～寡｜试书 si˩ 考～：tsʻi˩ ～～：试一试｜树禅 su˩ ～立：tsʻiu˩ 大～｜上禅 saŋ˥˧ ～年～：tsoŋ˩ ～摆：上一次”。日母文读[g]，白读[l]，如“儿 gi˩ 小～：li˩ 囝～：孔子”。

3.2.9 疑晓匣影云以　疑文读[g]，白读[h]，如“岸 gan˥˧ 河～：huã˩ 溪～”，但“凝”字两读[gan˥˧ 土地～～：地冻住了/kin˩ ～冻：冻住的液体]，“额”字两读[gia˥˧ ～数：数额/niã˥˧ ～头]，需要进一步研究。还需要说明的是，“咬”字，《广韵》只有“五巧切”一读，是疑母字，但《集韵》除“五巧切”外，还有匣母“下巧切”一读，永福方言读[ka˥˧]，跟“下巧切”的音相合。（已知的闽南方言“咬”字读音都和“下巧切”相合，如厦门[ka˧]，潮阳[ka˧]）。

晓母文读[h]，白读[kʻ]或[g]，如“许 hi˧˩ 允～：kʻou˧˩ 姓｜昏 hun˧ 发～：gun˧ ～倒”。匣母字的读法详见本文 1.2 节。

影云以三母主要读[g]或[∅]，但有一部分口语常用字读[h]或[g/h，∅/h]两读，如影母“郁 hiok˥”，云母“雨 i˧˩ 谷～：hou˥˧ 落～｜汇 hue˥˧ ～集｜碗 huĩ˧˩ 手～：衣袖｜远 gian˧˩ ～足：huĩ˥˧ 距离远｜熊 him˩｜雄 him˩ 乌～：头发又黑又多”，以母“与 i˧˩ 给～：hou˩ 给｜鹞 hio˥˧｜蚓 hun˧˩ 垢～：蚯蚓”，这些字在许多闽语方言里也读作[h-]声母。因此可以认为影云以三母的文读层次是[g]或[∅]，白读层次是[h]，这种文白差异在闽语方言内部有很大的共同性。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母“一”口语有[it˥ 五～节/tsit˥˧ ～二三]两读，云母“云”口语有[gun˩/bun˩ ～片糕]两读，[tsit˥˧]与[bun˩]的读音可能另有来源，不能看做是影母与云母的白读。以母除了读[g]或[∅]声母以外，个别字还有其他读法，列举如下：“烊 giŋ˩ 蜡化/tsiŋ˩ 烂泥状，痒 tsiŋ˥˧，

延 gian˩～长/ts'ian˩ ～去：拉长让去，盐 ˋsĩ˩，蝇 sin˩ 胡～：苍蝇，翼 sit˧ 翅膀，捐 gian˩～粮：交公粮/kian˧～献”。有的闽语研究者认为，以母字读[ts- ts'- s- k-]等也是白读。本文认为这些读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暂时也不作为以母字的白读层次。

总结以上乙类十九个声母的读法，其文白异读见表一。

表一

		非	敷	奉		心	邪		知	彻	澄			生		船		书		禅	
白	读	p	p'		p	ts'		ts	t	t'		t		ts'			ts		ts'		ts
文	读	h				s			ts			ts'	ts	s			s				
例	字	夫	芳	扶	父	细	饲	谢	转	畅	储	持	阵	生	参	塍	实	守	试	树	上

续表一

		日	疑		晓		匣					影			云		以
白	读	l	h		k'	g	k	k'	g	ŋ	ø			h			
文	读	g		g	h		h					ø	g		g	ø	
例	字	儿	鱼	岸	许	昏	厚	槐	画	换	闲	哑	约	郁	远	雨	与

四 韵母的文白异读

闽语方言声母数量很少，多数地点大致符合十五音系统，但韵母数量很多，分类也比较多样。漳平永福方言也是这样。因此，讨论文白异读的时候，韵母的情况要比声母复杂得多。确定韵母的文白异读必须着重于整个韵摄，或若干个相关韵摄全部口语常用字的系统比较。有些韵摄口语常用字很少，有时只有一个字，更需要通过系统比较才能求出它的文白层次。例如，果摄开合口一等文读是[o]韵，开口三等戈韵虽然口语常用字只有“茄 kio˩”字，我

们仍然可以确定[io]是戈开三韵的文读层次。本节简要讨论各个韵摄的文白层次，但不具体讨论求出这些文白层次的程序。另外，下文提到古韵母时，一律以平声韵赅上去韵，例如：鱼韵代表语御韵，文韵代表吻问韵。

4.1 果摄 歌开一韵文读[o]，白读[ua ai]，如“歌 ko˧ 唱～：kua˧ 念～：嘴里哼哼｜个 ko˩～人：kai˩ 三～”，“蛾”字口语里总是读小称变调的[gia˥˧]，其中[ia]韵也是白读。戈开三韵只有文读[io]，“茄”读[kio˩]。戈合一韵文读[o]，白读[ua uã ue]，如“破 p‘o˩～坏：p‘ua˩ 拍～：打破｜魔 mo˩～鬼：muã˩～术｜果 ko˨˩ 结～：kue˨˩～子：水果”，“坐”口语读[tsie˨˩]，其中[ie]也是白读。“蓑”读[sui˧]棕蓑：蓑衣，来自蟹合一灰韵“素回切”。戈合三韵只有白读[ue ia]，如“瘸 k‘ue˩～骹：跛足｜靴 hia˧ 鞋～：靴子”。

果摄字文白异读见表二。

表二

	歌开一				戈开三	戈合一					戈合三	
白读		ua	ai	ia			ua	ue	uã	ie	ue	ia
文读	o				io	o						
例字	左	歌	个	蛾	茄	锁	破	果	魔	坐螺	瘸	靴

4.2 假摄 麻开二韵文读[a ã]，白读[ia uã]，如“把 pa˨˩～握：pia˨˩ 一～（菜）｜马 mã˨˩～上：bia˨˩ 骑～”，另外，“坝”读[pua˩]溪沙～：沙滩，“沙”读[sua˧]涂～：沙子，其中[ua]韵也是白读。麻开三韵文读[ia]，白读[a ã]，如“射 sia˥˧ 发～：sã 水～：可以喷水的一种竹制玩具｜惹 gia˥˧ 招惹，单音词：la˥˧～侬：招惹人”，“蛇”口语读[tsua˩]，其中[ua]韵也是白读。麻合二韵只有文读[ua]韵，如“瓜 kua˧｜花 hua˧”。

假摄字文白异读见表三。

表三

	麻开二					麻开三			麻合二
白读	uã	ia			ua	a	ã	ua	
文读	ã		a			ia			ua
例字	麻	马	把	家牙	沙	惹	射	蛇	瓜花

4.3 遇摄　模合一韵文读[u]，白读[ou oŋ]，如"姑 ku˧～婆：kou˧尼～|五 gu˩～一劳动节：goŋ˥˧三四～六"，还有许多字白读又读[au]，如"酥 sou˧单音词/sau˧裂而不开，|恶 ou˩可～/au˩歹～：蛮横"，"错"读[ts'o˩]也是白读。鱼虞合三两韵文读都是[i]和[u]，鱼韵白读[ei iu ou ui]，虞韵白读[ou o iu ua]，鱼韵字如"铝 li˥˧：lei˩锅～锅：铝锅|屿 su˩鼓浪～：厦门地名"，"疏"读[siu˧单音词/sou˧生～]，"初"读[ts'ui˧　/ts'ou˧～中]，都只有白读层次；虞韵字如"夫 hu˧厉丈～：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pou˧田～：丈夫|无 bu˩～论：bo˩～有：没有|树 su˩～立：ts'iu˩单音词"，"娶"只有白读[ts'ua˩]。

遇摄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四。

表四

	模一				鱼三					虞三					
白读	au ou	ou	oŋ	o		ei		iu ou	ou ui		ou	ou	o	iu	ua
文读		u	u		i	i	u			i		u	u	u	
例字	酥	姑	五	错	蛆	铝	屿	疏	初	取	雨	夫	无	树	娶

4.4 蟹摄　咍泰开一皆佳夬开二五韵文读都是[ai]韵，白读有多种读法，咍韵字如"胎 t'ai˧～盘：t'ie˧漏～：流产|戴 tai˩爱～：ti˩～帽仔|开 k'ai˧～始：k'ui˧～会|来 lai˩～往：lia˩单音词"，泰韵字如"艾 ŋãi˩～叶：中药名：ŋiã˥˧艾草|盖 kai˩黄～：《三国演义》人名：kua˩盖子"，皆韵字如"芥 kai˩姜～：中药名：kua˩～菜|界 kai˩世～：kei˩中～：当地地

名”,佳韵字“牌”只有文读[pai˩]招-,“买”只有白读[bei˧];夬韵字“败”读[pai˦]失-是文读,“寨”读[tsia˩]是白读。祭开三韵读[i]是文读,如“世 si˩”,读[ei]是白读,如“祭 tsei˩”,齐开四韵读[i]或[ĩ]也是文读,如“米 bi˧|迷 mĩ˩”,读[ẽi ei ie ai]都是白读,如“泥 nẽi˩鸡青-:稀的鸡粪|西 sei˦东-南北/sie˦-山:地名|脐 tsai˩肚-”。

灰合一韵文读[ui],白读[ie u],如“退 t‘ui˩撤-:t‘ie˩-步|堆 tui˦-肥:tu˦-(花生)”。泰合一韵文读[ui],如“兑 tui˦”。灰泰文读还有[ue]韵,如“汇会 hue˦”。皆佳夬合二三韵只有文读[uai ua],如“乖 kuai˦|拐 kuai˧|快 k‘uai˩|画话 hua˦”。祭废合三齐合四三韵文读[ui ue],白读[ie i],祭韵字如“脆 ts‘ui˩干-:ts‘ie˩单音词|岁 sui˩万-/hue˩-数”,废韵字如“肺 hui˩无心无-:hi˩猪-”,齐韵字如“桂 kui˩-花/kue˩鸡-:鸡冠”。

蟹摄开合口字文白异读见表五。表中“灰泰皆佳夬祭废齐”等韵合口字只写“等”。

表五

	咍开一					泰开一			皆开二		佳夬开二				祭开三		齐开四				
白读	ie	i	ui	ia		iã	ie	ua		ei	ia				ei			ei ie	ai		ẽi
文读	ai				ãi			ai						ai	i					ĩ	
例字	胎	臧	开	来	耐	艾	贝	盖	芥	界	买	债	寨	败	祭	世	米	西	脐	迷	泥

续表五

	灰一					泰一	皆佳夬二			祭废三齐四			
白读	ie		u							ie		i	
文读	ui			ue		ui	uai	ua		ui			ue
例字	退	队	堆	汇	会	兑	乖拐	画	话	脆	岁	肺	桂

4.5 止摄 支脂之微开三四韵的文读都是[i(ɿ) u],支韵白读

分别是[ie ia ei ua uẽ]，脂韵白读是[ui uĩ ei ai]，之韵白读是[ei ai ãi]，微韵白读是[ui]。例如：支韵"皮 p'i˩ 调～：p'ie˩～面｜寄 ki˨˩～信：kia˨˩～批：寄信｜篱 li˩～仔：篱笆：lei˩ 饭～：捞饭用的笊篱"，"赐"只有文读[su˨˩]，"纸"[tsua˨˩]和"糜"[muẽ˦]～仔：稀饭只有白读；脂韵"眉 mĩ˩～目：bai˩ 目～：眼眉｜指 tsi˨˩～挥：tsai˨˩ 手～｜师 su˦ 教～：sai˦～父"，"四"读[su˨˩"五～"运动/si˨˩ ～五]都是文读，"屁"[p'ui˨˩]和"地"[tei˥˧ 土～/tei˩ 天～]都是白读；之韵"鲤 li˨˩～鱼精：lei˨˩～鱼｜李 li˨˩ 姓：nãi˨˩～仔：李子"，"耳"读[nĩ˥˧]和"子"读[tsi˨˩ 种～/tsu˨˩～孙]都是文读；微韵"气 k'i˩ 空～：k'ui˩ 喘～"，"几"读[ki˨˩]是文读。

支脂微合口三韵文读是[ui]，脂韵文读又[uai]，三韵的白读是[ie ue]，微韵白读又[i]。例如：支韵"炊 ts'ui˦～事员：ts'ie˦～饭：蒸饭｜亏 k'ui˦ 吃～：k'ue˦～～：冤枉人"；脂韵"衰 suai˦～弱：sue˦～仔：低～下四求人施恩"，但"醉"读[tsui˨˩]只有文读。"龟"字漳平永福一读[kui˦]乌～团：男私生子，来自《广韵》脂韵"居追切"，又读[ku˦]动物名，与《广韵》尤韵"居求切"的白读音相合。微韵合口没有文白对应的例字，"非"[hui˦]是～是文读，"味 bi˩～道｜尾 bie˨˩｜慰 gue˩ 安～"都是白读。

止摄开合口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六。

表六

	支开三								脂开三							之开三				
白读			ie	ia	ei	ua		uẽ	ui	ei	ai	uĩ	ai		ai			ei	ãi	
文读	u	i					ĩ			i	ĩ	i		u			i			ĩ
例字	赐	离	皮	寄	篱	纸	尔	糜	屁	地	眉	美	指	四	师	驶	子	鲤	李	耳

续表六

	微开三		支合三				脂合三		微合三			
白读		ui	ie		ue			ue		i	ie	ue
文读	i			ui				uai	ui			
例字	几	气	髓	炊	亏	跪	醉	衰	非	味	尾	慰

4.6 效摄　豪开一韵文读[au ãu]，白读主要是[o a]，例如："宝 pau˩～贵：po˩～惜：非常爱惜 | 早 tsau˩～操：tsa˩迟～ | 冒 mãu˧～险：mo˧感～"，个别字读[ou u uã]，都是白读，如"稿 ko˩草～/kou˩禾～：稻秆 | 糕 ku˦米～/ko˦～点 | 毛 muã˦"。有两个字的读音需要单独讨论，一个是"讨"有[t'o˩]～论和[t'io˩]～债困：骂诉两读，从豪韵全部常用字的对比看，这两个读法都是白读，但在语感上当地人一般认为[t'o˩]是文读，[t'io˩]是白读，因此就"讨"字而论，讨论文白异读时可以有适当的灵活性；另一个是"牢"字有[lau˩]～固和[tiau˩]牛～：牛圈两读，上文讨论声母文白异时已经指出，古来母个别字有[l/t]两读是一部分闽、客方言的重要语音特点之一，就韵母说，一等字今读[i]介音的，仅限于[iau]或[iãu]韵，除了"牢"字外，又见于"草 ts'iau˩厂～ | 凑 ts'iau˩～堵：正好碰上 | 藕 ŋiãu˩～粉"，本文把豪韵字(牢草)的[-iau]韵归入文读，把侯韵字(凑藕)的[-iau(iãu)]韵归入白读。肴开二韵文读也是[au]，有部分字[iau]或[iãu]，白读是[a]，例如："吵 ts'au˩～闹：ts'a˩～搅：扰乱 | 教 kiau˩～育：ka˩单音词"，"貌"字文读是[mãu˧礼～/miãu˧外～]。宵开三萧开四两韵文读是[iau]或[iãu]，白读是[o io]，例如：宵韵"笑 siau˩～话：ts'o˩单音词"，萧韵"挑 t'iau˦～战：t'io˦单音词"。另外，漳平永福管"干燥、水分少"叫[ta˦]，当地写做宵韵字的"焦"，有人认为"焦"字的文白异读是[tsiau˦心～火着：形容焦急状：ta˦](参考厦门鼓浪屿有一处地名"鹿礁山"，又写做"鹿焦山"，读[lok˧˥ ta˥˧ suã˥])。

4.7 流摄　侯开一韵文读[ou]，白读[au]，例如"斗 tou˩～争：tau˩两物相连在一起"，个别字读[ãu]或[iãu]的也是白读。尤开三韵文读[iu]，白读[au u]，如"流 liu˩～动：lau˩～水 | 丘 k'iu˦孔～：k'u˦一～：量词"，非敷奉三母字只有[u]韵一读，和语音结构有关，详见本文 2.1 节，这里姑且算为白读。日母字"柔揉"读[lou˩]，也是文

读。幽开三韵"纠幽幼"都读文读[-iu]韵,"彪谬"两字口语不用。

效摄字和流摄字的文白异读见表七。

表七

<table>
<tr><td></td><td colspan="12">豪一</td></tr>
<tr><td>白　读</td><td>io</td><td colspan="2">o</td><td>ou</td><td colspan="3">a　　o</td><td>u</td><td colspan="2"></td><td>o</td><td>uã</td></tr>
<tr><td>文　读</td><td colspan="4"></td><td colspan="2">au</td><td colspan="2"></td><td>au</td><td>iau</td><td>ãu</td><td></td></tr>
<tr><td>例　字</td><td colspan="2">讨</td><td colspan="2">稿</td><td>早</td><td>宝</td><td colspan="2">糕</td><td colspan="2">牢</td><td>冒</td><td>毛</td></tr>
</table>

续表七

<table>
<tr><td></td><td colspan="4">肴二</td><td colspan="4">宵三</td><td colspan="2">萧四</td><td colspan="4">侯一</td><td colspan="4">尤幽三</td></tr>
<tr><td>白　读</td><td colspan="2">a</td><td colspan="2"></td><td>io</td><td colspan="2">o</td><td>o</td><td>io</td><td></td><td colspan="2">au</td><td>ãu</td><td>iãu</td><td></td><td>au</td><td>u</td><td></td></tr>
<tr><td>文　读</td><td>au</td><td>iau</td><td>ãu</td><td colspan="2">iãu</td><td></td><td colspan="4">iau</td><td>ou</td><td colspan="3"></td><td>ou</td><td colspan="3">iu</td></tr>
<tr><td>例　字</td><td>吵</td><td>教</td><td colspan="2">貌</td><td>庙</td><td>少</td><td>焦</td><td>笑</td><td>挑</td><td>条</td><td>鬥</td><td>头</td><td colspan="2">耩</td><td>揉</td><td>流</td><td>丘</td><td>幽</td></tr>
</table>

4.8 咸摄　覃谈开一衔开二二韵文读[am],白读[ã],例如:覃韵"暗 am˩乌~天:阴天ã˩~作:今晚",谈韵"三 sam˧~国:sã˧~四五",衔韵"衫 sam˧~服:戏装:sã˧~裤",但"毯毛~"读[t'an˧˩],是新起的读音,口语管"毛毯"叫"氈"[tsian˧],"喊~鸡"读[hiam˩],来历可疑。咸开二韵只有文读[am]或[iam],如"杉 sam˧|减 kiam˧˩"。盐开三添开四两韵文读[iam],白读[ĩ],例如:盐韵"染 giam˧˩传~:nĩ˧˩~布",添韵"添 t'iam˧加~:人名:t'ĩ˧~饭",但盐韵"贬"读[pian˧˩],跟语音结构有关,唇音字不拼[-m]尾韵。"脸"读[lian˧˩],这个字在许多方言里读音都特别。严开三韵只有文读[iam],如"剑 kiam˩"。凡合三韵只有文读[uan an],例如"範 huan˥˧模~/pan˥˧~装:规范化的服装(如校服等)"。

合盍开一洽狎开二四个入声韵文读[ap],白读[a],例如:合韵"答 tap˥~应:ta˥~一句",盍韵"塔 t'ap˥三河~:t'a˥~原:当地地名",洽韵"插 ts'ap˥单音词:ts'a˥~花",狎韵"压 ap˥镇~:a˥~迫"。業开

三入韵文读[iap]，白读[i ia]，例如：“接 tsiap˥～近：tsi˥～依：接人｜葉 giap˧姓：gia˧竹仔～：竹葉”。业开三入韵只有文读[iap]，如“业 giã˧事～”。帖开四入韵文读也是[iap]，如“帖 t'iap˥”，白读是[ei]，如“跌 tei˥”。乏合三入韵文读[uat]，如“法 huat˥方～”。

咸摄舒入声字文白异读见表八，表中“凡乏”两韵是合口，其他各韵都是开口。

表八

	覃谈一	衔二	咸二		盐三	严三	添四	凡三	
白　读	ã				ĩ		ĩ		
文　读	am			iam				uan	an
例　字	暗三	衫	杉	减	染	剑	添	範	

续表八

	合盍一入	洽狎二入	葉业三入			帖四入		乏三入
白　读	a		i	ia			ei	
文　读	ap		iap					uat
例　字	答塔	插压	接	葉	业	帖	跌	法

4.9 深摄　侵开三韵多数字读[im]，部分字读[iam am]，都是文读，如“金 kim˦｜妗 kim˧妥～：舅妈/kiam˧亲～：亲家母｜针 tsiam˦～/tsam˦金～：黄花菜”。但“林”读[lim˩姓：nã˩树～]，[ã]韵是白读，帮组字“禀品”都读[-in]韵，跟语音结构有关，也属于文读韵。缉开三入韵多数字读[ip]韵，部分字读[ap iap]韵，都是文读，如“什 sip˧～锦：tsap˧～货｜十 sip˧～字架：tsiap˧二～”，但“立”读[lit˧]，可能是[lip˧]～正，～场的变读，可以看做文读，“笠”读[lei˧]来历待考。

深摄舒入字的文白异读见表九。

表九

	侵三					缉三入		
白读		ã						
文读	im	im	iam	am	in	ap ip	ip iap	it
例字	心金音	林	妗	针	品	什	十	立

4.10 山摄 寒开一山开二韵文读[an]，白读[uã]，但个别字白读寒韵是[ã]，山韵是[ẽi]，例如：寒韵“单 tan˧ 孤～：tuã˧ 分数～｜坦 t‘an˩～白：t‘ã˩ 平～”，山韵“山 san˧～东：suã˧ 单音词｜闲 han˩ 清～：ẽi˩ 单音词”。删开二韵文读也是[an]，个别字是[uan]，如“攀 p‘an˧～登/p‘uan˧～样：花会赌名”，少数字白读[uã]或[ẽi]，例如“菅 kuã˧｜爿 pẽi˩”。仙开三韵文读[ian in]，白读[ĩ iã]，个别字白读[uã]，例如“囝 kin˩ 野～仔：野孩子：kiã˩ 乖～｜煎 tsian˧～匙：tsuã˧～药｜棉 mĩ˩～花”。元开三韵只有文读[ian in]，如“掀 hian˧｜腱 kin˥˩ 鸡～：鸡胗”。先开四文读也是[ian in]，白读主要是[ĩ]，例如“眠 bian˩ 睡～/bin˩ 困～｜边 pian˧ 边疆：pĩ˧ 旁～”，少数字白读[ẽi]如“筅 kẽi˩ 竹～”，个别字白读[an]，如“牵 k‘an˧”。

曷开一黠辖开二三个入声韵文读都是[at]、白读曷韵[ua]，如“擦 ts‘at˥ 摩～：ts‘ua˥ 番薯～：用于白薯的礤床”，黠韵[ei a]，如“八 pat˥ 知道，认识：pei˥～九｜札 tsat˥ 结～：tsa˥ 打～”；辖韵没有白读字。薛开三入韵文读[iat]，白读[i ua]，例如：“裂 liat˥˩ 分～：li˥˩～开｜热 giat˥˩～天：lua˥˩～水：本地地名”。薛韵“别”字《广韵》“方别切”用于“分～、区～”，永福方言读[piat˥˩]，又“皮列切”，永福方言“别依别人”的“别”读[pat˥˩]，今声调相同，[iat at]都看做是“别”字的文读；“榤《广韵》渠列切，木钉名”永福方言读[k‘it˥˩]，也是文读。月开三入韵文读[it]，如“揭 kit˥”，白读[ie]，如“歇 hie˥”。屑开四入韵文读[iat]，白读[i at ei]，例如：“铁 t‘iap˥～仔：人名：t‘i˥ 生～｜节 tsiat˥ 国庆～：

tsal˥竹～/tsei˥过～","屑"读[sia˥]不～:稀稀也是白读。

山摄开口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十。表中"曷黠薛月屑"都是入声韵,不再注明,另外"镨开三入"没有列入表中。

表十

	寒一		山二		删二			仙三				元三		先四				
白读	ã	uã		ẽi		uã	ẽi	uã		iã	ĩ				ĩ		ẽi	an
文读	an				uan			ian	in			ian	in	ian				
例字	坦	单	山	闲	攀	菅	卄	煎	面	团	棉	掀	腱	眠	边	麵	笕	牵

续表十

	曷		黠二		薛三			月三		屑四			
白读		ua	ei	a	i	ua			ie	i	at	ei	ia
文读	at				iat		it			iat			
例字	达	擦	八	札	裂	热	橶	揭	歇	铁	节		屑

桓合一韵文读[uan an],白读[uã un uĩ oŋ],例如:"满 buan˨˩完～:muã˨˩～月|暖 luan˨˩温～:lun˨˩烧～(天气)暖和|算 suan˩珠～:suĩ˩～盘|酸 suan˧盐～:soŋ˧～菜|般 pan˧一～:puã˧～～:每一样(事情)|潘 p'an˧姓:p'un˧泔米水|卵 lan˦男生殖器:loŋ˦蛋类"。山合二韵文读[uan],如"顽 guan˩～固"。删合二韵文读[uan],白读[uĩ],如"关 kuan˧过～:kuĩ˧～门",另外"栓 soŋ˧门～,闩 ts'uã˧门～",其中[oŋ uã]也是白读。仙合三韵文读[uan ian],白读[uã ioŋ ĩ],例如:"泉 tsuan˩～州:tsuã˩～水|转 tsuan˨˩～动:tioŋ˨˩返回|圆 gian˩团～:ĩ˩～圈",此外,白读还有[uĩ un]两韵,如"砖 tsuĩ˧|船 tsun˩"。仙韵"穿"字口语里有[˛ts'oŋ˧]穿过去和[˛ts'oŋ˩]～衫,穿衣两读,但读阳平的[˛ts'oŋ]可疑,可能另有来历。元合三韵文读[uan an ian],白读[ẽi uĩ],例如:"反 huan˨˩～对:pẽi˨˩翻过来|远 gian˨˩～足:huĩ˦距离长","挽"读[ban˨˩～菜;拔菜/guan˨˩～救]都是文读。先合四韵文读

[ian]，如“犬 k‘ianɹ”，白读[uĩ in]，如“县 kuĩɹ|眩 hinɹ”。

末合一韵文读[uat]，白读[ua ut]，例如：“泼 p‘uat˥泼～：p‘ua˥～水|斡鸟活切 guat˥转向头：gut˥折叠(纸等)”。黠辖合二韵只有白读[ua ut]，如“滑 kut˧|挖 gua˥|刮 kua˥”。薛合三韵文读[uat]，白读[ie]，例如：“说 suat˥小～：sie˥吉～：吉言”。月合三入韵文读[uat iat]，白读[ie]，例如：“发 huat˥～生：pie˥～芽|月 giat˧～宝：花会赌名：gie˧年～”，另外，“掘”读[kut˧]，也是白读。屑合四入韵文读[uat]，如“决 kuat˥～定”，“血”读[hiat˥]～债是文读，读[hui˥]流～是白读。

山摄合口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十一。表中“末黠辖薛月屑”也是入声韵。

表十一

	桓一							山删二			仙三				
白读	uã	un	oŋ		un	uĩ	uã	uĩ	oŋ	uã	ioŋ		ĩ	uĩ	un
文读	an			uan							uan		ian		
例字	般	潘	卵	酸	暖	算	满	关	栓	闩	泉	转	圆	砖	船

续表十一

	元三			先四			末一			黠辖二			薛月三			屑四	
白读		ẽi	uĩ		in		ua	ut	ua	ut	ua		ie				ui
文读	an	uan	ian			ian	uat						uat		iat	uat	iat
例字	挽	反	远	县	眩	犬	泼	斡	拨	猾	挖	刮	说	发	月	决	血

4.11 臻摄 痕开一韵只有文读[in un]韵，如“根 kin˦树～|痕 hunɹ”。真(臻)开三韵文读[in]韵，白读[an]，例如：“进 tsinɹ前～：tsanɹ～一步”，少数字文读又读[un]，如“震 tsinɹ/tsunɹ”。殷开三韵也只有文读[in un]，如“斤 kin˦|隐 ginɹ～蔽/gunɹ～被里：在被窝里”。魂合一韵文读[un]，白读[oŋ]，例如“村 ts‘un˦～长：ts‘oŋ˦陈～：本地地名”，但“门”读[muĩɹ]，属于白读。谆文合三两韵文读[un

in], 例如：谆韵"笋 sun˨|均 kin˧ 平～", 文韵"粪 pun˩|韵 in˦", 但文韵个别字白读[uĩ], 如"问 bun˩ 学～：muĩ˩ 单音词"。质开三入韵文读[it], 白读[at], 例如："密 bit˦ 秘～：bat˦～～：严实"。迄开三入韵只有文读[it], 如"乞 k'it˥～食"。没合一入只有文读[ut], 如"骨 kut˥～头"。術物合三入韵只有文读[ut it], 例如：術韵"术 tut˦ 白～|出 ts'it˥～入"；物韵"佛 hut˦"。

臻摄字文白异读见表十二

表十二

	痕开一	真开三		殷开三	魂合一		谆合三	文合三	
白读			an		oŋ	uĩ		uĩ	
文读	in un	un	in	in un	un		in un	un	in
例字	恨	辰	进	隐	村	门	顺	问	韵

续表十二

	质开三	迄开三	没合一	術合三		物合三
白读	at					
文读	it	it	ut	ut	it	ut
例字	密	乞	骨	术	出	物

4.12 宕摄　唐开一韵文读[aŋ], 白读[ŋ], 例如："郎 laŋ˩ 新～：lŋ˩ 婿～", 另有个别字又读[oŋ]韵, 也是文读, 如"康 kaŋ˧ 健～/k'oŋ˧ 健～：人名", 还有"桑"字一般认为读[suaŋ˧]～葉：中药名是文读, 读[sŋ˧]～仔树：桑树是白读；"挡"相当于端母荡韵字, 永福方言读[toŋ˩]～血：止血是文读, 读[tã˩]挡住也认为是白读。阳开三韵文读主要[iaŋ], 白读主要[iŋ], 例如："枪 ts'iaŋ˧ 手～：ts'iŋ˧ 竹～：一种竹杠，两头尖"此外, 文读韵还有[uaŋ oŋ ioŋ aŋ], 例如："状 tsuaŋ˦～元/tsoŋ˦ 穿～：穿衣打扮|畅 t'ioŋ˦ 欢～|倡 ts'aŋ˩ 提～", 白读韵还有[ŋ],

如"瓤 lŋ˦"，"杨"字有[giaŋ˩]~树和[gio˩]~梅两读，一般也认为[io]韵是白读。唐合一韵文读[uaŋ]，白读[uĩ]，例如："光 kuaŋ˦~荣：kuĩ˦ 天~"，部分字读[oŋ]也是文读，如"旷 k'oŋ˩~课"。阳合三韵只有文读[oŋ aŋ uaŋ]韵，例如："枉 guaŋ˩ 冤~/oŋ˩~郁 | 芳 huaŋ˦ 芬~/p'aŋ˦"。

铎开一入韵文读[ok]，白读[o]，例如："薄 pok˨ 单~；侮辱：po˨ 厚~"，部分字文读[ak]韵，如"凿 ts'ak˨"。药开三入韵文读[iak iok]，白读[ia io]，例如："削 siak˥ 剥~：sia˥~皮 | 约 giak˥ 公~：gio˥ 猜测 | 鬻以灼切 giok˥ 汤水溢出：gio˥"。铎合一入韵文读[ok]，如"扩 k'ok˥~充"，白读[ua ie]，如"劐 hua˥~开 | 郭 kie˥ 姓"。药合三入韵常用字"缚"读[pak˨ 捆绑/pok˨ 束~]，其中[ak ok]韵都是文读。

宕摄字文白异读见表十三。表中"铎药"两韵的开合口字都是入声字。

表十三

	唐开一				阳开三							唐合一		阳合三	
白读	ã		ŋ			iŋ	ŋ		iŋ	io		uĩ			
文读	oŋ	aŋ		uaŋ	oŋ			ioŋ	iaŋ		aŋ	uaŋ	oŋ	uaŋ	aŋ
例字	挡	康	汤	桑	状	上	让	畅	枪	杨	倡	光	旷	枉	芳

续表十三

	铎开一		药开三				铎合一			药合三
白读		o	io		ia	io	ua	ie		
文读	ak	ok	iok		iak				ok	ak
例字	凿	薄	鬻	酌	削	约	劐	郭	扩	缚

4.13 江摄　江开二韵文读[aŋ]，白读[ŋ]例如："讲 kaŋ˩ 演~：kŋ˩~话"，但"撞 toŋ˩ | 腔 k'iaŋ˦ 起~；拿腔拿调说话：k'iŋ˦ 口~：口音"，其中[oŋ iaŋ]韵也是文读，[iŋ]韵是白读。觉开二入韵文读[ak ok]，

白读[o]，例如："剥 pak˥|卓 tok˥人名：to˥-宅：本地地名"，"学"字读[hiak˦-生：o˦-费]，其中[iak]也是文读，但"雹 p'au˦|镯 sio˦手-"的[au io]都是白读。

江摄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十四。

表十四

	江二				觉二入					
白　读		ŋ	iŋ				o	o	au	io
文　读	aŋ	aŋ	iaŋ	oŋ	ak	ok	ok	iak		
例　字	江	讲	腔	撞	剥	捉	卓	学	雹	镯

4.14 曾摄　登开一韵文读[in]，如"灯 tin˧"，白读[an]，如"层 tsan˩"，另外，"朋~友"读[p'oŋ˩]，"能可~"读[loŋ˩]，都不是真正的口语读音。蒸开三韵文读也是[in]，白读也是[an]，如"冰 pin˧结~：pan˧凝~：名词，冰块"。登合一韵"弘"字口语不用。德开一入韵文读[it]，白读[at]或[ak]，例如："贼 tsit˦木~：中药名：ts'at˦做~|墨 bit˦乌似~：黑的像墨一样：bak˦-汁：砚台"。职开三入韵文读[it]，白读[at]，例如："力 lit˦-量：lat˦气-"。德合一入韵"国 kok˥，或 hit˦"，职合三入韵"域 hit˦"，这些字都不是口语常用字。

曾摄字的文白异读见表十五。登合一德合一入职合三入三韵表中不举例字。

表十五

	登开一		蒸开三		登合一	德开一入		职开三入		德合一入	职合三入
白读		an	an			ak	at	at			
文读	in		in	in		it	it	it	it		
例字	灯	层	冰	证		墨	贼	力	值		

4.15 梗摄　庚耕开二庚清开三青开四五韵的文读都是[in]，开

二韵白读是[ĩ]，例如：庚开二韵"牲 sin˧三～酒礼：sĩ˧头～：牲口"，"盲 baŋ˩文～"是新起读音，"文盲"口语叫"青盲牛 ts'in˧˨ mĩ˩˧ gu˩"，"打 ta˨˩"口语叫"拍 p'at˥～战"，耕韵"争 tsin˧～取：tsĩ˧相～"；开三四等韵白读[ĩ iã]，例如：庚开三韵"平 p'in˩～安：pĩ˩～地｜命 bin˥˧～令：miã˩生～"，清韵"性 sin˨˩～质：sĩ˨˩心～｜名 bin˩～望：miã˩出～"，但章组字的白读是[ã]，如"整 tsin˨˩～齐：tsã˨˩平整"；青韵"经 kin˧～过：kĩ˧～布：织布｜庭 t'in˩人名用字：tiã˩门口～：门前庭院"，少数字白读又读[an]，如"零 lin˩～头：lan˩～星"。庚合二韵"矿 k'oŋ˩"是新起的读音，"横 huĩ˩～直，挺～（蛮横）"可以看做白读，耕合二韵没有口语常用字。庚清合三青合四文读都是[in]，如"永 in˨˩｜倾 k'in˧"，白读都是[iã]，如"兄 hiã˧｜萤 ŋiã˩～火婴：萤火虫"。

陌麦开二入陌昔开三入锡开四入五韵的文读都是[it]，白读多数是[ia]，例如：陌开二入韵"百 pit˥～货：pia˥三～"，麦韵"责 tsit˥｜麦 bia˥˧"，开三入韵"碧 p'it˥｜屐 k'ia˥˧木～"，昔韵"积 tsit˥囤～：tsia˥摞起来"，锡韵"锡 sit˥人名用字：sia˥金属名"。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白读音韵母，列举如下：陌开二入韵"拍 p'at˥"，昔韵"惜 sit˥可～：sio˥宝～：珍惜｜席 sit˥˧主～：ts'o˥˧席子｜石 sa˥˧～榴/tso˥˧～头"，锡韵"笛 tat˥˧｜滴 ti˥"。陌合二入韵口语没有常用字；麦合二入韵"获 hok˥˧收～"口语不用，"划 hua˥˧计～"的[ua]可以认为是白读；昔合三入韵"疫 it˥˧瘟～"是文读。

梗摄字文白异读见表十六。"青合四陌麦合二入昔合三入"四韵没有列入表中。

表十六

	庚耕开二				庚开三		清开三			青开四			庚耕合二	庚清合三	
白读		ĩ			ĩ	iã	ĩ	ã	iã		ĩ	an	uĩ		iã
文读	in						in							in	
例字	猛	牲	争	耕	平	惊	性	整	名	庭	经	零	横	永倾	兄营

续表十六

	陌麦开二入					陌昔开三入						锡开四入		
白读	at	ia			ia			ia	io	o	a	ia	at	i
文读			it				it					it		
例字	拍	客	厄	责	麦	屐	碧	积	惜	席	石	锡	笛	滴

4.16 通摄　东冬合一韵文读[oŋ]，白读[aŋ]，例如：东合一韵“东 toŋ˦～南西北：taŋ˦～边”，冬韵“鬆 soŋ˦轻～：saŋ˦不严实”；东鍾合三韵文读[oŋ ioŋ]，白读[aŋ]，例如：东合三韵“丰 hoŋ˦～收：haŋ˦和～：本地地名｜虫 t'ioŋ˩庸～沙：中药名：t'aŋ˩虫子”，鍾韵“封 hoŋ˦～建：haŋ˦～俟：本地地名｜共 kioŋ˨˦～产党：kaŋ˩相同”。但东合三韵“熊”读[him˩]，“雄”读[hioŋ˩]～头：雄赳赳的样子，又读[him˩]乌～：(头发)又黑又多，这里的[im]韵姑且看做是白读。屋沃合一入韵文读[ok]，白读[ak]，例如：屋合一入韵“读 t'ok˨˦～书：t'ak˨˦～册”，沃韵“毒 tok˨˦｜沃 ak˥浇灌”；屋烛合三入韵文读[ok iok]，白读[ak]，例如：屋合三入韵“目 bok˨˦～的：bak˨˦～珠：眼睛｜蓄 hiok˥积～：hak˥购置(家具等)”，烛韵“粟 ts'ok˥稻实｜狱 giok˥拍地～：一种迷信活动：gak˨˦地～”。

通摄字文白异读见表十七。

表十七

	东一			冬一			东三			鍾三		屋一入			沃一入		屋三入		烛三入	
白读		aŋ					aŋ		im	aŋ			ak				ak			
文读	oŋ				oŋ			ioŋ			oŋ	ok				ok		iok		ok
例字	洞	东	栋	侬	鬆	农	丰	虫	雄	共	封	卜	读	仆	沃	毒	目	蓄	狱	粟

五 一字三音的文白异读字

5.1 本文第三、四两节分别讨论了永福方言声母、韵母的文白异读，拙作《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1982.264～275 一文讨论了声调的文白异读。这样分开讨论比较容易把文白异读的各个层次区分清楚。但是实际上在给有文白异读的多音字划分文白层次时，往往必须三个因素合在一起来考虑。就整个字音划分文白的时候，通常有三种情况：

①文白异读中声韵调三项都不一致，例如：有 ˓giu˩～来～往：u˥˧^{2}"无"的反义｜雨 ˓i 清明谷～：泛指春耕春播季节：hou˥˧^{4}落～：下雨｜远 ˓gian˩～足：huĩ˥˧^{2}～路。

②声韵调三项中有两项不一致，例如：代 tai^{2}三～：˛tie˩朝～｜似 su˥˧^{2}相～：˛sai˩熟～：熟悉｜父 hu˥˧^{2}师～：pou˥˧^{2}安～：爸爸。

③声韵调三项中只有一项不一致，例如：富 hu˩˒～裕：pu˩˒起～：发财｜个 ko˩˒～：kai˩˒～｜备 pi˥˧^{4}准～：˛pi˩降～：宽敞。

第①种情况，不一致的三项分别符合文白异读的全部条件，这种文白异读字是少数。多数的文白异读字都属于第②③两种情况。本文2.1小节曾经指出，语音演变上具有相同来历的两个读音，在声韵调三个因素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同，而且这种不同还反映了一类语音的两种不同分化，是带有系统性的差别，那么这两个读音就可能是文白异读的关系。这个定义也适用于一字三音以上的文白异读字。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区分整个字音的文白异读是没有困难的，可以把声韵调三个因素完全符合文读条件的字音看成文读，把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属于白读系统的字音看成白读。但是个别字的文白异读音单凭语音因素难于确定，往往需要结合词汇因素来考虑。下面举出常用的几个例字。

厚——流开一匣母上声。匣母文读[h-]，白读[k-]或[kʻ-]等；流开一文读[-ou]，白读[-au]；古全浊上声多数字不论文白都读阳去[˧²]。永福读[kau˧²]声韵调三个因素都符合白读条件，又读[hau˧²]从声母看是文读，从韵母看是白读。考虑到词汇因素，[hau˧²]音用于"忠[tioŋ˦]～|忠[tsoŋ˦]～人名|～实"，都是当地比较文的词，所以是文读，[kau˧²]用于"～话爱说话；说话啰唆|～争|～～念唠叨不停"，都是当地比较白的词，所以是白读。

步——遇合一並母去声。並母不论文白今多数读[p-]，遇合一文读[-u]，白读[-ou]，古全浊声母去声字文读阳去[˧²]，白读阳平[꜁˩]。永福读[꜁pou˩]声韵调三个因素都符合白读条件，又读[pou˧²]从声调看是文读，从韵母看是白读。从词汇因素考虑，[pou˧²]用于"进～|退～|～兵|～骤"等比较文的词，是文读，[꜁pou˩]用于"散～脚步|无～没有办法|下一～"等比较白的词，是白读。

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最突出的是"知"字的[꜀ti˦]和[꜀tsai˦]。从声母看[꜀tsai˦]是文读，[꜀ti˦]是白读；从韵母看[꜀ti˦]是文读，[꜀tsai˦]是白读。就整个字音来看，一般人认为[꜀ti˦]是文读，[꜀tsai˦]是白读，这主要也是从词汇因素出发去考虑的。本文提出怀疑，读[꜀tsai˦]的音可能另有来源(参看本文第3.2.7小节)。一字三音的文白异读字里也有这种极端的例字，下面举"陈、地"二字说明：

陈——臻开三澄母平声，永福方言今读[꜁tin˩]～皮：中药名，[꜁tan˩]①姓，②～村：当地地名，[꜁tsan˩]安～：一种安稳、舒服的感觉。这三个读音中，[꜁tan˩]音从语音、词汇看，完全符合白读的条件；[꜁tin˩]音从声母看是白读，从韵母看是文读；[꜁tsan˩]音从声母看是文读，从韵母看是白读。从词汇因素考虑，中药名的读音通常是文读(参看本文2.3小节③)，所以一般认为[꜁tin˩]是文读，[꜁tsan˩]是白

读。

地——止开三定母去声，永福方言今读[tei˦˨²]土～|生～，熟～：中药名|当～|热～：通称周围气温较高的地方|～下|～上：场所|～皮，又读[꜀tei˩]天～：迷信中相当于"上帝"的神，又说"天～三界"，[꜀ti˩]动～：地震。其中[꜀tei˩]无论从读音或词汇看，也完全符合白读的条件；[tei˦˨²]音从韵母看是白读，从声调看是文读；[꜀ti˩]音从韵母看是文读，从声调看是白读。但从词汇因素考虑，[tei˦˨²]音常用于中药名，以及新词语，通常认为是文读；[꜀ti˩]音是白读。

5.2 现在再来讨论一字三音的文白异读字。这里所说的文白异读字，指的都是整个字音的文读或白读，和5.1节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一字三音的文白异读字，可以分为三类：①一个音文读，另外两个音白读；②一个音白读，另外两个音文读；③三个音都是文读，或都是白读。现在按照这三类情况，列举目前已经收集到的一字三音异读材料，大致依《方言调查字表》的顺序排列。字头下面小字注的是反切。

5.2.1 一个音文读，两个音白读，例如：

	文读	白读1	白读2
拖	t'o˧～拉机	t'ua˧～车(动宾)	t'ia˧鞋～：拖鞋
过	ko˩记～处分	kua˩罪～	kue˩经～|～世：去世了
呼	hu˧～～叫：呼呼叫	hou˧～婴：哄孩子	k'au˧邀集
恶	u˩恶[au˩]～：蛮不讲理	ou˩可～	au˩～蛮：指小孩不听话
所	su˩～在：处所	sou˩～费：费用	so˩～以
在	tsai˦˨现	ts'ai˦˨衰～：哀叹坏运气	ts'ie˦˨～依爱：任人摆布
带	tai˩～头	tua˩皮～	tie˩～依：跟在人后面
排	pai˩～队|～长	pei˩牛～骨：牛之肋骨	pia˩～开
斋	tsai˧人名用字	tsei˧粿～：糍粑	tsia˧食～：吃素

	文读	白读 1	白读 2
底	ti˨˩ ~落：任何处	tei˨˩ 下~：底下	tie˨˩ 短，与"长"相反
推	t'ui˧ ~举	tu˧ 动词，推给他人	t'ie˧ 动词，借故推让
利	li˥˧ ~益|有~|无~	lai˩ (刀刃)锋利	lai˩ 放~：放高利贷
地	tei˥˧ 土~改革|~主	tei˩ 天~	ti˩ 动~：地震
使疎上	su˨˩ ~用|假~	sei˨˩ ~与伊：委托他人	sai˨˩ 开~：使用(钱)
事	su˥˧ ~件：事情	su˩ 本~	si˩ 故~
垂	sui˩ ~直	sue˩ 拉~：软塌塌状	sie˩ 澜~：涎水
倒	tau˨˩ 打~	to˨ 躺下来	ta˨˩ ~后：在后面
老	lau˨˩ ~依：老人	lo˨ ~伙仔：老人家	lau˥˧ (人或植物)老了
骚	sau˧ ~乱	so˧ 牢~	ts'o˧ ~滚：嘈杂声
薅	hau˧ ~草：(旱地)除草	k'au˧ ~草：(水田)除草	ha˧ ~~：双手聚拢散物
号	hau˥˧ [illegible]	kau˥˧ ~日酥：白薯名	au˥˧ ~面
九	kiu˨˩ 珠算中"~归"	kau˨˩ 口语"八~十"	kiau˨˩ 跋~：赌博通名
弹徒干	t'an˩ ~钢琴|~手风琴	tuã˩ ~琴：弹一弦琴	tã˩ 弹起，跳起
葛	kat˥ 瓜~：牵连(某事)	kua˥ ~藤	kie˥ ~粉：葛薯粉
变	pian˩ ~化	pĩ˩ ~来~去	piã˩ 做~：(小孩)玩耍
钱	ts'ian˩ ~财。人名用字	tsĩ˩ 银~：金钱	tsiã˩ 顾~：恳求、哀求
便婢面	pian˥˧ 方~|~利	pĩ˥˧ 麻~：粗麻袋	pian˩ 食~：吃现成
裂	liat˥˧ 分~	li˥˧ ~开(动补)	lia˥ 必~：裂开一条缝
扁	pian˨˩ ~食：馄饨	pĩ˨˩ 扁平状	pẽi˨˩ ~pat˥˧：扁而宽
千	ts'ian˧ ~万：务必，一定	ts'an˧ ~斤吊：吊车	ts'ẽi˧ 百~万
肩	kian˧ 双~	kan˧ ~板：衣肩衬底	kẽi˧ ~胛：肩膀
节	tsiat˥ ~约|国庆~	tsat˥ 量词，如"一~竹"	tsei˥ 过年过~|年~
结	kiat˥ 团~|~合	kat˥ 动词，系在一起	kia˥ 粘在一起
管	kuan˨˩ ~理|无~：不管	kuĩ˨˩ 火~：吹火管	koŋ˨˩ 竹~：竹筒子

	文读	白读1	白读2
宽	k'uan˨˦ ~大	k'uã˨˦ ~~:慢慢	k'oŋ˨˦ 量词,一~:一段
段	tuan˥˧ 阶~	tuã˥˧ 一~路程	toŋ˩ 量词,一~杉木
换	huan˨˩ 交~	guan˥˧ ~一面:换一面	ŋuã˩ 动词,交换
末	buat˥˧ 厘~:喻利润极微	but˥˧ ~仔:粉状物	bua˥˧ 药末
脱	t'uat˥ ~离	t'ut˥ 褪去(衣服)	t'ua˥ 敲~:临时借用
活	huat˥˧ ~动	hua˥˧ 生~	gua˥˧ 与"死"相反
软	luan˨˩ ~弱	nuĩ˨˩ ~老:又韧又老	lioŋ˨˩ 与"硬"相反
陈	tin˩ ~皮:中药名	tan˩ 姓	tsan˩ 安~:轻松舒坦状
损	sun˨˩ ~失	sŋ˨˩ 浪费	soŋ˨˩ 花费大
昏	hun˨˦ ~迷	gun˨˦ ~倒	huĩ˨˦ 暗~:今晚
相息良	siaŋ˩ 永福读阳平,互~	siŋ˨˦ ~拍:打架	ts'iŋ˨˦ ~像
长展两	tsaŋ˨˩ 排~|连~|家~	tiaŋ˨˩ ~房:长子	tiŋ˨˩ ~孙:长子之子女
装	tsuaŋ˨˦ 扮~:穿衣打扮	tsiŋ˨˦ 装扮	tsŋ˨˦ 戏~
央	giaŋ˨˦ 中~	giŋ˨˦ 上~:高高在上	ŋ̍˨˦ 当~:正中央
洋	giaŋ˩ 双~:漳平地名	giŋ˩ 后~:本地地名	giŋ˨˦ ~里~气
生	sin˨˦ 劳动~产	sĩ˨˦ ~婴:生小孩	ts'ĩ˨˦ 不熟的
白	pit˥˧ 明~	pia˥˧ 白色	pa˥˧ 兰~影:旧时白布名
平	p'in˩ ~安|~等|和~	p'ĩ˩ ~水:平整	pĩ˩ ~坦
影	in˨˩ 翕~:照相	ŋiã˨˩ 电~	ŋ̍˨˩ 影子
情	ts'in˩ 感~|~绪	tsin˩ 本~话:合理的话	tsiã˩ 亲~:亲家
定	tin˥˧ 一~|永~:地名	tan˥˧ 架住(竹竿两头)	tiã˩ 平~:安定
星	sin˨˦ 天~:星星	san˨˦ 零~	ts'ĩ˨˦ 七门~:北斗星
同	t'oŋ˩ ~志|~心~德	toŋ˩ ~春:本地地名	taŋ˩ 合~
动	toŋ˥˧ 运~	taŋ˥˧ 活~:(小孩)活泼	t'aŋ˥˧ 顶~:动了起来
拢	loŋ˨˩ 总~	laŋ˨˩ 旧~起来	laŋ˥˧ ~~咧:收拢收拢

	文读	白读 1	白读 2
公	koŋ˧ 安～:祖父	kaŋ˧ 雄的	kiaŋ˧ 碗～:大海碗
功	koŋ˧～夫:大的技术	kaŋ˧～夫:小的技艺	k'aŋ˧～课:农活

以上一文二白异读字里,有两个读音要特别说明。"拖"果开一歌韵字,白读2[t'ia˧],可参考同韵"蛾"字,永福方言口语说[gia˥˧]。"底"蟹开四齐韵字,白读2[tie˨˩],可参考同韵"西"一读[sie˧]～山:本地地名,又"替"一读[t'ie˩]生～～:畜禽生育过一次。当地都写作训读字"矩"。

5.2.2 两个音文读,一个音白读,例如:

	文读 1	文读 2	白读
珠	tsi˧ 珍～|～宝	tsu˧ 龙～:龙的眼珠子	tsiu˧ 目～:眼睛
灰	hui˧～心	hue˧ 石～～饭:三合土	hu˧ 火:灰烬
私	si˧ 家～:家具	su˧～人|自～自利	sai˧～k'a˧:私房钱
气	k'i˩ 客～|空～	ki˩～势	k'ui˩ 喘～|～力
飞	hui˧～机	hue˧～机	pie˧～船:飞机旧称
未	bi˥˧～来	bi˧～时	bie˩～得时:不到时候
草	ts'au˨˩ 花～|～鞋	ts'iau˨˩～话:外地口音	ts'o˨˩ 甘～|～稿
绞	kau˨˩ 死～结:死结子	kiau˨˩～脚:绑腿布	ka˨˩ 单音动词
标	piau˧～准	p'iau˧～准	pio˧ 插～:插界标
照	tsiau˩ 按～	tsau˩～顾	tso˩ 用火照～照
贴	t'iap˥ 补～|～补	tiap˥ 轻轻贴上	t'ei˥ 垫在下面
间	kan˧ 空～|中～	kin˧～裹:房间	kẽi˧ 三～(房)
前	ts'an˩ 支～|～方	ts'in˩～梁	tsẽi˩～后|面～
先	sian˧～进|～锋	sin˧～生:老师;医生	sẽi˧ 头～:在前面
见	kian˩～面|～笑	kin˩ 清水面～:亲眼见	kĩ˩～面,老人常说

	文读1	文读2	白读
圈	k'uan˦ 圆～	k'ian˦ [illegible]～	k'ioŋ˦ 圆形框架
春	ts'un˦ ～天	ts'in˦ ～头天：春天	ts'oŋ˦ 同～：本地地名
仓	ts'oŋ˦ 周～：三国人名	ts'aŋ˦ ～女子：中药名	ts'ŋ˦ ～库
当丁浪	toŋ˩ 妥～	taŋ˩ 典～	tŋ˩ 单音动词，典当
上时亮	saŋ˥˧ ～级	siaŋ˥˧ ～水：最美的	tsoŋ˥˧ ～昼时：上午
黄	huaŋ˩ ～河	hoŋ˩ 鸭舌～：中药名	ŋuĩ˩ 姓；颜色名
狂	k'uaŋ˩ 发～	k'oŋ˩ ～愚：（小孩）顽皮	koŋ˩ 青～：莽撞
荣	in˩ 人名用字	gioŋ˩ 光～	giã˩ ～菜：一种蔬菜
六	liok˥˧ ～ 节	lok˥˧ ～和散：中药名	lak˥˧ ～十|十～

以上例字里，“珠”字的白读音[tsiu˦]，可参考遇合三虞韵的“厨”读[꜀ts'iu˦]，“树”读[ts'iu˩ʾ]，“蛀”读[tsiu˩ʾ]。闽语文献资料中，常见把“目珠”写作“目睭”。“草”的白读音[ˈts'o˩]，用于药名“甘草”，中药名用白读音不用文读音，这是记录到的惟一例子（参看本文2.3小节③）。

5.2.3 三个音都是文读，或三个音都是白读。三个音都是文读的，例如：

	文读1	文读2	文读3
子	tsi˩ 种～|豆仔～：豆种	tsĩ˩ 幼小的，不成熟的	tsu˩ 人名用字
甚	sim˥˧ ～至	siam˥˧ 无～：无聊	sam˥˧ 尽～：（穿着）极差
恨	hin˥˧ k'io˦～：结冤仇	hun˥˧ 单音词，仇恨	hun˩ 冤仇～：仇恨
震	tsin˩ 抖抖～：颤抖状	tsun˩ 发抖	tsin˩ 永福读阴上，地～
忍	gin˩ 单音词，忍受	gim˩ ～耐	lun˩ 存～：在心里忍着
唱	ts'oŋ˩ ～歌	ts'aŋ˩ ～歌	ts'iaŋ˩ 绝～

三个音都是白读的，例如：

	白读1	白读2	白读3
折 常例	si˥ ～本	tsua˥ 走～：相差一点儿	ts'ua˥ 差了一点儿
丈	tiaŋ˥ 厉～夫：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	tiŋ˥ 姑～	tŋ˥ 量词，一～布
胀	tiaŋ˩ 什～：詈语	tiŋ˩ 胀开来，发起来	tŋ˩ ～肚，同"肚～"
硬	ŋĩ˥ 多指东西坚硬	ŋĩ˦ 多指性格梗直	ŋĩ˩ 多指手脚因寒冷而发僵

以上例字中，"硬"字的声调需要做些说明。"硬"古疑母去声字，今读阳去[ŋĩ˥ᵓ]，符合永福方言常例；读阳平[꜁ŋĩ˩]，也符合永福方言声调文白异读的规律：古次浊声母去声字今白读阳平，参考"糯ᵓ～米꜁lo˩｜尿ᵓ ꜀lio˦｜烂ᵓ ꜁nuã˩"等字的声调。今又读阴平[꜀ŋĩ˦]，似乎不合常例。但永福方言把古浊音声母去声字读成阴平的，不只"硬"字，还有其他一些字，例如："鼻毗至切꜀p'ĩ˦用鼻子闻一闻(当"鼻子"讲读阴去[p'ĩ˩ᵓ])｜焙火上烘烤꜀pie˦｜卖 ꜀bei˦｜未～时꜀bi˦｜麵～粉；～条꜀mĩ˦"。因此"硬"字读[꜀ŋĩ˦]不能算例外。

六 一字四音以上的文白异读

已经收集到的一字四音以上的异读字共十二个，其中"数、许、裹、豪、盘、落、方、成"等八字是一字四音，"含、夹、限、放"等四字是一字五音。还没有发现一字六音的异读字。检验一字多音的文白异读，是以文白异读的最简单形式，即一字二音所得出的文白对应规律为基础的。因此，在讨论本节所提出的文白异读字时，往往要联系到本文第三、四两节声母、韵母文白对应的规律。下面逐字列举这些多音异读字的用例，并加以说明。

数 ①［so˩˧］～序按数码由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次序。

②［sou˩˧］～学｜～目｜～字｜～码｜代～｜基～｜报～｜读～。

③［sau˩˧］～簿账本｜～柜放账本的小柜子｜～散结账时剩下的零星账目｜记～记账｜算～｜结～毕账｜会～同"结～"｜转～转账

④［siau˩˧］额～也说"～额"。口语常说"有额数(够数)，无额数(不够数)"。

"数"遇合三虞韵字。从本文4.3小节表四可以看到，这四个读音都是白读层次。读[o ou]韵是虞韵字白读常例，如"无 bo˩｜扶 p'ou˩"；另外，遇摄字不论一三等，白读韵往往相同，因此读[au]韵不是例外，读[iau]韵也符合永福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许 ①［ʿhi˨］允～｜容～｜准～｜～可｜～tai˦代词"这些"，如说"～物件是我个"。

②［ʿk'ou˨］姓，如"～建兴"｜～村当地地名。

③［ʿhia˨］相当于代词"这"，如说"安～这个"。

④［ʿhio˨］相当于代词"这"，口语也说"安～这儿"。

"许"是遇合三鱼韵字。从本文4.3小节表四可以看到，①［ʿhi˨］是文读，其他三个读音都是白读。永福方言口语中［ʿhi˨ ʿhia˨ ʿhio˨］相当于北京话的指示代词"这"，但略有差别。［ʿhi˨］不能单用，总说［ʿhi˨ ꜀tai˦］，相当于表复数的"这些"；［ʿhio˨］又说成［꜀an˦˥ ʿhio˨］，所指处所在说话者和听话者前面；［ʿhia˨］又说成［꜀an˦˥ ʿhia˨］，所指处所更靠近说话者，略离开听话者。

裹 ①［ʿli˨］被～｜袄～｜裹［lai˧˨］～衣服的衬里、文白重叠构成名词。

②［lai˧˨］～面｜～底内中(底细)｜～腹肚子里(的主意)｜～头(家庭)内政｜～散背后；私下｜～裹［ʿlei˨］里面｜腹～肚子里；特指禽畜内脏｜厝～家里｜心～。

③ [nãi˧˨²]间～房间。

④ [ˊlei˨]外～外面|裹[lai˧˨²]～里面|上˥～上面;上头|下～下面;下头。

"裹"止开三字韵字。从本文4.5小节表六可知,①[ˊli˨]是文读,另外三个读音都是白读,[ai (ãi) ei]韵是之韵字白读常例,如"驶 ˊsai˨～船|李 ˊnãi˨～仔:李子|耻 ˊt'ei˨ 没～"等。

豪 ① [꜀hau˩]～杰|自～|英～。

② [꜀gau˩]单音词,能干|～侬能干的人,常含讥笑的味道。

③ [꜀ho˩]～猪。

④ [꜀ko˩]红～山本地地名。

"豪"是效开一豪韵匣母字。从本文4.2小节以及4.6小节表七可以看到,①[꜀hau˩]是文读,其他三个读音都是白读。读[k g]是匣母字白读的常例,如"猴 ꜀kau˩|厚 kau˧˨²|话 ꜀gua˩讲～|画 ꜀gua˩～图画";读[o]韵也是豪韵字白读的常例,如"宝 ˊpo˨|考 ˊk'o˨"等。请注意:表示"能干"的[꜀gau˩],在闽南方言里是口语常用词,有人也写作"勢",《广韵》胡刀切:"傻健"。《集韵》又作"牛刀切"。本文认为就是"豪"字的白读音。

盘 ① [꜀p'uan˩]单音动词,走路时一手搭在伙伴肩上。

② [꜀p'an˩]～古开天。

③ [꜀puã˩]盘子|～点|茶～|柴～木盘子|～是非搬弄是非|过～盘点

④ [꜀p'uã˩]横～、马～、洋～以上均当地地名。

"盘"山合一桓韵並母字。並母字今读送气与否,可以区分文白。从本文4.10小节表十一可以知道,桓韵字的常例是:文读

[uan an]韵，白读[uã]韵，因此上面①②两个读音都是文读，③④两个读音都是白读。

落 ① [lok˥]单音动词，套进去|～头衫圆领衫。

② [lok˨]～后[hau˨]不先进|～伍|～薄失势。

③ [lak˥]～价|角～当地常说"山坑角落底"，比喻非常偏僻的处所。

④ [lo˨²]～后[au˨]后来|～来下来|～墟赶集|～昼到了中午的时候|后[au˨]～以后|失～丢失 to˩～何处|上～上上下下

"落"宕开一铎韵来母字。古次浊声母入声字可以读阴入，也可以读阳入，不能据此区分文白读，但读阳去[˨²]则属于白读层次。从韵母看，据本文4.12小节表十三可以知道，铎韵字读音常例是：文读[ok ak]韵，白读[o]韵。因此，①②③三个读音都是文读，只有④[lo˨²]是白读。

方 ① [꜀huaŋ˦]～便|～法|～面|子～|立～|药～|传～秘方|～砖砖。

② [꜀hoŋ˦]塗～土方|石～。

③ [꜀paŋ˦]姓|方块状的石板或木板，通常写作加"石"旁或"木"旁。

④ [꜀hŋ˦]上～仔上头，上面|下～仔下头，下面|裹～仔里面|外～仔外面。

"方"宕合三阳韵非母字。非母字文读[h]，白读[p]。据本文4.12小节表十三可以知道，合口三等阳韵字[uaŋ aŋ oŋ]属文读。就合口三等字来说，除了"方"读[ŋ]韵外，找不到其他例字。但宕摄开口一三等字白读[ŋ]韵是常例，如"堂꜀tŋ˩学～|郎꜀lŋ˩婿～：女婿|涨ʿtŋ˩|丈tŋ˨²"等，所以"方"读[ŋ]韵不算例外(参考厦门"药方、处方"的"方"读[꜀hŋ]，做姓氏用的"方"读[꜀pŋ])。综合起来看，

①②是文读，③④是白读。

成 ①［꜀sin˩］～功｜～立｜～就｜完～｜改～｜紵～关照，培养。

②［꜀sã˩］～～、两～。

③［꜀tsã˩］～个整个｜～身上下全身｜～居全家老小｜～项每一样（东西、事情）。

④［꜀ts'ã˩］～持修整建筑物；培养子女成人。

"成"梗开三清韵禅母字。据本文3.2.8小节和表一，禅母白读［ts］或［ts'］声母。按照4.15小节表十六，清韵章组字的白读都是［ã］，如"正 tsã˦ 新～：新年 整 tsã˨ 修理 圣 sã˨"。因此"成"字的读音中，①［꜀sin˩］是文读，其他三个读音都是白读。

含 ①［꜀ham˩］包～｜～糊包庇，庇护｜～位抢占座位｜～带占地方。

②［꜀kam˩］单音动词，含在嘴里｜～卵［lan˧²］詈语，讥讽他人无用。

③［꜀k'am˩］单音动词，罩住：菜～杂浆｜～鼎一种带盖的砂锅｜～蕗菖子一露清晨迷雾笼罩。

④［꜀kã˩］单音动词，含在嘴里，与②项［꜀kam˩］同义。

⑤［꜀ã˩］单音词，平分占有的意思，如"三侬～一斤饭平均三个人吃一斤米饭"

"含"咸开一覃韵匣母字。古匣母字永福方言文读［h］，白读［k k' g ø］（参看本文1.2小节）；又据4.8小节表八，覃韵字文读［am］，白读［ã］。因此，"含"字读音中，①［꜀ham˩］是文读，其他都是白读。

夹 ①［kiap˩˥］～攻｜老鼠～。

②［kap˩˥］册～原指夹书的一种夹子，现泛指各种文具夹｜～册动宾，包书

皮。

③ [k‘ap˥˧]用盖子盖上。

④ [ka˧˥]～笠做竹笠|～被盖上棉被。

⑤ [k‘a˧˥]往下压，如说“加～一领被再加上一条棉被”。

“夹”咸开二洽韵见母字。二等见系字今读齐齿呼韵母，合乎永福方言常例，如“交 kiau˦|減 kiam˨˩|腔 k‘iaŋ˦”等，见母字一般读[k]声母，但少数字也读[k‘]声母，参看本文3.1.1小节。据4.8小节表八，洽韵字文读[ap]([iap])，白读[a]。因此，“夹”字读音中，①②③都是文读，④⑤都是白读。

限 ① [hian˧˨²]有～少量，如口语常说“趁钱仔有限(挣钱挣得少)”。“无～”用下条音②。

② [an˧˨²]～制|无～|紧候～事情必须限定时间办理，不能拖延。

③ [꜀an˩]～坦迅速，立即，如说“行路尽～(走路很快)”。

④ [kẽi˧˨²]拥挤不堪，如说“车裹车厢里～到无积德不得了的地步”。

⑤ [ẽi˧˨²]狭窄，如说“许间厝裹尽～这间屋子太窄了”。

“限”山开二山韵匣母字。匣母字文读[h]，白读[k k‘ g Ø]；据4.10小节表十，山韵字文读[an]或[ian]，白读[ẽi]。因此，“限”字读音中，只有①[hian˧˨²]是文读，其他四个读音都是白读。

放 ① [huaŋ˩˧]解～|～心。

② [hoŋ˩˧]兴～兴高采烈的样子。

③ [haŋ˩˧]浮肿，常说“面～起来，骹腿～起来”。

④ [paŋ˩˧]单音动词，放置；放弃|～假|～屎|～尿。

⑤ [p‘oŋ˩˧]～开胀起来，发起来。

“放”宕合三韵非母字。非母字文读[h]，白读[p]；据4.11小节表十一，阳韵字的[uaŋ aŋ oŋ]都是文读。因此，“放”字读音中，①②③是文读，④⑤是白读。

以上所列十二个多音异读字，无论是从音韵地位，还是从词汇意义来考虑，都符合永福方言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以及文白异读的规律。但有个别的多音字，从词汇意义上被认为可以区分文白异读，但从读音规律上看缺乏证明。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缺”字。通常认为“缺”字有五个读音：① k'uat˥，～点｜～席；② k'ut˥，～粮；③ k'ue˥，欠～形容多极了，如口语：“欠～咧，伊食穿尽盛”（形容吃穿的东西多极了）；④ k'i˥，～喙豁嘴｜～碗有缺口的碗，⑤ k'ia˥，水～田埂上的排水口。“缺”山合四屑韵字，今读[uat]或[ut]韵，符合永福方言山摄合口三四等字的读音规律，但[ue i ia]三个韵母的读法仅此一例，一般认为“缺”字的读音中，①②是文读，③④⑤是白读。但③④⑤三个读音不见得是“缺”字的白读。

下面把已经明确的十二个多音异读字作文白两读的层次划分：

	文读1	文读2	文读3	白读1	白读2	白读3	白读4
数				so˩	sou˩	sau˩	siau˩
许	hi˧˩			hio˧˩	k'ou˧˩	hia˧˩	
裹	li˧˩			lai˥˧	nãi˥˧	lei˧˩	
豪	hau˩			ho˩	ko˩	gau˩	
盘	p'uan˩	p'an˩		p'uã˩	puã˩		
落	lok˥	lok˥˧	lak˥	lo˥˧			
方	huaŋ˧˥	hoŋ˧˥		hŋ˧˥	paŋ˧˥		
成	sin˩			sã˩	tsã˩	ts'ã˩	
含	ham˩			kam˩	k'am˩	kã˩	ã˩

	文读 1	文读 2	文读 3	白读 1	白读 2	白读 3	白读 4
夹	kiap˥	kap˥	k'ap˥	ka˥	k'a˥		
限	hian˦			an˦	an˨	kẽi˦	ẽi˦
放	huaŋ˨	hoŋ˨	haŋ˨	paŋ˨	p'oŋ˨		

（原载《方言》1989 年第 3—4 期，1990 年第 1 期）

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①]

一 雷州半岛方言分布概况

1.1 雷州半岛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临雷州湾，西靠北部湾，南边隔着琼州海峡，与海南岛遥遥相望。从行政上说，雷州半岛包括湛江市及其所辖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吴川等五个县。今属茂名市的电白县在方言分布上和上述县市有密切关系，也包括在内。据《广东省县图集》(广东省测绘局，1982)统计，这一市六县的人口地理如下[湛江市只指市区及市辖郊区，[海康县1994年改为雷州市]：

	区镇数	面积	人口
湛江市	15个	1220.5平方公里	86.7万

---

① 1985年10月7日至11月10日，作者在雷州半岛先后调查了海康、徐闻、湛江、遂溪、廉江、吴川、电白等一市六县的方言分布情况。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方言调查表》(修订本)和《方言调查词汇手册》记录了雷城(海康)、石角、车板(廉江)、吴阳(吴川)等四处方言，用《方言调查简表》(541)记录了徐城、曲界(徐闻)、东海(湛江)、横山(廉江)、电城(电白)等五处方言。并简单了解湛江市区、廉城镇、梅菉镇、水东镇等四处方言的一些特点。遂溪县方言据余霭芹 Anne O. Yue-Hashimoto 著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香港中文大学，1985)。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一市六县宣传部、县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发音合作人蔡叶青、杨寿龄(海康)、冯孟风、吴俊杰(徐闻)、刘傅伯松、曹玉才、伍飞琦、钟珠(廉江)、林贤(吴川)、陈光志(电白)等先生的通力合作。肖宏富、林鸿才、黄木辉、陈会保、许洪斌、叶剑雄、陈燕翀、潘观生、严家源、郑庆云、李秀灵等先生也提供了有关情况。在此向以上单位和有关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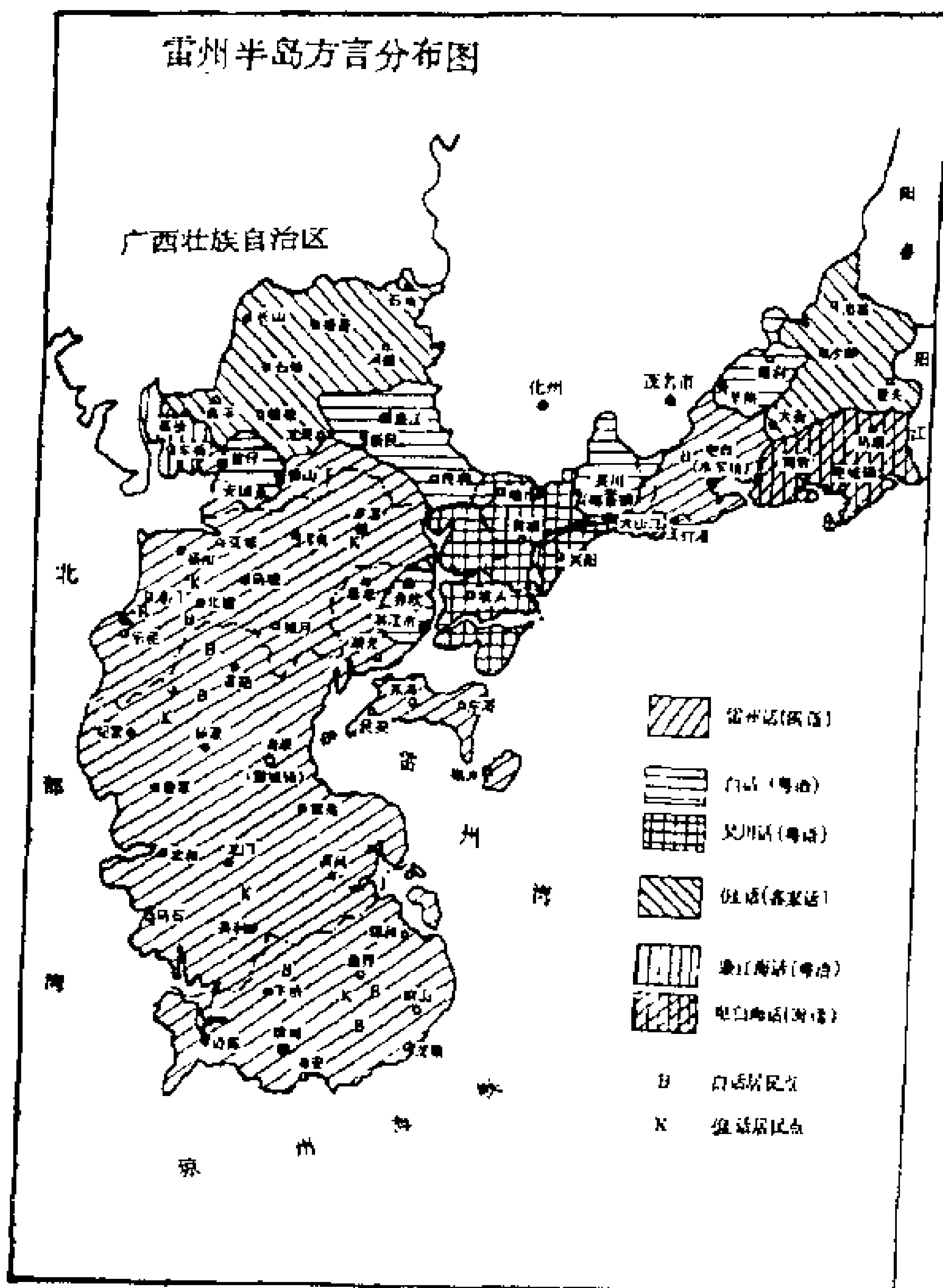
徐闻县	18 个	1733.5 平方公里	47.4 万
海康县	21 个	3459.5 平方公里	95.5 万
遂溪县	23 个	1960.5 平方公里	61.2 万
廉江县	23 个	2706.5 平方公里	99.8 万
吴川县	15 个	839 平方公里	62.1 万
电白县	27 个	2079 平方公里	108 万

1.2 雷州半岛的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①雷州话——主要通行于雷州半岛南部徐闻、海康、遂溪三县，即宋代的雷州府地，以及北部吴川、电白的沿海地区。雷州话是闽语方言的一种，通常简称为“雷话”，海康一带当地人又叫做“黎话”，当地人又自称“黎人”（他们把外来方言叫做“来话”，称外地人为“来人”）。《海康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郑俊修，宋绍启纂，1929年梁成久续修，雷阳印书馆铅印本上卷《民俗志·言语》又管雷州话叫“东语”、“客语”：“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州]潮[州]大类，三县九所即今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地乡落通谈此。”

②白话——主要通行于吴川县以及湛江市区、廉江县城关等地。电白县城水东镇居民讲雷州话，但机关、商店等公共场所却通行白话。白话即粤语，雷州半岛的白话和广州话相近。旧方志中又称为“越语”或“客话”，如《石城县志》脩廷桂修，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城联经刊印本，石城即今廉江卷二《舆地志下·风俗》：“言语不一，有客话与广话相类，其余有哎话、雷话、地僚海僚话，大抵土音各异，习俗亦殊。”这里“哎话”就是下文所说的“倨话”，“海僚话”即下文所说的廉江海话，地僚话大概跟海话相近，我们这次调查没有找到。

③倨话——主要通行于廉江、电白两县的北部山区。倨话即客家话，雷州半岛的倨话和广东东部地区旧嘉应州的客家话相近。倨话当地又写作“厓话、啀话”，上引《石城县志》写作“哎话”。有的


雷州半岛方言分布图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化州
茂名市
北
部
湾
雷
州
湾
琼
州
海
峡
阳
江
雷州话(闽语)
白话(粤语)
吴川话(粤语)
B 白话居民点
K 客话居民点

旧方志又称“山话”，如《电白县志》孙铸修、邵祥龄等纂，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本卷三《舆地三·方言》：“唐宋以前，僮俍杂处，语多难辨……海旁声音近雷曰海话，山中声音近潮[州]嘉[应州]曰山话。”

④海话——主要通行于廉江、电白两县的沿海地区。海话事实上有两种：廉江沿海的海话旧方志称做“海僚话”，比较接近白话；电白沿海的海话也是闽语方言的一种，跟福建漳州一带的闽南话很接近。

上述方言的分布情况及其特点详见下文，并参看第105页《雷州半岛方言分布图》。

1.3 上述方言分布的格局，与雷州半岛历代的移民有很大关系。原来，湛江等一市六县汉代属合浦郡地，古时这里是“岭南之南”，十分荒僻。《电白县志》所说“唐宋以前，僮俍杂处，语多难辨”概括了雷州半岛当时的居民语言情况。唐宋以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早期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南部旧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以及广东东部的旧潮州府地区。他们多经海路进入雷州半岛，他们到达以后主要集中在徐闻、海康、遂溪等旧雷州府三县，以及其他各县沿海地带。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被朝廷贬谪雷州的大文学家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小引里才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吴川县志》毛昌善修，陈兰彬纂，光绪十八年(1892年)校刊本卷十《记述·杂录》记载：“吴川巨族，吴林陈李几家而已，吴曰……自闽入粤”，“林姓也由闽入粤”，“乾塘陈氏本闽兴化府罗源疑当作莆田县珠玑巷人，……王柏李姓祖籍漳州龙溪县小榄村。”又说“盖宋既南渡，金元相逼，自闽来粤，泛海甚易。”《廉江上县黄氏族谱》赤坎华文印务局，1931年卷一绍雄《序》记载：“上县始迁之祖为昱公，元代由闽举人，任石城县尹。石城即今廉江，上县即旧治地。”卷一汝佐《序》：“始祖昱公，原籍福建莆田县。”后来移民主要来自福建西部旧汀州府和广东东部旧嘉应州的客家话地

区，廉江偃话的发音人刘傅伯松同志说，他祖先姓傅，从福建迁出，途中去世，先妣改嫁从刘一起来粤西，后代故姓刘傅。由于他们迁来较晚，所以多集中在雷州半岛北部电白、吴川、廉江三县的北部山区地带。明代中叶以后，雷州半岛与广州地区的往来越来越多，广州一带的移民也陆续进入雷州半岛，《吴川县志》卷十《纪述·杂录》："迨明中桀来自新会者，多住西山，来自漳泉者多住芷芦，他邑迁移，间一二耳。"《石城县志》卷九《纪述志·杂录》又载："同治五年(1866 年)丙寅 9 月至 11 月，广东巡抚蒋益澧三次遣恩平、开平客民四千余往琼州，亦有安插高州各属者，后己巳八年(1969 年)又分插客民于石城各墟。"由于这些移民来得很晚，并且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所以逐渐集中在雷州半岛北部的城镇商埠，甚至把这些城镇的早期移民排挤出去，今廉江县的廉城镇、安铺镇，吴川县的梅菉镇都是具有数万居民的商业贸易中心，镇内几乎清一色地通行白话，就是在这种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湛江市近郊一带仍通行雷州话，但在市区白话却占绝对优势，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　雷州话的分布和特点

2.1 雷州话是雷州半岛通行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康县境二十一个区镇客路、英利等区有几个乡讲白话，偃话；徐闻县全境十八个区镇下桥，曲界等区以及县属国营农场有些居民讲白话、偃话；遂溪县全境二十三个区镇的大部分北坡、港门、草潭三区讲白话，洋青、杨柑有些乡讲白话、偃话；湛江市麻章、湖光、太平、民安、东山、东简、硇洲等七个市辖郊区，以及赤坎、霞山两个市区的一部分居民；廉江县的横山、河堤、新民部分乡村讲白话、龙湾、营仔部分乡村讲白话等五个区；吴川县的覃巴部分人讲白话、兰石、王村港三个区；电白县城关水东镇以及林头、坡心、七迳、霞洞、羊角等五个区的一部分。估计讲雷

州话的人口约二百七十五万多人。

2.2 通常都拿海康县城关雷城镇话作为雷州话的代表，下文简称雷城话。作者在徐闻、遂溪、廉江、湛江各地见到讲雷州话的人，都认为雷城话是“正音”，他们自己说的话是“土话”，流行于雷州半岛各地的雷剧，今湛江市的雷州话方言广播，也都采用雷城话。这是因为雷城是旧雷州府府城，以前是雷州半岛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雷城话具有闽语的一些最主要特征，这可以拿厦门话和潮阳话来比较（下文所用厦门话材料，根据作者平时了解；潮阳话材料，承张盛裕同志告知）。例如古知组字“猪抽柱”今读[t- tʻ-]，古晓匣母合口字“虎还滑”今读[h-]或[k-]，古歌豪两韵今同韵，“个～人＝告～状”等，请比较：

	猪知	抽彻	柱澄	虎晓	还匣	滑匣	个歌	告豪
雷城话	tu˦	tʻiu˦	tʻiau˧	hɛu˨˩	huaŋ˩	kuk˩	ko˨˩	ko˩
潮阳话	tu˧	tʻiu˧	tʻiau˨˩	hom˥˧ 老～	huaŋ˥	kuk˥	ko˨˩	ko˨˩
厦门话	ti˥	tʻiu˥	tʻiau˧	hɔ˥˧	huan˧	kut˥	ko˩	ko˩

雷城话一些常用词汇与厦门话、潮阳话也相同，例如：

	箸筷子	喙昌芮切，嘴	骹脚	目珠眼睛	塗干的泥
雷城话	tsʻu˩	tsʻui˩	kʻa˦	mak˩ tsiu˦	tʻɛu˩
潮阳话	tsʻu˩	tsʻui˨˩	kʻa˧	mɐk˥˩ tsiu˧	tʻou˥
厦门话	tsʻu˩	tsʻui˩	kʻa˥	bak˩ tsiu˥	tʻɔ˦

2.3 除了上述这些闽语的共性外，雷城话还有自己的个性，举例如下：

①没有鼻化韵母。古咸山宕江梗各摄舒声字今文读是带[-m -ŋ]尾的韵母，白读是口音韵母。例如：

	三咸	添咸	山山	算山	唐宕	光宕	讲江	生梗	兄梗
文读	sam˦	t'iam˦	saŋ˦	suaŋ˩	t'aŋ˩	kuaŋ˦	kiaŋ˦	saŋ˦	hiɔŋ˦
白读	sa˦	t'i˦	sua˦	sui˩	tɔ˩	kui˦	kɔ˩	sɛ˦	hia˦

以上这些字在厦门话、潮阳话也都有文白两读，白读都读鼻化韵，如"三"厦门[sã˥]，潮阳[sã˧]。古深臻曾通几摄雷城话不论文白一般都带[-m -ŋ]尾的韵母。

②没有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古咸山臻宕江曾梗各摄入声字今文读是带[-p -k]尾的韵母，白读都是开尾韵母，读阳去调[˥]55或阳上调[˧]33。例如：

	塔咸	割山	泼山	物臻	落宕	学江	食曾	客梗	锡梗
文读	t'ap˥	kak˥	p'uak˥	biek˥	lɔk˥	hiak˥	sik˩	k'ek˥	sik˥
白读	t'a˥	kua˥	p'ua˥	mi˧	lɔ˥	ɔ˥	tsia˧	k'ɛ˥	sia˧

以上这些字在厦门话、潮阳话也都有文白两读，白读都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如"割"厦门、潮阳都读[kuaʔ˩]。古深通两摄入声字不论文白雷城话一般都读[-p]或[-k]尾的入声韵母。

③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是[p-]或[p'-]声母，文读是[b-]或[h-]声母。例如：

	飞非	放非	芳敷	浮奉	饭奉	夫非	蜂敷	妇奉	符奉
文读	bi˦ 张~	baŋ˩ 解~	baŋ˦ 芳~	beu˩	baŋ˥	hu˦ ~妻	hoŋ˦	hu˧ ~女	hu˩ ~合
白读	puɛ˦	paŋ˩	p'aŋ˦	p'u˩	pui˦ 食~	peu˦	p'aŋ˦	pu˦ 新~	peu˩ 画~

古微母字有[b-]或[m-]两读，如"武"[bu˨]，"网"[maŋ˧]。因此古非敷奉三母字今文读可能和古微母字同声母，如"非 bi˦：微 bi˩｜费~用 bi˩：味 bi˦"。厦门话、潮阳话古非敷奉三母今文读只读[h-]母，不读[b-]母，"非：微｜费：味"两对字声母不相同。

④有两个特别的词头字。一个是通常写作"妃"[bi˥]，用于姓

氏、排行之前，表示亲密，相当于北京话的"老"，如"妃张老张｜妃大老大｜妃二老二｜妃尾老幺"。也用于某些形容词前，使形容词变成指人的名词，如"妃高高个子｜妃粗大个子｜妃曲驼背的人｜妃肥胖子"等。另一个通常写作"꜀尼"[ni˨]，用于单音节的亲属称谓之前，如"尼爸父亲｜尼母母亲｜尼兄哥哥｜尼哥姐夫｜尼郎叔叔｜尼妗舅妈"等，凡双音节以上的亲属称谓都不能加"尼"字，如"妗婆大舅妈｜外家婆岳母"，不能说"尼妗婆｜尼外家婆"。厦门话和潮阳话都没有这两个词头字。

⑤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灶前厨房｜床桌子｜糜饭｜耳婆耳朵｜郎家女婿｜掠拿｜随鷯｜铜仙旧铜元｜能能干｜显美丽、漂亮｜啱啱刚好、刚才｜倾偈聊天"，等等。厦门话、潮阳话都不这样说，如厦门、潮阳都管"耳朵"叫"耳空"，不叫"耳婆"；"桌子"都叫"桌"，不叫"床"。雷城话的这些特殊词汇，是方言间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结果。如管"厨房、桌子"叫"灶前、床"，可能是旧兴化府移民带来的；管"刚刚"叫做"啱啱"，管"聊天"叫做"倾偈"，显然是受白话影响的结果。

2.4 上面举出的雷城话特点，在雷州话里是有较大的代表性的。但由于雷州话通行地域较大，使用人口较多，加之历史上移民来源和年代的不同等原因，也造成雷州话内部的一些明显差别。以下举海康县雷城镇，徐闻县徐城镇、曲界区，湛江市辖郊区东海区，廉江县横山区等五点材料加以说明，每个点在周围的一些区乡内都是有代表性的。

①徐城、曲界、东海、横山四处都没有[b-]声母，但有[v-]声母。雷城镇读[b-]母的字，徐城等四处多读成[v-]母，如"买武月"三字，雷城镇分别读[boi˩ bu˩ buɛ˥]，徐城镇等四处分别读[voi˩ vu˩ vuɛ˥]。

②横山在声母系统里多了一个[f-]母，一个[ɬ-]母。古非敷奉三母字的文读音，横山多数读[h-]母，如"风非 huaŋ˦｜肺敷 hui˩｜妇

奉 hu˥"，少数读[f-]母，如"芳$_{教}$ faŋ˦˥ 范$_{奉}$ faŋ˥"，这些字雷城镇有的读[b-]母，有的读[h-]母；徐城、曲界、东海都读[h-]母。横山没有[s-]声母，雷城镇、曲界、东海读[s-]声母的字，横山都读成清边擦音[ɬ-]母，如"西 ɬai˦˥ 岁 ɬui˨˩｜山 ɬua˧ 色 ɬik˥｜顺 ɬun˥"等。徐城镇的情况特别一些，见下文。

③徐城镇把其他各点读[p-]母或[t-]母的字，都读成吸气而带音的[ʔb-]母或[ʔd-]母，例如："比 ʔbi˨˩｜袍 ʔbau˩｜堆 ʔdui˧｜猪 ʔdu˧｜杜 ʔdu˥｜绸 ʔdiu˩"。就这点说，徐城话和海南岛上的文昌、琼海话相同，这就是《海康县志》里所说的"琼崖、临高之音"。但请注意：徐城话[ʔd]声母字包括的范围更大，除了古端知母的全部字，定澄母的部分字外，还包括了雷城、曲界、东海三处读[s-]母，横山读[ɬ]母的全部字，如"西 ʔdai˧ 岁 ʔdui˦˥｜山 ʔdua˧ 色 ʔdek˥｜顺 ʔduŋ˥"等。据海康县雷城镇发音人蔡叶青先生告知，海康县西南部靠近徐闻县的唐家、纪家、企水、龙门、英利、北和、乌石、房参、潭斗等九个区镇的全部和杨家区的大部分乡村，把雷城镇读[s-]母的字都读成[t-]母，相当于徐城镇读[ʔd]。

④徐城镇把雷城、横山、东海三处读[ts'-]声母的字，绝大多数读成[s-]声母，例如："采 sai˨˩｜秋 siu˧｜餐 saŋ˧｜愁 sɛu˩｜床 sɔ˩｜策 siek˥｜尺 siɔ˥"等。只有少数字读[ts'-]母，如"徐 ts'i˩｜蔡 ts'ua˧｜草 ts'au˨˩"等。个别字有两读，一般读[s-]母的是白读，读[ts'-]母的是文读，如"昌"[ts'iaŋ˧]～盛，[siɔ˧]文～县。曲界与徐城镇相似，不过读[ts'-]的字略多一些而已。据蔡叶青先生告知，海康县东南靠近徐闻县曲界区的调风、东里两区，以及雷高区的大部分乡村，也有同类现象。

⑤东海、横山两处有[-m -n -ŋ]和[-p -t -k]六个辅音韵尾，雷城镇等其他三处没有[-n]和[-t]尾，分别并入[-ŋ]和[-k]尾。但东海[-n -t]尾限于古臻摄合口字，如"存 ts'un˩｜遵 tsun˦˥｜文 vun˩

‖骨 kut˥|术 sut˨|屈 k'ut˥"，横山来自山臻两摄的开合口字，如"展仙 tsien˨˥|晚元 van˨˥|结屑 kiet˥|绝薛 tsiet˩|吞 t'un˧|存 ts'un˩|术 ɬut˩"。"展晚吞"三字东海读[-ŋ]尾，"结绝"两字读[-k]尾。以上例字雷城等其他三处都读[-ŋ -k]尾。

三　白话的分布和特点

3.1 白话在雷州半岛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主要分布在吴川县境内王村港区、兰石区、覃巴区讲雷州话和海话；湛江市区赤坎、霞山两区的中心街道，以及市辖郊区坡头区；廉江县的廉城镇、安铺镇、石城、良垌、平坦、新华等六个区镇的全部，吉水区的大部少部分乡村讲佬话，新民、营仔两区的部分乡村还有部分乡村讲雷州话；电白县羊角区、博贺镇的大部分，七迳区的小部分。此外，在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境内，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居民点也讲白话，如海康县客路区的高坡、三塘、恒山、赵宅等乡；徐闻县下桥区的信桥、二桥，曲界区的南胜、石灵溪等乡；遂溪县的北坡、港门、草潭三个区。这些区乡的白话居民，大多是解放前从雷州半岛北部粤西地区高州、化州、信宜等县迁来的。估计讲白话的人口约一百七十四万多人。

3.2 湛江市区、吴川县一带的居民，习惯上把雷州半岛的白话分为两类：一类是湛江市区、廉江县城关廉城镇、吴川县城关梅菉镇、大山江区、樟铺区等市镇及其附城地区所讲的"白话"，散布在海康、遂溪、徐闻、电白各县境内的白话也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吴川县境内梅菉镇及附城乡村、大山江区、樟铺区除外各区乡，以及湛江市辖郊区坡头区原属吴川县所说的"吴川土白话"，简称"吴川话"。所谓"白话"跟广州话很接近。我们在湛江市区和梅菉镇见到的人都说，除了"腔调有些不同外"，几乎感觉不到"白话"跟广州话有什么大的差别。廉城镇的"白话"差别略大一些，古浊音声母平上去字

今读同调(即舒声阳调类合并为一个调),例如:"꜁匙＝꜂是＝视꜅"都读[ɬi˩],所以湛江市区的人,往往认为廉城镇的"白话"口音"不正"。

下文将着重介绍"吴川土白话",即吴川话。讲吴川话的人口约六十多万人,可以拿吴阳话举例。吴阳是吴川旧县治所在地,《吴川县志》卷二《方名》所说"吴川音较清婉,而过于柔"所指的也是吴阳话。

3.3 吴阳话具有粤语的主要特征,这可以拿广州话来比较(下文所用广州话材料,承白宛如先生告知)。例如:

①古明微两母字,吴阳话都读[m-]声母,与广州话相同:

	马明	卖明	毛明	密明	墨明	无微	尾微	万微	望微
吴阳话	ma˩˧	mai˨˩	muau˧	mɐk˧	mɐk˧	mɔu˧	mɛi˩	maŋ˨˩	muaŋ˨˩
广州话	ma˩˧	mai˨	mou˨	mɐt˨	mɐk˨	mou˨	mei˩˧	man˨	mɔŋ˧

②古溪母的一部分字,吴阳话分别读[f-]母或[h-]母,也与广州话相同:

	裤	款	阔	开	起	口	空	渴	壳
吴阳话	fu˩	fun˩˧	fut˩	huai˥	hɛi˩˧	hɐu˩˧	hoŋ˥	huak˩	hak˩
广州话	fu˧	fun˧˥	fut˧	hɔi˥˧	hoi˧˥	hɐu˧˥	hoŋ˥˧	hɔt˧	hɔk˧

③在韵母里主要元音有长短的对立,主要表现为长元音[a]和短元音[ɐ]的对立,就这一点说,吴阳话与广州话基本一致:

	买 ≠米	交 ≠沟	监-视 ≠金	八 ≠笔
吴阳话	mai˩ ≠ mɐi˩	kau˩˧ ≠ kɐu˩˧	kam˥ ≠ kɐm˥	bak˩ ≠ bak˥
广州话	mai˩˧ ≠ mɐi˩˧	kau˥ ≠ kɐu˥	kam˥˧ ≠ kɐm˥˧	pat˧ ≠ pɐt˥

④吴阳话和广州话一样,都有九个声调。古平上去入四声以

古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别为今阴阳两类。其中阴入又分为上阴入和中阴入两种，"竹"字吴阳[tsok˥]，广州[tsok˥]，都是上阴入字，"贴"字吴阳[t'iep˩]，广州[t'ip˧]，都是中阴入字。

⑤口语里吴阳话管"房子整座"叫"屋"，管"丈夫、妻子"叫"老公、老婆"，管"男孩"叫"仔"，"女孩"叫"女"，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叫"佢"。这些基本词汇与广州话也是相同的。

3.4 除了上述这些粤语的共性外，吴阳话还有自己明显的个性，举例如下：

①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如皮並 p'ɛi˧|婢並 p'ɛi˨˩‖淡定 t'am˩|达定 t'ak˧‖慈从 t'ɛi˧|集从 t'ap˦‖辞邪 t'ɛi˧|象邪 t'iaŋ˩。肠澄 ts'iaŋ˧|丈澄 ts'iaŋ˨˩‖锄崇 ts'o˧‖酬禅 ts'ɐu˧‖舅群 k'ɐu˩|近群 k'ɐŋ˩。

②古帮母字读[b-]声母，不读[p-]声母。如巴 ba˥|补 bou˧˥|辈 bui˩|博 buak˩。

③古精组字读法特别：①精母字读[t-]，与端母字读[d-]不同音，"租精 tou˥≠都端 dou˥|祖精 tou˧˥≠堵端 dou˧˥"。②清从邪三母字都读[t'-]母，分别与透、定母同音，"草清＝讨透 t'uau˧˥|造从＝道定 t'uau˨˩|席邪＝敌定 t'ɛk˧"。③心母字读舌尖擦音[ɬ-]母，如：锁 ɬɛ˧˥|赛 ɬuai˨˩|三 ɬam˥。古知庄章三组字分别读[ts- ts'- s-]，如：置知志章 tsi˨˩|耻彻齿昌 ts'i˩|缩生叔书 sok˥。因此古精组字与古知庄章组字不同音，"相心 ɬiaŋ˥≠商书 siaŋ˥"。

④古开口一二等字往往有分别，见系字的分别尤其清楚，一等字读为合口，二等字读为开口，例如：

该蟹开一 kuai˥ ≠ 街蟹开二 kai˥	保效开一 buau˧˥ ≠ 饱效开二 bau˧˥
盖蟹开一 kuai˩ ≠ 界蟹开二 kai˩	高效开一 kuau˥ ≠ 交效开二 kau˥
感咸开一 kuam˧˥ ≠ 减咸开二 kam˧˥	干山开一 kuaŋ˥ ≠ 艰山开二 kaŋ˥
甘咸开一 kuam˥ ≠ 监咸开二 kam˥·缄	寒山开一 huaŋ˧ ≠ 闲山开二 haŋ˧

《广韵》里有的摄只有一等，没有二等，吴阳话也往往把开口一等字读如合口，如宕摄开口一等"当 duaŋ˥|汤 tʻuaŋ˥|桑 ɬuaŋ˥|糖 huaŋ˥"等。

以上这些都是广州话和湛江市区、梅菉镇等"白话"所没有的重要特点。梅菉镇的人说吴阳话特别，原因也在这里。

四 偃话的分布和特点

4.1 偃话主要分布于廉江县西部和北部的塘蓬、石颈、和寮、长山、石角五个区的全部，以及河唇、石岭、青平、高桥四个区的大部，河堤、营仔两区的部分乡村，这几个区的偃话与广西东南部古城、英桥一带的偃话可以连成一片；电白县北部大衙、沙琅、望夫、那霍、罗坑、黄岭、观珠等七个区的全部，以及霞洞区的部分乡村，这几个区的偃话与北部高州县根子、泗水、云潭、新垌等区的偃话也可以连成一片。此外，雷州半岛其他各县也有一些乡村讲偃话，如海康县英利区的英益、英益墩、大桥三个村，遂溪县城西区的搬迁队，等等。这些零散的偃话村，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修建鹤地水库时陆续从廉江县的偃话区迁来的。估计讲偃话的人口约六十一万多人。

4.2 廉江西部、北部的偃话和电白北部的偃话差别不大。这是因为这两个县讲偃话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明清之际，从福建西部旧汀州府和广东东部旧嘉应州地区陆续迁来的。定居下来后，村落连成一片，内部交往频繁，方言的变化比较缓慢的缘故。

本文以廉江县北部石角区的偃话（下文简称石角话）举例。石角话最显著的特点是古晓匣母三四等字（开合口不论）今读[s-]声母，如"戏 si˧|休 siu˥|险 sam˩|弦 san˩|虚 si˥|眩 san˧|凶 soŋ˥"等，只有个别字的文读音读[h-]或[f-]声母，如"宪～法 hian˧|

毁~灭 fui˩"等。除此之外，石角话和多数的客家话一样，还具有以下特点：

①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绝大多数字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如"皮並 p'i˩|地定 t'i˧|造从 ts'ɔ˧|随邪 ts'ui˩|陈澄 ts'in˩|状崇 ts'ɔŋ˧|酬禅 ts'iu˩|掘群 k'ut˥"等。只有个别字读不送气，如群母的"渠他"，通常写做"佢"，就读[ki˩]。

②古晓匣母合口一、二等字，今大多数读[f-]声母，如"虎 fu˨|胡 fu˩|宏 fɔŋ˩"，但匣母少数字又读[v-]声母，如"黄 vɔŋ˩|滑 vat˥"等。只有个别字读法特别，如"烘晓 hoŋ˥|藿~香,晓 k'ɔk˩|混匣 kun˩"。

③声调只有六个，古平声字以古声母清浊为条件分为阴平和阳平；古清音声母上声今基本上仍读上声，古次浊声母上声今一部分读上声，一部分读阴平，如"武 ˊvu|亩 ˊmei‖马 ˌma|买 ˌmai"；古全浊声母上声和古去声(包括清音和浊音声母)今都读去声，因此，"ˊ部＝步ˋ＝铺ˋ"[p'ueˋ]，"ˊ辩＝便ˋ方~＝骗ˋ"[p'ian˧ˋ]；古入声也以古声母清浊为条件分为阴入和阳入。

④许多词语也是其他客家话地区常见的，如：称未婚男孩为"哥子"，已婚男子为"男子佬"。称未婚女子为"妹子"，已婚女子为"槟榔婆"。称弟弟为"老弟"，称妹妹为"老妹"。自称为"哎"(或写做"倨、厓"等)，他称为"渠"。雄性动物多叫"牯"，如"牛~|狗~"，雌性动物多叫"嫲"(或写做"豝")，如"猪~|牛~|猫~|鸡~"，等等。

五　海话的分布和特点

5.1 雷州半岛的海话有两种：一种分布于廉江县沿海车板区名教、南垌、旧埠、多浪、坡心、龙头沙等乡，高桥区德耀、坡后、红寨

等乡，营仔区的下洋乡。《石城县志》称这种海话为“海僚音”，本文称为“廉江海话”，今天使用的人口约有四万多人，下文拿车板话举例。另一种分布于电白县沿海电城、博贺、沙院、南海、旦场、陈村、麻岗、树仔、爵山、大榜、马踏等区镇，本文称为“电白海话”，今天使用的人口约四十五万多人，下文拿电城镇话举例。

5.2 廉江海话与电白海话虽然都叫海话，但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区别是：

①古明微母字，廉江海话都读[m-]声母，电白海话读[m-]母或[b-]母：

	墓明	买明	某明	棉明	物微	米明	梅明	味微
车板	mu˩	mai˧˥	mou˧˥	mien˥	mɐt˩	mɐi˧˥	mui˥	mi˩
电城	mu˥˧	mɔi˧˩	mau˧˩	mi˩	muk˧˩	bi˧˩	bɔi˩	bi˧

②古非敷奉三母字，廉江海话一律读[f-]声母，电白海话文读都读[h-]声母，白读是[p-]或[pʻ-]声母：

	分非	飞非	芳敷	费敷	翻敷	扶奉	肥奉	妇奉	拂奉
车板	fen˦	fi˦	faŋ˦	foi˧˥	fan˦	fu˧˩	fi˥	fu˩	
电城文	huŋ˧	hui˧	huaŋ˧	hui˧˥	haŋ˧	hu˥˧	hui˩	hu˥˧	
白	puŋ˧	pui˧	pʻaŋ˧				pui˩	pu˥˧	pʻuk˥

③古知彻澄三母字，廉江海话一律读[ts- tsʻ-]，电白海话白读是[t- tʻ-]，有些字文读是[ts- tsʻ-]：

	猪知	展知	张知	耻彻	拆彻	茶澄	治澄	沉澄
车板	tsu˦	tsien˧˥	tsiaŋ˦	tsʻi˧˥	tsʻak˥	tsʻa˥	tsʻi˩	tsʻam˥
电城文		tsieŋ˧˩		tsʻi˩			tsi˥˧	tsʻim˩
白	tu˧	tieŋ˧˩	tieŋ˧	tʻi˧˩	tʻia˥	tia˩	ti˥˧	tim˩

④古溪母部分字，廉江海话读[h-]或[f-]声母，电白海话都读[k'-]声母：

	溪	快	阔	气	敲	口	谦	欠
车板	fo˩˧	fai˩˧	fut˥	hi˩˧	hau˦	hɔu˩˧	hiem˦	hiem˩˧
电城	k'ua˩˧	k'uai˩˧	k'ua˥	k'i˩˧	k'a˩˧	k'au˨˩	k'iam˧	k'iam˩˧

⑤廉江海话韵母里有长元音[a]和短元音[ɐ]的对立，电白海话韵母里没有这种对立。比较以下四对例字：

	买≠米	搅≠狗	监~察≠金	干≠巾
车板	mai˩˧≠mɐi˩˧	kau˩˧≠kɐu˩˧	kam˦≠kɐm˦	kan˦≠kɐn˦
电城	mɔi˨˩≠bi˨˩	kau˨˩＝hau˨˩	kam˧≠kim˧	kaŋ˧≠kieŋ˧

⑥廉江海话和电白海话有许多口语常用词是不一样的。例如单数和复数的人称代词，廉江海话分别说"我、你、佢；我地、你地、佢地"，电白海话分别说"我、你、伊；我侬、你侬、伊侬"。廉江海话管"房子整座"叫"屋"，电白海话叫"厝"。廉江海话说"喫"，电白海话说"食"。

5.3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廉江海话和电白海话之间的不同，反映了白话和闽语之间的差别。廉江海话的的特点和廉城镇白话相似，电白海话的特点和海康县雷城镇的雷州话相似。旧方志也说出了这一点。《重修石城廉江县志》安铺华安印务书局，1932年卷二《舆地志下·语言》："县之语言有三种：一曰客话即白话，附城及南路一大部分，西路一小部分略同，多与广州城相类。……附城东又有地僚音，西路又有海僚音。二曰哎话，东路、北路及西路一大部分，附城一小部分皆同，与嘉应州相类。三曰黎话，南路、西路各一小部分俱有，附城之东南亦间有之，与雷州相类。"文中所说的西路"海僚音"，就是指今车板一带的海话，在分类上归入"客话即白

话”一类。本文1.2小节所引《电白县志》说电白“海旁声音近雷琼白海话”，指的就是电城一带的海话。两种明显不同的方言，不知为什么用相同的名称。名同实异给人带来很多误会。我们在雷州半岛见到很多人，甚至廉江、电白两县当地人，大都以为两种海话指的是同一种方言。

《重修石城县志》在“客话”里特别分出“海僚音”是有道理的。今廉城镇的人也认为车板一带的海话和廉城镇白话字音差别很大。重要表现之一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车板话都读送气清音，如“爬並 p'a˥、部並 p'u˩、代定 t'ai˩、直澄 ts'iek˩”等，只有极个别的字例外，如“笨並”[pen˩]。廉城镇白话“部代直”等字都读不送气清音。电白海话虽然与海康一带的雷州话相近，但也有明显差别，如海康雷城镇说“兄总称、大兄、嫂总称、大嫂”，电白电城镇说成“大兄、头大兄、大嫂、头大嫂”，等等。在电白县，当地人也把海话和“黎话即雷州话”分开，说水东镇今电白县政府驻地等地说“黎话”，电城镇原电白县政府驻地等地说“海话”。因为这两种话在字音上也有显著差别，例如水东镇没有[s-]声母，“新生胜”等字都读[ɬ-]声母；电城镇没有[ɬ-]声母，“新生胜”等字都读[s-]声母。不过，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电白县志，如《电白县志》、《电白新志》都把电白县境内的“黎话”统称为“海话”，《电白县新志稿》1946年第138～142页“电白县语言分布表”罗列海话分布二十九个区乡镇，其中就有水东、林头等讲“黎话”的乡镇。

六 雷州半岛方言词汇字音对照表

第121页对比海康雷城话、廉江石角话、吴川吴阳话、廉江车板话的十九条口语常用词。有些词在表里只列其中一两种最常用的说法。第122～137页比较雷城、徐城、东海、横山以上雷州话、石

角佤话、吴阳吴川上白话、车板廉江海话、电城电白海话等八处方言219个单字的字音。从这些字音里，大致可以看到各处方言声韵调的概况。14“上”八处都读上声，雷城、徐城、东海、横山、电城五处用于“～话|～语”等词；石角、吴阳、车板三处用作“泥土”。68“敲”雷城、徐城、东海、横山、电城五处都读阴去，石角读去声，来自《广韵》去声效韵“苦教切”；吴阳、车板读阴平，来自《广韵》平声肴韵“口交切”。69“咬”雷城、徐城、东海、横山、电城五处读[k-]母，来自《集韵》上声巧韵“下巧切”；石角、吴阳、车板三处读[ŋ-]母，来自《广韵》上声巧韵“五巧切”。

海康雷城话	廉江石角话	吴川吴阳话	廉江车板话
我 ba˨	哎 ŋai˩	我 ŋo˩	我 ŋa˥
汝 lu˨	你 n˩	你 nei˩	你 ni˦
伊他 i˨	渠 ki˩	佢 k'ɛi˧	佢 k'ei˦
我侬 ba˨ naŋ˩	哎你 ŋai˩ n˩	我哋 ŋo˩ le˧	我地 ŋo˦ t'ei˧
汝侬 lu˨ naŋ˩	你大家 n˩ t'ai˩ ka˥	你哋 nei˩ le˧	你地 nei˦ t'ei˧
伊侬 i˨ naŋ˩	渠□人 ki˩ ɛn˥ nin˩	佢哋 k'ɛi˧ le˧	佢地 k'ei˦ tei˧
爸父，背称 pe˧ 兄面称 hia˨	阿爸 a˧ pa˥ 阿哥 a˧ so˩	老个 luau˩ ko˩	阿爸 a˦ pa˥
妈母，背称 ma˧ 嫂面称	娭子 oi˥ tsu˩ 阿嫂 a˧ so˩	阿奶 a˥ na˩	阿奶 a˦ na˥
老公夫 lau˨ koŋ˦	老公 lo˩ koŋ˥	老公 lou˩ koŋ˥	老公 lau˨ koŋ˦
老婆妻 lau˨ p'o˧	老婆 lo˩ p'o˩	老婆 lou˧ p'o˧	老婆 lau˨ p'a˥
查埔囝男孩 tsa˧ peu˦ kia˨	哥子 ko˥ tsu˩	仔 tai˨	孥儿细 noŋ˩ ŋi˥ si˨
查埔囝未婚男子 tsa˧ peu˦ kia˨	哥子 ko˥ tsu˩	仔儿 tai˨ ni˥	孥儿 noŋ˩ ŋi˥
奶公侬已婚男子 ni˩ koŋ˦ naŋ˩	男子佬 nam˨ tsu˩ lo˩	老儿 luau˩ ni˥	男子佬 nam˥ tsi˨ lau˨
查某囝女孩 tsa˧ beu˨ kia˨	妹子 moi˧ tsu˩	女 nei˩	妹儿细 mui˩ ŋi˥ si˨
娘囝未婚女子 niaŋ˦ kia˨	妹子 moi˧ tsu˩	黄女儿 huaŋ˥ nei˩ ni˥	妹儿 mui˩ ŋi˥
奶婆侬已婚女子 ni˩ p'o˩ naŋ˩	槟榔婆 pin˥ loŋ˩ p'o˩	妇娘儿 fu˩ niaŋ˥ ni˧	妇娘婆 fu˩ niaŋ˥ p'a˥
厝整座房子 ts'u˩	屋 vok˩	屋 ok˥	屋 ok˥
灶前 tsiu˩ tsai˩	灶下 tso˧ ha˧	火炉 fo˩ lou˧	厨房 ts'u˥ foŋ˥

		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1	左	tsɔ˧˩	tsɔ˧˩	tsɔ˧˩	tsɔ˧˩
2	歌	kua˨˦	kua˧	kua˨˦	kua˨˦
3	河	hɔ˩	hɔ˩	hɔ˩	hɔ˩
4	茶	tɛ˩	ʔdɛ˩	tɛ˩	tɛ˩
5	家	kɛ˧	kɛ˧	kɛ˨˦	kɛ˨˦
6	牙	ŋɛ˩	ŋɛ˩	ŋɛ˩	
7	谢	tsia˨˦	tsia˧	tsia˩	tsia˨˦
8	蛇	tsua˩	tsua˩	tsua˩	tsua˩
9	破	pʻua˧˩	pʻua˧	pʻua˧˩	pʻua˩˧
10	坐	tsɛ˧	tsɛ˥	tsɛ˧	tsɛ˥
11	课	kʻɔ˧˩	kʻɔ˧	kʻɔ˧˩	kʻuɛ˩˧
12	瓜	kuɛ˨˦	kuɛ˧	kuɛ˨˦	kuɛ˨˦
13	步	pɛu˧	ʔbɛu˥	pɛu˧	pu˧
14	土	tʻu˧˩	tʻu˧˩	tʻu˧˩	tʻu˧˩
15	杜	tʻu˥	ʔdu˥	tʻu˥	tu˥
16	乌	ɛu˧	u˧	ɛu˧	u˧
17	猪	tu˨˦	ʔdu˧	tu˨˦	tu˨˦
18	所	sɔ˧˩	ʔdɔ˧˩	sɔ˧˩	ɬɔ˧˩
19	许	hi˧˩ 允～	hi˧˩	hi˧˩	hi˧˩
20	武	bu˧˩	vu˧˩	vu˧˩	vu˧˩
21	柱	tʻiau˧	tʻiau˧	tʻiau˧	
22	树	tsʻiu˨˦	siu˧	tsʻiu˨˦	tsʻiu˩˧
23	代	tai˥ 朝～	ʔdai˧	tai˧	tai˥
24	采	tsʻai˧˩	sai˧˩	tsʻai˧˩	tsʻai˧˩
25	赛	sai˧˩	ʔdai˨˦	sai˧˩	ɬai˩˧
26	海	hai˧˩	hai˧˩	hai˧˩	hai˧˩
27	蔡	tsʻua˧˩ 姓	tsʻua˨˦	tsʻua˩	tsʻua˩˧
28	害	hai˥	hai˧	hai˧	hai˥

电城	石角	吴阳	车板		
tsɔ˧˩	tsɔ˩	to˩˧	tso˩˧	1	左
kua˧	kɔ˥	ko˥	ko˦	2	歌
hɔ˩	hɔ˩˧	ho˦	ha˥	3	河
tia˩	ts‘a˩˧	ts‘a˧	ts‘a˥	4	茶
kia˧	ka˥	ka˥	ka˦	5	家
ŋia˩	ŋ˩˧	ŋa˧	ŋa˧	6	牙
tsia˧	ts‘ia˧	t‘ɛ˧˩	ts‘ie˩	7	谢
zua˩	sa˩˧	siɛ˧	se˥	8	蛇
p‘ua˩˧	p‘ɔ˧	p‘o˩	p‘o˩˧	9	破
tsɛ˥˧	ts‘ɔ˧	t‘ɛ˩	ts‘o˩	10	坐
k‘ua˩˧	fɔ˧	fo˩	fo˩˧	11	课
kɔi˧	kua˥	kua˥	kua˦	12	瓜
pu˦	p‘u˦	p‘ɔu˩	p‘u˩	13	步
t‘u˧˩	t‘u˩	t‘ɔu˦	t‘u˩˧	14	土
tu˥˧	t‘u˧	tɔu˧˩	t‘u˧˩	15	杜
ɛu˦	vu˥	ɔu˥	u˦	16	乌
tu˦	tsu˥	tsi˥	tsu˦	17	猪
sɔ˧˩	sɔ˩	ɛo˩˧	ɬo˩˧	18	所
hi˧˩	su˩	hɛi˩˧	hi˩˧	19	许
mu˧˩	vu˩	mu˩˧	mu˦	20	武
t‘iau˥˧	ts‘u˥	ts‘i˩	ts‘u˩	21	柱
ts‘iu˧	su˧	si˧˩	su˩	22	树
tai˥˧	t‘ɔi˧	t‘uai˧˩	t‘ai˧˩	23	代
ts‘ai˧˩	ts‘ɔi˩	t‘uai˩˧	ts‘ai˩˧	24	采
sai˩˧	sɔi˧	ɬuai˩	ɬai˩˧	25	赛
hai˧˩	hɔi˧˩	huai˩˧	hai˩˧	26	海
ts‘ua˩˧	ts‘ɔi˧	t‘uai˩	ts‘ai˩˧	27	蔡
hai˥˧	hɔi˧	huai˧˩	hai˩	28	害

		雷城	徐闻	东海	横山
29	拜	pai˨˩	ʔbai˨˦	pai˨˩	pai˩˧
30	买	bɔi˧˩	vɔi˧˩	vɔi˧˩	vɔi˧˩
31	解	kɔi˧˩ ~放	kai˧˩	kai˧˩	kai˧˩
32	鞋	ɔi˩	ɔi˩	ɔi˩	ɔi˩
33	祭	tsɔi˨˩	tsi˦	tsi˨˩	tsɔi˩˧
34	米	bi˧˩	vi˧˩	vi˧˩	vi˧˩
35	西	sai˨˦	ʔdai˧	sai˨˦	ɬai˨˦
36	推	t'ui˨˦	t'ui˧	t'ui˨˦	t'ui˨˦
37	灰	huɛ˨˦ 石~	huɛ˦	hui˨˦ ~心	huɛ˨˦ 石~
38	外	bua˨˦	vua˦	vua˨˦	
39	怪	kuai˨˩	kuai˨˦	kuai˨˩	kuai˩˧
40	画	hua˥ 图~	hua˧	hua˧	hua˥
41	快	k'uɛ˨˩	k'uɛ˨˦	k'uai˨˩	k'uɛ˩˧
42	岁	huɛ˨˩	huɛ˦	huɛ˨˩	huɛ˩˧
43	肺	hui˨˩	hui˨˦	hui˨˩	hui˩˧
44	桂	kui˨˩	kui˦	kui˨˩	kui˩˧
45	比	pi˧˩	ʔbi˧˩	pi˧˩	pi˧˩
46	迟	ti˩	ti˩	ti˩	ti˩
47	狮	su˨˦	ʔdu˧	sai˨˦	ɬu˨˦
48	器	k'i˨˩	k'i˦	k'i˨˩	k'i˩˧
49	李	li˧˩	li˧˩	li˧˩	li˧˩
50	字	tsu˨˦	tsu˦	tsu˦	tsu˥
51	齿	k'i˧˩	k'i˧˩	k'i˧˩	k'i˧˩
52	披	p'i˦	p'i˧	p'i˨˦	
53	知	tsai˨˦	tsai˧	tsai˨˦	tsai˨˦
54	义	ŋi˥	ŋi˧	i˧	ŋi˥
55	气	k'i˨˩	k'i˨˦	k'i˨˩	k'i˩˧
56	追	tsui˨˦	tsui˦	tsui˨˦	tsui˦

电城	[illegible]	吴阳	[illegible]		
pai˨˦	pai˧	bai˩	pai˦	29	拜
mɔi˨˩	mai˥	mai˩	mai˨˦	30	买
kɔi˨˩	kai˩	kai˨˦	kai˨˦	31	解
ɔi˩	hai˩	hai˧	hai˥	32	鞋
tsi˨˦	tsi˧	tɐi˩	tsɐi˨˦	33	祭
bi˨˩	mi˩	mɐi˩	mɐi˨˦	34	米
sai˧	si˥	ɬɐi˥	ɬɐi˦	35	西
tʻui˧	tʻui˥	tʻui˥	tʻui˦	36	推
hɔi˧	fɔi˥	hui˥	hui˦	37	灰
ŋuai˥˧	ŋɔi˧	vɐi˩	ŋɐi˩	38	外
kuai˨˦	kuai˧	kuɑi˩	kuai˨˦	39	怪
ɔi˥˧	va˥	vɑ˩	va˩	40	画
kʻuai˨˦	kʻuai˧	fɑi˩	fai˦	41	快
hɔi˨˦	sɔi˧	ɬui˨˩	ɬui˦	42	岁
hui˨˦	fui˧	fui˩	fi˨˦	43	肺
kui˨˦	kui˧	kuɐi˩	kui˨˦	44	桂
pi˨˩	pi˩	bɛi˨˦	pi˨˦	45	比
ti˩	tsʻi˩	tsʻi˧	tsʻi˥	46	迟
sui˧	su˥	si˥	ɬi˥	47	狮
kʻi˨˦	kʻi˧	hɛi˩	hi˦	48	器
li˨˩	li˩	lɛi˩	li˨˦	49	李
tsu˧	su˧	tʻɛi˨˩	tsʻi˩	50	字
tsʻi˨˩	tsʻi˩	tsʻi˨˦	tsʻi˨˦	51	齿
pʻi˧	pʻi˥	pʻɛi˥	pʻi˦	52	披
tsai˧	ti˥	tsi˥	tsi˦	53	知
ŋi˥˧	ŋi˩	ŋi˨˩	ŋi˩	54	义
kʻi˨˦	kʻi˧	hɛi˩	hi˦	55	气
tsui˧	tsui˥	tsui˥	tsui˦	56	追

		雷城	徐成	东海	横山
57	水	tsui˧˩	tsui˧˩	tsui˧˩	tsui˧˩
58	柜	kui˧	kui˩	kui˩	kui˩
59	亏	k'ui˧˥	k'ui˧	k'ui˧˥	k'ui˧˥
60	费	bi˩	vi˧˥	vi˩	hui˩˧
61	肥	pui˩	?bui˩	pui˩	pui˩
62	味	bi˧˥	vi˧	vi˧˥	vi˩˧
63	归	kui˧˥	kui˧	kui˧˥	kui˧˥
64	威	ui˧˥	ui˧	ui˧˥	
65	袍	pau˩	p'au˩	p'au˩	p'au˩
66	刀	tɔ˧˥	?dɔ˧	tɔ˧˥	tɔ˧˥
67	草	ts'au˧˩	ts'au˧˩	ts'au˧˩	ts'au˧˩
68	敲	k'a˩	k'a˧	k'a˩	k'a˩˧
69	咬	ka˧	ka˧	ka˧	ka˦
70	赵	tsiau˧	tsiau˥	tsiau˥	tsiau˦
71	绍	siau˧	tsiau˥	siau˧	ɬiau˦
72	条	tiau˩	?diau˩	tiau˩	tiau˩
73	晓	hiau˧˩	hiau˧˩	hiau˧˩	hiau˧˩
74	母	bɛu˧˩	mai˧˩	mɛu˧˩	mai˧˩
75	豆	tau˧˥	?dau˧	tau˧˥	tau˦
76	口	k'au˧˩	k'au˧˩	k'au˧˩	k'au˧˩
77	妇	pu˧ 新-	hu˧ -女	pu˧ 新-	hu˦
78	浮	p'u˩	p'u˩	p'u˩	hɛu˩
79	秋	ts'iu˧˥	siu˧	ts'iu˧˥	ts'iu˧˥
80	绸	tiu˩	?diu˩	ts'au˩	ts'au˩
81	舅	ku˧	ku˥	ku˧	ku˦
82	牛	bu˩	vu˩	vu˩	vu˩
83	贪	t'am˧˥	t'am˧	t'am˧˥	t'am˧˥
84	潭	t'am˩	t'am˩	t'am˩	t'am˩

雷城	台角	吴阳	车板	
tsui˨˩	sui˩	sui˧˥	sui˧˥	57 水
kui˥˧	k'ui˧	k'uɐi˨˩	k'ui˨˩	58 柜
k'ui˧	k'ui˥	fɐi˥	k'ui˦	59 亏
hui˧˥	fui˧	fɛi˩	fi˧˥	60 费
pui˩	p'ui˩	fɛi˧	fi˥	61 肥
bi˧	mui˧	mɛi˨˩	mi˩	62 味
kui˧	kui˥	kuɐi˥	kui˦	63 归
ui˧	vui˥		vɐi˦	64 威
pau˩	p'ɔ˩	p'au˧	p'au˥	65 袍
tɔ˧	tɔ˥	ɗau˥	tau˦	66 刀
ts'au˨˩	ts'ɔ˩	t'uau˧˥	ts'au˧˥	67 草
k'a˧˥	k'au˧	hau˥	hau˦	68 敲
ka˥˧	ŋau˥	ŋau˩	ŋau˩	69 咬
tsiau˥˧	ts'au˧	ts'iu˨˩	ts'iu˩	70 赵
siau˥˧	sau˩	siu˨˩	siu˩	71 绍
tiau˩	t'iau˩	t'iu˧	t'iu˥	72 条
		hiu˧˥	hiu˩	73 晓
bɔ˨˩	mu˧	mou˩	mu˧˥	74 母
tau˧	t'ɛu˧	t'ɐu˨˩	t'ɔu˩	75 豆
k'au˨˩	hɛi˩	hɐu˧˥	hɔu˧˥	76 口
hu˥˧	fu˩	fu˩	fu˩	77 妇
p'u˩	fɛi˧˥	fɐu˧	fɔu˥	78 浮
ts'iu˧	ts'iu˥	t'ɐu˥	ts'ɔu˦	79 秋
tiu˩	ts'iu˩	ts'ɐu˧	ts'ɔu˥	80 绸
ku˥˧	k'iu˥	k'ɐu˩	k'ɔu˩	81 舅
gu˩	ŋɛi˩	ŋiɐu˧	ŋɔu˥	82 牛
t'am˧	t'am˥	t'am˥	t'am˦	83 贪
t'am˩	t'am˩	t'am˧	t'am˥	84 潭

		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85	南	nam˩	nam˩	nam˩	nam˩
86	感	kam˨˩	kam˨˩	kam˨˩	k'am˨˩
87	答	tap˥	ʔdap˥	tap˥	tap˥
88	杂	tsap˩	tsap˩	tsap˩	tsap˩
89	蓝	lam˩	lam˩	lam˩	lam˩
90	敢	ka˨˩	ka˨˩	ka˨˩	ka˨˩
91	减	kiam˨˩	kiam˨˩	kiam˨˩	kiam˨˩
92	衫	sa˧	ʔda˧	sa˨˦	ɬa˨˦
93	甲	ka˥	ka˥	ka˥	ka˥
94	鸭	a˥	a˥	a˥	a˥
95	染	iam˨˩	iam˨˩	ŋiam˨˩	
96	接	tsi˥	tsi˥	tsiap˧	tsi˥
97	叶	iap˩	hiɔ˥	ŋiap˩	hiɔ˥
98	业	niap˩		ŋiap˩	niap˩
99	店	tiam˨˩	ʔdiam˧	tiam˨˩	tiam˨˦
100	欠	k'iam˨˩	k'iam˧	k'iam˨˩	kiam˨˦
101	帖	t'iap˥	t'iap˥	t'iap˥	t'iap˥
102	法	bak˥	vak˥	vat˥	fak˥
103	单	tua˨˦～据	ʔdaŋ˧～独	tua˨˦～据	taŋ˨˦
104	汉	haŋ˨˩	haŋ˨˦	haŋ˩	haŋ˨˦
105	安	aŋ˨˦	aŋ˧	aŋ˨˦	aŋ˨˦
106	达	tak˩	ʔdak˩	tak˩	tak˩
107	割	kua˥	kua˥	kua˥	kua˥
108	山	sua˨˦	ʔdua˧	sua˨˦	ɬua˨˦
109	杀	sua˥	ʔdua˥	sua˥	ɬua˥
110	钱	tsi˩	tsi˩	tsi˩	
111	展	tsieŋ˨˩	tsieŋ˨˩	tsieŋ˨˩	tsien˨˩
112	设	siek˥	ʔdiek˥	siek˥	ɬiek˥

电城	个角	吴阳	车孜		
nam˩	nam˨	nam˧	nam˥	85	南
kam˧˩	kam˨	kuam˨˦	kam˨˦	86	感
ta˥	tap˨	dap˨	tap˥	87	答
tsap˩	ts'ap˥	t'ɐp˧	ts'ap˨	88	杂
lam˩	lam˨	lam˧	lam˥	89	蓝
ka˧˩	kam˨	kuam˨˦	kam˨˦	90	敢
kam˧˩	kam˨	kam˨˦	kam˨˦	91	减
sa˧	sam˥	sam˥	sam˦	92	衫
ka˥	kap˨	kap˨	kap˥	93	甲
a˥	ap˨	ap˨	ap˥	94	鸭
nim˧˩	niam˧	ŋiem˨˦	niem˨˦	95	染
tsi˥	tsiap˨	tiep˨	tsiep˦	96	接
hiɔ˥˧		iep˧	iep˨	97	叶
ŋiap˨	niap˦	ŋiep˨	niep˨	98	业
tiam˨˦	tiam˧	diem˨	tiem˨˦	99	店
k'iam˨˦	k'iam˧	hiem˨	hiem˨˦	100	欠
t'iap˦	t'iap˨	t'iep˨	t'iep˦	101	帖
huak˦	fap˨	fak˨	fa˦	102	法
taŋ˧	tan˥	daŋ˥	tan˦	103	单
haŋ˨˦	hɔn˦	huaŋ˨	han˨˦	104	汉
ŋaŋ˧	ɔn˥	uaŋ˥	an˦	105	安
tak˨	t'at˦	t'ak˦	t'at˨	106	达
kua˦	kɔt˨	kuak˨	kat˦	107	割
sua˧	san˥	saŋ˥	san˦	108	山
sak˦	sat˨	sak˨	sat˦	109	杀
tsi˩	ts'ian˨	t'ieŋ˧	ts'ien˥	110	钱
tsieŋ˧˩	tsan˨	tsun˨˦	tsien˨˦	111	展
siek˦	sat˨	sut˨	siet˦	112	设

		雷城	徐闻	东海	横山
113	歇	hiek˥	hia˥	hia˥	hia˥
114	千	ts'ai˨˦	sai˧	ts'ai˨˦	ts'ai˨˦
115	前	tsai˩	tsai˩	tsai˩	tsai˩
116	节	tsɔi˥	tsɔi˥	tsɔi˥ 过-	tsɔi˥
117	结	kiek˥ 闭-	kiek˥	kiek˥	kiet˥
118	官	kua˨˦	kua˦	kua˨˦	kua˨˦
119	碗	ua˧˩	ua˧˩	ua˧˩	ua˧˩
120	脱	t'uak˥		t'uak˦	t'ut˥
121	阔	k'uak˥	k'ua˦	k'ua˥	k'ua˥
122	还	huaŋ˩	huaŋ˩	huaŋ˩	huaŋ˩
123	船	tsuŋ˩	tsuŋ˩	tsuŋ˩	tsun˩
124	软	nui˧˩	nui˧˩	nui˧˩	nui˧˩
125	绝	tsiek˨	tsiek˨	tsiek˨	tsiet˨
126	翻	huaŋ˨˦	huaŋ˧	huaŋ˨˦	faŋ˨˦
127	元	ieŋ˩	ieŋ˩	ieŋ˩	ieŋ˩
128	园	hui˩ 公-	hui˩	hui˩	hui˩
129	袜	bak˨	vak˨	vak˨	vak˨
130	月	buɛ˧	vuɛ˥	vuɛ˥	vuɛ˥
131	血	huɛ˥	huɛ˥	huɛ˥	huɛ˥
132	当	taŋ˨˦	ʔdɔ˧ -铺	taŋ˨˦ 应-	taŋ˨˦
133	托	t'ɔk˥	t'ɔk˥	t'ɔk˥	t'ɔk˥
134	恶	ɔk˥	ɔk˥	ɔk˥	ɔk˥
135	窗	t'iaŋ˨˦	t'iaŋ˧	t'iaŋ˨˦	t'iaŋ˨˦
136	双	siaŋ˨˦	ʔdiaŋ˧	siaŋ˨˦	ɬiaŋ˨˦
137	江	kiaŋ˨˦	kiaŋ˨˦	kiaŋ˧	kiaŋ˨˦
138	讲	kɔ˧˩	kɔ˧˩	kɔ˧˩	kɔ˧˩
139	桌	tsuak˥			tsuak˥

电城	石角	吴阳	车板	
hɔi˥	k'iat˨	hiek˩	hiet˥	113 歇
ts'ai˧	ts'ian˥	t'ieŋ˥	ts'ien˦	114 千
tsai˩	ts'ian˨	t'ieŋ˧	ts'ien˥	115 前
tsɔi˥	tsiat˩	tiek˩	tsiet˥	116 节
kiek˥	kiat˨	kiek˩	kiet˥	117 结
kua˧	kuɔn˥	kun˦	kun˦	118 官
ua˧˩	vɔn˩	un˨˦	un˨˦	119 碗
t'uk˥	t'ɔt˩	t'ut˩	t'ut˥	120 脱
k'ua˥	k'uat˩	fut˩	fut˥	121 阔
huaŋ˩	van˩	vaŋ˧	vaŋ˥	122 还
tsuŋ˩	sɔn˨	sun˧	sien˥	123 船
nui˧˩	ŋiɔn˥	vieŋ˩	ŋien˨˦	124 软
tsiek˩	ts'iat˥	t'ut˦	ts'iet˩	125 绝
faŋ˧	fan˥	faŋ˥	fan˦	126 翻
ieŋ˩	ian˨	vieŋ˧	ien˥	127 元
	ian˨	vieŋ˧	ien˥	128 园
mak˩	mat˨		mat˩	129 袜
ŋɔi˥˧	ȵiat˥	viek˧	niet˩	130 月
hui˥	sat˨	fiek˩	hiet˥	131 血
taŋ˧	tɔŋ˥	duaŋ˥	taŋ˦	132 当
t'ɔk˥	t'ɔk˨	t'uak˩	t'ak˥	133 托
ɔk˥	ɔk˨	uak˩	ak˥	134 恶
t'iaŋ˧	ts'ɔŋ˥	t'uaŋ˥	ts'ɔŋ˦	135 窗
siaŋ˧	sɔŋ˥	suaŋ˥	sɔŋ˦	136 双
kiaŋ˧	kɔŋ˥	kaŋ˦	kaŋ˦	137 江
kɔŋ˧˩	kɔŋ˨	kaŋ˨	kaŋ˨˦	138 讲
	ts'ɔk˨	ts'uak˩	ts'ɔk˥	139 桌

		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140	握	ɔk˥ 把～	ɔk˥	ak˥	ak˥
141	娘	niɔ˩ 新～	niaŋ˩	niɔ˩	niɔ˩
142	张	tiɔ˨˦ 姓	ʔdiɔ˧	tiɔ˨˦	tiɔ˨˦
143	床	ts‘ɔ˩	sɔ˨	ts‘ɔ˨	ts‘ɔ˩
144	唱	ts‘iɔ˩	siɔ˨˦	ts‘iɔ˩	ts‘iɔ˨˦
145	羊	iɔ˩	iɔ˩	iɔ˩	iɔ˩
146	约	iɔk˥	iɔk˥	iɔk˥	iɔk˥
147	光	kuaŋ˨˦	kuaŋ˨˦	kuaŋ˨˦	kuaŋ˨˦
148	黄	ui˩	ui˩	ui˩	ui˩
149	郭	kuɛ˥	kuek˥	kuɛ˥	
150	芳	baŋ˨˦ 芬～	vaŋ˧	vaŋ˨˦	faŋ˨˦
151	缚	pak˩	pak˨	pak˨	pak˩
152	王	uaŋ˨˩	uaŋ˨˩	uaŋ˨˩	uaŋ˨˩
153	林	lim˩	lim˩	liem˨˦	lim˩
154	沉	t‘iam˩	ʔdiam˩	t‘iam˩	ts‘im˩
155	金	kim˨˦	kim˧	kim˧	kim˨˦
156	集	tsip˨	tsik˨	tsip˨	tsip˩
157	吞	t‘uŋ˨˦	t‘uŋ˧	t‘uŋ˨˦	t‘un˨˦
158	贫	p‘ieŋ˩	p‘ieŋ˩	p‘ieŋ˩	p‘ien˩
159	新	sieŋ˨˦	ʔdieŋ˧	sieŋ˨˦	ɬien˨˦
160	陈	taŋ˩ 姓	ʔdaŋ˩	taŋ˩	ts‘ien˩
161	忍	ieŋ˨˩	ieŋ˨˩	ieŋ˨˩	
162	必	piek˥	piek˥	piek˥	piek˥
163	七	ts‘iek˥	siek˥	ts‘iek˥	ts‘iek˥
164	日	iek˨	iek˨	iek˨	iek˩
165	吉	kiek˥	kiek˥	kiek˥	kiek˥
166	近	kieŋ˧	kieŋ˥	kieŋ˧	kien˧

电城	石角	吴阳	东海		
ak˥	ak˩	ak˩	ɔk˥	140	握
niaŋ˩	ŋiɔŋ˩˧	niaŋ˧	niaŋ˥	141	娘
tieŋ˧	tsɔŋ˥	tsiaŋ˥	tsiaŋ˦	142	张
ts'oŋ˩	ts'ɔŋ˩˧	suaŋ˧	saŋ˥	143	床
ts'iau˩˧	ts'ɔŋ˧	ts'iaŋ˩	ts'iaŋ˩˧	144	唱
ieŋ˩	iɔŋ˩˧	iaŋ˧	iaŋ˥	145	羊
iek˥	iɔk˩	iak˩	iak˥	146	约
kuaŋ˧	kuɔŋ˥	kuaŋ˥	kɔŋ˦	147	光
ui˩	vɔŋ˩	vuaŋ˧	vɔŋ˥	148	黄
kuak˥	kɔk˩	kuak˩	kɔk˥	149	郭
huaŋ˧	fɔŋ˥	faŋ˥	faŋ˦	150	芳
pak˩	fɔk˥	fuak˧	fak˩	151	缚
uaŋ˧˩	ŋɔŋ˩	vuaŋ˩˧	vɔŋ˩˧	152	枉
lim˩	lim˩˧	lɐm˧	lɐm˥	153	林
ts'im˩	ts'im˩˧	ts'ɐm˧	ts'ɐm˥	154	沉
kim˧	kim˥	kɐm˥	kɐm˦	155	金
tsip˩	ts'ip˥	t'ap˧	ts'ap˩	156	集
t'uŋ˧	t'un˥	t'ɐŋ˥	t'ɐn˦	157	吞
p'ieŋ˩	p'in˩˧	p'ɐŋ˧	p'ɐn˥	158	贫
sieŋ˧	sin˥	ɬɐŋ˥	ɬɐn˧	159	新
taŋ˩	ts'in˩˧	ts'ɐŋ˧	ts'ɐn˥	160	陈
luŋ˧˩	iun˧	ŋiɐŋ˩	nɐn˩˧	161	忍
piek˥	pit˩	biek˩	pɐt˥	162	必
ts'iek˥	ts'it˩	t'ek˥	ts'ɐt˥	163	七
iek˩˧	nit˩	ŋiek˧	iɐt˩	164	日
kiek˥	kit˩	kek˥	kɐt˥	165	吉
kieŋ˥˧	k'un˧	k'ɐŋ˩	k'ɐn˩	166	近

		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167	本	puŋ˨˩	ʔbuŋ˨˩	puŋ˨˩	pun˨˩
168	存	ts'uŋ˩	suŋ˩	ts'un˩	ts'un˩
169	孙	suŋ˧˥	luŋ˧	sun˧˥	ɬun˧˥
170	滚	kuŋ˨˩	kuŋ˨˩	kun˨˩	kun˨˩
171	卒	tsuk˥	tsuk˥	tsut˥	ts'ut˥
172	骨	kuk˥	kuk˥	kut˥	kut˥
173	敦	tuŋ˩	ʔduŋ˩	tun˩	tun˩
174	春	ts'uŋ˧˥	suŋ˧	ts'un˧˥	ts'un˧˥
175	出	ts'uk˥	suk˥	ts'ut˥	ts'ut˥
176	术	suk˩	ʔduk˩	sut˩	ɬut˩
177	分	puŋ˧˥	ʔbuŋ˧	pun˧˥	pun˧˥
178	云	huŋ˩	huŋ˩	hun˩	hun˩
179	佛	puk˩	ʔbuk˩	put˩	fat˩
180	物	biek˩	vek˥	vet˩	vet˩
181	崩	paŋ˧˥	ʔbaŋ˧	paŋ˧˥	peŋ˧˥
182	肯	k'ieŋ˨˩	k'ieŋ˨˩	k'ieŋ˨˩	k'ieŋ˨˩
183	北	pak˥	ʔbak˥	pak˥	pak˥
184	贼	ts'ak˩	sak˩	ts'ak˩	ts'ak˩
185	承	siŋ˩	ʔdiŋ˩	siŋ˩	ɬiŋ˩
186	力	lak˩	lak˩	lak˩	lak˩
187	息	sik˥	ʔdik˥	sik˥	ɬik˥
188	直	tik˩	ʔdik˩	tik˩	tsik˩
189	食	tsia˧	tsia˥	tsia˥	tsia˥
190	国	kuek˥	kɔk˥	kuɛ˥	kɔk˥
191	生	sɛ˧˥ 旧 -	ʔdeŋ˧˥	sɛ˧˥	sɛ˧˥
192	硬	ŋɛ˧	ŋɛ˥	ŋɛ˥	ŋɛ˧
193	白	pɛ˧	ʔbɛ˥	pɛ˥	pɛ˥

电城	石角	吴阳	车板	
puŋ˧˩	pun˩	bun˨˦	pun˨˦	167 本
ts'uŋ˩	ts'un˩	t'un˧	ts'un˥	168 存
suŋ˧	sun˥	ɬun˥	ɬun˧˥	169 孙
kuaŋ˧˩	kun˩	kuɐŋ˨˦	kuɐn˨˦	170 滚
tsuk˥	tsut˩	tɐk˥	tsɐt˥	171 卒
kuk˥	kut˩	kuɐk˥	kuɐt˥	172 骨
tuŋ˩	sun˩	sɐŋ˧	sɐn˥	173 唇
ts'uŋ˧	ts'un˥	ts'ɐŋ˥	ts'an˧˥	174 春
ts'uk˥	ts'ut˩	ts'ɐk˥	ts'at˥	175 出
suk˩	sut˥	sɐk˧	sɐt˩	176 术
puŋ˧	fun˥	fɐŋ˥	fɐn˧˥	177 分
huŋ˩	un˩	vɐŋ˧	vɐn˥	178 云
puk˩	fut˥	fɐk˧	fɐt˩	179 佛
muk˩	vut˩	mɐk˥	mɐt˩	180 物
paŋ˧	pɛn˥	bɐŋ˥	pɛŋ˧˥	181 崩
k'aŋ˧˩	hɛn˩	hɐŋ˨˦	hɐn˨˦	182 肯
pak˥	pɛt˩	bɐk˥	pɐk˥	183 北
ts'ak˩	ts'at˥	t'ɐk˧	ts'ɐk˩	184 贼
ts'ɛŋ˩	sin˩	sɛn˧	siɛŋ˥	185 承
lak˩	lit˩	lɛt˧	lɛk˩	186 力
sɛk˥	sit˩	ɬɛt˥	ɬiɛk˥	187 息
tsɛk˩	ts'it˥	ts'ɛt˧	ts'iɛk˩	188 直
tsia˥˧	sit˥	sɛt˧	hiɛk˥	189 食
kuak˥	kuɔk˩	kuak˩	kuɔk˥	190 国
sia˧～[illegible]	saŋ˥	saŋ˧˥	siɛŋ˧˥	191 生
ŋia˥˧	ŋaŋ˧	ŋaŋ˧˩	ŋiɛŋ˩	192 硬
pia˥˧	p'ak˥	p'ak˧	p'iɛk˩	193 白

		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194	拆	t'ia˥	t'ia˥	t'ia˥	t'ia˥
195	客	k'ɛ˥	k'ɛ˥	k'ɛ˥	k'ɛ˥
196	棚	p'ɛ˩	p'ɛ˩	p'ɛ˩	
197	争	tseŋ˦	tseŋ˧	tseŋ˦	tsɛ˦
198	麦	bɛ˧	vɛ˧ 姓	vɛ˥	vɛ˥
199	摘	tik˥	ʔdik˥ ~要	tsak˥ ~求	
200	名	mia˩	mia˩	mia˩	mia˦
201	清	ts'iŋ˦	siŋ˧	ts'iŋ˦	ts'eŋ˦
202	轻	k'iŋ˦	k'iŋ˧	k'ieŋ˦	k'ieŋ˦
203	尺	ts'iɔ˥	siɔ˥	ts'iɔ˥	ts'iɔ˥
204	石	tsiɔ˧	tsiɔ˥	tsiɔ˥	tsiɔ˥
205	兵	pia˦	ʔbia˧	pia˦	pia˦
206	平	p'iŋ˩ 和~	p'iŋ˩	p'iŋ˩	p'eŋ˩
207	星	siŋ˦	ʔdiŋ˧ ~期	siŋ˦	ɬeŋ˦
208	经	kiŋ˦	kiŋ˧	kiŋ˦	kieŋ˦
209	笛	tak˩	ʔdak˩	tiak˩	tiak˩
210	兄	hia˦	hia˧	hia˦	hia˦
211	洞	tɔŋ˧	ʔdɔŋ˥	tɔŋ˧	tɔŋ˧
212	送	saŋ˩	ʔdaŋ˦	saŋ˩	ɬaŋ˦
213	红	aŋ˩	aŋ˩	aŋ˩	aŋ˩
214	鹿	tiak˩	ʔdiak˩	tiak˩	tiak˩
215	哭	k'au˩	k'au˦	k'au˩	k'au˦
216	钟	tsiaŋ˦	tsiaŋ˧	tsiaŋ˦	tsiaŋ˦
217	胸	hiaŋ˦	hiaŋ˧	hiaŋ˦	hiaŋ˦
218	绿	liak˩	liak˩	liak˩	liak˩
219	足	tsɔk˥	tsɔk˥	tsɔk˥	tsɔk˥

电城	白鸽	吴阳	安铺		
t'ia˥	ts'ak˩	ts'ak˩	ts'ak˥	194	拆
k'ia˥	hak˩	hak˩	hiɛk˥	195	客
p'aŋ˩	p'aŋ˩		p'iɛŋ˥	196	棚
tsaŋ˧	tsaŋ˥	tsaŋ˥	tsiɛŋ˦	197	争
bia˥˧	mak˥	mak˩	mak˩	198	麦
	tsak˩		tsak˥	199	摘
mia˩	miaŋ˩	mɛn˧	mɛŋ˥	200	名
ts'ɛŋ˧	ts'in˥	t'ɛn˥	ts'iɛŋ˦	201	清
k'iɛŋ˧	k'iaŋ˥	hɛn˥	hɛŋ˦	202	轻
ts'io˥	ts'ak˩	ts'ɛt˥	ts'iɛk˥	203	尺
tsio˥˧	sak˥	sɛt˧	sɛk˩	204	石
pia˧	pin˦	bɛn˥	pɛn˦	205	兵
p'ɛŋ˩	p'in˩	p'ɛn˧	p'ɛŋ˥	206	平
sɛŋ˧	sɛn˥	ɬɛn˥	ɬiɛŋ˦	207	星
kɛŋ˧	kin˥	kɛn˥	kɛŋ˦	208	经
ti˥	t'ɛt˥	t'ɛt˧	tiɛp˩	209	笛
hia˧	sɔŋ˥	fun˥	hɛŋ˦	210	兄
tɔŋ˥˧	tɔŋ˧	t'oŋ˩	t'oŋ˩	211	洞
saŋ˨˦	soŋ˧	ɬoŋ˩	ɬoŋ˨˦	212	送
aŋ˩	foŋ˩	hoŋ˧	hoŋ˥	213	红
tiak˩	lok˥	lok˧	lok˩	214	鹿
k'au˨˦	k'uk˩	hok˥	hok˥	215	哭
tsiaŋ˧	tsoŋ˥	tsoŋ˥	tsoŋ˦	216	钟
hiaŋ˧	soŋ˥	hoŋ˥	hoŋ˦	217	胸
liak˩	lok˩	lok˧	lok˥	218	绿
tsok˥	tsok˩	tsok˥	tsok˥	219	足

（原载《方言》1986年第3期）

广东省海康方言记略

海康县（今雷州市）位于广东省的雷州半岛，今属湛江市辖。县境南边与徐闻县相邻，北边与遂溪县接壤，东临雷州湾，西靠北部湾。全县面积约三千四百五十九平方公里，人口约九十五万，下设雷城、雷高、唐家、龙门、杨家、纪家、客路、北和、英利、调风等个区镇，县政府驻地是雷城镇。

本文记录的海康方言指雷城镇的雷州话。雷州话是通行于雷州半岛的一种闽语。一般都拿雷城镇话作为雷州话的代表，流行于雷州半岛各地的雷剧，现在湛江市的雷州话方言广播，都是用的雷城话。这是因为雷城是旧雷州府府城，以前是雷州半岛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海康县境内其他区镇也通行雷州话，跟雷城话差别不大。此外，境内还有一些白话（粤语）和偃话（客家话）的居民点。请参看拙作《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本书第 103～137 页。

一 声母和韵母

1.1 海康方言的声母共十六个，零声母包括在内。以下例字中黑体字都是白读音。

p	巴班部**饭放**	pʻ	破派骗皮**稗蜂浮芳**	b	非访尾我麦	m	麻墓妹蛮网
t	多肚度猪厨	tʻ	拖叫涂毯**柱**	l	脑来利林蕾	n	奶纽念软闻
ts	栽追阻支蒲	tsʻ	猜超抄杵膝	s	赛师示山杀		

k　交九舅勤假　k'　敲丘球局吸　h　休河夫符鱼午　ŋ　鹅牙银狱凝
∅　秧唯威亡仁**後喉闲学**

[ts ts' s]三个声母跟齐齿呼韵母相拼时，实际音值分别是[tɕ tɕ' ɕ]。[∅](零声母)跟齐齿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逢阴调类字前头不带摩擦成分，如"音 ꜀im|烟 ꜀ieŋ|怨 ieŋ꜄|温 ꜀uŋ"；逢阳调类字前头一般都带摩擦音[j-]和[w-]，如"沿 ꜁jieŋ|远 jieŋ꜂|样 jiaŋ꜅|弯 ꜁wuaŋ"。由于调类的分别，在实际记音时可以略去摩擦音[j-][w-]。

1.2 海康方言的韵母共四十七个。

		i	比披迟里池旗**天钱接**	u	伕普武土吕朱粗古吴士
a	疤马篮吵铰**饮胆衫搭**	ia	遮车写徛牙**团兵名成**	ua	卦花化画**外懒单炭擦煞**
ɔ	婆破刀床索**肠装讲学**	io	蕉椒烧叫**表张想席向**		
ɛ	爬胭借嫁哑柄争**白织**	iɛ	舍射野夜爷	uɛ	赔被煤炊火**飞瓜灰说血**
		iu	绸流周仇守九休友右	ui	肥堆梯吹鬼**开本问全算**
ai	排派待来栽**利前千闲**			uai	衰乖拐快外**悬**高也
ɔi	批礼洗鸡溪**买卖递节**				
au	包炮卯偷走高**老草九**	iau	标票秒条柱赵小交孝		
ɛu	涂租岸斗狗侯**粗苦吴**				
ɛm	临森掩揞	im	林枕深心金锦琴吟音	m̩	伓相当于"不"姆伯母
am	胆贪南三坎含暗庵	iam	甜点添签减欠盐**针渗**		
		iŋ	兵平丁井清声轻兴英	ŋ̍	[hŋ̍˦]表示疑问
eŋ	冰分猛等争生肯恒硬	ieŋ	边变片棉电天神犬		
aŋ	帮方党仓办山**放卵梦**	iaŋ	尘良娘掌厂镶强向养	uaŋ	搬半满缎壮双馆款皇柱
ɔŋ	磅东同农总冲从拱凶	iɔŋ	穷胸熊勇用	uŋ	本笨屑伦尊存孙滚粉稳
ep	辑[tsep˥]咂嘴声	ip	立执缉湿及吸入		
ap	答塌杂鸽合	iap	帖叠接涉胁业蝶		
		ik	逼敌集戚极益译		
ek	北墨德格克黑扼	iek	笔撇蜜质七失结	uek	国或
ak	八拍目落割喝缚	iak	剔绿烛粟曲玉**鹿**	uak	钵夺泼阔发罚

ɔk 博木赤竹各福局　　ɪɔk 弱嚼鹊脚约　　uk 突律出术骨屈

1.3 从古今语音演变来看，海康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 古非敷奉三母字今文读是[b-]或[h-]声母，白读是[p-]或[p'-]声母。例如：

	飞非	放非	芳敷	浮奉	饭奉	夫非	蜂敷	妇奉	符奉
文读	bi˦ 张~	baŋ˩ 解~	baŋ˦ 芬~	bɛu˦	baŋ˥	hu˦ ~妻	hoŋ˦	hu˦ ~女	hu˩ ~合
白读	puɛ˦	paŋ˩	p'aŋ˦	p'u˩	puɯ˩ 食~	peu˦	p'aŋ˦	pu˦ 新~	peu˩ 画~

古非敷奉三母字，在其他的闽语方言里，白读也是[p-]或[p'-]声母，但文读只有[h-]或[x-]声母，不读[b-]声母，如"飞放芳"三字文读厦门话是[hui˥ hɔŋ˩ hɔŋ˥]，潮阳话是[hui˧ huaŋ˨ huaŋ˧]，福州话是[xei˧ xuɔŋ˨˦ xuoŋ˧]。

② 古明母字多读[m-]声母，古微母字多读[b-]声母。有一部分古明微母字今有两读，通常读[m-]母的是文读，读[b-]母的是白读。例如：

	磨明	卖明	米明	骂明	亩明	莫明	麦明	雾微	味微
文读	mo˩	mai˥	mi˨	mɪ˩	mu˨	mɔk˥	mek˩	mu˥	mui˥
白读	bua˩	bɔi˦	bi˩	bai˩	bɛu˨	bɔ˧	bak˩	bɛu˨	bi˦

在我们的记录中，只有古微母的"物"字例外。"物"字文读[biek˩]~资，白读[ˊmi˨]物品。这个例外可以从韵母和声调方面得到解释。按海康方言古今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古入声字今读[-p -k]尾韵母入声都是文读音，今读开尾韵母舒声都是白读音。"物"字的文白两读符合这个演变规律。海康方言古微母字读[b-]，跟古非敷奉三母的一部分字的文读声母相同，如"非 bi˨：微 bi˩｜费~用 bi˩：味 bi˦"，厦门话、潮阳话、福州话等闽语方言古非敷奉三

母今不读[b-]声母，"非：微｜费：味"两对字声母不会相同。

③ 没有鼻化韵母。古咸山宕江梗各摄舒声字文读是[-m -ŋ]尾的韵母，白读是口音韵母。例如：

	三咸	添咸	山山	算山	唐宕	光宕	腔江	生梗	兄梗
文读	sam˧	t'iam˧	saŋ˧	suaŋ˩	t'aŋ˩	kuaŋ˧	kiaŋ˧	saŋ˧	hiɔŋ˧
白读	sa˧	t'i˧	sua˧	sui˩	tɔ˩	kui˧	kɔ˧	sɛ˧	hia˧

以上这些字在厦门话、潮阳话也都有文白两读，白读都读鼻化韵，如"三"厦门话[sã˥]，潮阳话[sã˧]。古深臻曾通几摄海康方言不论文白一般都带[-m -ŋ]尾的韵母。就没有鼻化韵母这一点来说，海康方言跟闽语中的福州话一样，但跟厦门话、潮阳话不同。

④ 没有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古咸山臻宕江曾梗各摄入声字今文读是带[-p -k]尾的韵母，白读都是开尾韵母，读阳去[˥]55调，或阳上[˧]33调。例如：

	塔咸	割山	泼山	密臻	落宕	学江	食曾	客梗	锡梗
文读	t'ap˥	kak˥	p'uak˥	biek˩	lok˧	hiak˩	sik˩	k'ek˥	sik˥
白读	t'a˥	kua˥	p'ua˥	mi˧	lɔ˥	ɔ˧	tsia˧	k'ɛ˥	sia˥

以上这些字在厦门话、潮阳话也都有文白两读，白读都读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如"割"厦门、潮阳都读[kuaʔ˩]。古深通两摄入声字不论文白海康话一般都读[-p]或[-k]尾的入声韵母。海康话没有舌尖音[-n -t]尾韵，与潮阳话相同，与厦门话不同。

⑤ 古遇摄合口一等字，海康话今文读[-u]韵，白读[-ɛu]韵；古流摄开口一等字，海康话今文读[-ɛu]韵，白读[-au]韵。就是说，在海康方言里，古遇摄合口一等字的白读和古流摄开口一等字的文读韵母相同。以下举例，等号前字都是遇摄字白读，等号后字都是流摄字文读。例如：

肚猪~=斗北~ tɛu˩	塗泥土=投~降 t'ɛu˩	祖~公=走~狗 tsɛu˩
姑~奶=勾~结 kɛu˨˦	估~测=行走~ kɛu˩	穿~上=够足~ kɛu˩
裤衫~=口~押 k'ɛu˩	苦娘~=口~号 k'ɛu˩	乌黑色=阪金~ ɛu˨˦

这两类字读音相同，在其他闽语方言里也是常用的。例如厦门话、潮阳话、福州话以上几对例字都可能同音。参考厦门话“雇=够 kɔ˩”。

二 声 调

2.1 海康方言单字声调有八个。阴入和阳入都带[-p -k]尾，读短调。举例如下：

代码	调类	调型	调值	例 字
1	阴平	[˨˦]	24	猪尊边抽粗天开伤三飞娘女有年|**腐**|**树画旧饭味饿**
2	阳平	[˩]	11	陈唐平寒穷神扶池盘田仇存魂巡门麟寅沿仁龙农文云
3	阴上	[˧˩]	31	古展纸走比丑草体普好手死粉找武米柳眼免演满猛尾
4	阳上	[˧]	33	腐父序等倍|**惰坐祸户雨**|**递事误 拔活蚀食白物学**
5	阴去	[˨˩]	21	盖正醉对变爱抗唱菜汉世送放去试奏告镜进柄信战雾
6	阳去	[˥]	55	树画旧饭味饿递事误浩|惰坐祸户雨|**接擦割缺锡落**
7	阴入	[˥]	55	急竹积得笔出七曲福切铁发说必失脱接擦割缺锡落
8	阳入	[˩]	11	局杂合俗服涉叠十及达夺奸业入六纳拔活蚀食白物学

阴平的实际调值是[˧˥]35 调，为了跟其他一些闽语方言（如厦门话）比较方便，本文写作[˨˦]24 调。阳平的实际调值是[˨]22 调，跟阳上[˧]33 调很靠近，为了书面上区别方便，本文写作[˩]11 调。跟其他闽语方言比较，海康方言的连读变调显得简单。举两字组连读变调为例，①阴平字在所有其他声调字（包括阴平字）之前，一律变[˧]33 调。②阴上字在平声字（阴平、阳平）和上声字（阴上、

阳上)之前，都变为[˥]55 调，在去声字、入声字之前不变调。③阴去字在阴去、阴入之前不变调，在其他声调字前也变为[˥]55 调。④阳平、阳上、阳去、阴入、阳入作为两字组前字都不变调。两字组的后字不论什么声调都不变调。变调后没有出现新的调值，[˧]33 调跟阳上单字调相同，[˥]55 调跟阴去单字调相同。下面分别举例，例中 17"山竹"指野生的竹子：

1 1 身躯 身体 sieŋ˦˩˧ k'u˦˩	1 2 梳头 sɔi˦˩˧ t'au˩	1 3 姑嫂 kɛu˦˩˧ sɔ˨˩
1 4 书房 su˦˩˧ baŋ˩	1 5 身世 sieŋ˦˩˧ si˨˩	1 6 甘露 kam˦˩˧ lu˥
1 7 山竹 sua˦˩˧ tip˥	1 8 生日 sɛ˦˩˧ iek˩	3 1 祖公 tsɛu˨˩˥ kɔŋ˦˩
3 2 本钱 pui˨˩˥ tsi˩	3 3 马囝 小马 bɛ˨˩˧ kia˨˩	3 4 狗子 kau˨˩˥ tsi˧
5 1 汽车 k'i˨˩˥ ts'ia˦˩	5 2 价钱 kɛ˨˩˥ tsi˩	5 3 布尾 pɛu˨˩˥ buɛ˦˩
5 4 介绍 kai˨˩˥ siau˧	5 5 对称 tui˨˩˥ ts'eŋ˨˩	5 8 教育 kiau˨˩˥ iɔk˩

2.2 从上文的单字调例字可以看出，海康方言声调和古四声的对应关系比较复杂，如下页表一。表左是古四声和清浊，表端是今声调的调类和调值。从表一可以看出，古平声分化为海康方言的阴平和阳平，分化的条件跟其他大多数闽语方言一样。但古上声、去声、入声的分化却值得注意：

① 古上声清音声母字和大多数次浊声母字今读阴上。全浊声母字和少数次浊声母字往往有文白两读，文读是阳去，白读是阳上。只有古奉母"腐"字特别一些，读阳上[ʽhu˧]～败是文读，读阴平[˓hu˦]豆～是白读。

② 古去声清音声母字和少数次浊声母字读阴去。全浊声母字和多数次浊声母字往往也有文白两读，文读是阳去；白读一部分读为阳上，另一部分读为阴平。白读这种分化的条件现在还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 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少数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入，但有一部

表一

		阴平 ┤24	阳平 ┘11	阴上 ┘31	阳上 ┤33	阴去 ┘21	阳去 ┐55	阴入 ┐55	阳入 ┘11
古平声	清	粗开天							
	次浊	娘	文农云						
	全浊		陈田平						
古上声	清			古走比					
	次浊			**米眼尾**	**雨**		雨		
	全浊	**腐**			腐父**户**		坐祸户		
古去声	清					醉爱菜			
	次浊	**味饿**			**误**	雾	味误		
	全浊	**树画旧**			**递事**		树旧事		
古入声	清						**接割锡**	竹笔割	
	次浊				**物骆**		**落**	落	入六物
	全浊				**拔活白**				杂合俗

分字有文白两读，白读为阳去；全浊声母字和多数次浊声母字今读阳入，也有一部分字有文白两读，白读为阳上。

因此，古四声分化为海康方言的 8 个调类，不但和古声母的清浊有很大关系，而且和今方言的文白两读紧密相联。大家知道，文白两读现象的大量存在，是闽语方言最重要的共同特点之一。但是文白两读在声韵调几个方面的分布情况，在闽语各方言中是不一样的。拿声调的文白两读来说，闽语中心地区诸方言如福州话、厦门话、潮阳话就不很突出。如厦门话主要表现为部分古上声次浊声母字今文读是阴上[˦]53 调，白读是阳去[˩]11 调，"ˊ雨 u˦-水：节令 ho˩ 落～|ˊ有 iu˦ 所～|制 u˩～无|ˊ远 uan˦ 眺～ hŋ˩～路|ˊ耳 ĩ˦～目 hi˩～仔：耳朵"，但是闽语边缘地区诸方言就非常显著。拙

作《漳平(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3.175－196一文列举了漳平(永福)方言阳去和阳平、阳入和阳去、阴入文和阴入白等三种声调文白两读的事实,《福建省龙岩市境内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分界》《方言》1984.165－178一文也指出龙岩话有一部分阴入字白读作阳去,一部分阳入字白读作阳上的两读现象。漳平(永福)话、龙岩话都处于闽语边缘地区,跟闽西客话交界。海康方言是远离闽语的中心地区,也存在大量声调文白两读的事实。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2.3 下面举出声调上文白两读的例字。例字后第一个音是文读,第二、三个音是白读。

① 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少数次浊声母字,今文读是阳去[˥]55调,白读是阳上[˧]33调,共二十四字——惰 to˥ tua˧|坐 tso˥ tsɛ˧|祸 ho˥ huɛ˧|下底下 hia˥ ɛ˧|社 sɛ˥ sia˧|部 pu˥ pɛu˧|簿管记～ pu˥ pɛu˧|杜 t'u˥ tu˧|五 ŋu˥ ŋɛu˧|户 hu˥ hɛu˧|蟹 hai˥ hɔi˧|倍 pui˥ puɛ˧|蚁 ŋi˥ hia˧|雨 i˥ hɛu˧|在 tsai˥ ts'ai˧|亥 hai˥辛～革命 hai˧～时|抱 pau˥ p'ɔ˧|道 tau˥何足～哉 tau˧～路|造 tsɔ˥ tsau˧|後 hɛu˥ au˧|厚 hɛu˥ kau˧|臼 kiu˥ k'u˧|舅 kiu˥ ku˧|远 ieŋ˥ hui˧|另有十一字只读阳去[˥]55调:夏姓 hia˥|厦～门 hia˥|羽 i˥|是 si˥|痔 tsu˥|浩 hau˥|咎 kiu˥|撼 ham˥|诞～生 taŋ˥|善 sieŋ˥|荡放～ ti˧||有四十五字只读阳上[˧]33调:滷 lɛu˧|吕姓 lu˧|序 si˧|辅 hu˧|舞跳～ mɛu˧|弟 ti˧|罪 tsui˧|汇 hui˧|被棉～ p'uɛ˧|柱 t'iau˧|倚站立 k'ia˧|似 tsu˧|已 tsu˧|士 su˧|柿 ts'i˧|市 ts'i˧|跪 kui˧|咬 ka˧|赵 tsiau˧|绍 siau˧|妇 hu˧ pu˧|负 hu˧|受 siu˧|拒 ki˧|距 ki˧|淡 tam˧|俭 kiam˧|范 baŋ˧|犯 baŋ˧|甚 sim˧|旱 haŋ˧|限 hieŋ˧ haŋ˧|件 kieŋ˧|伴 puaŋ˧|断 tui˧|尽 tsieŋ˧|近 kieŋ˧|笨 puŋ˧|象 ts'iɔ˧|丈 tsiaŋ˧ tiɔ˧|痒 tsiɔ˧|项 haŋ˧|静 tsiŋ˧|动 tɔŋ˧ t'aŋ˧|重 tsɔŋ˧ taŋ˧‖

② 古去声全浊声母和一部分次浊声母字,今文读是阳去[˥]

55调,白读是阳上[˧]33调,共十三字:座 tso˥ tsɛ˧|误 ŋu˥ 不得有～ ŋu˧ 错～|悟 ŋu˥ 孙～空 ŋu˧ 觉～|助 su˥ tsu˧|务 mu˥ mu˧|代 tai˥ 朝～ tai˧ ～表|誓 si˥ soi˧|递 t‘i˥ tɔi˧|自 tsu˥ 来～ tsu˧ ～由|事 su˥ su˧|盗 tau˥ ～窃 tau˧ 海～|就 tsiu˥ tsiu˧|慎 sieŋ˥ ～重 sieŋ˧ 审～‖今文读是阳去[˥]55调,白读是阴平[˨˦]24调,共二十三字:大 tai˥ tua˨˦|饿 ŋo˥ ŋo˨˦|夏 hia˥ 春～秋冬 hɛ˨˦ ～天|步 pu˥ pɛu˨˦|路 lu˥ lɛu˨˦|露 lu˥ lɛu˨˦|树 si˥ ts‘iu˨˦|第 ti˥ tɔi˨˦|画 hua˥ uɛ˨˦|话 hua˥ uɛ˨˦|饲 su˥ ts‘i˨˦|昧 mui˥ bi˨˦|豆 tɛu˥ tau˨˦|候 hɛu˥ hau˨˦|旧 kiu˥ ku˨˦|柩 kiu˥ k‘u˨˦|烂 naŋ˥ nua˨˦|岸 ŋaŋ˥ hua˨˦|饭 baŋ˥ pui˨˦|望 maŋ˥ mɔ˨˦|病 piŋ˥ pɛ˨˦|命 miŋ˥ mia˨˦|定 tiŋ˥ tia˨˦‖有三十七字读阳去[˥]55调:贺 ho˥|夜 iɛ˥|度 tu˥|镀 tu˥|虑 li˥|害 hai˥|械 hai˥|毙 pi˥|币 pi˥|厉 li˥|励 li˥|逝 si˥|丽 li˥|隶 li˥|兑 tui˥|惠 hui˥|地 ti˥|示 si˥|视 si˥|侍 si˥|伪 ŋui˥|冒 mau˥|袖 tsiu˥|宙 tsiu˥|售 siu˥|但 taŋ˥|翰 haŋ˥|瓣 paŋ˥|雁 ŋaŋ˥|膳 sieŋ˥|谚 ŋieŋ˥|患 huaŋ˥|润 uŋ˥|状 tsuaŋ˥|孟 meŋ˥|凤 hɔŋ˥|用 iɔŋ˥‖有三十七字只读阳上[˧]33调:下～降 hia˧|互 hu˧|败 pai˧|系 hi˧|焙蒲昧切,烘烤使干 puɛ˧|队 tui˧|会 hui˧|备 pi˧|寺 tsu˧|治 tsi˧|柜 kui˧|暴 pau˧|校学～ hiau˧|庙 miau˧|召 tsiau˧|邵 siau˧|调 tiau˧|寿 siu˧|右 iu˧|验 niam˧|妗 kim˧|弹 taŋ˧|汗 haŋ˧|办 paŋ˧|贱 tsieŋ˧|电 tieŋ˧|乱 luaŋ˧|换 huaŋ˧|院 ieŋ˧|恨 hieŋ˧|论讨～ luŋ˧|顺 suŋ˧|匠 ts‘iaŋ˧|赠 tseŋ˧|净 tsiŋ˧|盛兴～ siŋ˧|洞 tɔŋ˧‖有十九字只读阴平[˨˦]24调:骂 mɛ˨˦|谢 sia˨˦ 多～ tsia˨˦ 姓|箸 tu˨˦|芋 ɛu˨˦|稗 pɔi˨˦|妹 muɛ˨˦|坏 huai˨˦|鼻 p‘i˨˦|篦 pui˨˦|字 tsu˨˦|尿 liɔ˨˦|料材～ liau˨˦|面 mieŋ˨˦|麵 mi˨˦|砚 hi˨˦|具 kuai˨˦|闰～月 nuŋ˨˦|份一～ huŋ˨˦|巷 hɔ˨˦‖

③ 有一部分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文读是阴入

[˥]55 调，白读是阳去[˥]55 调，共三十七字：搭 tap˥ ta˥｜塔 t'ap˥ t'a˥｜插 ts'ap˥ ts'a˥｜接 tsiap˥ tsi˥｜给 k'ip˥ k'i˥｜擦 ts'ak˥ ts'ua˥｜割 kak˥ kua˥｜葛 kak˥ kua˥｜渴 k'ak˥ k'ua˥｜喝 hak˥ hua˥｜八 pak˥ poi˥｜杀 sak˥ sua˥｜铁 t'iek˥ t'i˥｜节 tsiek˥ tsoi˥｜泼 p'uak˥ p'ua˥｜雪 siek˥ soi˥｜缺 k'iek˥ k'uɛ˥ k'i˥｜作 tsɔk˥ tsɔ˥｜索 sɔk˥ sɔ˥｜驳 pɔk˥ pɔ˥｜啄 ts'ɔk˥ tɔi˥｜百 pek˥ pɛ˥｜拍 p'ek˥ p'a˥｜魄 p'ek˥ p'ɛ˥｜格 kek˥ kɛ˥｜客 k'ek˥ k'ɛ˥｜革 kek˥ kɛ˥｜隔 kek˥ kɛ˥｜僻 p'ik˥ p'ia˥｜迹 tsik˥ tsia˥｜脊 tsik˥ tsia˥｜赤 ts'ik˥ ts'ia˥｜尺 ts'ik˥ ts'io˥｜惜 sik˥ ts'ɔi˥｜壁 pik˥ pia˥｜锡 sik˥ sia˥｜落 lɔk˥ lɔ˥‖有二十字读阳去[˥]55 调：甲 ka˥｜胛肩～ ka˥｜鸭 a˥｜押 a˥｜獭 t'ua˥ 撒 sua˥｜鳖 pi˥｜拨 bua˥｜说小～ suɛ˥｜血 huɛ˥｜粕 p'ɔ˥｜托 t'ɔ˥｜郭 kuɛ˥｜忆 i˥｜亿 i˥｜轭 ɛ˥｜册 ts'ɛ˥｜拆 t'ia˥｜掰用手～开 pɛ˥｜只 tsia˥‖

④ 有一部分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文读是阳入[˩]11 调，白读是阳上[˧]33 调，共十个字：笠 lip˩ lɔi˧｜拔 puak˩ poi˧｜活 huak˩ ua˧｜物 biek˩ mi˧｜莫 bɔk˩ bɔ˧｜薄 pɔk˩ pɔ˧｜食 sik˩ tsia˧｜蚀 sik˩ tsia˧｜白 pek˩ pɛ˧｜石 sik˩ tsio˧‖有十四字只读阳上[˧]33 调：沓 t'a˧｜闸 tsa˧｜舌 tsi˧｜篾 bi˧｜截 tsɔi˧｜跋 pua˧｜月 buɛ˧ 掠 lia˧｜箬 hiɔ˧ 药 iɔ˧｜麦 bɛ˧｜屐 kia˧｜席草～ sia˧｜籴 tia˧｜

三 声韵调配合表

3.1 声韵调配合关系 海康方言声韵的配合关系如表二。表中把声母分为五组，把韵母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三类。从表中可以看出，海康方言五组声母都能跟开齐合三类韵母相拼。

表二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p p' b m	排 派 眉 埋	比 披 米 棉	补 铺 武 务
t t' l n	代 待 来 耐	迟 啼 利 女	猪 杜 鲁 女
ts ts' s	栽 菜 赛	止 市 丝	朱 粗 事
k k' h ŋ	改 开 海 碍	旗 起 虚 义	古 苦 扶 吴
ø	爱	伊	污

3.2 声韵调的配合表　海康方言声韵调的配合表见第149～157页表三至表十一。表中同一横行表示声母相同，同一竖行表示韵母和声调相同。空格表示没有声韵调配合关系。黑体字表示白读音。仿宋体字一律在表下加注说明。写不出字的声韵调组合，表里都用圆圈数码表示，也在表下加注说明。另有五个韵母单列如下：

[uai]　衰 suai˨˦ | 帅 suai˨˩ ‖ 乖 kuai˨˦ | 㤎高也 kuai˨ | 枴 kuai˦˨ | 怪 kuai˨˩ ‖ 快 k'uai˨˩ ‖ 坏 huai˨˦ | 怀 huai˨ ‖ 外 ŋuai˧。

[m̩]　伓相当于"不" m̩˨ | 姆伯母 m̩˨。

[ŋ̍]　□表示疑问 hŋ̍˨˦ | □表示答应 hŋ̍˦˨ | □表示惊叹 hŋ̍˨ | □表示厌恶 hŋ̍˥ | □孩子哭声，表示撒娇 ŋ̍˨˦。

[ep]　镊 nep˥ | □咂嘴声 tsep˨。

[uek]　国 kuek˥ ‖ 或 huek˨。

表三

	a						ɔ						ɛ						ai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疤		饱	罢	呗	叭	波	婆	宝	薄	报	博	病	爬	靶	白	柄	伯		排	摆	败	拜	
pʻ	脬	爬			①	拍		婆		抱	破	粕		棚			帕	啪		排	⑰		派	
b		猫	我					无	母	莫					码	麦				眉	⑱			
m		痳	马				望	魔		膜			骂	冥	猛			咩		埋	买			卖
t	担	②	胆	踏	担	搭	刀	肠	倒	择	当	卓	袋	茶	底		⑫	砣		坮		代	带	贷
tʻ	他			沓	③	塔	拖	桃	讨		烫	托	胎	⑬			退		箬	台	呔	待	太	
l	④	肯		蜡			浪	罗	老	落	⑨			胸	冷	历		裂	利	来	癞	赖		赖
n	⑤	篮						囊	⑩	两		糯	奶		嫲		⑭				迺	耐		
ts	楂		早	闸	炸	⑥	装	槽	左	昨		作	争	者	姐	坐	债	织	裁	前	宰	在	载	在
tsʻ	差	查	吵			插	初	床	草		错		青	⑮	醒		脆	册	千	材	采		菜	
s	衫			煠			唆		锁			索	纱	蛇	舍		姓	嗜	腮		屎		赛	
k	铰	衔	敢	咬	教	甲	歌		讲		告	搁	家	椵	假	⑯	嫁	格	该		改		界	芥
kʻ	骹		巧		敲	⑦	糠		可		课		坑					客	开		凯		概	
h		呵			孝	哈	号	何	好	祸	货	吡	夏	虾						孩	海	亥		害
ŋ		⑧					饿	鹅				俄		牙		硬			碍	呆				艾
ø	阿		拗			鸭	秧		影	学	⑪	恶	下	桁	哑			轭	挨	闲			爱	

肯 la˩ ～油 种脂油

骹 kʻa˦ 脚

咩 mɛ˥ 羊叫声

椵 kɛ˩ 枷，一种囚具

坮 tai˩ 方言字，掩埋

箬 tʻai˦ 筛子

① pʻa˨ 外实中空

② ta˩ 禾苗

③ tʻa˨ 用小勺舀物

④ la˦ ～溉 乘凉

⑤ na˦ 我～来 我刚来

⑥ tsa˥ ～样 怎么样

⑦ kʻa˥ 压在上面

⑧ ŋa˩ 手～～ 手笨

⑨ lɔ˨ ～鱼 捞鱼

⑩ nɔ˨˩ 尼～～ 晃晃悠悠

⑪ ɔ˨ 看见，看望

⑫ tɛ˨ ～～一片，一块

⑬ tʻɛ˩ ～出 挤出

⑭ nɛ˨ ～屎 用力拉出屎

⑮ tsʻɛ˩ 涂擦去污

⑯ kɛ˧ 撬起来

⑰ pʻai˨˩ 物品坏了；凶狠

⑱ bai˨˩ 相貌丑；难看

表四

	ɔi						au						ɛu						i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p	批			拔	蔽	八	包		保	暴	报		步	符	补	部	布		边	脾	比	备	庇	鳖
p'	批		①					袍			炮		铺	扶		簿	铺		披	皮	疕			
b														浮	毋		雾		妃	迷	米	篾	费	味
m	卖	迷	买					茅	卯	貌			墓	模	某			牡	面	棉	尾	物		⑨
t	低	蹄	底	递	帝	啄	豆		岛	道	到	道	渡		赌		斗		低	迟	抵	弟	戴	滴
t'			体		替		偷	涛			套			捲	⑦		吐		天	啼	体		剃	铁
l		犁	礼	笠				劳	老			涝	路	炉	橹	卤		漏	痢	离	里	利		虑
n								硇	脑					奴						尼	女			
ts	②	齐		截	祭	节	糟		走	造	灶		租		祖		奏		支	钱	止	舌	志	接
ts'	初	裁			粞	③	抄	曹	草		燥		粗	愁			醋		鲜	池	取	市	趣	
s	梳		洗	誓	细	雪		⑤	擞		扫		苏						丝	时	死	氏	四	嗜
k	鸡	鲋	改		计	洁	高	猴	九	厚	告	窖	姑	糊	估	⑧	雇	垢	肌	旗	举	忌	记	剧
k'	溪				契		敲		考		靠	⑥	箍	狐	苦		裤		区	其	起		去	缺
h				蟹			鲎	豪	吼		好	浩		壶	虎	户		戽	虚	年	喜	耳	戏	系
ŋ		倪						熬		傲				吴	藕	五				疑	语	义		毅
ø	挨	鞋	矮	解	隘	④	欧	喉			沤		乌	湖	呕				伊	姨	椅	异	意	忆

鲋 kɔi˩ 腌鱼

硇 nau˩ ～洲湛江市地名

箍 k'ɛu˦ 圆圈状的东西

① p'ɔi˧˥ 斜靠

② tsɔi˦ 物品多，丰富

③ ts'ɔi˥ 憎恨，不高兴

④ ɔi˥ 指谷物颗粒不实

⑤ sau˩ ～～掌打一巴掌

⑥ k'au˥ 食品脆裂的声响

⑦ t'ɛu˧˥ 垂直地倒下去

⑧ kɛu˧ 无～没有希望

⑨ mi˥ 许是～个那是什么

表五

	ia						iɔ						iɛ						iu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兵**		饼		**变**	壁			**表**															
pʻ		**坪**				①		**薸**			**票**													
b																								
m	**命**	**名**																						
t	**定**	**埕**	鼎	籴			**张**	**跳**	**长**	着	钓	⑧								绸				
tʻ	**厅**	**程**		疼		拆	**挑**				粜													
l				掠				**粮**	**两**											流	榴			
n	②		**岭**					**娘**												牛	纽			⑪
ts	遮	成	③	**食**	**正**	跡	椒		**少**	石	**酱**	借						藉	周		酒	纣	咒	就
tsʻ	车		**请**			赤	**枪**	**墙**		席	笑								**抽**	仇	手			
s	赊	**城**	写	席	泻	**锡**	烧	殇	**赏**	**想**	**相**	惜					佘	射	收	泅	守	寿	秀	售
k	家		**囝**	屐	架		**轿**	**桥**			叫	脚									九		救	旧
kʻ	④	骑		倚		缺					⑨	⑩							邱	球	⑫			
h	**兄**	虾	⑤		⑥	下	**香**			[illegible]	**向**								休	裘	朽			⑬
ŋ		牙																						
ø	也	鸦	野	易		⑦	鹞	**摇**						耶	野	液		夜	忧	油	友	右	幼	又

① pʻia˥　气～气喘吁吁的样子

② nia˨˦　赤～鱼名

③ tsia˨˩　淡而无味

④ kʻia˨˦　竖立起来

⑤ hia˨˩　～无倒承受不起

⑥ hia˨˩　悬悬～～高耸貌

⑦ ia˥　～种撒种

⑧ tiɔ˥　～棋下棋

⑨ kʻiɔ˨˩　做个～装装样子

⑩ kʻiɔ˥　捡，拾

⑪ niu˥　滗～泥鳅

⑫ kʻiu˨˩　拉，拽，牵引

⑬ hiu˥　呼叫声

表六

	iau						u						ua						uɛ					
	阴平 ˩˧	阳平 ˩	阴上 ˧˩	阳上 ˧	阴去 ˨	阳去 ˥	阴平 ˩˧	阳平 ˩	阴上 ˧˩	阳上 ˧	阴去 ˨	阳去 ˥	阴平 ˩˧	阳平 ˩	阴上 ˧˩	阳上 ˧	阴去 ˨	阳去 ˥	阴平 ˩˧	阳平 ˩	阴上 ˧˩	阳上 ˧	阴去 ˨	阳去 ˥
p	标		表				伏	烳	补	妇	布	部	搬		扳	跋	半	钵	飞	赔		倍	贝	⑫
p'	飘				票		铺	菩	普	④			潘			伴	破		坯	皮		被	配	
b								无	武			皮	外	磨				⑥		煤	尾	月		𫠠
m		苗	秒	庙		藐			毋	条		雾	⑦	麻	满				妹			糜		
t	雕	条		调	吊		猪	厨	堵		注	度	单	弹		惰	带							
t'	挑	调		柱	跳			徒	土			杜	拖		剸		炭	獭						
l	料	寮	了	料				卢	鲁	吕		路		栏		辣								
n	①							奴		努		怒	烂	郎	⑧	澜	⑨							
ts	焦	②	鸟	赵	照	兆	朱	藷	子	[illegible]	铸	助	煎	蛇	纸	⑩								
ts'	超	潮			臭		粗	徐	楚		厝		笺			⑪	蔡	擦	炊		髓			啜
s	消	韶	小	绍	笑		斯	时	使	士	思	事	沙		徙		伞	煞	衰				税	说
k	交		搅	挢	教		孤		古	舅	固	⑤	官	寒	赶		挂	割	瓜		果		过	郭
k'	趫	桥	巧				枯		苦	臼	库		宽					渴	科	瘸				缺
h	嚣	③	晓	校	孝		俘	扶	府	父	富	负	花	华		画	化	喝	灰	回	火	祸	货	血
ŋ		饶						吴	午	误		误												
ø	妖	谣			要	耀	污		坞	有	恶		换		碗	活	晏		话			划		⑬

料 liau˩˧ 材～；liau˧ 意～

挢 kiau˧ 用杠杆往上撬起

趫 k'iau˩˧ ～骹跷起二郎腿

烳 pu˩ 食物直接放在火中烧烤

藷 tsu˩ 番～白薯

粄 pua˧˩ 饭巴

剸 t'ua˧˩ 用锄铲去草皮等

笺 ts'ua˩˧ 小刺儿

𫠠 buɛ˥ "不会"的合音字

① niau˩˧ 皮肤皱起

② tsiau˩ 齐全的意思

③ hiau˩ 女性淫荡

④ p'u˧ 液体沸起

⑤ ku˥ 下蹲

⑥ bua˥ ～款拨款

⑦ mua˩˧ 披在身上

⑧ nua˧˩ 揉搓的动作

⑨ nua˩ 鸡～小雌鸡

⑩ tsua˧ 差一点儿

⑪ ts'ua˧ 向一边歪斜

⑫ puɛ˥ 交配

⑬ uɛ˥ 呕吐声

表七

	ui						em						am/ap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p	杯	肥	本		辈	背														
p‘	胚	培			屁	①														
b		梅																		
m	问	门	每			昧														
t	堆	搥	转	队	对	兑					③		耽	澉	胆	淡			答	
t‘	梯	槌	腿		退					④			贪	潭	毯		探		蹋	
l	擂	雷	蕊	类				临			⑤	⑥		蓝	览	漤		缆		
n			软	内		②						⑦		南					纳	
ts	砖	全	水	罪	醉		⑧		⑨				簪		斩	站				杂
ts‘	吹	随	喘		瘁								参	蚕	惨		忏		插	
s	簑	垂	水	瑞	算	祟	叁	森					三					毵		
k	归		鬼	跪	桂				[illegible]				甘	含	感				鸽	
k‘	开	葵			气			黔					堪		坎		磡		磕	
h	徽	回	毁	汇	肺	惠	⑩							含						
ŋ		危		伪		魏								函			喊	颔		合
∅	威	黄	委	位	畏	卫	掩		揞				庵		饮		暗			

[illegible] kem˨˩　盖住；盖上

毵 sam˥　～毛毛发杂乱

磡 k‘am˨˦　塍～比较高的田埂

饮 am˨˩　米汤

① p‘ui˥　吐唾沫

② nui˥　从底下钻过去

③ tem˨˦　物体重

④ t‘em˧　～头点头

⑤ lem˨˦　脚踩入烂泥

⑥ lem˥　用舌舔

⑦ nem˥　一种恶臭味

⑧ tsem˦　～～小撮

⑨ tsem˨˩　～目眨眼

⑩ hem˦　～倒盖住

表八

	eŋ/ek								aŋ/ak								ɔŋ/ɔ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冰	①	②	③	绷		北	白	帮	房	板	办	放	蚌	八	**缚**		磅	绑	榜		泵	博	薄
p‘	烹	彭					魄		**芳**	**旁**	**纺**		膨		**拍**	曝		篷	捧	⑬			朴	
b	分	闻		问	奋		佛		方	防	访	范	放	望	法	袜	⑭							
m		冥	猛			孟	墨		**梦**	亡	挽	网			沫	日		蒙	懵	梦				木
t	登		等				德	特	单	铜	党	但	当	荡	**剥**	达	东	⑮	**董**	动	栋	洞	督	毒
t‘		腾							滩	唐	桶	动			塞	读	通	同	统		痛		秃	
l		玲	冷					勒	栏	兰	⑤	**卵**		浪	落	六		隆	垄				骆	鹿
n		能								侬	⑥							农			弄			
ts	争			蹭			则	择	鬃	从	盏	脏	**葬**		**节**	**实**	宗		总		众	仲	竹	族
ts‘	撑	曾		蹭	衬		策		仓	残	铲			灿	擦	凿	冲	从	宠		铳		畜	逐
s	生		省				塞		山		瘠		送	上	杀		鬆	松	耸	颂	宋	诵	缩	俗
k	耕	①	耿			更	格		纲		港		干	⑦	割	⑧	躬		拱		供	共	各	
k‘	铿		肯				克		空	杭	慷	⑨	抗		壳	咯	腔		孔		控		菊	局
h	亨	恒	很				黑		鲔	行	⑩	旱	汉	汗	喝	鹤	凶	鸿		奉			福	服
ŋ						硬		额	⑪	颜	眼	岸		雁		⑫								
ø							扼		安	红			案		压		雍		拥		瓮		恶	

放 baŋ˨　解～；paŋ˨ 放下

侬 naŋ˩　称"人"为"侬"

瘠 saŋ˨˩　身体瘦

鲔 haŋ˦　～鱼 鱼名

动 tɔŋ˧　运～；t‘aŋ˧ 活动

① peŋ˩　石～ 地下的石块

② peŋ˨˩　～草 拔草

③ peŋ˧　～出来 拽出来

④ keŋ˩　目～～ 眼神呆滞

⑤ laŋ˨˩　～侬 咱们

⑥ naŋ˨˩　竹编的箱子

⑦ kaŋ˥　大声喊叫

⑧ kak˩　扔掉

⑨ k‘aŋ˧　顶～ 为人极厉害

⑩ haŋ˨˩　恐吓的声音

⑪ ŋaŋ˦　～板 呆板，不灵活

⑫ ŋak˩　碾压

⑬ p‘ɔŋ˧　火突然着起来

⑭ bɔŋ˦　空的坛子

⑮ tɔŋ˩　～～ 筒

表九

	im/ip								iam/iap								iŋ/i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兵	屏	丙		併	病	逼	
p‘																		平			聘		僻	
b																								
m																		明				命		
t							竹		砧	甜	点		店	垫		谍	丁	亭	顶	定		定	的	敌
t‘									添	沉					贴	叠		廷	挺				踢	
l		林					粒	六		帘		敛		殓		猎		零		令		令		
n									念					念	捻				宁			侫	匿	
ts	针	①	枕		浸		执	蛰	针	潜		渐	占		接		征	晴	井	净	症	静	积	集
ts‘	深	寻	寝				缉		签		③				妾		清	情	请		凊		贼	
s	心		沈	甚			湿	拾	杉	④	闪		渗			涉	声	盛	省	盛	胜		锡	
k	金		锦	妗	禁			及	监	咸	减	俭	剑		劫		京		景		敬	竞	戟	极
k‘	钦	琴					吸		谦	钳			欠				轻	鲸	顷		庆			
h	欣						吸	②	莶	嫌	险	陷	⑤		峡	胁	兴	行		辛	兴			域
ŋ		吟								严		验				业		迎						
ø	音	淫	饮	任	荫			入	阉	盐	掩	炎	厌	焰		枼	英	盈	影	韵	应		益	译

吸 k‘ip˥　～收，～引

　hip˥　～石磁石

念 niam˦　想～

　niam˥　用于人名

莶 hiam˦　苦辣的味道

定 tiŋ˧　安～团结

　tiŋ˥　安～门城门名

令 liŋ˧　口～

　liŋ˥　命～

凊 ts‘iŋ˩　微冷的感觉

盛 siŋ˩　盛放

　siŋ˧　兴盛，～气凌人

兴 hiŋ˦　～旺发达

　hiŋ˩　高～

① tsim˩　用手掏出东西

② hip˩　“肉”平常说[hip˩]，“肉”读[iɔk˩]是读书音

③ ts‘iam˨˩　用尖的东西刺进去

④ siam˩　鱼～鱼翅

⑤ hiam˩　喊，招呼

表十

	ieŋ/iek								aŋ/iak								iɔŋ/iɔ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边		扁	辨	变	辫	笔	别																
p‘	篇	频			片	汴	撇																	
b	①		②		愤		忽	蜜																
m	面	棉	免					灭																
t	颠	藤	典	屯	镇		得	直		尘		④	中			鹿								
t‘	天	田	殄				铁		窗		艇		⑤		别									
l	③	连	撚	练		楝		烈		良	两	量	亮	谅	⑥	绿								略
n		年							娘	娘		让												弱
ts	真		剪	尽	进		节	绝	将		掌	丈	种	涨	烛								酌	嚼
ts‘	千	前	浅		秤		七		昌	场	厂	匠	畅		粟	趯							鹊	芍
s	仙	神	鲜	荠		羡	失	实	镶	常	想	上	相	尚	粟	熟							削	
k	坚		紧	件	见		结	杰	姜	穷	讲		降										脚	
k‘	牵	权	犬		劝		揭		腔	强								穷					曲	
h	轩		显	现	献		歇		乡	雄	响		向			学	胸	熊						
ŋ		言				谚	孽																	狱
ø	烟	然	演		燕			热	央	扬	养	样				玉		融	勇			用	约	

中 tiaŋ˩ ～状元

娘 niaŋ˧˦ 指女青年

niaŋ˩ 姑～

趯 ts‘iak˩ 把容器里的东西上下抖动

粟 siak˥ 专指粟米

ts‘ak˥ 专指稻谷

穷 k‘iɔŋ˩ 贫～

k‘iaŋ˩ ～侬穷人

① bieŋ˧˦ ～起来抬起来

② bieŋ˦˨ ～开推开

③ lieŋ˧˦ 圆～～又圆又光滑

④ tiaŋ˧ 疑问词“谁?”

⑤ t‘iaŋ˩ ～一散踢一脚

⑥ liak˥ 能干，有本事

表十一

	uŋ/uk								uaŋ/ua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p	奔	嗌	本	笨	粪		不	佛	搬			绊	半		钵	跋
p‘	潘	盆			喷				般	攀			判		泼	
b																
m	闷	门								瞒	满		①	漫	末	没
t	敦	唇			扽	盾		突	端		短	缎	断			夺
t‘	伅	豚				囤				团					脱	
l		轮		论				律		鸾	卵	乱				劣
n	国										暖					
ts	尊		准		俊		卒	秫	装		转		壮	状	卓	浊
ts‘	村	存	忖		寸		出		穿		闯		创		龊	
s	孙		损	殉	舜		膝	术	双		爽		蒜		刷	
k	君	群	滚	郡			骨	掘	棺		馆		灌	炅	括	
k‘	坤		捆		困		屈		宽	狂	款		矿		阔	②
h	昏	魂	粉	混	训		忽	榾	欢	皇		炅	况		发	罚
ŋ											玩					
ø	温		稳		揾				湾	弯	枉		怨		龉	

潘 p‘uŋ˦ 泔水

榾 huk˩ 果子核

炅 kuaŋ˥ 用于人名

huaŋ˦ 火燃起

① muaŋ˩ 牛～ 牛绊绳

② k‘uak˩ 锭～ ～器

四　词汇和语法例句

本节按照《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的顺序排列。(1)至(17)是词或词组,破折号之前是词目,之后是海康话。海康话用字与词目相同时不重复。方言中意义相同的条目用竖线"|"分开。(18)是语法例句,先列方言的说法,用小字注释意义,再写方言的读音。

(1)

太阳——日头 iek˩ t'au˩

月亮——月 buɛ˧ | 月娴 buɛ˧ nɛ˨

打雷——拍雷 p'a˥ lui˩

打闪——电□ tieŋ˧ si˥

下雨——落雨 lɔ˧ hɛu˧

下雪——落雪 lɔ˧ soi˥

冻冰——结冰 kiek˥ peŋ˦

雹——□ t'ak˩

刮风——拍风 p'a˥ huaŋ˦

端阳——五月节 ŋɛu˧ buɛ˧ tsoi˥

中秋——八月十五 poi˥ buɛ˧ tsap˩ ŋɛu˧

(阴历)除夕——三十冥昏 sa˦˧ tsap˩ mɛ˩ hui˦

元旦——正月初一 tsia˦˧ buɛ˧ ts'oi˦˧ iek˥

(2)

灰尘——飏尘 iaŋ˦˧ tiaŋ˩

石灰—— tsiɔ˧ huɛ˦

泥土——涂 t'ɛu˩

凉水——凝水 kaŋ˩ tsui˨

热水——烧水 siɔ˦˧ tsui˨

煤——炭 t'ua˩

煤油——火水 huɛ˨˥ tsui˨

锡—— sia˥

磁石——吸石 hip˥ tsiɔ˧

(3)

乡村——村 ts'ui˦ | 农村 noŋ˩ ts'ui˦

(赶)集——市 ts'i˧

胡同——巷囝 hɔ˧ kia˨

房子全所——厝 ts'u˩

屋子单间——间 kai˦

正房——厅间 t'iŋ˦˧ kai˦

厢房——外房 bua˦˧ paŋ˩

窗户——窗 t'iaŋ˦ | 窗门 t'iaŋ˦˧ mui˩

门坎儿——门槛 muiɹ k'iam˧
厕所——屎间 sai˩˥ kai˦
厨房——灶前 tsiu˩˥ tsaiɹ
烟囱——熏窗 huŋ˦˥ ts'aŋ˦

（4）

男人——妚妚侬 tsaɹ pɛu˦˥ naŋɹ
女人——妚婄侬 tsaɹ bɛu˩˥ naŋɹ
小孩儿——侬囝 noŋɹ kia˨
男孩儿——妚妚囝 tsaɹ pɛu˦˥ kia˨
女孩儿——妚婄囝 tsaɹ bɛu˩˥ kia˨
老头儿——老个 lau˩˥ kaiɹ
单身汉—— taŋ˦˥ sieŋ˦˥ haŋɹ
老姑娘老处女——老妚婄囝 lau˧ tsaɹ bɛu˩˥ kia˨
医生—— i˦˥ sɛ˦ | 先生 sieŋ˦˥ sɛ˦
厨子—— tuɹ tsi˨
乞丐——乞食 k'iek˥ tsia˧

（5）

父亲——爸 pɛ˧ 背称 | 兄 hia˦ 经常用作面称 | 官 kua˦ 旧称
母亲——妈 ma˥ 背称 | 嫂 so˨ 经常用作面称 | 娘 niaŋ˦ 旧称
祖父——公 koŋ˦
祖母——嬭 nɛ˨
兄——哥 ko˥
弟—— ti˧
姊—— tsi˨
妹—— muɛ˦
伯父——伯 pɛ˥
伯母——姆 m˨
叔父——叔 tsip˥
叔母——婶 tsim˨
外祖父——公 koŋ˦
外祖母——嬭 nɛ˨
儿子——囝 kia˨
儿媳妇——新妇 sim˦˥ pu˧
女儿——妚婄囝 tsaɹ bɛu˩˥ kia˨ 女孩儿
女婿——郎家 loɹ kɛ˦
舅—— ku˦
舅母——妗 kim˧ 比母亲年龄小 | 妗婆 kim˧ poɹ 比母亲年龄大
姑—— kɛu˦
姨—— iɹ
弟兄总称——兄弟 hia˦˥ ti˧
姊妹—— tsi˩˥ muɛ˦
夫——老公 lau˩˥ koŋ˦
妻——老婆 lau˩˥ p'oɹ
配偶——我裏个 ba˩˥ lai˨

kai˩(说话者之配偶，夫称妻，妻称夫均可)

(男子)娶媳妇——讨娘 tʻɔ˩˥ niaŋ˧|□娘 he˧ niaŋ˧

(女子)出嫁——嫁 kɛ˩

(6)

头—— tʻau˩|头□ tʻau˩ lɛ˩

脸——面 mieŋ˧

额——头额 tʻau˩ hia˥

鼻子——鼻 pʻi˧

眼——目 mak˩

眼珠儿——目珠 mak˩ tsiu˧

耳朵——耳 hi˧|耳婆 hi˧ pɔ˩

舌头——舌 tsi˧

脖子——头□ tʻau˩ ti˥

胳臂——手□ tsʻiu˩˥ tʻɔ˧

左手—— tsɔ˩˥ tsʻiu˩|外手 ŋuai˧ tsʻiu˩

右手—— iu˧ tsʻiu˩|□手 ɔ˥ tsʻiu˩

大拇指——手母 tsʻiu˩˥ bɔ˩

食指——啄盐手指 tɔk˥ iam˩ tsʻiu˩˥ tsi˩

中指——当央手指 ta˧˦ ɔ˧ tsʻiu˩˥ tsi˩

无名指——四指 si˩˥ tsi˩

小拇指——煞尾手囝 sua˥ buɛ˩ tsʻiu˩˥ kia˩

指甲——手甲 tsʻiu˩˥ ka˥

腿—— tʻui˩|骹 kʻa˧脚和腿

膝盖——骹□膝 kʻa˧˦ u˧ suk˥

(7)

病了——病啦 pɛ˧ la˧

泻——放肚 paŋ˩˥ tɛu˩

发疟子——造北寒 tsɔ˥ pak˥ kua˩

瘸子——跰骹 pai˩˥ kʻa˧

驼背——翘腰 kʻiau˧˦ iɔ˧

死了——死啦 si˩ la˧|老啦 lau˥ la˧|过世啦 kuɛ˩˥ si˩ la˧|过辈啦 kuɛ˩˥ puɛ˩ la˧|无□啦 bɔ˩ tu˧ la˧

葬—— tsaŋ˩|埋 tai˩

诊病——望病 ɔ˥ pɛ˧

(病)轻了——松啦 saŋ˧ la˧|好□啦 hɔ˩ niŋ˥ la˧

(8)

衣服——衫裤 sa˧˦ kʻɛu˩

涎布——澜布 nua˧ pɛu˩

尿布—— niɔ˧˦ pɛu˩

手巾——面巾 mieŋ˧ kieŋ˧洗脸用

肥皂——碱 kieŋ˩|番鬼碱

huaŋ˦˫ kui˨˩˥ kieŋ˩
洗脸水——洗面水 soi˨˩˥ mieŋ˦˫ tsui˨
凳子——凳 tieŋ˩
桌子——床 ts'ɔ˩
抽屉——柜斗 kui˧ tau˨
糨糊——糊 kɛu˩
火柴—— huɛ˨˩˥ ts'a˩
抹布——揩床布 lu˨˩˥ ts'ɔ˩ pɛu˩
羹匙——羹 keŋ˦
箸—— tu˦|糜箸 muɛ˩ tu˦
簸箕—— pua˩˥ ki˦
笤帚——扫把 sau˩˥ pɛ˨
碌碡—— la˩ tak˩
碓—— tui˩|臼 k'u˧
槌子——槌 t'ui˩
绳子——索 sɔ˥
自行车——单车 taŋ˦˫ ts'ia˦
轮子——车□ ts'ia˦˫ uaŋ˩
伞—— sua˩

(9)

早饭——早糜 tsa˨˩˥ muɛ˩
午饭——日昼糜 iek˩ tau˩˥ muɛ˩
晚饭——冥昏糜 mɛ˩ hui˦˫ muɛ˩

大米饭——饭 pui˦
面条儿——面 mi˧
面粉—— mi˧˫ huŋ˨
馒头—— maŋ˥ t'au˩
包子——包 pau˦
馄饨——扁食 p'aŋ˩˥ sek˩
菜饭——ts'ai˩|物配 mi˧ p'uɛ˩
醋—— ts'ɛu˨
酱油—— tsiɔ˩˥ ui˩
脂麻油——麻油 mua˩ iu˩
猪油——猪膏 tu˦˫ la˩
豆豉——豆发 tau˧ huak˥
盐—— iam˩
白酒——酒 tsiu˨
黄酒——米酒 bi˨˩˥ tsiu˨
江米酒——秫米酒 tsuk˩ bi˨˩˥ tsiu˨
开水喝的——沸水 pui˧ tsui˨
泔水——潘水 p'uŋ˦˫ tsui˨|米水洗米水 bi˨ tsui˨

(10)

公猪——猪哥 tu˦˫ kɔ˦
母猪——猪母 tu˦˫ bɔ˨
公牛——牛牯 bu˩ kɛu˨
母牛——牛□ bu˩ laŋ˨ 未下过小牛的|牛母 bu˩ bɔ˨ 下过小牛的

公狗——狗牯 kau˨˩˥ keu˨˩｜狗公 keu˨˩˥ kɔŋ˧

母狗——狗□ kau˨˩˥ laŋ˨˩｜狗母 kau˨˩˥ bɔ˨˩

郎猫——猫公 ba˩ kɔŋ˧

女猫——猫母 ba˩ bɔ˨˩

公鸡——鸡头 kɔi˧˦ t'au˩ 大的｜鸡角 kɔi˧˦ kak˥ 小的

母鸡——鸡母 kɔi˧˦ bɔ˨˩ 已下蛋｜鸡□ kɔi˧˦ nau˩ 未下过蛋的

麻雀——鸟冥 tsiau˨˩˥ mɛ˩

雁—— ŋaŋ˥

燕子——燕鸟 i˩˥ tsiau˨˩

乌鸦——三乌 sa˧˦ ɔ˧

老虎—— lau˧ heu˨˩

猴子——狗狲 kau˨˩˥ sui˧

蛇—— tsua˩

老鼠—— lau˨˩˥ ts'u˨˩

蚯蚓——涂蚓二 t'eu˩ uŋ˨˩˥ i˧

蚂蚁——蚁 hia˧

蚂蜂——蜂 p'aŋ˧

苍蝇——胡蝇 heu˩ sieŋ˩

蚊子——蠓 maŋ˨˩

蜘蛛——□□ ŋau˥ ŋe˩

(11)

麦—— be˧

米—— bi˨˩

小米儿——粟 siak˥

玉米——黍 soi˨˩

大豆——黄豆 ui˩ tau˧ 黄皮｜乌豆 eu˧˦ tau˧ 黑皮

蚕豆—— ts'am˩ tau˧

葵花—— k'ui˩ hue˧

洋葱—— iɔ˩ ts'aŋ˧

蒜—— suŋ˩

菠菜—— pɔ˧˦ ts'ai˩

洋白菜——椰子菜 iɔ˩ tsi˨˩˥ ts'ai˩

西红柿——番茄 huaŋ˧˦ kiɔ˩

茄子—— kiɔ˩ tsi˨˩

白薯——番藷 huaŋ˧˦ tsu˩

洋芋马铃薯——马铃藷 ma˨˩˥ leŋ˩ tsu˩

辣椒——秦椒 ts'ieŋ˩ tsiɔ˧

橄榄—— ka˨˩˥ na˨˩

荸荠——马蹄子 be˨˩˥ tɔi˩ tsi˨˩

核桃—— huk˩ t'ɔ˩

藕—— ŋau˧

(12)

事(儿)——事 su˧

东西——物 mi˧

地方—— ti˥ baŋ˧

时候——物候 mi˧ hau˩

原因—— ieŋ˩ ieŋ˧

声音——声 sia˦
味道——味 bi˧
气儿——味 bi˧|气 k'i˩
颜色——色 sik˥
相貌——面貌 mieŋ˩ mau˥|相 siɔ˩
年龄——年岁 hi˩ huɛ˩
工作——工 kaŋ˦˧ tsɔk˥|工 kaŋ˦|做工 tsiɔ˨˦ kaŋ˦

(13)

我——ba˨
你——lu˨
他——伊 i˦
我们——我侬 ba˨ naŋ˩
咱们——□侬 naŋ˨ naŋ˩
你们——你侬 lu˨ naŋ˩
他们——伊侬 i˦ naŋ˩
大家——tɔi˦˧ kɛ˦
谁——□ tiaŋ˩
什么——乜物 mi˥ mi˧

(14)

海康话只列量词。

一位客人——个 kai˩
一双鞋——双 siaŋ˦|对 tui˩
一张席——番 huaŋ˦
一床被——番 huaŋ˦
一把刀——把 pɛ˨
一管笔——支 ki˦
一锭墨——门 k'uak˩
一头牛——个 kai˩
一口猪——个 kai˩|骹 k'a˦
一只鸡——个 kai˩
一条鱼——条 tiau˩
去一趟——下 ɛ˦
打一下——下 ɛ˦

(15)

今年——kieŋ˦˧ hi˩
明年——mɛ˩ hi˩
去年——k'u˨˦ hi˩
往年——前几年 tsai˩ kui˨ hi˩
今日——今□ kieŋ˦˧ nua˩
明日——□日 hiŋ˦ iek˩
后天——后日 au˧ iek˩
大后日——tua˦˧ au˧ iek˩
昨日——昨暗日 tsa˧ am˨˦ iek˩
前日——tsai˩ iek˩
大前日——tua˦˧ tsai˩ iek˩
上午——上界 tsiɔ˦˧ kua˩
下午——下界 ɛ˧ kua˩
中午——日昼 iek˩ tau˩
清晨——早界 tsa˨˦ kau˩

白天——日候 iek˩ hau˧
黄昏——暗□候 am˩˥ mɛu˪ hau˧
晚上——冥昏 mɛ˩ hui˧
(16)
上头——上面 tsiɔ˧˥ mieŋ˧
下头——下面 ɛ˧ mieŋ˧
左边—— tsɔ˨˥ pai˩
右边—— ui˧ pai˩
当中——当央 ta˧˥ ɔ˧
里面——里 li˨
外面——外路 bua˧ lɛu˧
前边——前面 tsai˩ mieŋ˧｜前片 tsai˩ p'i˩
后边——后面 au˧ mieŋ˧｜后片 au˧ p'i˩
旁边——边缘 pai˧˥ ki˩
附近—— hu˥ kieŋ˧
什么地方——乜物□ mi˥ mi˧ tsia˥
(17)
吃饭——食糜 tsia˧ muɛ˩
喝茶——食茶 tsia˧ tɛ˩
洗脸——洗面 sɔi˨˥ mieŋ˧
洗澡——冲凉 ts'ɔŋ˧˥ liɔ˩
谈天儿——倾介 k'ieŋ˦ kai˩
不说话——无讲话 bɔ˩ kɔ˨˥ uɛ˧
没关系——无相干 bɔ˩ siaŋ˧˥ kaŋ˧
遇见——□着 tu˥ tɔ˨
遗失——落去啦 lak˥ k'u˨ la˧
找着了——□着啦 tuɛ˪ tɔ˨ la˧
擦掉——捎去 lu˥ k'u˩
拣起来——□起来 k'iɔ˥ k'i˨ lai˧
提起来——背起来 pui˧˥ k'i˨ lai˧
选择——拣 kai˨
欠—— k'iam˩
做买卖——做生意 tsɔ˩˥ siaŋ˧˥ i˩
(用秤)称——称 ts'ieŋ˩
收拾(东西)——□ k'iɔ˥
对(如酒里对水)——冲 ts'oŋ˧
撒手——放手 paŋ˩˥ ts'iu˨
放(如放桌子上)—— paŋ˩
休息——歇 hia˥
打盹儿——□□ ka˥ tsuɛ˧
摔了——跋 pua˧
顽儿——□ lam˩
知道——知 tsai˧
懂了——八啦 pak˥ la˧

留神——小心 siau˨˩˥ sim˦˩｜□□ tia˧ tia˦˩

挂念——吊挂 tiau˨˩˥ k'ua˩

美——显 hieŋ˨˩

醜——□ mau˩

坏(不好)—— hai˦˩指物或人｜缺 k'iap˥指物

要紧——紧要 kieŋ˨˩˥ iau˩

热闹——闹 nau˦˩

坚固——模 tai˦˩｜硬 ŋɛ˧ 指物结实｜耐 nai˧ 指衣物耐穿

肮髒——邋遢 lak˩ sak˩

鹹—— kiam˩

淡——□ tsia˨˩

稀(如粥太稀了)——浮 p'u˩

稠(如粥太稠了)——涍 k'ɔ˨˩｜渴 kiek˩

肥——pui˩ 指动物,也指人

瘦——猎 saŋ˨˩

晚(来晚了)——晏 ua˩

乖(如小孩儿真乖,不闹)——□ ɔ˥

顽皮——无□ bɔ˩ ɔ˥

凸——□ toŋ˥

凹——塌 t'ap˥

和(我和他)——共 kaŋ˦˩

被(被贼偷走了)——给 k'i˥

从(从今天起)——□ t'aŋ˩

替(替我写封信)—— t'ɔi˩

拿(拿毛笔写字)——掠 lia˥

故意(故意捣乱)——死直 si˨˩ tiek˩

刚(刚来)——喏喏 ŋam˩˥ ŋam˩

刚(合适)——喏喏 ŋam˩˥ ŋam˩

幸亏——好彩 hɔ˨˩˥ ts'ai˨˩

净(净吃米,不吃麵)——那 na˦˩

(三千)上下——上落 tsiɔ˧ lo˧

(18)

□仔个? 我是妃三谁呀? 我是老三。

tiaŋ˧ a˨˩˥ kai˩? ba˨˩ si˧ bi˦˧ sa˦˩。

妃四呢? 伊共一个朋友讲话□□老四呢? 他正在跟一个朋友说着话呢。

bi˦˧ si˩ ni˥? kaŋ˥˧ iak˥ kai˩ p'eŋ˩ iu˨˩ kɔ˨˩˥ uɛ˦˩ tu˧ tsia˦˩。

伊□讲了□未他还没有说完吗? i˦˩ meŋ˧ kɔ˨˩ liau˨˩ tu˧ mɛ˥?

□□。大概野有一啲囝就讲了啦还没有。大约再有一会儿就说完了。

meŋ⊦ tu˧。tai˧ k'ai˩ ia˨ u˧ iak˥ p'ɛ˥ kia˨ tsiu˧ kɔŋ˦ liau˩ la˧。

伊讲即刻就去，昨乜半日啦，野□厝呢他说马上就走，怎么这半天了还在家里呢？ i˦ kɔ˩ tsiek˥ k'ek˥ tsiu˧ k'u˩，tso˧ mi˥ pua˩˥ iek˩ la˧，ia˨ tu⊦ ts'u˩ ni˥？

你去□□？我去城你到哪儿去？我到城里去。

lu˨ k'u˩˥ tu⊦ tsia˥？ba˨ k'u˩˥ sia˩。

□许，无□耶在那儿，不在这儿。 tu⊦ hu˨，bɔ˩ tu⊦ iɛ˨。

无是吡体做，是讨偌体做不是那么做，是要这么做的。

bɔ˩ si˥ hɔ˥ t'ɔi˨ tsɔ˥，si˧ t'ɔ˨ iɔ˥ t'ɔi˨ tsɔ˥。

太□啦，无使吡□，□讨偌□就够啦太多了，用不着那么多，只要这么多就够了。 t'ai˩˥ tsɔi˦ la˧，bɔ˩ sai˨ hɔ˥ tsɔi˦，na˦ t'ɔ˨ iɔ˥ tsɔi˦ tsiu˧ kau˩ la˧。

耶个大，哈个细，耶两个□个好□囝呢这个大，那个小，这两个哪一个好一点儿呢？ ia˥ kai˩ tua˦，ha˥ kai˩ sɔi˩，ia˥ nɔ˧ kai˩ ti˦ kai˩ hɔ˩ niŋ˥ kia˨ ni˥？

耶个好过哈个这个比那个好。 ia˥ kai˩ hɔ˨ kuɛ˩ ha˥ kai˩。

耶众厝无卡哈众厝好这些房子不如那些房子好。

ia˥ t'aŋ˩ ts'u˩ bɔ˩ k'a˩˥ ha˥ t'aŋ˩ ts'u˩ hɔ˨。

耶句话雷州话咋讲这句话用雷州话怎么说？

ia˥ ku˩˥ uɛ˦ lui˩ tsiu˦ uɛ˦ tsɔ˥ kɔ˨？

伊今年活□岁他今年多大岁数？ i˦ kieŋ˦⊦ hi˩ ua˧ tsɔi˦ huɛ˩？

大概有三十几岁。 tai˦⊦ k'ai˩ u˧ sa˦⊦ tsap˩ kui˨ huɛ˩。

耶个物有活重这个东西有多重呢？ ia˥ kai˩ mi˧ u˧ ua˧ taŋ˧？

有五十斤重。 u˧ ŋeu˧ tsap˩ kieŋ˦ taŋ˧。

掠得动无嘞拿得动吗？ lia˧ tiek˥ t'aŋ˧ bɔ˩ lɛ˧？

我掠得动，伊无掠得动我拿得动，他拿不动。

ba˨ lia˧ tiek˥ t'aŋ˧, i˦ bɔ˩ lia˧ tiek˥ t'aŋ˧。

真无轻，重告□我都无掠得动真不轻，重得连我都拿不动了。 tsieŋ˦ bɔ˩ k'ieŋ˦, taŋ˧ kau˩ t'aŋ˩ ba˨ tɛu˦ bɔ˩ lia˥ tiek˥ t'aŋ˧。

你讲得顶好，你野能讲□乜呢你说得很好，你还会说点儿什么呢？

lu˨ kɔ˨ tiek˥ tiŋ˨˩ hɔ˨, lu˨ ia˨ neŋ˩ kɔ˨ niŋ˩ mi˥ ni˥？

我无八讲，我讲无过伊我嘴笨，我说不过他。 ba˨ bɔ˩pak˥ kɔŋ˩, ba˩ kɔŋ˩ bɔ˩ kuɛ˩ i˦。

讲一过，又讲一过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

kɔ˩ iak˥ kuɛ˩, iu˦ kɔ˨ iak˥ kuɛ˩。

请你讲一过添请你再说一遍！ ts'ia˨ lu˨ kɔ˨ iak˥ kuɛ˩ t'i˦！

晏啦，猛去啦不早了，快去吧！ ua˩ la˥, mɛ˨ k'u˩ la˧！

现□野顶早□，等啲囝□去现在还很早呢，等一会儿再去吧。

hiŋ˥ ta˦ ia˨ tiŋ˨ tsa˨ tu˩, taŋ˨ p'ɛ˥ kia˨ na˥ k'u˩。

食啊糜去□去好啦吃了饭再去好吧？

tsia˥ a˧ muɛ˩ k'u˩ na˥ k'u˩ hɔ˨ la˧？

定定食，无地狂慢慢儿的吃啊！不要急嘛！

tia˦˧ tia˦ tsia˥, bɔ˩ ti˥ k'uaŋ˩！

坐着食好过徛着食□囝坐着吃比站着吃好些。

tsɛ˧ tɔ˧˩ tsia˥ hɔ˨ kuɛ˩ k'ia˧ tɔ˧˩ tsia˥ niŋ˥ kia˨。

伊食啊糜去啦，你食啊糜去未嘞他吃了饭了，你吃了饭没有呢？

i˦ tsia˥ a˧ muɛ˩ k'u˩ la˥, lu˨ tsia˥ a˧ muɛ˩ k'u˩ meŋ˧ lɛ˧？

伊去过上海，我未去过他去过上海，我没有去过。

i˦ k'u˩ kuɛ˩˥ siaŋ˧ hai˨, ba˨ meŋ˧ k'u˩ kuɛ˩。

来鼻鼻耶□花芳无芳来闻闻这朵花香不香。

lai˩ p'i˦˧ p'i˦ ia˥ mau˧ huɛ˦ p'aŋ˦ bɔ˩ p'aŋ˦。

给本书给我给我一本书！ k'i˥ puŋ˨ tsu˦ k'i˥ ba˨！

我真真是无书啦我实在没有书哩！

ba˧˩ tsiŋ˦˥ tsiŋ˦ si˧ bo˩ tsu˧ la˥!

你讲给伊你告诉他。 lu˧˩ ko˧˩ k'i˥ i˦。

定定行，无地走好好儿的走，不要跑！

tia˦˥ tia˦ kia˩，bo˩ ti˥ tsau˧˩!

细心跋落去，无□得起来小心跌下去爬也爬不上来！

sɔi˧˩˥ sim˦ pua˧ lɔ˧ k'u˩，bɔ˩ niau˩˥ tick˥ k'i˧˩ lai˩!

医生喊你睏□□团医生叫你多睡一睡。 i˦˥ sɛ˦ hiam˩ lu˩ k'ɔi˥ tsɔi˦ niŋ˥ kia˧˩。

食熏食茶耶都无成吸烟或者喝茶都不行。

tsia˥ huŋ˦ tsia˥ tɛ˩ tɛu˦ bɔ˩ tsia˩。

熏亦好，茶亦好，我都无嗜烟也好、茶也好，我都不喜欢。

huŋ˦ ia˦ hɔ˧˩，tɛ˩ ia˦ hɔ˧˩，ba˧˩ tɛu˦ bɔ˩ sɛ˥。

无理你去无去，横直我都欠去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

bɔ˩ li˧˩ lu˧˩ k'u˩ bɔ˩ k'u˩，huɛ˩ tiek˩ ba˧˩ tɛu˦ k'iam˧˩˥ k'u˩。

我定欠去我非去不可。 ba˧˩ tiŋ˦ k'iam˩˥ k'u˩。

你是□年来个你是哪一年来的？ lu˧˩ si˧ ti˦˥ hi˩ lai˩ kai˩?

我是前年告北京个我是前年到的北京。

ba˧˩ si˧ tsuŋ˩ hi˩ kau˩ pak˥ kiŋ˦ kai˩。

今□开会，□做主席今天开会谁做主席。

kin˦（<kiŋ˦）nua˩ k'ui˦˥ huɛ˧，tiaŋ˦˥ tsɔ˩˥ tsi˧˩ sia˧。

你欠待我你得请我的客。 lu˧˩ k'iam˩˥ tai˧ ba˧˩。

头行头讲一边走，一边说。 t'au˩ kia˩ t'au˩ kɔ˧˩。

偌行偌远，偌讲偌□越走越远，越说越多。

na˩ kia˩ na˩ hui˥，na˩ kɔ˧˩ na˩ tsɔi˦。

掠哈个物给我把那个东西拿给我。 lia˧ ha˥ kai˩ mi˧ k'i˥ ba˧˩。

有□□喊太阳做日头有些地方把太阳叫日头。

u˧ niŋ˥ tsia˥ hiam˩ t'ai˩˥ iaŋ˩ tsɔ˥ iek˩ t'au˩。

□贵姓？我姓王你贵姓？我姓王。

naŋ˩ kui˩˥ sɛ˩? ba˩ sɛ˩˥ hiaŋ˩。

你姓王，我亦姓王，□两侬都姓王你姓王，我也姓王，咱们两个人都姓王。

lu˩ sɛ˩˥ hiaŋ˩, ba˩ ia˦ sɛ˩˥ hiaŋ˩, naŋ˩ no˧ naŋ˩ tɛu˦ sɛ˩˥ hiaŋ˩。

你去过前，我仔众等唨囝□去你先去吧，我们等一会儿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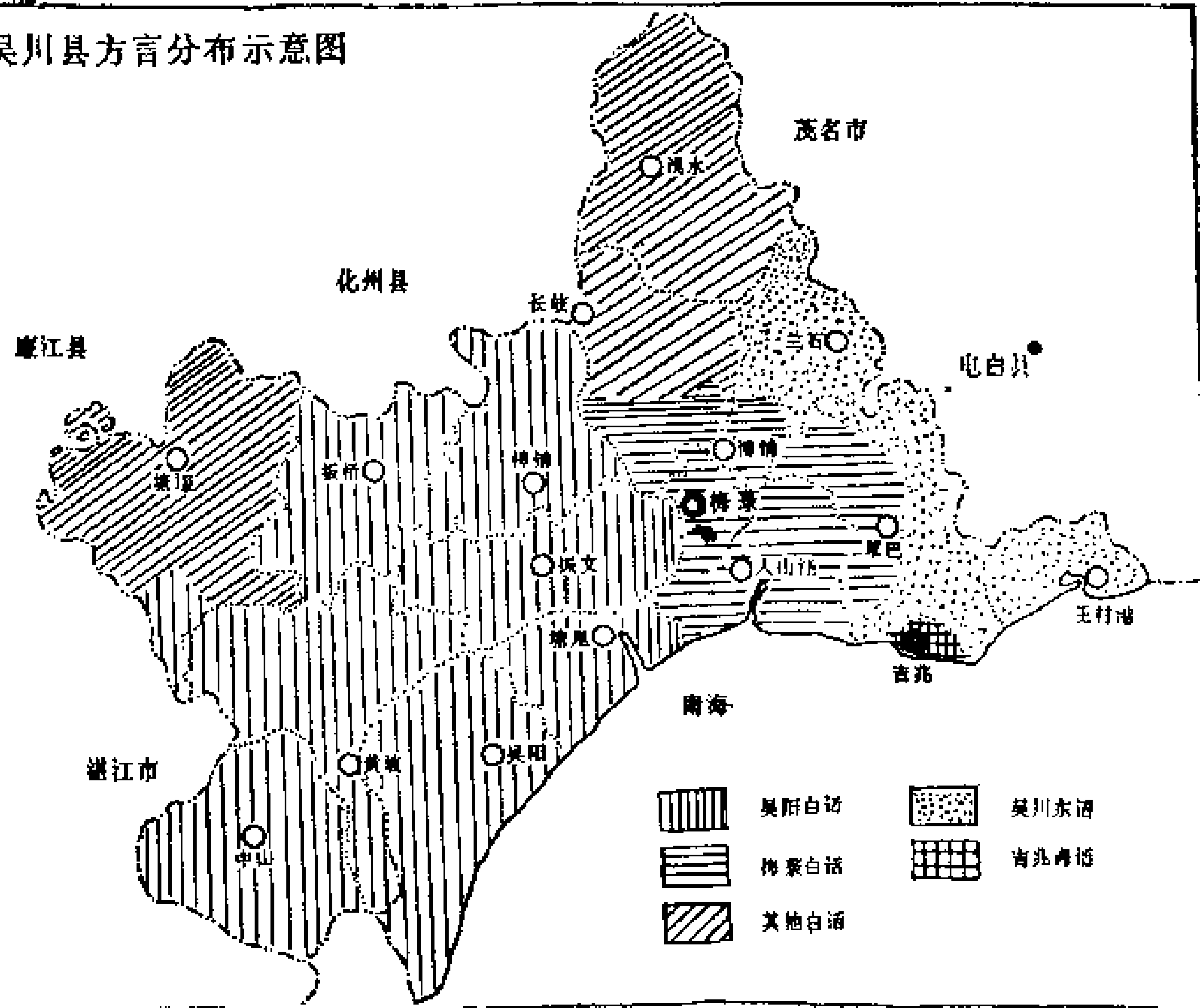
lu˩ k'u˩ kuɛ˩˥ tsai˩, ba˩ a˥ t'aŋ˩ taŋ˩ p'ɛ˥ kia˩ na˥ k'u˩。

（原载《方言》1987年第4期）

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

吴川县位于广东省西南沿海，雷州半岛东北端。它东连茂名市及电白县，西接湛江市坡头区和廉江县，南临南海，北抵化州。全县辖梅菉、塘尾、吴阳、黄坡、中山、塘㙍、板桥、樟铺、振文、长岐、浅水、兰石、王村港、覃巴、大山江、博铺等十六个区镇。县城设在梅菉镇。全县总面积848.5平方公里。据1989年统计，全县人口为702923人，其中汉族为702150人，占总人口的99.89%，苗、黎、壮、瑶等少数民族为773人，只占总人口的0.11%。汉族居民说白话、海话、东话等汉语方言，少数民族对外交际时也使用当地的汉语方言。

本文作者曾两次到吴川县调查那里的汉语方言。第一次是1985年10月，重点记录了境内使用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吴川土白话"吴阳话的一些材料，同时调查了其他几种汉语方言的一般分布情况。拙文《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本书第96～128页第三节"白话的分布和特点"，就是根据这次调查记录的材料整理的。第二次是1990年8月，核对并补充了吴阳话的材料，记录了城关梅菉镇白话和县境东部兰石乡东话的部分字音和词汇，同时记录了县东南沿海吉兆乡海话的一些资料。这两次调查，得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以及各调查地点发音人林彬、凌生、杨振兴、罗龙翔、陈燕翀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吴川县方言分布示意图
茂名市
化州县
廉江县
电白县
湛江市
南海
长岐
梅菉
振文
塘尾
吴阳
黄坡
中山
覃巴
王村港
吉兆
吴阳白话
梅菉白话
其他白话
吴川东话

一 吴川县汉语方言的分布

吴川县境内的汉语方言有三种：白话、东话和海话。分布情况请看本文第171页《吴川县方言分布示意图》。

1.1 白话　白话就是粤语。“粤语”是学术名称，“白话”是口语说法。吴川的白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城关梅菉话为代表的白话，有梅菉口音、塘墢口音、长岐口音之分。梅菉口音主要通行于城关梅菉镇，以及附近的博铺、大山江等地；塘墢口音主要通行于西北部的塘墢区，和廉江县的白话口音接近；长岐口音主要通行于北部的浅水区和长岐区，和相邻的茂名、化州白话口音接近。据估计，说这种白话的人大约有二十万人之多。梅菉镇位于广(州)湛(江)公路要冲，近几十年来人口集中，商业鼎盛，现在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因此，梅菉白话的影响日渐增大，县政府机关，县级会议，通常都把梅菉白话作为交际的“官方语言”。

另一类是以吴阳话为代表的所谓“土白话”。它通行于吴阳、中山、黄坡、塘尾、振文、樟铺、板桥等区镇。据估计，说吴阳话的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0%以上，达到四十多万人。今湛江市属坡头区，旧属吴川县辖，90%的居民(约二十万人)也说吴阳话。吴阳旧称芷寮，是吴川重镇，1938年以前一直是吴川县治所在地，经济、文化十分发达。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甘泉毛昌善重修，十八年(1892年)四月襄平启寿校刊的十卷本《吴川县志》卷十《杂录》记载：“芷寮……[明]万历间(1573－1620年)，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迷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旧县志又载，吴川从宋至清，共有进士十九名，举人一百六十四名，仅吴阳镇霞街、上郭两村就占进士的四分之一，

举人的八分之一。史称广东九大文状元之一的林召棠也是吴阳人。这种显著的经济、文化地位,使吴阳话广为流传,成为吴川县的优势方言。平常所说的吴川话,实际指的都是吴阳"土白话",有时也称为"吴川土白话"。上文所引《吴川县志》卷二《方名》记载了当时吴川话的一些语音现象和词语,"吴川音较清婉,而过于柔。谓父曰爸、曰官,亦有称叔称哥者。母曰妈,亦曰娘、曰娜。姑之长于父者曰婻奶,姊亦曰婻。谓祖父曰亚爹,祖母曰亚奶,曾祖父母曰公祖、婆祖。……游戏则曰荡,美人之貌曰威,亦曰靓。物之美亦曰威。取物曰逻,相候曰腾。谓欺曰洗,乘不备以欺者曰耕,禽宿曰相,打曰打交。谓淫曰姣音豪,数蕉子曰儿梳,数物之束者曰一子二子,数槟榔曰几口,谓米锅曰铛。去禽兽毛曰焊灯廉切。以口啜物曰啾音朔。物之盛者曰烘烘声,无言曰呾呾声。禽之窠曰薮。构茅以居曰寮。狗与九,酒与走,楼与刘二口义,均读同音"。这里所记录的词语和语音现象,指的也是吴阳"土白话",跟今天的吴阳话相合,跟今天的梅菉话有差别。

梅菉话、吴阳话都是白话,说明它们都具有白话的共同特征,大体上可以互相交际。比较之下,梅菉话跟"广府话"非常接近,吴阳话跟"广府话"有明显不同,这就是所谓"土"。拙文《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第二节曾讨论了吴阳"土白话"跟广州话的共性,也指出了它的特性。本文2.4小节将讨论讨论梅菉话和吴阳话的主要差别。这里要指出的是,吴阳"土白话"的形成,可能跟吴川早期居民的来源有密切关系。吴川早期居民多由闽地迁入,据《吴川县志》卷十《杂录》:"吴川巨族,吴林陈李几家而已。吴曰上郭上郭村,今在吴阳镇,自闽入粤。""林姓也由闽入粤"。"乾塘陈氏者,本闽兴化府罗源县珠玑巷人","北六都陈氏,号三山,宋南渡后,由罗源筮仕高凉刺史"。"三柏李姓,祖籍漳州龙溪县小榄村。"又据杨振泉主编《吴川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十二:"[吴阳芷寮]吴

云家谱有载，始祖吴浩今（距今十四世），因仕途险恶，于明嘉靖年间自福建迁居芷寮，弃官从商。”吴川早期居民来源使我们有理由假设，吴阳“土白话”之“土”也许可以跟闽语莆仙、闽东一带的方言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1.2 东话　东话即黎话，也叫雷话，和雷州半岛海康、徐闻一带的雷话很接近，都是属于闽语方言。它主要分布于兰石、王村港、覃巴等区镇。据估计，说东话的人数近十万人。有人说，这几个区镇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县境之东部，且与邻近电白县水东镇相连，电白县管水东镇的话叫“东话”，吴川的东话也因此得名。说东话的居民早先也来自福建，据兰石《梁氏族谱》载：梁氏“原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淳熙年间（1174～1189年）以父文靖授官任茂名县丞，任满无意迁秩，卜居梅菉东楼村，遂为高梁始祖……四世信仁，由文林村往梅菉东楼省墓，路经兰石，见石上兰花馥郁，四周山水回环，遂迁居，故家名兰石村。”

吴川东话具有雷话的共同特征，例如：

①古非敷奉母字，今读双唇音[b]声母，如：放 baŋ˥｜饭 bui˩｜缚 bak˩。

②古知彻澄母字，今分别读[t tʻ d]，如：中 toŋ˧｜桌 tok˥｜抽 tʻiu˧｜肠 doŋ˩。

③古匣母字，今读[k]或[ø]声母，如：厚 kau˨｜汗 ku˧｜红 aŋ˩。

④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今都有读送气声母和不送气声母两类，如：爬 pɛ˩｜徒 tʻu˩｜杜 du˨｜抱 pʻo˨。

⑤一些常用词语的读音也和雷话相同或相近，如：齿 kʻi˩｜物 mi˩｜舌 tsi˩｜咬 ka˨｜雨 hɛu˨｜鱼 hø˩｜耳 hi˨｜喙 tsʻui˥｜骹 kʻa˧。

以上这些特点跟吴川白话（包括梅菉白话、吴阳“土白话”）有

重要差别，但跟闽语里的许多方言有极相似之处。因此说东话是一种闽方言是没有问题的。

1.3 海话　吴川县内说这种方言的人大约有两千人左右，他们都集中居住在覃巴镇以南靠海的吉兆乡。拙文《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第五节"海话的分布和特点"指出，雷州半岛的海话有两种，一种叫"廉江海话"，分布于廉江县沿海车板区、高桥区、营仔区一带；另一种叫"电白海话"，分布于电白县沿海电城、博贺、沙院、南海等区镇。又说"廉江海话的特点和廉城镇白话相似，电白海话的特点和海康县雷城镇的雷州话相似"，这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方言，但却使用一种相同的名称。当时我们还没有发现吴川县吉兆乡的海话。

根据非常初步的记录材料，吉兆海话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①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今都读送气声母，如：爬 p'io˩｜婆 p'o˩｜徒 t'u˩｜才 ts'ɔi˩｜部 p'u 柱 ts'y˧｜步 p'u˧｜罪 ts'ɔi˧｜待 t'ai˧。

②有撮口呼韵母，如：柱 tsy˧｜箸 ts'y˧ 吕 ly˧｜墟 hy˩｜转 tsy˧。

③从口语用词看，有的像白话，如管喝茶叫"饮茶 ŋiam˧ ts'a˩"，管妹妹叫"细妹 ɬiu˥ muoi˧"，管刚才、刚刚叫"啱啱 ŋam˩ ŋam˩"。有的像闽语，如管儿子叫"囝 k'ia˧"，管筷子叫"箸 ts'y˧"。但有许多常用词语很特别，如管太阳叫"老暖 lau˩ ŋuan˧"，管月亮叫[tsiai˩]，管午饭叫[ka˩ laŋ˥]，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叫[man˧]，人瘦叫[hou˩ tsiom˩]，等等。这些常用词，很多都写不出字来，一时不好拿其他方言来比较。

从以上三个特点来看，吉兆海话不能归入"电白海话"，更不像"廉江海话"。我们对吉兆海话的了解太少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进

行深入的研究。吉兆海话的居民早先也是从闽地迁来的。当地普遍姓杨，据《杨氏族谱》称："始祖穆，字远志，号永久……为宋进士，官龙图阁大学士，崇祀文庙龟山之十二世孙也，先代居福建将乐县，后代迁莆田县木关村。迨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时当鼎革，天下大乱，惟粤东稍安，公乃携五子一侄航海而来，直抵高凉茂名之吉兆乡，见其地僻人稀，濒临大海，兼有五岭环绕……悉皆控扼形胜，朝拱效灵，因之卜居焉。"这种辗转迁徙的历史，是形成今天吉兆海话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

1.4 下面表一和表二是吴阳"土白话"、梅菉白话、吉兆海话、兰石东话若干常用字、词的对照，可以大致看出吴川境内这几种方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表一 吴阳等四处方言若干常用字音对照表

	吴阳	梅菉	吉兆	兰石
左	to˧˥	tso˧˥	tso˧˥	to˨
婆	p'o˧	p'o˨˩	p'a˩	p'o˨
把	ba˧˥	ba˧˥	ba˧˥	bɛ˩
写	ɬɛ˧˥	ɬɛ˧˥	ɬœ˧˥	ɬia˩
步	p'ɔu˨˩	bɔu˨˩	p'u˧	bɛu˨˩
苦	fu˧˥	fu˧˥	k'aɯ˧˥	k'ɛu˩
湖	fu˧	fu˨˩	hu˨	hɛu˩
柱	ts'i˩	ts'i˨˩	ts'y˨˩	sø˨˩
气	hɛi˩	hɛi˧	hi˥	hi˥
道	t'uau˨˩	dɔu˨˩	t'ɔ˧	dau˨˩
豆	t'ɐu˨˩	dɐu˨˩	t'ɔu˧	dau˩
三	ɬam˥	ɬam˥	ɬam˨	ɬa˧
心	ɬɐm˥	ɬɐm˥	ɬɔm˨	ɬim˧

汁	huaŋ˨	hɔŋ˨	kan˥	ku˧
八	bak˩	bak˧	bat˥	bai˥
糆	micŋ˨	miŋ˨	mian˧	mi˩
陈	ts'ɐŋ˧	ts'ɐŋ˨	ts'an˩	dan˩
笨	p'ɐŋ˨	bɐŋ˨	p'an˧	bun˨
贼	t'ɐk˦	ts'ɐk˨	ts'ak˦	ts'at˩
东	doŋ˥	doŋ˥	doŋ˩	daŋ˧

表二　吴阳等四处方言若干常用词对照表

	吴阳	梅菉	青兆	兰石
太阳	日头 ŋiɐk˦ t'ɐu˧	日头 ŋiɐk˩ t'ɐu˨	老暖 lau˩ ŋuan˨	日头 ŋiet˩ t'au˩
月亮	月爹 viek˦ dɛ˥	月亮 ŋiek˩ liaŋ˨	□ tsiai˩	月□ kuɛ˩ liet˥
灰尘	烟尘 ieŋ˥ ts'ɐŋ˧	灰尘 hu˥ ts'ieŋ˨	烟尘 ien˨ ts'iaŋ˩	灰 hy˧
煤油	火水 fo˨ sui˨	火水 fo˨ sui˨	水□ vi˨ nam˩	煤油 mu˩ iu˩
赶集	趁墟 ts'ɐŋ˩ hɛi˥	趁墟 ts'ɛŋ˧ hɛi˥	趁墟 ts'an˥ hy˨	走集 tsau˩ tap˩
屋子	屋 ok˥	屋 ok˦	□ laŋ˨	厝□ sy˥ kia˩
男人	lam˧ ŋieŋ˧	lam˨ ŋicŋ˨	□佬 ŋia˨ lou˨	男侬 lam˩ laŋ˩
女人	nɛi˩ ŋieŋ˧	nɛi˨ ŋieŋ˨	□婆 mai˩ p'a˩	女侬 ni˨ laŋ˩
父亲	亚爸 a˥ ba˥	老豆 lou˨ tau˨	公𧯱 koŋ˩ ma˥	老 lau˨
母亲	亚𡝩 a˥ na˥	老母 lou˨ mou˨	亚嬷 am˩ ma˥	妈 ma˨
弟弟	细佬 ɬɐi˩ lou˩	细佬 ɬɐi˨ lau˨	□□ lak˦ iâ˨	细□ ɬei˥ hoi˥
妹妹	细妹 ɬɐi˨ mui˨	细妹 ɬɐi˨ moi˨	小妹 ɬiu˥ muoi˧	小妹 ɬiau˨ moi˥
妻子	老婆 lou˩ p'o˧	老婆 lou˨ p'o˨	□婆 mai˩ p'a˩	□婆 dau˧ p'iu˩
眼睛	眼 ŋaŋ˩	眼 ŋaŋ˨	□睛 la˨ tsieŋ˩	目 bak˩
脚	kiak˨	kiek˥	kɔk˥	骹 k'a˧
筷子	fai˩ tɛi˨	fai˧ tsi˨	箸 ts'y˧	饭箸 boi˨ dɵ˥
喝茶	饮茶 iɐm˨ ts'a˧	饮茶 iem˨ ts'a˨	饮茶 ŋiam˧ ts'a˩	食茶 tsa˨ ts'a˩
吃饭	喫饭 hɐt˥ faŋ˨	食饭 siep˩ faŋ˨	ky˩ ŋai˨ ɬa˩	食饭 tsa˨ bui˩
吃早饭	喫朝 hɐt˥ tsiu˥	食朝 siep˩ tsiu˥	午昼 ŋai˨ dau˩	早饭 da˩ bui˩
吃午饭	喫昼 hɐt˥ tsɐu˩	食晏 siep˩ am˧	□□ ka˩ laŋ˥	午饭 ŋɐu˨ bui˩
吃晚饭	喫晚 hɐt˥ maŋ˩	食晚 siep˩ maŋ˨	午晏 ŋai˨ am˥	冥饭 mɛ˩ bui˩
公鸡	鸡公 kɐi˥ koŋ˥	鸡公 kɐi˥ koŋ˥	鸡□ kai˨ t'u˨	鸡头 kɛi˧ t'au˩
母鸡	鸡𡝩 kɐi˥ na˥	鸡𡝩 kɐi˥ na˨	鸡𡝩 kai˩ na˨	鸡婆 kɛi˧ p'o˩

	吴阳	梅菉	吉兆	乌石
苍蝇	蚊蝇 meŋ˧ ieŋ˧	乌蝇 u˥ ieŋ˨	[illegible] vaŋ˩	□蝇 leu˩ ɬin˩
我	ŋo˩	ŋo˧	ŋau˩	va˩
你	nei˧	nei˨	mi˩	lø˩
他	佢 k'ei˧	k'ei˨	[illegible] man˩	伊 i˧
我们	我哋 ŋo˩ lei˧	我哋 ŋo˧ lei˧	我哋 ŋo˩ lei˧	我侬 va˩ laŋ˩
你们	你哋 nei˩ lei˧	你哋 nei˧ lei˧	你哋 mi˩ lei˧	你侬 lø˩ laŋ˩
他们	佢哋 k'ei˧ lei˧	佢哋 k'ei˨ lei˧	t'ai˩ ŋĩ˩ t'o˩ ŋia˩	伊侬 i˧ laŋ˩
美	靓 liaŋ˩	威 vei˥	[illegible] ts'i˩ ieŋ˩	[illegible] vei˩
丑	ts'eu˥	ts'eu˨	□□ hou˩ k'iep˥	[illegible] ts'eu˩
瘦	seu˩	seu˧	□[illegible] hou˩ tsiom˩	瘠 saŋ˩

二 吴阳白话的声韵调

2.1 声母 吴阳土白话声母十九个，零声母在内。

	b	p'	m	v	f		
t	d	t'	n	l			
ts		ts'			s	ɬ	
k		k'	ŋ		h		ø

一看这个声母表就知道，吴阳土白话既有雷州半岛一带闽语的特点，又有其他白话的特征，这要联系古今语音演变的特点来讨论。请参考本书第103～137页《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第六节“雷州半岛方言词汇字音对照表”。

①双唇浊塞音[b]和舌尖前浊塞音[d]，常见于雷州半岛一带的闽语方言，有的地方前带喉塞音，分别是[ʔb]和[ʔd]。吴阳白话的[b]来源于古帮母字，如“疤 ba˥|摆 bai˨|八 bak˩”，[d]来源于古端母字，如“多 do˥|对 dui˩|耽 dam˥”。

②舌尖前不送气清塞音[t]来自古精母字，如“左 to˨|资 tei˥

|尖 tiem˥";舌尖前送气清塞音[t']来自古清从邪和古透定母字,就是说,古清从邪和古透定母字今读同音,如"草=讨 t'uan˧˥|造=道 t'uau˨˩|席=敌 t'ɛt˧",这种现象也常见于雷州半岛一带的闽语方言,但不见于一般的白话。

③舌尖前清的边擦音[ɬ]声母,来自古心母字,如"笑 ɬiu˨˩|三ɬam˥|速 ɬok˥",雷州半岛徐闻、廉江一带好些闽语方言都有这个现象。

④唇齿清擦音[f]来自古非敷奉三母字,如"夫 fu˥|父 fu˨˩|费 fɛi˨˩"。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溪母字吴阳白话分别读[f]母和[h]母,如"裤 fu˨˩|款 fun˧˥|阔 fut˨˩|起 hɛi˧˥|口 hɐu˧˥|空 hoŋ˥|渴 huak˨˩"。这种现象和常见的白话(如广州话)一致,但不见于雷州半岛一带的闽语方言。

⑤古知彻澄三母字,吴阳白话和常见白话一样,分别读[ts ts'],如:"昼 tsɐu˨˩|抽 ts'ɐu˥ 池 ts'i˧"。雷州半岛一带的闽语方言古知彻澄三母字口语往往读成[t t']或[t t' ʔd]。

2.2 韵母　吴阳土白话韵母五十九个,以下列表分为甲、乙、丙三类:

甲类	a		au	ɐu	o	ɛ	ɔu	ɛi	ai	ɐi	ɑi
	i			iɐu	iu						
	u	ua	uau		ui	iɛ			uai	uɐi	uɑi
乙类			am	ɐm		ɛn	oŋ		aŋ	ɐŋ	ɑŋ
			iem	iɐm		iɛn	ioŋ	ieŋ	iaŋ	iɐŋ	
			uam		un				uaŋ	uɐŋ	uɑŋ
丙类			ap	ɐp		ɛt	ok		ak	ɐk	ɑk
			iep	iɐp		iɛt	iok	iek	iak	iɐk	
			uap		ut				uak	uɐk	uɑk

甲类是元音韵或元音尾韵，乙类是带[-m -n -ŋ]尾的鼻音尾韵，丙类是带[-p -t -k]尾的塞音尾韵。这个韵母表是根据实际记音材料整理的，在归纳单字音表时有些可以合并，详见本文第三节。

吴阳土白话的韵母有一个重要特点，从韵母的主要元音看，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发长元音[a]与短元音[ɐ]的对立。长元音[a]，舌位靠前靠下，发音相对时间略长；短元音[ɐ]，舌位稍后稍上，发音相对时间略短。这是白话的共同特征。例如：

au ≠ ɐu	抄 ts'au˥ ≠ 抽 ts'ɐu˥	交 kau˥ ≠ 沟 kɐu˥
	考 k'au˧˥ ≠ 口 hɐu˧˥	
ai ≠ ɐi	拜 bai˩ ≠ 闭 bɐi˩	带 dai˩ ≠ 帝 dɐi˩
	街 kai˥ ≠ 鸡 kɐi˥	
uai ≠ uɐi	该 kuai˥ ≠ 龟 kuɐi˥	盖 kuai˩ ≠ 贵 kuɐi˩
	改 kuai˧˥ ≠ 鬼 kuai˧˥	
am ≠ ɐm	贪 t'am˥ ≠ 侵 t'ɐm˥	兰 lam˧ ≠ 林 lɐm˧
	三 ɬam˥ ≠ 心 ɬɐm˥	
aŋ ≠ ɐŋ	亦 p'aŋ˨˩ ≠ 笨 p'ɐŋ˨˩	单 daŋ˥ ≠ 灯 dɐŋ˥
	争 tsaŋ˥ ≠ 真 tsɐŋ˥	
iaŋ ≠ iɐŋ	恭 iaŋ˩ ≠ 引 iɐŋ˩	
uaŋ ≠ uɐŋ	肸 kuaŋ˥ ≠ 军 kuɐŋ˥	广 kuaŋ˧˥ ≠ 滚 kuɐŋ˧˥
	狂 k'uaŋ˧ ≠ 群 k'uɐŋ˧	
ap ≠ ɐp	杂 t'ap˦ ≠ 集 t'ɐp˦	纳 nap˨˩ ≠ 粒 nɐp˨˩
	腊 lap˨˩ ≠ 立 lɐp˨˩	
ak ≠ ɐk	麦 mak˦ ≠ 物 mɐk˦	达 t'ak˦ ≠ 贼 t'ɐk˦
	泽 ts'ak˦ ≠ 侄 ts'ɐk˦	
iak ≠ iɐk	弱 ŋiak˦ ≠ 日 ŋiɐk˦	约 iak˩ ≠ 一 iɐk˩
uak ≠ uɐk	割 kuak˨˩ ≠ 骨 kuɐk˥	

2.3 声调　吴阳土白话声调九个，轻声除外：

阴平	[˥]55	阴上	[˩˧]13	阴去	[˨˩]21	阴入上[˥]5̱5	阴入中[˨˩]21
阳平	[˧]33	阳上	[˩]11	阳去	[˧˩]31	阳入	[˧]3̱3

吴阳土白话声调的特点是：入声首先按古声母的清浊分为阴入和阳入。古清音声母和少数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阴入；古全浊声母和大部分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阳入。其次是阴入按今韵母主要元音的长短分为阴入上和阴入中。大致上说，今韵母主要元音是短元音的阴入字都是阴入上，今韵母主要元音是长元音的阴入字多数是阴入中。这个特点也是白话的共同特征。

2.4 从声韵调来说，梅菉白话和吴阳土白话有许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例如下面四项差别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①梅菉白话和吴阳土白话都有浊塞音声母[b]和[d]，但梅菉白话读[b]的是古並母仄声字，读[d]的是古定母仄声字；吴阳白话读[b]的是古帮母字，读[d]的是古端母字：

	布	班	步	辫	多	赌	戴	杜	待
梅菉	pou˧	paŋ˥	bɔu˨˩	bieŋ˨˩	to˥	tɔu˩˧	tai˧	dou˧˩	doi˧˩
吴阳	bou˨˩	baŋ˥	p'ɔu˧˩	p'ieŋ˩	do˥	dɔu˩˧	dai˨˩	t'ɔu˩	t'uai˧˩

②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梅菉白话平声都读送气清音，仄声都读不送气的浊音或清音；吴阳土白话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

	婆	图	曹	勤	备	豆	俭	捷	及
梅菉	p'o˨˩	t'ɔu˧˩	ts'au˧˩	k'ɐŋ˨˩	bɛi˧˩	dɐu˧˩	kiem˩˧	tsiet˨˩	kɐp˨˩
吴阳	p'o˧	t'ɔu˧	t'uau˧	k'ɐŋ˧	p'ɛi˧˩	t'ɐu˧˩	k'iem˩	t'iep˧	k'ɐp˧

③从古今语音演变看，梅菉白话和吴阳土白话逢古开口一二等字往往有别，见系字尤其分得清楚。但表现方式不同：梅菉白话是以韵母主要元音不同来区别，古开口一等字主要元音是[ɔ]，二等字主要元音是[a]。吴阳土白话是以韵母的开合口的不同来区别，古开口一等字今读合口呼韵母，二等字今读开口呼韵母，但主要元音或韵尾相同：

	该蟹开一		街蟹开二	保效开一		饱效开二
梅菉	kɔi˥	≠	kai˥	pɔu˨˦	≠	pau˨˦
吴阳	kuai˥	≠	kai˥	buau˨˦	≠	bau˨˦
	感咸开一		减咸开二	寒山开一		闲山开二
梅菉	kɔm˨˦	≠	kam˨˦	hɔŋ˧˩	≠	haŋ˧˩
吴阳	kuam˨˦	≠	kam˨˦	huaŋ˧	≠	haŋ˧

切韵系统有的摄只有一等，没有二等，梅菉白话也往往把开口一等的主要元音读作[ɔ]，而吴阳白话则读作合口呼韵母，例如宕摄开口一等字：

	当	汤	桑	糖	仓	葬	薄
梅菉	tɔŋ˥	t'ɔŋ˥	ɬɔŋ˥	t'ɔŋ˧˩	ts'ɔŋ˥	tsɔŋ˧	bɔk˩
吴阳	duaŋ˥	t'uaŋ˥	ɬuaŋ˥	t'uaŋ˧	t'uaŋ˥	tuaŋ˩	p'uak˧

④声调上也有明显不同。梅菉白话只有七个调，古浊音声母舒声字今声调相同，都是 31 调。就是说梅菉白话今声调不分阳平、阳上和阳去，而吴阳白话是有分别的：

	炉		鲁		路	匙		是		豉豆～	仇		受		寿
梅菉	lɔu˧˩	=	lɔu˨	=	lɔu˧˩	si˧˩	=	si˧˩	=	si˧˩	sɐu˧˩	=	sɐu˧˩	=	sɐu˧˩
吴阳	lɔu˧	≠	lɔu˨	≠	lɔu˧˩	si˧	≠	si˩	≠	si˧˩	sɐu˧	≠	sɐu˩	≠	sɐu˧˩

三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

吴阳上白话单字音表见本书第193～201页。表左是声母，表端是韵母和声调。表中是音节例字，其中圆圈码表示写不出字的音节，仿宋体字表示需要加以说明的音节，都在表下加注。为了节省篇幅，有些韵母可以合并排列，它们是：[ai～uai]，ai拼[v- f-]两个声母，uai拼[k-]声母；[ɐu～iɐu，ɐm/ɐp～iɐm/iɐp，ɛn/ɛt～iɛn/iɛt，oŋ/ok～ioŋ/iok，ɐŋ/ɐk～iɐŋ/iɐk]，其中齐齿呼的韵母只拼[ŋ- ø-]两个声母，开口呼的韵母拼除了[ŋ- ø-]以外的其他声母。

另外，[aŋ/ak～uaŋ/uak]和[uɐŋ/uɐk]共六个韵母没有列入表内。例字如下：弯 vaŋ˥｜还 vaŋ˧｜幻 vaŋ˨｜滑 vak˧‖关 kuaŋ˥，惯 kuaŋ˨｜刮 kuak˨‖军 kuɐŋ˥｜滚 kuɐŋ˦｜骨 kuɐk˥｜坤 kʻuɐŋ˥｜群 kʻuɐŋ˧｜捆 kʻuɐŋ˦｜困 kʻuɐŋ˨｜屈 kʻuɐk˥｜掘 kʻuɐk˧。

四　吴阳白话词汇

本文词汇条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第(1)～(17)部分。条目横线之后是吴阳上白话的说法和标音，有的地方用小字加以说明；一个条目有几种不同说法的，中间用单竖线分开，字下加浪线的，表示写的是同音字。

(1)

太阳——日头 ȵiɐk˧ tʻɐu˧｜热头 ȵiɐk˨ tʻɐu˧

月亮——月爹 viɛk˧ dɛ˥

打雷——响雷 hiaŋ˦ lui˧

打闪——□火蛇 viɐk˧ fo˦ sɛ˧

下雨——落水 luak˧ sui˨

下雪——落雪 luak˧ ɬut˨

雪化了——雪融了 ɬut˨ ioŋ˧ lui˧

冻冰——结冰 kiɛk˨ bɛn˥

雹——冰雹 bɛn˥ pʻau˨

刮风——发风 fak˩ foŋ˥
端阳——端午 dun˥ ŋou˩
中秋——八月十五 bak˩ viek˧ sɐp˧ ŋou˩
(阴历)除夕——年晚 nieŋ˧ maŋ˩
元旦——正月初一 tsɛn˥ viek˧ ts'o˥ iɐk˩|新年初一 ɬɐŋ˥ nieŋ˧ ts'o˥ iɐk˩

(2)

灰尘——烟尘 ieŋ˥ ts'ɐŋ˧
石灰—— sɛt˧ hui˥
泥土——泥 nɐi˧
凉水——冻水 doŋ˩ sui˧
热水—— ŋiek˩ sui˧
煤—— mui˧
煤油——火水 fo˧ sui˧
磁石——摄石 siep˩ sɛt˧

(3)

乡村——农村 noŋ˧ t'un˥
赶集——趁墟大的或中等的集市 ts'ɐŋ˩ hɐi˥|趁街小的集市 ts'ɐŋ˩ kai˥
胡同——巷儿 haŋ˩ ŋi˥|路巷 lou˩ haŋ˩|街巷 kai˥ haŋ˩
房子(全所)——屋 ok˥
屋子(单间)——屋房大的房间 ok˥ fuaŋ˥|房儿小的房间,厢房 fuaŋ˧ ŋi˥
正房——大房 t'ai˩ fuaŋ˧
厢房——房儿 fuaŋ˧ ŋi˥
窗户——窗 t'uaŋ˥
门坎儿——门地伏 mun˧ t'ɛi˩ fok˧|鸡基 kɐi˥ kɛi˥
厕所——屎楼正式的 si˧ lɐu˧|粪坑简易的 fɐŋ˩ haŋ˥|屎坑 si˧ haŋ˥
厨房——火炉 fo˧ lou˧
烟囱——烟通 ieŋ˥ t'oŋ˥

(4)

男人—— lam˧ ŋiɐŋ˧|佬儿已婚男子 lou˧ ŋi˥
女人—— nɛi˩ ŋiɐŋ˧|夫娘儿未婚女子 fu˥ niaŋ˧ ŋi˥|夫娘婆已婚女人 fu˥ niaŋ˧ p'o˧
小孩儿——侬儿 noŋ˧ ŋi˥
男孩儿——上夫侬 siaŋ˩ fu˥ noŋ˥|仔儿 tɐi˧ ŋi˥
女孩儿——康女儿 huaŋ˥ nɛi˩ ŋi˥|夫娘侬 fu˥ niaŋ˧ noŋ˧[均可指女儿]
老头儿——公儿 koŋ˥ ŋi˥
单身汉——光棍 kuaŋ˥ kuɐŋ˩

|独头公詈语 t'ok˦ t'ɐu˧ koŋ˥|独头佬 t'ok˦ t'ɐu˧ lɔu˩

老姑娘(老处女)——老姑婆 lɔu˩ ku˥ p'o˧

医生—— ɛi˥ sɐŋ˥

厨子—— ts'i˧ tɛi˨|厨师 ts'i˧ si˥

乞丐——乞儿 hɐk˥ ŋi˥|乞儿公男乞 hɐk˥ ŋi˥ koŋ˥|乞儿婆女乞 hɐk˥ ŋi˥ p'o˧

(5)

父亲——亚爸面称 a˥ ba˥|老个背称 lɔu˩ ko˩|老豆 lɔu˩ t'ɐu˨|亚叔讳称 a˥ sok˥|亚哥讳称 a˥ ko˥

母亲——亚妈面称 a˥ ma˥|亚䎸面称 a˥ na˥|母亲背称 mɔu˩ t'ɐŋ˥|母儿背称 mɔu˩ ŋi˥|婶讳称 sɐm˨|姑讳称 ku˥

祖父——爹 dɛ˥|亚爹 a˥ dɛ˥

祖母——奶 nai˩|亚奶 a˥ nai˩

兄——哥 ko˥|哥哥 ko˥ ko˥

亚哥 a˥ ko˥

弟——细佬 ɬɐi˩ lɔu˨|细个 ɬɐi˩ ko˩

姊——𡞞 bɔu˥

妹——细妹 ɬɐi˩ mui˨

伯父——伯爹 bak˥ dɛ˥

伯母——伯奶 bak˥ nai˥

叔父——叔儿 sok˥ ŋi˥

叔母——婶儿 sɐm˨ ŋi˥|亚婶 a˥ sɐm˨

外祖父——外公 vɐi˨ koŋ˥|亚公 a˥ koŋ˥

外祖母——外婆 vɐi˨ p'o˧|亚婆 a˥ p'o˧

儿子——仔 tɐi˨|仔儿 tɐi˨ ŋi˥

儿媳妇——新妇 ɬɐŋ˥ fu˩|新妇娘 ɬɐŋ˥ fu˩ niaŋ˧|新妇儿 ɬɐŋ˥ fu˩ ŋi˥

女儿——康女儿 huaŋ˥ nɛi˩ ŋi˥|夫娘侬 fu˥ niaŋ˧ noŋ˧[均可指女孩儿]

女婿—— nɛi˩ ɬɐi˩|姑爷 ku˥ ɛ˧

舅—— k'ɐu˩|舅爹母之兄 k'ɐu˩ dɛ˥|亚舅母之弟 a˥ k'ɐu˩

舅母——妗 k'ɐm˩|亚妗 a˥ k'ɐm˩|妗儿 k'ɐm˩ ŋi˥

姑—— ku˥|亚姑 a˥ ku˥

姨—— i˧|亚姨 a˥ i˧|母姨

mɔu˩ i˧

弟兄——兄弟 fun˥ t'ɐi˩

姊妹—— tɛ˦ mui˨

夫——老公 lɔu˩ koŋ˥

妻——老婆 lɔu˩ p'o˧

(男子)娶媳妇——讨老婆 t'ɔu˦ lɔu˩ p'o˧

(女子)出嫁——嫁人 ka˩ ŋiɐŋ˧

(6)

头—— t'ɐu˥

脸——面 mieŋ˨

额——天堂 t'ieŋ˥ t'uaŋ˧|额堂 ŋak˧ t'uaŋ˧

鼻子——鼻 p'ɛi˩

眼—— ŋaŋ˩

眼珠儿——眼核 ŋaŋ˩ vɐk˩

耳朵——耳爹 ŋi˩ dɛ˥

舌头——脷 lɛi˨

脖子——颈 kɛn˦|颈儿 kɛn˦ ŋi˥

胳膊——手臂 sɐu˦ bɛi˩

左手——背手 p'ui˩ sɐu˦

右手——正手 tsɛn˨ sɐu˦

手指—— sɐu˦ tsi˦

大拇指——拇指 mɔu˩ tsi˦|手公头 sɐu˦ koŋ˥ t'ɐu˧

食指——二拇指 ŋi˩ mɔu˩ tsi˦

中指—— tsoŋ˥ tsi˦

无名指——冇名指 mɔu˧ mɛn˧ tsi˦

小拇指——手拉尾 sɐu˦ lai˥ mɛi˦

指甲—— tsi˦ kap˩

腿——脚腿 kiak˩ t'ui˦

膝盖——膝头 ɬɐk˥ t'ɐu˧

嘴唇—— tui˦ sɐŋ˧

(7)

病了—— p'ɛn˨ liu˩

泄——屙肚 o˥ t'ɔu˩|屙稀屎 o˥ hɛi˥ si˦

发疟了——发□ fak˩ ɬɐu˦

瘸子——跰佬 bai˥ lo˩

驼背——腰勼 iu˥ kau˥

死了—— ɬɛi˦ liu˩|死去 ɬɛi˦ hɛi˩

葬——下葬 ha˩ tuaŋ˩

诊病——睇病 t'ɛi˦ p'ɛn˨

(病)轻了——好转 hau˦ tsun˦

(8)

衣服——衫裤 sam˥ fu˩

涎布——口水肩 hɐu˦ sui˦ kaŋ˥

尿布——屎𫇾 si˦ ŋa˩

手巾—— seu˦ keŋ˥
肥皂——香碱香皂 hiaŋ˥ kam˦
  |咸碱洗衣皂 ham˧ kam˦
洗脸水——洗面水 ɬei˦ mieŋ˩ sui˦
凳子——凳 deŋ˩|长凳 ts'iaŋ˧ deŋ˩|凳儿小板凳 deŋ˩ ŋi˥
桌子——枱 t'uai˧|枱儿小桌子 t'uai˧ ŋi˥
抽屉——柜桶 k'uei˩ t'oŋ˦
图章——印 eŋ˩
糨糊——浆糊 tiaŋ˥ fu˧
火柴—— fo˦ sa˧
抹布——擦布 ts'ak˩ bou˩
羹匙—— keŋ˥ si˧
箸——筷子 fai˩ tɛi˦
簸箕—— bo˦ kei˥
笤帚——扫把 ɬou˩ ba˦
碌——碌石 lun˩ set˧
碓——倒碓 duau˦ dui˩
槌子—— ts'ui˧ tɛi˦
绳子——索 ɬuek˩
自行车——单车 daŋ˥ ts'ɛ˥
轮子——车轮 ts'ɛ˥ leŋ˧
伞——雨遮 i˩ tsɛ˥
(9)
吃早饭——喫朝 hɛt˥ tsiu˥
吃午饭——喫昼 hɛt˥ tseu˩
吃晚饭——喫晚 hɛt˥ maŋ˩
米饭——饭 faŋ˩
面条儿——面 mieŋ˩
面粉—— mieŋ˩ feŋ˦
馒头——面包 mieŋ˩ bau˥
馄饨——云吞 veŋ˧ t'eŋ˥
饺子—— kau˦ tɛi˦
菜(饭菜的菜)—— t'uai˩
醋—— t'ɔu˩|酸醋 ɬun˥ t'ɔu˩
酱油——豉油 si˩ ieu˧
芝麻油—— tsi˥ ma˧ ieu˧
猪油—— tsi˥ ieu˧
盐—— iem˧
白酒——烧酒 siu˥ teu˦
黄酒——烧酒 siu˥ teu˦ 当地不分白酒黄酒
江米酒——糯米酒 nɛ˩ mei˩ teu˦
开水——滚水 kueŋ˦ sui˦
泔水——米水 mei˩ sui˦
(10)
公猪——猪哥 tsi˥ ko˥
母猪——猪娘 tsi˥ niaŋ˧
公牛——牛牯 ŋieu˧ ku˦
母牛——牛娘 ŋieu˧ niaŋ˧
公马——马牯 ma˩ ku˦

母马——马娘 ma˩ niaŋ˧
公狗——狗牯 keu˦ ku˦
母狗——狗娘 keu˦ niaŋ˧｜狗妮 keu˦ na˥
郎猫——猫公 miau˧ koŋ˥
女猫——猫娘 miau˧ niaŋ˧｜猫翰未下崽的女猫 miau˧ huaŋ˩
公鸡——鸡公 kei˥ koŋ˥
母鸡——鸡妮 kei˥ na˥｜鸡娘已孵过小鸡的 kei˥ niaŋ˧｜鸡翰未孵过小鸡的 kei˥ huaŋ˩
麻雀——屋头□ ok˥ t'eu˧ mei˩｜谷头□ kok˥ t'eu˧ mei˩
雁——大雁 t'ai˨ ŋaŋ˨
燕子——ieŋ˩ tsi˦
乌鸦——ɔu˥ a˥
老虎——luau˦ fu˦
狼——luaŋ˧
猴子——犸猸 ma˩ leu˧
蛇——se˧
老鼠——luau˦ si˦
蚯蚓——蟮饵 sun˩ nei˩
蚂蚁——蚁 ŋei˩
蚂蜂——黄蜂 vaŋ˧ foŋ˥
苍蝇——蚊蝇 meŋ˧ ieŋ˧
蚊子——meŋ˧ tsi˦
蜘蛛——千秋 t'ieŋ˥ t'eu˥

(11)

麦——小麦 ɬiu˦ mak˩
米——mei˩
小米儿——鸭脚粟 ap˩ kiak˩ ɬok˥
玉米——珍珠粟 tseŋ˥ tsi˥ ɬok˥
高粱——kuau˥ niaŋ˧
大豆——黄豆 vaŋ˧ t'eu˨｜白豆 p'ak˧ t'eu˨
蚕豆——t'am˧ t'eu˨
向日葵——hiaŋ˩ iek˥ k'uei˧
洋葱——iaŋ˧ t'oŋ˥
蒜——蒜头 ɬun˩ t'eu˧
菠菜——bo˥ t'uai˩
洋白菜——黄芽白 vaŋ˧ ŋa˧ p'ak˧
西红柿——番茄 faŋ˥ k'ɛ˧
茄子——矮瓜 ai˦ kua˥
白薯——番薯 faŋ˥ si˧
洋芋——马铃薯 ma˩ lieŋ˧ si˧
辣椒——lek˩ tiu˥
橄榄——ka˥ la˦
荸荠——马蹄 ma˩ t'ei˧
核桃——vek˩ t'o˧

栗子—— lɐk˧ tsei˧

藕—— ŋɐu˧|莲藕 lun˧ ŋɐu˧

(12)

事(儿)——事情 si˨ t'ɛn˧

东西——□物 ni˥ mɐk˧

地方——亚处 a˥ ts'i˩

时候—— si˧ hɐu˨

原因—— vieŋ˧ ɐŋ˥

声音—— sɛn˥ iɐm˥

味道—— mei˨ t'uau˨|滋味 tsi˥ mei˨

气儿——气味 hei˩ mei˨

颜色—— ŋaŋ˧ sɛt˥

相貌——模样 mɔu˧ iaŋ˨

年龄——年纪 nieŋ˧ kei˧

工作—— koŋ˥ tuak˥

(13)

我—— ŋɔ˩

你—— nei˩

他—— 佢 k'ei˧

我们——我吡 ŋɔ˩ lɛ˧

你们——你吡 nei˩ lɛ˧

他们——佢吡 k'ei˧ lɛ˧

大家—— t'ai˨ ka˥

谁——枚人呀 mui˧ niaŋ˧ a˨

什么——□物□ a˧ mɐk˧ a˧

为什么——为乜么 ui˨ iek˥ ma˩

(14)

以下是数量名结构，只记量词。

一位客人——个 kɔ˩

一双鞋——双 suaŋ˥|对 dui˩

一张席——张 tsiaŋ˥

一床被——张 tsiaŋ˥

一辆车——部 p'ɔu˨ ——汽车|架 ka˩ ——单车(自行车)

一把刀——把 ba˧

一管笔——支 tsi˥

一锭墨——条 t'iu˧

一头牛——只 tsɛt˥

一口猪——只 tsɛt˥

一只鸡——只 tsɛt˥

一条鱼——条 t'iu˧

去一趟——次 t'ɛ˩ 回 hui˧|流 lɐu˧

打一下——滚 kuɐŋ˧

(15)

今年—— kɐm˥ nieŋ˧

明年—— mɛn˧ nieŋ˧|下年 ha˩ nieŋ˧|来年 luai˧ nieŋ˧

去年—— hei˩ nieŋ˧|头年 t'ɐu˧ nieŋ˧|上年 siaŋ˨ nieŋ˧|旧年 k'ɐu˨ nieŋ˧

往年——前几年 ts'ieŋ˧ kɛi˦ nieŋ˧｜前几年 ts'ieŋ˧ ŋi˥ nieŋ˧

今日—— kɐm˥ ŋiɐk˧｜今朝 kɐm˥ tsiu˥

明日——明朝 mɛn˧ tsiu˥

后日—— hɐu˩ ŋiɐk˧｜后天 hɐu˩ t'ieŋ˥

大后日—— t'ɐi˩ hɐu˩ ŋiɐk˧

昨日——送日 t'ok˩ ŋiɐk˧

前日—— t'ieŋ˧ ŋiɐk˧

大前日—— t'ai˩ t'ieŋ˧ ŋiɐk˧

上午—— siaŋ˩ ŋou˩

下午—— ha˩ ŋou˩｜下晏 ha˩ aŋ˩

中午—— tsoŋ˥ ŋou˩

清晨——清早 t'ɛn˥ tuau˦｜朝晨 tsiu˥ sɐŋ˧

白天——日间 ŋiɐk˧ kaŋ˥

黄昏——傍晚 p'uaŋ˩ maŋ˩

晚上——晚间 maŋ˩ kaŋ˥

什么时候——□物时 a˧ mɐk˧ si˧

(这事情)怎么办——点子办 diem˦ tɛi˦ p'aŋ˩

做什么——做亚物 tou˩ a˥ mɐk˧

(16)

上头——上面 siaŋ˩ mieŋ˩｜上边 siaŋ˩ bieŋ˥

下头——下面 ha˩ mieŋ˩｜下底 ha˩ dɐi˦

左边—— to˦ bieŋ˥｜背边 p'ui˩ bieŋ˥

右边—— iɐu˩ bieŋ˥｜正边 tsɛn˩ bieŋ˥

中间——tsioŋ˥ kaŋ˥｜当中 duaŋ˥ tsioŋ˥

里面—— lɛi˩ mieŋ˩

外面—— vɐi˩ mieŋ˩

前边——前面 ts'ieŋ˧ mieŋ˩

后边——后面 hɐu˩ mieŋ˩

旁边——侧边 tsɐk˩ bieŋ˥

附近——近处 k'ɐŋ˩ ts'i˩

什么地方——□物处 a˧ mɐk˧ ts'i˩

(17)

吃饭——喫饭 hɛt˥ faŋ˩

喝茶——饮茶 iɐm˦ ts'a˧

洗脸——洗面 ɬɐi˦ mieŋ˩

洗澡——洗身 ɬɐi˦ sɐŋ˥

谈天儿——倾□ k'ɛn˥ kai˦

不说话——咆咆声 iɐp˩ iɐp˩ sɛn˥

没关系——冇关系 mɔu˧ kuaŋ˥ si˨
遇见——碰到 p'oŋ˨ duau˨
遗失——打落 da˧ luak˨
找着了——寻见了 t'ɐm˧ kieŋ˨ liu˨
擦掉——抹去 mut˧ hɛi˨
拣起来——拾起来 sɐp˧ hɛi˧ luai˧
(用手)提起——□起 nieu˧ hɛi˧|□起 bɛ˧ hɛi˧
选择——挑拣 t'iu˥ kaŋ˧
欠——争 tseŋ˥
做买卖——做生意 tɔu˨ sɐŋ˥ ɛi˨
(用秤)称称—— ts'ɛn˨ ts'ɛn˥
收拾(东西)—— sɐu˥ sɐp˧
对(如酒里对水)——冲 ts'oŋ˥
撒手——放手 faŋ˨ sɐu˧|松手 ɬoŋ˥ sɐu˧
放(如放在桌子上)—— faŋ˨
休息——歇 hiek˨
打盹儿——核眼睡 vɐk˧ ŋaŋ˧ sui˨
摔了——跌跤 diek˨ kau˥
顽儿——嬲嬲 nam˨ nam˨
知道—— tsi˥ duau˨
懂了——识得 sɛt˥ dɐk˥
留神——小心 ɬiu˧ sɐm˥
挂念—— kua˨ niem˨|记挂 kɛi˨ kua˨|牵挂 hien˥ kua˨
美(指人貌美)——靓 liaŋ˨
丑—— ts'ɐu˥
坏(不好)—— vai˨
要紧——紧要 kɐŋ˧ iu˨
热闹—— ŋiek˨ nau˨
坚固—— kieŋ˥ ku˨
肮脏——□虾 la˧ ha˥
咸—— ham˧
淡(不咸)—— t'am˨
稀—— hɛi˥
稠——胶 kau˥
肥—— fui˧ 指人,动物均可
瘦—— sɐu˨
舒服——自在 t'ɛi˨ t'uai˨
晚(来晚了)—— maŋ˨
乖(如小孩儿真乖,不闹)—— kuai˥
顽皮——调皮 t'iu˧ p'ɛi˧
凸——突 t'ɐk˧
凹——拉 lap˥
和(我和他)—— vo˧
从(从今天起)—— t'oŋ˧

替(替我写封信)——t'ɐi˨ 代 t'uai˨|帮 buaŋ˥
拿(拿毛笔写字)—— na˥
故意—— ku˨ ɛi˨
刚(刚来,刚合适)——喈 ŋam˥|喈喈 ŋam˥ ŋam˥
辛亏——好彩 huau˧ t'uai˧
净(净吃米,不吃麵)——只 tsi˧
(一下)上下—— siaŋ˨ ha˨|左右 tɔ˧ iɐu˨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一

	i						u						a						o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疤		把		坝			波			簸	
p'														爬			帕			婆			破	
m													妈	麻	马	蚂		骂		磨				磨
v														华						和				
f							夫	扶	苦	户	裤	父	化				化		科		火		课	
t																			搓		左			
d																			多		朵			
t'																			拖	驼	妥			
n	①												肥											
l														②						罗				
ts	朱		主		蛀												诈							
ts'		池	处		次	治							差	茶					初	锄				
s	书	藷	始	是	试	事							沙						梳		所			助
ɬ																			唆					
k							姑		古		顾		加		假		嫁		歌		果		个	
k'																								
ŋ	宜	鱼		耳		义								牙		瓦			鹅	俄			我	饿
h													虾	霞		下		下		何	可			贺
ø		姨		雨	裕	易							亚	③					屙					

处 ts'i˧˥：相～

ts'i˨：～所

藷 si˧：十～白薯

蚂 ma˨：～骝猴子

肥 na˥：阿～面称母亲

假 ka˧˥：放～；真～

下 ha˨：～底下面

ha˩：～楼

磨 mo˧：石磨

mo˩：～粉

屙 o˥：～屎肚子

① ni˥ 物：东西

② la˧ 虾：肮脏；不干净

③ a˧ 物 a˧：什么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二

	ɛ						ai						ɐi						ai~uai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𨂿		摆		拜						闭							
p‘								排			派	败	批					币						
m										买		卖	迷			米								
v													①		伟		胃	位		怀				坏
f													亏				慰						快	
t			姐		借										仔		祭							
d	爹											带	低		底		帝							
t‘		斜				谢					太	大	妻	题	体	弟	替	第						
n																								
l	腡													犁		礼		隶						
ts			者		蔗													济						
ts‘	车			坐																				
s		蛇				赦		豺			债						世	誓						
ɬ			写										西		洗		细							
k							街		解		介		鸡				计		乖		拐		怪	
k‘		茄											溪		启									
ŋ																		毅						
h								鞋	蟹									系						
ø				野		夜	挨		矮															

腡 lɛ˧：手指纹

𨂿 bai˥：～佬瘸子

仔 tɐi˧˥：儿子

① vɐi˥：表示否定，相当于“不”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三

	ɛi						au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b	悲		比		痹		包		饱		豹	
p‘	披	皮		被		备					炮	
m		眉		美	①	味	茅		卯			貌
v												
f	非	肥	匪		费							
t	资		子									
d			紫									
t‘		徐	此		次	字						
n				女	饵							
l		离		李		利						
ts												
ts‘							抄		吵			
s												
ɬ	私		死		四							
k	居		举		记	巨	交		绞		教	
k‘	区	奇	起	徛		忌						
ŋ									咬			
h	欺		许		去		敲		考		孝	校
∅	医		椅		意							

	ɐu ~ iɐu						ɔu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b							㛂		补		布	
p‘							铺		普	簿	铺	部
m		谋	亩			贸	巫	无		母		墓
v												
f												
t			走		奏		租		祖			
d	兜		抖		鬥		都		堵			
t‘	秋	投			透	豆	粗	图	土	肚	吐	度
n		②		扭				奴		努		怒
l		刘	柳					卢		鲁		路
ts	周				昼				组			
ts‘	抽	绸	丑									
s	收	仇	守		兽	寿						
ɬ	修		③		秀		酥				素	
k	沟		久		救							
k‘		求		舅	扣	旧						
ŋ								吴		五		误
h	丘	喉	口	厚		后						
∅	忧	尤		友	幼	右	乌				袄	

被 p‘ɛi˨˩：被子

徛 k‘ɛi˨˩：站立，当地多写作“企”

豆 t‘ɐu˥˧：老～背称父亲

㛂 bou˥：姊面称、背称均可

铺 p‘ou˥：～路

p‘ou˧˨：杂货～

① 屘头 mei˧˨：麻雀

② niɐu˧ 起：用手提起（东西）

③ 发 ɬɐu˧˥：发疟子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四

	iu						ua						uau						ui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标	錶	表										褒		保		报		杯				辈	
p'	飘				票									袍		抱		暴		赔		倍	配	
m	苗		秒			庙								毛				冒	枚	煤		每		妹
v																								
f																							肺	
t	椒												糟		早		灶		嘴				醉	
d	雕				钓								刀		岛		到		堆		④		对	
t'		条			①	调								桃	草		套	造	摧	随	腿		退	罪
n																								
l		燎				疗							捞	劳		老				雷		累		类
ts	朝				照	②													追					
ts'	超	朝		赵															吹	槌				
s	烧		少		少	绍														垂	水		税	
ɬ	消		小		笑								嫂				扫						岁	
k	娇		缴		叫		瓜		寡		挂		高		稿		告						会	
k'		桥				轿											靠							
ŋ													③					傲						
h			晓											豪	好			浩	灰	回				汇
∅	妖	摇			要																			为

錶 biu˧：手～

调 t'iu˧˩：～动工作

朝 tsiu˥：今～

ts'iu˧：～代

少 siu˨˦：～数｜～量

siu˨：～年

要 iu˨：重～

① 刀 t'iu˨：刀鞘

② tsiu˧˩ tsiu˧˩：斗倒瞧

③ ŋuau˥ ŋuau˥：狗吠声

④ dui˨˦ 乖：(脑袋)耷拉下来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五

	uai						uɐi						am/ap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b																					
p‘																					
m																					
v																					
f																					
t	栽				再																
d													耽		胆					答	
t‘	猜	财			菜	在							贪	蚕	惨	淡	探			塔	杂
n														南						纳	
l		来												兰	揽			滥		腊	
ts															斩						
ts‘																		站		插	闸
s													衫								
ɬ					赛								三								
k	该		改		盖		龟		鬼		贵		监		减		鉴			甲	
k‘							亏	葵				柜									
ŋ						碍							啱	岩							
h	开	孩	海			害								咸							
ø	哀				爱															鸭	

啱 ŋam˥：刚（才）；刚（好）。口语中往往重叠，说成“～～”，如“～～来才来，刚来丨～～合适正合适”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六

	am/ɐp iɐm/iɐp									iem/iep									uam/uap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p'																											
m																											
v																											
f																											
t							浸			尖							接										
d												点		店			跌										
t'	侵	寻							集	迁	甜						妾	捷									
n	①							粒																			
l		林						立			廉			念													
ts	针		枕				汁							占			摺										
ts'		沉																									
s	深		沈				湿		十			闪						舌									
ɬ	心																										
k	金		锦		禁			急		兼		检		剑			劫		甘		敢					鸽	
k'		琴		妗				级	及						俭								③				
ŋ									入		严		染				业										
h	钦							②		谦	嫌	险		欠			胁		堪	含	撼		憾				合
ø	音					任		唈		阉	盐			厌	陷			页	庵				暗				

唈 iɐp˨：一一声互相不说话

① nem˥ 话：胡说八道，乱说一气

② hɐp˨ 接：把两件东西随便接在一起

③ k'uam˩ 着：仔细；小心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七

	un/ut									ɛn/ɛt iɛn/iɛt									oŋ/ok ioŋ/io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搬		木		半			钵		兵		丙		柄		壁											
p‘	潘	盆				叛		泼			平		並	聘	病			劈		蓬							
m		门		满					沫	名	明				命					蒙				梦			木
v	①	营		永		咏			活									或									
f	兄							阔											风	逢				奉	福		伏
t	尊									晶		井				积			宗		总		粽		足		
d	端		短							丁				订		滴			东		董		冻		督		
t‘	村	团				段		脱	夺	青	亭	请	艇		定	戚		敌	通	同	桶			洞	秃	逐	毒
n				暖						③	宁									农							
l		连		卵	砱	炼			列		灵		领		令			力		龙	拢						鹿
ts	专		转					拙		贞		整		证		职			忠		种		种		竹		④
ts‘	川	泉	喘		寸			切	②	称	程				郑	赤		直	充	虫		重		仲	束		轴
s		船				善		说		声	承			胜	盛	色		石		崇					叔		熟
ɬ	酸		选		算			雪		星		醒		姓		析			松	从					速		
k	官		管		罐					京		景		敬		击			公		拱		贡		菊		
k‘	倾										擎							极		穷				共	曲		局
ŋ														迎													玉
h	宽									兴				兴		喫			空	洪	孔		控		哭		
ø						碗				应	形	影		应	孕	亿		译	翁	熊		勇	镕	用	屋		育

碖 lun˩：～石碌碡

兴 hen˥：～旺发达

hen˨：～趣

应 iɛn˥：～该

iɛn˨：答应

种 tsoŋ˨˦：种子

tsoŋ˨：栽～

① vun˥ 火：把火吹灭

② ts‘ut˧ 石火：旧时用火石取火

③ nen˥ 婴：旧指萤火虫，现在已不说

④ ts‘ok˧ tsok˧：形容衣着艳丽过分，令人看了不舒服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八

	aŋ/ak									eŋ/ek ieŋ/iek									ieŋ/ie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班		板					八	①	崩						笔			边		扁		变			必	
p'		彭				办		拍	白		朋				笨				篇	辫			片	辨			别
m	蛮	盲		猛		孟			麦	蚊	文		敏		问			物	棉	眠		免	面	麵		篾	灭
v		横						获		温	云				运			棩	渊	员	远	软	怨	院			月
f	番	凡	反		畈	犯		反	伐	芬		粉		粪		忽	②	佛			犬		劝			血	
t							即			曾				进		卒			煎		剪		箭			节	
d	单									灯		等		顿		得			颠		典						
t'	餐	坛	坦		炭	弹			达	亲	秦		尽		赠	七		贼	千	田	浅			电		铁	
n		难																		年							
l		拦		冷				辣		鳞	轮				论			律									
ts	争						测	札		真		准		晋	阵	质										折	
ts'			产					察	泽	春	陈	蠢	③	趁		出		侄									
s	山		省					杀		身	神		肾	舜	顺	失		实					扇				
ɬ					伞		息			新		笋		信		塞		悉	仙				线				
k	江		讲		更			角		根		紧				吉			坚			件	见	键		结	
k'											勤		近													缺	
ŋ				眼		雁			岳		银		忍		认			日		弦							
h	坑	闲				幸		客	学		痕	肯			恨	刻			掀		显		献			歇	
ø	莺				晏			压		恩		隐	引	印			一		烟	④		演	燕	见	乜	乙	

棩 vek˧:(水果等的)硬核

乜 iek˥:为一么为什么?

① bak˧ 一声:硬物突然折断而发出的响声

② fek˨ fek˨:小儿语,打秋千

③ ts'eŋ˨ 是非:搬弄是非

④ ieŋ˧ ieŋ˧ 声:苍蝇飞动的声音

吴阳白话单字音表之九

	iaŋ/iak									uaŋ/uak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入	中入	阳入
	˥	˧	˧˥	˩	˨	˧˩	˥	˨	˧	˥	˧	˧˥	˩	˨	˧˩	˥	˨	˧
b										帮		榜					博	
p‘											旁							薄
m										芒			网		望		莫	
v											王	枉	往		旺			镬
f										方	房	仿		放			霍	缚
t	将		桨		酱									葬			作	
d										当		党		当				
t‘	枪	墙	抢			匠				仓	唐			烫			托	
n		娘																
l		良		两	靓	亮		略	①		狼		朗		浪		洛	落
ts	章		掌		障			酌		装				壮			捉	
ts‘	昌	肠			唱	丈		雀	着	疮				创			桌	
s	伤	常	赏	上		尚				双	床	爽			状			
ɬ	箱		想					削		桑	②						索	
k	姜							脚		光		广	旷	干			郭	
k‘		强									狂			抗			确	
ŋ						让			弱						岸			
h	香		享		向					康	寒		旱	汉			渴	
ø	秧	羊		羊		样		约	药	安				按			恶	

靓 liaŋ˩:(入)貌美

当 duaŋ˥:应~

duaŋ˩:上~

康 huaŋ˥:~女儿女孩子,这里借用为同音字

① 紧 liak˧:(把绳子)系紧

② ɬuaŋ˧ 着:旧时迷信指犯着凶煞

(原载《方言》1992年第3期)

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

一 《中国语言地图集》与汉语方言分区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由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两次正式出版，有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地图集》共有50×36厘米彩色地图三十五幅，每幅图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为了照顾非语言学专业的其他读者的实际需要，文字说明中分区的地理、分区的特征行文比较详细，具体的语言或方言事实的描写都尽可能简单。《地图集》包含三部分内容：A是五幅综合图，其中A2是“中国汉语方言图”，宏观地展示了汉语诸方言分布的全景；A5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图”，表现了广西境内汉语诸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面貌。B是十六幅汉语方言图，其中B8是“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B10是“安徽南部汉语方言”，B11是“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汉语方言”，B13是“广东省的汉语方言”，B14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B16是“海外汉语方言分布图”，分a、b两张。这几幅图都是从区域出发讨论方言。其他各图都是从方言出发讨论分区。C是十四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这种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因此，

《地图集》的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地图集》中汉语方言分区图及文字说明部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全国部分方言工作者共同编制的，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这项工作包括方言调查，新旧资料整理分析，绘制分区草图和编写文字说明等几个步骤。起始于1983年，全图定稿于1987年，最后校对时略有改动。这是中国汉语方言学界1979年重新振起以后承担的第一项大型工程，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体现了中国汉语方言学界集体合作、协同攻坚的优良传统。工作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在此之前所取得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以及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调查材料，同时又组织力量对广东、江西、安徽、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面上调查，对某些复杂地区的汉语方言也进行了部分核查。这些调查与核查涉及到将近600个市县或相当于市县的方言点，调查人员的行程达数万公里。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绘制的汉语方言分区图和随图的文字说明，不仅精练地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时包含了大量汉语方言研究的最新信息。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实际面貌，比较清楚地表述了汉语各个方言区的重要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

《地图集》第一集出版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不断有新的事实、新的材料公诸于世。特别是近年来，海内外的很多学者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表现了一轮新的热情。无论如何，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总是要涉及到《地图集》里对汉语方言分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因而引发了对汉语方言分区地图和文字说明的各种评论，如丁邦新1996，梁金荣等1997。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件

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因为开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是一个学科繁荣的标志，也是一个学科取得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最近有机会重新检查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各幅地图，重新粗读了有关的文字说明。十年前汉语方言学界为编制汉语方言分区图而辛勤工作的情景犹在眼前。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仍然十分令人振奋。

二　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

对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许多学者做过十分有益的探讨，但真正大规模付之实践的是《地图集》。《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分区图和文字说明，是汉语方言研究理论和实践上比较好地结合的产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框架，在划分层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传统上往往用"方言——次方言——土语"三个层次来划分汉语方言，同样也用于划分其他语言里的方言。这种划分框架，在近期的讨论方言分区的论著里，仍然不时可以看到，可见有很深的影响。显然这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不同层次方言的本质。这种三个层次的划分框架，把方言的层次划分，误解成了方言的优劣差别，似乎方言有主次之分，有雅俗之分。从使用人口，对周边方言的影响力，在推进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方言有优势方言和非优势方言的不同。但就方言本身而言，从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而言，任何方言都是平等的，无所谓主次、雅俗之分。其实，方言分区的时候，之所以必须分成若干层次，只是一种分类上的需要，也便于称说。层次越大的方言，大类的共同性越概括、越抽象，能够涵盖这个大类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少；反之，层次越小的方言，小类的共同性越具体，能够涵盖这个小类

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多。因此，方言的层次划分，本质上只是根据共同特征所作的不同层次方言的一种分类。《地图集》对汉语方言提出了"点——小片——片——区——大区"的五个层次划分法。点指方言点，一般指县市或相当于县市的行政单位，在方言复杂的地区有时也用于指小于县市的行政单位；若干个点组成小片；若干个小片组成片；若干个片组成区；有时若干个区组成一个方言大区。除了方言点外，其他各个层次根据实际情况范围有大有小，有时候一个方言点就是一个小片。在同一个小片、片、区、大区内的方言，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点。这是用共同特征作标准、对汉语方言进行多层次的划分。显而易见，这种五个层次的划分法，对比于传统上的三级分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进步。

第二，根据上述层次划分法，《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其中官话区、闽语区指的都是大区。官话大区包括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等八个区；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等七个区。现在看来，官话大区下面再分八个区是合理的，起码在分布上，便于跟其他的非官话各方言区取得综合平衡。闽语大区应改为区，原来的七个区应改为片，原来的片应改为小片，这样就跟吴语、粤语等方言的层次划分取得一致了。

这个分区结果，跟以往学者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有明显的不同。章炳麟《检论》卷五《方言》（作于1900至1901年间），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只大致说出地域，都没有准确命名。按今天的说法，姑且叫做北方官话、陕甘官话、华中官话（包括今赣语、客家方言和湘语的一部分）、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吴语、徽语、闽语、粤语。后来赵元任、李方桂等人有的分为七种，有的分为十一种，差别很大。

五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渐趋一致，大致有六区、七区、八区之分。分为八区的是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粤语。有人把闽北话和闽南话合并为闽语就是七区，又有人把赣语和客家话合并为客赣方言，这就只有六区了。但多数学者都一致认为，官话区下面还应该再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三种。对比之下，《地图集》和以往学者对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官话大区再分为八个官话方言区。主要是把以往学者的北方官话再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原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范围有所扩大，包括鄂东北黄冈、孝感地区的十六个县市和江西的九江市、九江、瑞昌等三市县，合称为黄孝片。鄂东北的十六县市有入声，但没有促音韵尾，"书虚，篆倦"两对字同音，跟湖北境内的其他官话方言有显著差别，赵元任管这些方言叫做"楚语"。从综合特征上看，归入江淮官话作为单独一个片可能比较合理。《地图集》西南官话的范围和原来的差不多。

(二)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地图集》对晋语定义为"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因此晋语和山西方言是两个概念。山西方言是从地理范畴指称山西省境内的方言，主要是晋语，还有中原官话的汾河片和冀鲁官话的广灵话；晋语是从方言特征指称山西及其毗邻地区内蒙、陕西、河南、河北一带有入声的方言，不包括山西境内的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也不包括山西及其毗邻地区以外的有入声的其他官话方言。

(三)把徽语区从吴语区里划分出来。安徽南部的方言错综复杂，既有吴语的特征，又有某些江淮官话的特点，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例如章炳麟《方言》区分汉语方言为九种，其中就指出：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

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赵元任1962《绩溪岭北音系》也说过徽州方言在全国方言里很难归类。后来的很多学者多把这一带方言笼统地划入吴语区。《地图集》根据实际情况，在皖南地区划出宣州片，归入吴语区。更重要的是让徽语单独成区，包括安徽南部，以及相邻的浙江旧严州府地区，江西的德兴、原浮梁县。共十六个县市。

(四)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赣语和客家话是合二为一，还是各自分立，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有不同意见。主张合的意见认为这两种方言一致性太明显，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都读送气清音；主张分的意见认为这两种方言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很少有人能举出强有力的证据。《地图集》把这两种方言分开，主要的根据是：部分古浊音声母上声字客家话今读阴平，如梅县"柱 ts'u˦|在 ts'oi˦|弟 t'ai˦|咬 ŋau˦ 尾 mi˦"，赣语多数方言(尤其是中心地区的方言)无此特点；一些常用的古全浊声母字客家话读不送气清音，赣语仍读送气清音，如"渠笨"二字，梅县分别读"ki˩|pun˥˧"，南昌分别读"tɕ'ie˨˦|p'in˨˩"；一些口语常用词汇，这两种方言也不一样，如梅县"食饭、食茶、𠊎(我)、𠊎个(我的)、係(𠊎～梅县人)"，南昌分别说作"吃饭、吃茶、我、我个、是(我～南昌人)"。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说了。

(五)平话单独成为一个方言区。以往的汉语方言分区，很少提到平话。其实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常就有"官、平、壮、白、客"的说法，说明广西境内除壮语外，汉语的官话(西南官话)、平话、白话(粤语)、客家话是四种平行的方言。平话内部有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之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这一点就足以把平话和广西境内的其他汉语方言区别开来。因此，《地图集》把平话单独划为一个方言区是可行的。

以上五项只是说到了《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最主要的新见解。经过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地图集》对汉语方言的分区,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布的实际情况的。至于说到汉语方言分区中的层次划分,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有多种分法。例如为了粗略的方言比较的需要,可以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和非官话,把晋语、湘语、赣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统统列入非官话。为了说明方言和经济的关系,可以把汉语方言分为沿海方言和内地方言,把粤语、闽语、吴语,和一部分官话方言(如胶辽官话、江淮官话)列入沿海方言,把大部分官话和晋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平话、徽语列入内地方言。为了说明汉语方言的演变和接触,还可以对汉语方言进行三分,例如把官话方言(江淮官话除外)列为北方方言一类,把闽语、粤语、吴语列为南方方言一类,把晋语、江淮官话、湘语、徽语、客家话、平话列为介于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过渡方言一类。所以方言的层次划分无所谓惟一的、最好的划分。但确实存在有通用范围比较广泛、能够适应不同需要、比较合理的一种方言层次划分。《地图集》里对汉语方言的五个层次划分,也许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比较通用的层次划分。

第三,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早期的汉语方言分区,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分区标准,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早期的汉语方言分区,难免有凭印象的主观色彩。必须等到掌握了足够多的方言事实之后,才能提出必要的分区标准。在《地图集》工作初期,虽然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但还是很不够,这才有后来近600个县市的面上调查和若干地区的资料核查。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关于分区标准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一般说来,方言分区既要考虑综合判断特征,又要考虑区别性特征,还要考虑人文地理特征。这是方言分区的三个因素。确实很难只用一个标准,特别是用一个绝对排他性的标准,对方言进行自始至终的划

分。当然，也很难设想可以采用多种标准，对方言分区产生相同的效果。不过，其中有一两个标准对多数方言的划分，可能起到较大的制约作用。我们重读汉语方言分区图的文字说明，一下子就会发现，对主要方言区的划分，从大处看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按照古入声字的演变标准，可以把官话和非官话分开，官话方言绝大多数地点古入声字今读舒声（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除外），非官话方言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例外的情况很少；根据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又可以把官话大区分为八个区。按照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标准，可以划分几个非官话方言，当然也可以用来把官话大区分开。例如：

官话大区——除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外，官话方言没有入声，古入声字今读舒声。

东北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字比北京多。

北京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

冀鲁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阴平，或多数读阴平。

胶辽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

中原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兰银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去声。

西南官话：大多数地方古入声字不论清浊都读阳平。

江淮官话：古入声字今读入声。

晋语区——古入声字仍读入声。

吴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仍读浊音声母。

徽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大多数读送气清音，但也有读不送气清音的。

赣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一般不读阴平。

湘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有的地方仍读浊音，有的地方不论平仄都读为不送气清音。

闽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多数读不送气清音，少数读送气清音。

粤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地点今逢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逢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

平话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

客家话——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但一些口语常用字(如"渠笨")往往读不送气清音；部分古浊音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

可见，一个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完全可以作为汉语方言大区和区这两级的划分的基本标准。这两个标准是从大量的方言事实中选择归纳出来的，因而有比较强的概括性和系统性，适应范围也相当广泛。尤其重要的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两个基本标准可操作性强，它不是纯理论或纯方法论的东西。还必须指出，这两条标准，一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规律。用结构特点，用历史演变规律，来给汉语方言分区，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为理想的分区标准了。我们现在还找不出比这更加理想、更加可以具体操作的其他标准了。

这两个标准都是语音标准。能不能拿出一两条或若干条词汇、语法标准来划分汉语方言呢？不要说十年前不可能，就是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就汉语方言研究的进展情况来说，语音方面的研究先行一步，掌握的资料相对较多；词汇、语法的研究起步较晚，掌握的资料至今还是很少很少的。等过了若干年以后，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很深入了，那时也许可以拿出几条词

汇、语法标准来给汉语方言分区。还有人问：根据这两个标准，只能划分出汉语方言大区和区，但管不住片、小片、方言点的划分，是不是缺陷？肯定是缺陷。但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实在提不出哪怕只有一条标准，可以划分全国的所有方言。这也许仅仅是理想。

三　关于晋语和平话

方言是复杂的，方言的分布也是复杂的。其中往往涉及到与方言有关的人文地理等复杂因素。所以在讨论方言分区的时候，经常要考虑到方言特征的多重性和非确定性问题。假设有 A、B 两个方言点，以这两个方言点为圆心，以一定的距离为半径，画出 A、B 两个部分重叠的方言区。那么，处于圆心位置的方言点 A 和 B，其区别性的方言特征最为明显，离圆心越远，其方言特征越模糊，到了两个方言区部分重叠的地方，既可能同时具备 A、B 两个方言点的区别性特征，也可能同时消失 A、B 两个方言点的区别性特征，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具备不同于 A、B 的新的区别性特征。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在重叠部分的方言地带找出方言点 C，并且以 C 方言点为圆心，以一定的距离为半径，画出第三个方言区 C。这种多重性和非确定性无疑给汉语方言的分区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在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在注意通观全局、综合平衡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太拘泥了，否则就无法给汉语方言进行分区。

例如在划分方言大区和区的时候，也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给上文所说的古入声字的演变、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这两个基本标准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条件或附加条件。还必须允许存在一定条件的例外或特殊现象。《地图集》里多处讨论这样的问题，这里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有入声的标准应用于晋语必须加上地域上的

限制条件，只限于"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因此，B2图根据古清音声母入声字自成调类的事实，把山东境内渤海边上的利津、桓台、邹平、章丘四处自成章桓小片，划入冀鲁官话，不能划入晋语区，认为是一种特殊现象。同样的道理，河北境内有一些零散的地点方言，也有入声，也不能划入晋语区。又如古入声字今读阳平的标准应用于西南官话，但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境内有75个县市的古入声字自成调类，有8个县市的古入声字今读阴平，有13个县市的古入声字今读去声。因此对上述96处方言点必须加上四声调值的附加条件。B6图给西南官话完整的定义是："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武汉、重庆、桂林]等6处的调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话。"这样就把96处看似例外的方言点，大部分都包括在西南官话的范围之内，真正例外的只是很少数。

下面再具体讨论晋语和平话方言的分区。

（一）关于晋语。晋语指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包括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区的175个市县旗。使用晋语的人数约4570万。《地图集》首次把晋语从传统的官话方言区单独分立出来。晋语分立以后，官话大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似乎打破了汉语南北方言总体平衡的格局，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对晋语的研究大大深入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通过讨论，大家对晋语的特殊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不能不承认，在广袤的北方地区，晋语方言连成一片，独具入声的特征，而周边的方言都没有入声，应该认为这确实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据此把晋语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正好体现了《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的一致性原则。现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有学者认为光凭有入声这个方言特征就把晋语分立

出来，理由不充分。因为江淮官话也有入声，现在还在官话的范围内，为什么它不分立出来呢？二是有学者提出，晋语分立出来后，它是跟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官话方言一样，成为官话大区里的一个区呢，还是跟闽语、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一样，成为与官话方言"平起平坐"的方言区呢？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首先，194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绘制的《语言地域图》（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第14页，上海申报馆），把汉语方言分为"北京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等十一种，其中的下江官话，就是后来所说的江淮官话。可见江淮官话分立的历史最少比晋语早四十年。传统上把江淮官话分立出来，与西南官话、北方官话并立为官话方言的三区之一，重要根据就是江淮官话有入声。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一重要事实，至少持异议的不多。现在根据同样的方言特征，把晋语分立出来，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次，即使仅仅从入声这个方言特征考虑，晋语的入声在分区上的意义显然跟江淮官话的入声不一样。如上文所说，晋语的入声连成一片，在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中显得非常特殊，其形成原因和形成历史，至今还不能作出满意的解释。而江淮官话的入声实际上只是吴语等南方方言入声地区的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把江淮官话区看成是南方非官话方言区和北方官话方言区的过渡地带。因此，同样一个入声标准，可以容忍江淮官话分立，而不能容忍晋语分立，这是说不过去的。这里顺便说明，方言划区的标准和划分方言区层次的标准经常是一致的，但不完全等同。就有无入声这一条来说，它是划分方言区域的标准，但不完全是划分方言层次的惟一标准。根据有无入声可以把晋语区和周边的官话方言区分开来，把有入声方言的划入晋语；同样，根据有无入声可以把江淮官话和周边的其他官话区分开来（但难以跟相邻的吴语、赣

语等方言分开来),把有入声的方言划入江淮官话。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来考虑方言区划的层次问题。

现在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这实际上说的是应该把晋语放在哪一个层次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把晋语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以引起学术界对晋语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地图集》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人以为这样说是捍卫晋语分立的一个挡箭牌,这是误解了。讨论问题总有重要、次要之分。应该看到,现在学术界有兴趣讨论晋语在汉语方言分区中的层次地位,正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结果。从层次上看,把晋语放在与吴语、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同一个层次上,并无不可。其一,晋语有入声,如上文所说它的入声的意义和江淮官话是不一样的,和吴语、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的入声性质是相同的。其二,有入声只是晋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晋语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特征。例如温端政 1997 提出"晋语入声音节两分"的特点,就非常值得重视。例如太原的入声音节[zəʔ1],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明显的词汇意义,就是"日"字,如"日久天长、日杂店、日子、日食、日历"等;一类没有词汇意义,作为前缀构成形容词和动词,也可以写作同音字"日",如"日怪、日捣、日脏马爬、日哄、日能"等。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词汇问题,但从晋语的入声来看,也是语音的系统性问题。这种入声音节两分的特点,在晋语内部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在晋语外部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三,即使入声和入声音节两分这样重要的特征,仍然不是晋语分立的全部条件,应该说晋语分立还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地理等其他因素。例如,赵秉璇 1995 指出,晋语的区域划分同古代历史行政区划是一致的。山西境内晋语各片的划分,与山西历史行政区域基本吻合,山西境外晋语的分布区域历史上都曾隶属于山西;山西的中原官话地区历史上曾长期隶属于河南和陕西。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划分往往和方

言的区划一致，这在其他方言区里也不鲜见。关于这一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平话。广西境内的语言和方言都极其复杂。《地图集》根据广西当地"官、平、壮、白、客"的传统说法，从其分而不从其合，把平话单独划为一个方言区，跟粤语、闽语、吴语等处于同等地位。这个似乎不合于方言分区中的所谓综合平衡原则，因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的总人口只有200多万，并且相对分散。因此，有学者认为，把平话单立为一个方言区理由不足。还有的学者认为平话实际上就是"平常话"的意思，对传统上的名称不必太重视，它跟粤语有很多共同点，应该作为粤语的一个片。这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平话和粤语的关系说清楚。张均如、梁敏1996关于平话有详细的讨论。韦树关1996把南宁附近的平话和粤语广州话作了详细比较，提出了20条不同点，其中有关语音15条，词汇2条，语法3条。下面摘引三条，参考张均如1987略加综合补充，十分值得重视：

（1）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平话一般不送气，这是平话的共同特征；粤语逢阳平阳上调一般送气，逢阳去阳入调一般不送气，这也是粤语的共同特征。例如：

	排	题	茶	倍	近	坐	罪	像	席席子
平话	꜀pai	꜀tai	꜀tsa	꜂poi	꜂kan	꜂tsu	tsoi꜄	tseŋ꜄	tsət꜆
粤语	꜁p'ai	꜁t'ai	꜁ts'a	꜂p'ui	꜂k'an	꜂ts'o	tsoy꜅	tsœŋ꜅	tsɛk꜇

（2）很多口语常用词，平话和粤语不一样。例如：

	吃	给	说	伞
平话	吃 hat꜆	许 ꜂hai	讲 ꜂kaŋ	伞 ɬan꜄
粤语	食 sek꜇	俾 ꜂pei	话 wa꜅	遮 ꜀tsɛ

	明天	昨天	在
平话	明日 ˌmən ȵiatˍ	昨日 tsiˉ niatˏ	在 tsəɯˋ
粤语	听日 tʻeŋ jɐtˍ	琴日 ˌkʻɐm jɐtˍ	喺 ˊhɐi

(3)平话和粤语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也不一样。例如：

哪	谁	哪里	
平话	哪 ˊna	哪□ ˌna ˊŋ̍	哪□ ˊna ˊpai
粤语	边 ˌpin	边个 ˌpin kɔˀ	边度 ˌpin tou²
	什么	这个	那个
平话	哪门 ˊna ˌmun	个只 kɔ tsɔtˏ	泥只 ȵiˊ tsətˍ
粤语	乜嘢 mɐtˌ ˊjɛ	呢个 ˌnei kɔˀ	嗰个 ˊkɔ kɔˀ

以上说的是方言特征上的显著差别，证明平话自成方言区是可以成立的。从平话形成的历史来看，更能支持平话立区的论断。韦树关1996指出，平话在广西的历史要比粤方言久远得多。平话是秦汉至唐宋间，由中原南来的汉人带来的汉语，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平话在广西形成的时间估计至晚不会超过宋代。据《宋史》载，北宋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年)，壮人侬智高起兵反宋，立"大南国"。宋王朝派名将狄青率领20万大军前往镇压，在昆仑关大败侬军。狄青的军队号称"平南军"，镇压侬智高之后，遂留军屯守。所谓"平话"就是"平南军"人所说的话。因此，平话在广西至少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而粤方言则是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大批经商的广东人沿西江而上带入广西的，在广西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之久。张均如1987还指出："从壮侗等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推测，在官话、白话进入广西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平话曾是广西各民族之间的主要交际用语。后来，处于'官'、'商'有利地位的官话、白话大举进入广西，逐渐成为城镇中的主要用

语，这样各地平话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这段话有相当的道理，可以举出语言事实为证。其一，张均如1988举出壮语里二十八个古平话借字，如"鞍、桶、磨、台（桌子）、凳、镰（镰刀）、秤、锯、箸、金、眼、铜、丈、尺、斤、两、钱、铺、墟、书、学堂、笔、墨、读、算、国、省、兵"等；其二，平话甚至对后来进入广西的粤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粤语勾漏片方言分布于广西玉林、梧州地区十二个县，就本片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声母，如蒙山"爬、皮、徒、肚、弟、具"分别读 pa˨ pi˨ tu˨ tu˧ tɐi˧ ki˨，容县"婆、穷、台、肠、柱、笛"分别读 po˨ kuŋ˨ toi˨ tseŋ˨ tsy˧ tik˨。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粤语入桂以后，受了平话影响的结果。以上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在讨论方言分区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赵秉璇．晋语与山西历史行政区划．中国语言学报．1995，(7)

赵元任(Chao, Y R)．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43，(CII2)

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 Vol 1. 1996，(1)

侯精一．晋语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9

李方桂(Li, F K)．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7．又见于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1)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4)

梁敏、张均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的互相影响．方言．1988，(2)

梁金荣、高然、钟奇.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97,(2)

刘村汉.广西蒙山语言图说.方言.1985,(4)

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中国语文.1995,(6)

Randy J LaPolla(罗仁地).Book Review: Language Atlas of China.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 Vol 1.1996,(1)

韦树关.试论平话在汉语方言中的地位.语言研究.1996,(2)

温端政.试论晋语的特点与归属.语文研究.1997,(2)

张均如.记南宁心圩平话.方言.1987,(4)

张均如、梁敏.广西平话.广西民族研究.1996,(2)(3)(4)

周祖瑶.广西容县方言的小称变音.方言.1987,(1)

(原载《方言》1997年第4期)

闽方言古浊去今读阴平调的现象

古浊音声母去声字,大多数闽方言今读阳去或去声。读阳去的如福州、厦门;读去声的如泉州、永安。泉州话单字调不分阴阳去,但连读变调时,古浊音声母去声字和清音声母去声字变调行为不一样。

有一些闽方言把部分古浊音声母去声字读成阴平调。本文举漳平、大田、海康、遂溪、文昌五处方言为例,说明这种现象在闽语的分类上有重要意义。为了对照方便,下文列表时同时举福州、厦门两处的读音供参考。

本文漳平、海康两处材料据笔者记音;大田据周长楫记音,遂溪据 Anne O. Yue(余霭芹)*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香港中文大学,1985);文昌据梁猷刚《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方言》1986,123~132)、Woon Wee-Lee(云惟利)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Hainan Dialect(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7, 1979. PP. 65~100, 268~302)。

本文音标用法需要作个说明。声母之后用 h 表示送气,如[tha˥]即[t'a˥];作声母或韵尾的辅音[ŋ],多写作[ng],如[꜀ngua]即[꜀ŋua];用韵母后的 N 表示韵母鼻化,如[baN²]即[bã²]。

为了说明问题,先列漳平、大田、海康、遂溪、文昌、福州、厦门等七处单字声调调值对照表如下。表端是古四声和古清浊,同时列上漳平等七处常用的声调例字。

古调类			古平声			古上声			古去声			古入声		
	清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次浊	全浊	清	清	次浊	全浊
方言点	调值 调类	例字	开天	文云	平陈	走比	米尾	坐柱	味误	树旧	菜爱	笔竹	物六	白俗
漳平	7		24	22		53		55			21	21	53	
太田	7		44	35		53		55	31			32	55	
海康	8		24	11		31		33	55		21	55	11	
遂溪	7		35	22		53			33		21	55	33	
文昌	7		44	22		21		42(53)			11	55	33	
福州	7		44	53		31		242			213	23	55	
厦门	7		44	24		53		22			21	32	44	

这个对照表只反映漳平等七处方言单字调的调类数，以及古今演变的一般情况。福州、厦门声调的古今演变比较简单。漳平等其他五处方言声调的古今演变比较复杂。共同点是漳平等五处方言都有一部分古全浊声母去声字今读阴平，此外各处方言还有自己的特点，分别说明如下：

①漳平部分古入声字今文读仍读入声，但白读今读舒声。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一般读作阳平[˧]22 调，古浊音声母入声字一般读作阳去[˥]55 调，例如：接 tsi˧，拆 thia˧，钵 pua˧，割 kua˧，石 tsio˥，白 pɛ˥，药 gio˥。

②太田上声分阴上和阳上，但去声单字调不分阴阳，和泉州话类似。阳入分文白两读，白读跟阳上同读[˥]55 调；阴入也分文白两读，白读跟去声同读[˨˩]31 调，例如：石 tsiɤ˥，隻 tsɤ˨˩。

③海康声调文白两读的情况尤其突出。古浊音声母上声去声字，今白读阳上[˧]33 调，文读阳去[˥]55 调，例如：坐 tso˥，tsɛ˧；部 pu˥，pɛu˧；造 tsɔ˥，tsau˧；递 thi˥，tɔi˧；事 su˥，su˧；误 ngu˥，ngu˧。古入声清音声母字，文读阴入[˥]55 短调，白读阳去[˥]55

长调；全浊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文读阳入[˩]11 短调，白读阳上[˧]33 调，例如：塔 thap˥, tha˥；泼 phuak˥, phua˥；拔 puak˩, pɔi˧；白 pek˩, pɛ˧；物 biek˩, mi˧

④遂溪上声不分阴阳，去声分阴阳。但古全浊声母上声去声字，今白读上声[˥˧]53 调，文读阳去[˧]33 调，例如：坐 tsɛ˧, tsɛ˥˧；柿 tshi˧, tshi˥˧；事 su˧, su˥˧。许多古入声字今读上声和阳去两读，似乎和古清浊没有关系，是否和文白两读有联系，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说明问题，有待查证。例如：雪 sɔi˥˧, sɔi˧；月 wɛ˥˧, muɛ˧；箬 hiɔ˥˧, hiɔ˧。

⑤文昌声调的重要特点是去声除了阴去和阳去之外，还有高去[˥˧]53 调。高去调是从阴去和阳去分化出来的，字数不多，例如：闭 ʔbi˥˧，诉 su˥˧，队 ʔdui˥˧, mou˥˧。

本书第 223～225 页是四十七个古浊音声母去声常用字在漳平、大田、海康、遂溪、文昌等五处读音对照表，同时列出福州、厦门两处读音加以比较。有的字有几个读音，文读音在前，白读音在后。文昌记音中，梁猷刚和云惟利（Woon Wee－Lee）有些差别，斜线前据梁的记音，斜线后据 Woon 的记音。“伏－鸡”梁文写作训读字“孵”，厦门记音写作“[illegible]”，据《集韵》也作“伏”。

由于感染作用，有些古浊上字在漳平等五处方言也读阴平，如“户”漳平读[꜀hɔ]，遂溪读[꜀hɛu]、“腐－”漳平、海康、大田、遂溪都读[꜀hu]，“杏”遂溪读[꜀him]－花、大田[꜀heng]

闽语里古浊去字今读阴平的方言，不只漳平等五处。据冯成豹《海南省板桥话的语音特点》（方言）1989，47～53 一文记载，板桥话有古浊去字今读阴平的例字，例如：漏 ꜀lau，大 ꜀tua，树 ꜀siu，坏 ꜀huai，话 ꜀ia，度 ꜀tou，第 ꜀toi，礙 ꜀ŋai，认 ꜀dzen。拙作《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闽语》（方言）1989，35～43 一文也指出三乡闽语有古浊去字今读阴平的事实，例如：示视事 ꜀si，慢 ꜀man，外 ꜀ngua，义 ꜀ngi。

根据已知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存在于一些尚未披露材料的其他一些闽语方言里。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举出古浊去字今读阴平的方言都处于闽语的边缘地区，过去交通闭塞地区，或远离闽语中心地带的零散分布点。例如漳平、大田地处福建省中部戴云山区，过去对外交通极其不便，方言情况十分复杂；海康、遂溪远在雷州半岛，文昌孤悬海南岛上；板桥话、中山闽语也远离闽语的中心地带。相反，处于闽语中心地带的福建沿海地区（如福州、厦门）、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如潮州、汕头）、台湾省境内，都没有发现古浊去字今读阴平的现象。因此，漳平等地闽语方言古今声调演变的这种特别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它可能跟某些非闽语方言的古今声调演变有关系。

（原载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漳平	大田	海康	遂溪	文昌	福州	厦门
大	꜀tua꜅	꜀tɛ ꜀tua	꜀tua tai꜅	꜀tua	꜀ʔdua	tai꜅	tua꜅
谢	꜀sia꜅	꜀sia	꜀sia ꜀tsia	꜀sia	tia꜅	sia꜅	sia꜅ tsia꜅
步	꜀po꜅	꜀pu	꜀pɛu pu꜅	꜀pɛu	꜀ʔbou	puo꜅	po꜅
袋	꜀ie꜅	꜀tɛ ꜀tue		꜀tɛ		toi꜅	tai꜅ te꜅
焙	꜀pue		꜂puɛ	꜀puɛ		puoi꜅	pe꜅ pue꜅
话	꜀gue	꜀bua	꜀ue hua꜅	꜀uɛ	꜀ue/꜀ʔue	hua꜅	ua꜅ ue꜅ hua꜅
吹	꜀pui	pui꜅ hui꜅	꜀pui	pui	/ʔbui	huoi꜅	pui꜅
鼻	꜀phi 闻 phi꜅鼻涕	phi꜅	꜀phi 闻，鼻涕	꜀pʔi	꜀ɸi/꜀fi	pei꜅闻，꜀phei꜅鼻 广	pi꜅ phiɴ꜅
字	꜀li	꜀tsɤ ꜀tsi	꜀tsu	꜀tsu		tsei꜅	li꜅ tsu꜅
箸	꜀ti	꜀tui	꜀tu	꜀tu		tøy꜅	tu꜅ ti꜅
豆	꜀tau	꜀tɔ	꜀tau teu꜅	꜀tau	/꜀ʔdau	tau꜅	tɔ꜅ tau꜅
汗	꜀kuaɴ	꜀kuaɴ	꜂hang	꜂hang		kang꜅	kuaɴ꜅ han꜅
换	꜀uaɴ huan꜅	꜀buaɴ huang꜅	꜂huang	huang꜅	꜀ua	uang꜅	uaɴ꜅ huan꜅
饭	꜀puiɴ	꜀pung huang꜅	꜀pui bang꜅		/꜀ʔbui	puɔng꜅	pŋ꜅
病	꜀pɛɴ	꜀peng ꜀pɴ	꜀pɛ ping꜅		꜀ʔbe	pang꜅	piɴ꜅ ping꜅
夏春～	꜀ha	꜀ha	꜀hɛ hia꜅	꜀ha	꜀he/꜀ɦe	ha꜅	ha꜅ he꜅

	漳平	大田	海康	遂溪	文昌	福州	厦门
下～降		꜂a ꜂kia ꜂ha	꜂hia	꜀ɛ ɛ^2	꜀e/꜀ʔe	ha^2	ha^2
渡	꜀tɔ	꜀tu	꜀tɛu	꜀tɛu	꜀ʔdou	tou^2	tɔ^2 thɔ^2
树	tshiu^2	tshu^2 si^2	꜀tshiu	꜀tshiu	/꜀ɕiu si^2	tshieu^2, sou^2	tshiu^2 su^2
旧	ku^2	꜀ku ꜀kiu	꜀ku kiu^2	꜀ku		kou^2	ku^2 kiu^2
钝	꜀tun	꜀tueng	tung^{2}迟～	꜀tung 刀～		toung^2	tun^2
状	tsuang^2	꜀tsuang	tsuang^2	꜀tsɔ	tuang^2/꜀to	tsɔung^2	tsiong^{2}tsong^2
上～面	꜀tsiong	꜂sang	꜀tsio	꜀tsio	hang^{2}高去	suong^2	tsiu^{2}siong^2
巷	hang^2	hang^2	꜀h^2	꜀h^2	eng^{2}高去	køyng^2	hang^2
伏～鸡	꜀pu		꜀pu		ʔbu/꜀bu	pou^2	pu^2
邓		teng^2	꜀tang			tɛing^2	ting^2
买	꜀bie	bɛ	꜀bɔi mai^2	꜀mɔi	꜀boi	ma^2	bue^2
外	꜀gua	꜀gue	bua	ua ꜀uai	꜀gua nguai^2	nguɔi^2 ngiɛ^2	gua^2 gue^2
二	꜀li	꜀li	꜀ji	꜀ji	꜀zi/꜀dzi	nɛi^2	li^2
味	꜀bi	꜀bi	꜀bi	꜀mi	꜀bi/꜀bue	ɛi^2 mɛi^2	bi^2
庙	꜀bio	꜀biɤ ꜀bio	꜂miau	꜂mɛu	꜀bio	mieu^2	bio^2 biau^2
尿	꜀lio	꜀liɤ	꜀jio	꜀jiɔ	꜀zio/꜀lio	nieu^2	lio^2

	漳平	大田	海康	遂溪	文昌	福州	厦门
麵	꜀miɴ	꜀bing	꜀mi	꜀mi	꜀mi	mieng^{2}	biɴ꜄ bian^{2}
万	꜀ban	꜀bang	꜀bang	꜀mang	꜁/꜀ban	uang^{2}	ban^{2}
认	꜀lin	꜀ling	꜀jieng	꜀jieng	꜀zien	nɛing꜅	lin^{2}
命	꜀miaɴ min^{2}	꜀biaɴ ꜀beng	꜀mia ming꜅	꜀ming～令	꜀mia/meng꜄	miang^{2}meing^{2}	bia^{2} bing^{2}
骂	꜀me	baɴ^{2}	꜀mɛ	꜀mɛ	꜀me	ma^{2}	beɴ^{2} baɴ^{2}
路	꜀lɔ	꜀lu	꜀lɛu	꜀lɛu	꜀lou/lu^{2}	tuɔ^{2} lou^{2}	lɔ^{2}
妹	mue꜅	buiɴ꜅	꜀muɛ	muɛ	꜀mue	muɔi^{2}	be^{2}buiɴ꜄
利	li^{2}	꜀lɛ li^{2}	꜀lai ꜂li	꜀li	꜀lai li^{2}	lɛi꜄	lai꜄ li^{2}
念		꜀liang	꜀niam	꜀niam		niɛng^{2}	liam^{2}
面	bin^{2}	bing^{2} biang^{2}	꜀mieng	꜀mieng	꜀mien	meing^{2}mieng^{2}	bin^{2} bian꜄
砚	꜀hiɴ		꜀hi	꜀hi	꜀ngi	ŋieng^{2}	hiɴ^{2} gian꜄
问	꜀muiɴ	bueng꜄	꜀mui	꜀mui	꜀mui bun^{2}	muɔng^{2}	bng^{2} bun^{2}
梦	bang^{2}		꜀mang mang^{2}	꜀mang	꜀mang	møyng^{2}	bang^{2}bong^{2}
慢	ban^{2}	꜀bang	꜀mang mang^{1}	꜀mang	꜀ban/꜀bang	maing^{2}	ban^{2}
闰	gin^{2}	꜀dzing	꜀nung	꜀nung	꜀zun/꜀nun	noung^{2}	lun^{2}

广州话音系的分析和处理

许多论著都讨论过广州话的语音系统，并做过分析和处理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种作品：

(1)《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附常用词、词组、短句对照)。陈慧英、白宛如，《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一辑第5－102页，中华书局，1958年。

(2)Studies in Yue Dialect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 Oi－Kan Yue Hashimoto(余霭芹), Princeton－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pp. 1－755. Cambri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广州方言研究》。高华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0年。

(4)《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从以上四种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广州话语音系统的记录和处理是有差别的。例如，陈慧英 1958 长元音[aː]，余霭芹 1972 记为[ʌː]；陈慧英 1958 舌尖音声母[ts tsʻ s]，李新魁 1995 记为舌叶音[tʃ tʃʻ ʃ]；陈慧英 1958 的三个短元音韵母[e o ø]，高华年 1980 分别记为[ɛ ɔ œ]，因此，这三个短元音韵母为主要元音的元音尾、辅音尾韵母在表面上也都不一样；陈慧英 1958、余霭芹 1972、高华年 1980 不带介音的韵母都是 53 个，但李新魁 1995 记录的不带介音韵母是 59 个，多了[ɛu ɛm ɛn ɛp ɛt œt]等六韵，其

中[œt]韵只见于[œt˩](嗝)，另外五个韵母只见于新派广州话。还有一些其他差别，不一一列举了。不过，这些差别都不是主要的，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各家对广州话语音系统性上的分歧。相反，各家在广州话语音系统性上有很重要的一致性。例如都认为广州话的元音有长短之分。试分析之：

(A)	aː	ɛː	œː	ɔː	iː	uː	yː
(B)	ɐ	e	ø	o	i	u	y

(A)系列是长元音，(B)系列是短元音。长元音可以单独做韵母，也可以带元音韵尾或辅音韵尾；短元音[ɐ e ø o]必须带韵尾，[i u y]只能做韵尾。就元音和韵尾的关系而言，它们也存在互补关系：当元音是长元音时，韵尾相对就短；当元音是短元音时，韵尾相对就长；当韵尾是一个塞音尾时，元音总是相对短；当韵尾是零的时候，元音总是长的。我们观察广州话的长元音和短元音，可以发现既包含着音长的差别，也包含着音质的差别。因此，在实际记音时，单纯用音长的不同来区别长短音如[aːm am|aːn|ɛːŋ ɛŋ]等，这显然是不够的，最好用不同的元音，同时表示音长和音质两方面的差别，这样还可以省去非常麻烦的长音符号，如上文(A)(B)两个系列去掉长音符号后，可以改写为：

(A)	a	ɛ	œ	ɔ	i	u	y
(B)	ɐ	e	ø	o	i	u	y

就是说，长元音发音部位略前略开，音长较长；短元音发音部位略后略关，音长较短。[i u y]三个不必区别，因为如上文所说，在广州话里，做韵尾的[i u y]总是短元音，单纯做韵母或做主要元音的[i u y]总是长元音。现在通行的广州话长篇记音材料，一般都用以上办法记音。可见一致性非常高，如实地反映了广州话音系

的实际情况。

也有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分歧有两个：一个是广州话有无介音，以及与此相关的广州话音系处理办法。另一个是广州话单字调是九个还是十一个，如何处理高平变音和高降变音。声调问题比较简单，可以另外讨论。本文只讨论广州话有无介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李新魁 1995 有详细的讨论。我们还是回到上面所列四家有代表性的作品。余蔼芹 1972，高华年 1980，李新魁 1995 三家所列广州韵母表都没有带[-i-、-u-]介音的韵母，声母表里都有[kw k'w w j]四个声母(不妨看做 ku k'u u i)，显然，都主张广州话"无介音说"。陈慧英、白宛如 1958 广州话韵母表里单独列有带[-i-]介音的韵母 18 个[ia iɛ iɐu iøy iam iɐm iɐn iøm iɛŋ ieŋ iœŋ ioŋ iɐp iɐt iak iɛk iœk iok]，带[-u-]介音的韵母 15 个[ua uɔ uai uɐi uan uɐn uaŋ uɐŋ uɔŋ ueŋ uat uɐt uak uɔk uek]。表面上看，这是主张广州话"有介音说"的，但是作者很明白地说过，"单就广州话而论，i u 可以看做是声母"，因此从本质上说，还是广州话"无介音说"。

讨论广州话有无介音，关键是上面所列 33 个韵母里[-i-]和[-u-]的性质。高华年 1980 表述得最明白无误："声母 kw k'w 中的 w 不带摩擦成分，只表示 kw k'w 的圆唇化"；"单用时的 j w 都是浊擦音，摩擦成分很轻。"拿这个跟其他方言(包括北京话)拼[k- k'-]声母的合口呼韵母 u 介音比较，拼零声母[ø]的合口呼、齐齿呼韵母 i u 介音比较，广州话的[j w]和其他方言的[i u]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至少一般人的耳朵里头听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别。拿北京话来说，除了单用的以外，作介音时拼[k- k'- ø-]声母的[i u]都有轻微的摩擦成分，其中的[u]至少都引起声母的圆唇化，[u]介音拼零声母时，现在北京一部分年轻人往往唇齿化为[v]或[ʋ]。既然广州话的[-i- -u-]跟其他方言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应该认

为有介音。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跟其他方言比较而言，广州话的介音是不发达的。因为广州话的[-i-]介音韵母能拼[ø]声母，[-u-]介音韵母能拼[k kʻ ø]声母，而北京的[-i-]介音韵母能拼[p pʻ m，t tʻ n l，tɕ tɕʻ ɕ，ø]等11个声母，[-u-]介音韵母能拼[t tʻ n l，ts tsʻ s，tʂ tʂʻ ʂ ʐ，k kʻ x，ø]等15个声母。

不过介音不发达不能够支持广州话无介音说之成立，因为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性是不能从语音结构上数量的多寡来决定的。正如李新魁 1995 只发现"嗝"字读[œtɹ]，就必须把[œtɹ]韵看成广州话的一个新韵母一样。当然，处理语音系统时，单就广州话而论，把[-i- -u-]看做声母并非一定不可，因为广州话有无介音和如何处理广州话的介音是两回事。如果在声母系统上增加[kw kʻw w j]四个声母，就可以在韵母系统上减少33个带介音的韵母。稍微增加声母系统的数量，却大大减少韵母系统的负担，这种语音系统的经济原则的确是非常诱人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经济原则至少带来四种不便：(1)不便于广州话和其他方言的比较研究；(2)不便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处理；(3)不便于广州话地区的普通话教学工作；(4)不便于制定广州话的拼音方案。第一个不便显而易见，不言自明。下面略微扩展一下，说说另外三条不便之处。

不便于对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处理。这指的是广州话语音系统处理方法的一种误导作用。有的汉语方言声韵母的结构关系跟广州话完全不同，但如果也采用广州话的音系处理办法，结果自然是欠妥的。举江西黎川方言为例。《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记录黎川话23个声母，提出[k kʻ ø]拼 u介音时，u介音看做是声母的一部分，因此单立[ku kʻu u]三个特殊声母，这样，可以节省若干个带[-u-]介音的韵母。但是却声明，[ku kʻu]拼[a o ɛ i ai oi an ɛn ən/əiʔ aŋ/aʔ ɔŋ/oʔ ɛŋ/ɛʔ]等韵

母时，要把这些韵母当合口呼看待。这样，在讨论该方言语音结构时，a o ε 等韵母既是开口呼，又是合口呼；[ku k'u u]拼 i 韵母时，i 成了主要元音，其实应该是 ui 韵，i 是韵尾，跟该方言里 ai oi εi 等韵母的 i 是一样成系统的；再说在这个方言里，带 i 介音的韵母跟带 u 介音的韵母几乎是平行的，既然可以单立[ku k'u u]三个特殊声母，为什么不单立[ki k'i i]三个特殊声母呢？甚至可以单立[ky k'y y]韵母。如果类推下去，就无法建立这种方言的语音结构了。这是一种由误导产生的危险。

不便于广州话地区的普通话教学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拿广州话同音字表看一下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同音字表在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中有重要价值。试拿广州话[a]韵举例，举例时声调暂时撇开不论，略举少量例字。

pa	巴爸疤把坝吧罢	sa	沙痧洒
p'a	趴爬扒耙怕	ja	吖
ma	妈马麻嘛骂吗码	ka	家加嘉假价架嫁
fa	花化	k'a	卡揸
ta	打	ŋa	牙芽衙雅
na	拿那哪娜	kwa	哈霞虾下厦
la	啦喇	k'wa	夸跨垮胯挎
tsa	渣咋炸榨乍	wa	娃蛙华画化话
ts'a	差叉岔诧茶	a	啊鸭丫亚

按以上[a]韵字，教学普通话时必须说，广州话的[a]，逢广州话是[p- t- ts-]三组声母时，普通话也是[a]（"花化"两字是[ua]），逢广州话是[k-]组和[j]、[ø]声母时是[ia]，逢广州话是[kw-]组声母时是[ua]。如果让 w j[u i]属介音，教学普通话时至少可以省去最后一句话。显而易见，对于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要弄清楚[kw

k'w w j]是很麻烦的。

不便于制定广州话的拼音方案。我们可以举1960年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正式公布的《广州话拼音方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方案设立了22个声母、53个韵母(包括自成音节的m[m]和ng[ŋ]),九个声调(用六个符号表示,阴平、阴去、阳去分别跟阴入、中入、阳入合并)。问题就出在[kw k'w w j]四个声母上。方案分别z c s[ts ts' s]和j q x[tɕ tɕ' ɕ]两组声母,并规定z c s一组拼开口呼韵母和包括u等开头的韵母,j q x一组拼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可以看它的53个韵母表,z c s拼u开头的韵母限于u ui un ung[uŋ] ud[ut] ug[uk]六韵,j q x拼齐齿呼的韵母限于i iu im in ing[iŋ] ib[ip] id[it] ig[ik]等八韵。这么一来,相当于kw k'w w j不写作ku k'u u i,是怕跟k+u k'+u ui相混,故意用上半元音w j,陈慧英、白宛如1985所说的带u介音的15个韵母,带i介音的18个韵母便被排除在合口呼和齐齿呼韵母之外,只能分别跟方案中的gu[kw] ku[k'w] w[w]和y[j]相拼。这个方案说明是说,gu ku是圆唇的舌根音,只作声母用,不能单独注音,单独注音是音节,不是声母。又说,y w作声母使用,拼写出来的音节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复韵母,但由于广州话中这些音前面不再拼声母,因此只作为音节使用。这些说明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

综合上文所说,我们主张在处理广州话语音时,在声母系统上减少[kw k'w w j]四个声母,在韵母系统上增加33个带u、i介音的韵母。这样广州话的声母系统是18个声母,韵母系统按照李新魁1995,当从59个增加到92个。那么,广州话声母不是太少,韵母不是太多了吗?其实这样正好跟厦门、潮汕等地的闽语方言,以及梅县等地的客家方言取得一致。这几个地方的韵母数目也是很多的。例如,据李熙泰《厦门方言的一种构词法》(《方言》1984

年第4期），厦门话的韵母是88个；据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年第1期），潮阳话的韵母是90个；据黄雪贞先生告知，梅县话的韵母是73个。大家知道，闽粤客方言的可比性是很强的。

（原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
《第三届粤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特点

根据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以及已经出版的山西 30 多本市县的方言志，从人称代词的方面看，在中部文水、平遥一带和南部临汾、洪洞、万荣一带，还有东南部的襄垣、长子一带，有一些不同于北京话"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也不同于其他方言或文献上的"我家、你家、他家"这类常见的说法。山西话人称代词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第三人称除了用"他"外，也用远指词"兀"或"那"来构成；二是复数人称代词词尾有的用表示领属的助词"的"或"底"来构成，也有用表示家的意义的"都(兜)"来构成；三是文水话的"圪们"和"耿"作为第一人称复数的特殊性。

一　第三人称用远指词"兀"或"那"构成

用"兀"构成的第三人称是"兀家他"和"兀家们他们"，如出处无注明的都引自侯、温 1993：

	他	他们
清徐	兀家 vəʔ˨ tɕiɒ˩	他们 t'ɒ˩ ·mə
太谷	兀家 vəʔ˩ tɕiɒ˧	他们 t'ɑ˧ mɔ˨
祁县	兀家 uɔʔ˨ tɕia˧	他们 t'a˧ m˧˦

文水	兀家 uoʔ˨ tɕiɑ˩	他们 t'aʔ˨ məʔ˨˦
平遥	兀家 uʌʔ˧ tɕiɑ˧˩	兀家们 uʌʔ˧ tɕiɑ˧˩ məŋ˥˧
孝义	兀家 uəʔ˨ tɕia˩	兀家们 uəʔ˨ tɕia˩˨ məŋ˩˧

用"那"(有的记录作"乃")构成第三人称单数或复数的用法，如洪洞话据乔全生 1983，第 47 页，临汾话据潘家懿 1988，第 105 页：

	他	他们
汾阳	那家 nəʔ˨˩˨ tɕiʌ˧˨	那家们 nəʔ˨˩˨ tɕiʌ˧˨ məŋ˧
离石	乃 niɛi˨˩	他们 t'ʌ˧˩˧ məŋ˥˧
临县	乃 nɛe˨˩	他们 t'ʌ˧˨ mi˨˩˨
临汾	那$_1$ na˩	那$_1$家$_1$ na˩ kua˩
		那$_1$家$_2$ na˩ tɕia˧
		那$_2$ na˥˧
洪洞	那 nɑ˩	那家 nɑ˩ tɕiɑ˨
		那的 nɑ˩ ti˨

需要说明的是，用"兀家、兀家们"作第三人称的那几处方言，他们的远指词就是"兀"，而用"那(乃)、那家"作第三人称的地方，他们的远指词有的是用"那"，如汾阳、离石，有的则不用"那"，而用"兀"，如洪洞、临汾、临县。由于"那"在山西还是被广泛使用的远指词，所以，尽管临汾、临县不用"那"作远指词，但第三人称的"那、那家"来自远指词"那"还是无疑的。离石、临县音"乃"，可能是"那个"或"那一"的合音，离石话"那"音 nɛi˥˧，"乃"音 niɛi˨˩，犹如北京话"那"有 nà、nèi、nè 多读是同样道理。

第三人称和指示词的密切关系，在古代汉语中就有明显的反映，例如"之"和"彼"。《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个"之"是指示词；而在《诗·邶风·谷风》中"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这个“之”就是第三人称的他、它了,《诗·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彼”和“此”都是指示词;而在《庄子·言字》中“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其中“彼”是和“我”相对的第二人称了。在今少数民族语言如布依语,表远指和表第三人称单数,都是 ti[1],te[1],表第三人称复数就成了 tɕoŋ[5] ti[1],sau[5] ti[1] 或 tɕoŋ[5] te[1],sau[5] te[1] 王均等 1984,第 870 页(少数民族语音右上角数码表示调类,下同)。所以,第三人称和指示词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做是汉藏语系的一个特点。

二 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用“的(底)”或“都”

以下举例洪洞话引乔全生 1983,第 47 页;临猗话引张延华 1980,第 426 页,襄垣话据陈润兰、李唯实 1984,第 31 页。

	我们		你们		他们	
运城	我的	ŋuo˧˩ ·ti	你的	ȵi˧˩ ·ti	他的	tʻa˧˩ ·ti
洪洞赵城	我的	ŋo˧ ti˧	你的	ȵi˧ ti˧	那的	na˩ ti˧
临猗	我得	ŋuo˧˩˧ ·tei	你得	ȵi˧˩˧ ·tei	他得	tʻa˧˩˧ ·tei
	我的	ŋuo˧˩˧ ·ti	你的	ȵi˧˩˧ ·ti	他的	tʻa˧˩˧ ·ti
永济	我底	ŋuo˧˩ ·ti	你底	ȵi˧˩ ti	他底	tʻa˧˩ ·ti
万荣	我底	ŋɤ˥˧ ti˧	你底	ȵi˧˩ ti	伢都	ȵia˧ tou˧˩
					年都	ȵiæ˧ təu˧˩
长子	俺都	ŋə˧ təu˩	□都	ȵiɛ˧ təu˩	他都	tʻa˩ təu˩
闻喜	我都	ŋə˥ ·təu	你都	ȵi˥ ·tou	他都	tʻa˥ ·təu
高平	我们	vɑ˧˥ mən	你都	nin˧˥ təu˧	他都	tiɑ˧ təu˧
平顺	家都	cia˩˧ təu˨	你都	nia˩˦ təu˨	他都	tʻa˩˧ təu˨
襄垣	□都	mie˧ tou˧	□都	ȵie˧ tou˧	□都	xa˧ tou˧

□都 mei⊣ tou⊣ / 门都 məŋ˥ tou⊣

俺都 an⊣ tou⊣

"咱们"的"们"，也有说"的(底)"的，说"都"的。"咱们"说"咱的(底)"如运城"tɕʻia˧˩ ·ti"，永济"tsʻa˦ ·ti"，万荣"tɕʻia˦ ·ti"。说"咱都"如长子"tsa˦ tau˧"，闻喜"tɕʻia˧ ·təu"，平顺"tsaʔ⊣ təu˧˥"，襄垣"tsa⊣ tou⊣"。

这种以"的(底)"和"都"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的现象，似未见于文献记载，但如果和其他方言作个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到，山西话用领属助词"的(底)"作复数人称代词词性，不只和陕西关中商县话、安徽铜陵话相一致，而且和南方方言如南昌话、福安话用领属助词"个"作人称代词复数词尾正相对应。例如商县话据张成材1970，第67页、第92页，铜陵话据王太庆1983，第115页、第109页：

	我们	你们	他们
商县	我的 ŋə˩ ·tsi	你的 ȵi˩ tsi˩	他的 tʻa˩ tsi˩
铜陵	我底 ŋo˨ ·ti	你底 ȵi˨ ·ti	他底 tʻɒ˥ ·ti
	我的	你的	他的
商县	我的 ŋə˥ tsi˩	你的 ȵi˥ tsi˩	他的 tʻa˥ tsi˩
铜陵	我的 ŋo˨ ·tɨ	(你的 ȵi˨ ·tɨ)	他的 tʻɒ˥ ·tɨ

又如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14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所记的南昌话则用"个"表示领属，也表示复数人称代词词尾：

我□里我们 ŋo ko li

你□里你们 n ke li

佢□里他们 tɕʻiɛ ko li

我□我的 ŋo ko

哪个 la ko

作者当时在书中只明确量词是"个"，而用作领属助词及复数人称代词词尾时就用"□"，其实这是同一个"个"，读音也相同，没有任何音变。福安话的复数人称代词写作"我侪我们 ꜀ŋu ɛ꜆、汝侪你们 ꜀ni ɛ꜆、伊侪他们 ꜀ei ɛ꜆"，这个[ɛ꜆]和"甚个为什么 suŋ꜆ ɛ꜆"的"个"同音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 1993，上册附录第 125 页，所以也是"我个我们、汝个你们、伊个他们"参见张惠英 1990，第 303－305 页

山西话的复数人称代词词尾"都"和"兜"同音，永定客家话"都"和"兜"声音不同，那儿是用"兜"作复数人称代词词尾，在惠州市所属惠东县客家话中，"兜"用作复数人称代词和复数指示词的词尾。永定话用法如据黄雪贞 1983：

　　倨兜人我们　ŋai˩ teu˥˩ ȵiŋ˩
　　俺(兜人)咱们　ɛn˥(teu˥˩ ȵiŋ˩)
　　你兜人你们　hn˩ teu˥˩ ȵiŋ˩/hɛn˩ teu˥˩ ȵiŋ˩
　　佢兜人他们　ki˩ teu˥˩ ȵiŋ˩

这个"兜"在厦门话中有表示家的意思，如"恁兜徛在倒落(你家住在哪儿)?"周长楫 1993，第 137 页所以，"兜"之用作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犹如"家、门、里"之用作复数人称代词词尾。

这种活方言中存在而未见于书面记载的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的(底)、个"和"兜"，可以用来窥探汉语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的多种来源，可以挖掘出越来越丰富的语言现象。

三　文水话复数第一人称"圪们"、"耿"的特殊性

文水话除了说"我们"，也说"圪们"[kəʔ˨ məʔ˧]；除了说"咱们"，也说"耿"[kəŋ˦]胡双宝 1984，第 50 页。这"耿"显然是"圪们"的合音，因为文水话古深摄、臻摄、曾摄都读[-ŋ]韵尾，所以"圪们"相

合就成“耿”了。那么这个“圪们”的“圪”又是从何而来呢？平顺话复数第一人称是“家都”[ciaɹk təuɹ]，“家”和“圪”虽然声母相近，但韵母、声调相去甚远。我们认为，青海省西宁话的“个家我”[kuɬ tɕiaɬ]张成材 1987，第 242 页，和文水话的“圪们”有相通之处，“家”和“们”是人称代词词尾的常见形式，“个”和“圪”在声音上也相近，山西省有入声的方言中，“圪、个”同读入声的不在少数，文水话中的“圪”在“圪丝丝不定量词，表极少、圪牛牛不定量词，表极少”等词中，和吴语的“个眼眼表极少、个咪咪表极小”、“个点点表极少或极小”中的“个”，从形式到意义都相似，而吴语这些词中的“个”实际上就是指示词“个”。而且，今普通话所说的“个人认为如何”的“个人”，就是“我”的一种委婉说法。所以，“个人”指自己和“个们”指我们是同样的道理。浙江遂安话的第一人称是“尬[ka˧]”或“尬农[ka˥ lən]曹志耘 1996，第 143 页”。这个“尬”和“个、介、界”同音，据同音字表 45 页，都是 422 调。所以遂安话第一人称“尬[ka˧]”就是“个”用作人称时的变读，“尬农[ka˧ lən]”是“个农(即个人)”的变读。

文水话的“圪们(个们)我们”很特别，但这和洪洞话的“哪我我、哪那你、哪那他”，早期吴语的“自我我、自侬你、自伊他”，乃至少数民族的自称，如壮族自称[pou⁴ tsuŋ⁶]或[pou⁴ ɕuŋ⁴]，词头[pou⁴]是壮语指人的量词，仫佬族自称[mu⁶ lam¹]，词头[mu⁶]是仫佬语中称人的量词，好像都有某种相通之处。其中的“圪(个)、哪(即那)、自、pou⁴、mu⁶”都有某种指示性质。

参考文献：

曹志耘. 严州方言研究. 东京：日本好文出版. 1996
陈润兰、李唯实. 襄垣方言志. 语文研究(增刊). 1984, (7)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 1963

侯精一、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胡双宝. 文水方言志. 语文研究(增刊). 1984，(10)

黄雪贞.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 方言. 1983，(4)

潘家懿. 临汾方言志.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乔全生. 洪洞方言志. 语文研究(增刊). 1983，(6)

王太庆. 铜陵方言记略. 方言. 1983，(2)

王均等.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张成材. 西宁方言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张成材. 商县方言志.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张惠英. 广州方言词考释(二). 方言. 1990，(4)

周长楫. 厦门方言词典.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原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
《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从汉语方言的被动式谈起

北京话表示被动式可以不用任何表被动的字眼，也可以用表示被动意义的词来作标志。本文不讨论没有标志的被动式，如“书卖了”，“鸡杀了”等句子，而只讨论带有被动标志的被动式。分为以下几节：一、汉语方言表示被动的标志词；二、表示被动的标志词的多用性；三、龙州土语的[hɯ˦]；四、方言语法的研究要注意比较。

一　汉语方言表示被动的标志词

北京话表示被动的标志词有“被”、“叫”、“让”、“给”，例如：

他被打了|他被人打伤了
叫雨淋了|叫雨淋湿了|叫雨给淋了|他叫雨给淋湿了
让雨淋了|让雨淋湿了|让雨给淋了|他让雨给淋湿了
给吓着了|给抢了|他给人抢了

北方话很多地方的被动式都和北京话相似，如内蒙的呼和浩特、河南的洛阳、山东的烟台等地。但是，这些地方表示被动的标志词“被”不常见于口语。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的一些方言被动式的标志词比较特别一些，如鄂东、鄂南等地，还有扬州等地都用“把”。

吴语地区上海、苏州一带，则以“拨”作为被动标志词，例如崇明话：

拨雨落湿哉给雨打湿了
拨我打子两记被我打了两下
房子拨夷卖脱哉房子被他卖了

同属吴语，浙江武义用“约”、金华用“等”作被动标志词。“约”、“等”是一组同义词，都用来表示被动。

闽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也千差万别。同是闽南话，厦门用“互(与)”，泉州则用“乞”。属于闽东方言的福州话也用“乞”。

湘语多数地方用“被”，如长沙等地。有的地方用“拿”，如汝城、娄底用“拿赐”，可以说“拿赐条蛇咬介一口”。

粤语多数地方用“畀(或作俾)”来表示被动。

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还有其他表示被动的标志词，例如湖北随县、云南鹤庆用“着”，宁夏固原用“遭”，山西新绛用“招”，江苏宿迁用“挨”，福建邵武、山西临汾用“得”，湖南临武用“阿”，湘乡用“狭”、“拿狭”，等等。总之，汉语方言表示被动的标志词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我们可以用客家话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下面转录李如龙、张双庆 1992 第 444 页所罗列的被动句式(次序略有变动，音标省略)：

北京	给他猜着了	梅县	分渠断着哩
翁源	分渠猜着哩	连南	分渠估中哩
清溪	分渠猜对哩	揭西	分渠断对了
武平	分渠猜到了	宁化	分渠猜着哩
陆川	分渠估着儿	河源	分渠估中□[pau⁶]

吉水	把渠猜到哩	秀篆	得渠□[p'ɔiɹ]到了
长汀	得渠猜到哩	茶陵	得渠估到了
邵武	得伊猜到了	于都	等渠估中哩
醴陵	等渠估中仔	都昌	等渠猜到仔
余干	等渠猜到哩	南城	等渠猜到儿
宁都	被渠猜到儿	阳新	被渠猜到了
赣县	讨渠猜到了	安义	讨渠猜到仔
大余	拿渠猜到了	平江	拿他估中了
修水	拿得渠猜到仔	西河	□[p'aŋɹ]渠猜中了
宿松	□□[mo˦ ·ti]渠猜到仔	香港	畀渠估中儿
宜丰	畀渠估中了	建宁	畀使猜着叽
永新	让渠猜到哩	新余	让渠猜到哩
弋阳	让渠猜到哩		

二 表示被动的标志词的多用性

2.1 汉语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往往可以同时表示给予的意义。例如：

北　京	给：	给他一本书|给了一元钱
		给他骗了|给骗了一元钱
上海崇明	拨：	拨一本书我|夷拨子我三块洋钿他给了我三元钱
		书拨我落脱特书给我丢了
		夷拨勒我骂脱子两声他给我骂了几句
广　州	畀：	畀啲散纸我给我一点零钱
		把锁畀人撬开咗嘞锁被人撬开了
广东澄海	乞：	伊乞我本书他给我一本书

		你乞伊睇见了 你被他看见了
广东梅县	分：	分(一)本书分我 给我一本书
		分渠断看哩 给他猜着了
广东河源	把：	把本书佢 给我一本书
		把渠估中□[pau^6] 给他猜着了
江西大余	拿：	拿倨一本书 给我一本书
		拿渠猜到了 给他猜到了
福建邵武	得：	得本书(得)伉 给我一本书
		得𠊎猜到了 给他猜到了
福建厦门	互：	我互你一本书 我给你一本书
		衫互风吹去 衣裳被风吹去
湖南临武	阿：	阿我 给我
		阿你害苦的 被你害苦了
湖南娄底	拿赐：	本书拿赐我算哩佢 我给他这本书算了
		拿赐条蛇叉介一口 被这条蛇咬了一口
湖南湘乡	狭：	我拿本书狭他 我拿本书给他
		他狭蛇咬哩一口 他被蛇咬了一口

2.2 汉语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往往可以同时表示处置的意义。

赵元任早就指出，"给"这个动词，"在连动式中当首位动词用，宾语又省略的时候，用法有时候像'把'字"（赵元任 1980，第 174 页）。赵先生举了一些例子，例如北京话：

(1) A. 信给寄丢了 信被寄丢了

B. 信写完了，请你给抄了寄走吧 赵注：此"给"相当于"把(它)"

(2) A. 杯子给我打破了 杯子被我打破了

B. 这是他顶好的杯子，别给打破了 赵注同上

(3)　A.裂缝给补了裂缝被补了

B.这裂缝儿不要紧，我给补起来就好了赵注同上

杭州话的例子更加典型。杭州话在意义上当然能够分清北京话里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但在形式上却分不开。例如：

A式　脚踏车拨我们阿哥骑走得　兔子拨狗咬煞得

B式　我们阿哥拨脚踏车骑走得　狗拨兔子咬煞得

A式相当于北京的"被"字句，B式相当于北京的"把"字句。但在"小王拨小周打败得"这类孤立的句子里，看不出谁打败了谁，要靠上下文才能作出判断。

汉语方言里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例如：

山西交城　给：　佢给票丢咾(1)票被他丢了(2)他把票丢了

湖南汝城　拿：　我拿之吓甲一跳(1)我被他吓了一跳

(2)我把他吓了一跳

江苏扬州　把：　他把狗咬了一口他被狗咬了一口

我把钱把他了我把钱给他了

福建建瓯　纳：　渠纳狗咬蜀喙他被狗咬了一口

你纳老王叽来做孰事你把老王叫来干什么

2.3 汉语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往往可以同时表示使役。

北京话表示被动的"叫"、"让"、"给"往往可以同时表示使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普通事实，例如：

(1)　叫　叫人说得一个钱也不值(表被动)

黑老蔡叫大伙儿冷静下来(表使役)

(2)　让　他的衣服也让露水浸得透湿(表被动)

周大勇让战士个拿足弹药(表使役)

(3) 给 羊给狼吃了(表被动)

队里拨出一块地来给他们做试验(表使役)

很多方言也有类似的用法，例如：

上海崇明 拨：夷话着特被他说中了

夷要上海，就拨夷去他要去上海，就让他去

广 州 俾：我冇[mou˧]俾佢打(1)我没被他打 (2)我不让他打

佢唔[m˩]俾我去他不让我去

湖南桃源 分：脚骨又分狗咬伤脚又被狗咬伤

就将鸭子放落埠塘分佢食水就将鸭子放入水塘让它饮水

山西临汾 得：茶杯得你打破了茶杯被你打破了

咱爸得你买菜去哩咱爸要你买菜去

三 龙州土语的[hɯ˧]

汉语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有时候可以同时表示被动、给予、处置、使役。反过来说，汉语方言中被动、给予、处置、使役的标志有时来源相同。

北京话的“给”是一个例子，已分别见上文。

长沙方言的“把”[pa˨]也是一个好例子。它可以表示被动：你就把它打让他打，看他敢不敢？｜把老张害苦了被老张害苦了；也可以表示给予：把他给他一本书｜借把他给他十块钱；还可以表示处置：把门关上｜把衣服洗干净；偶而还表示使役的意思：把小王急臭达急死了；急坏了。

“把”字在汉语方言里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江苏丹阳话处于江淮官话和吴语的交界地区，“把”字也身兼四职。A. 表示被动：

骑车当心点，不要再把被汽车撞则｜我家儿子是默贼厌不声不响瞎折腾，家里的玩具习来没得几天都把被弄坏了；B. 表示给予：过格那个办事员蛮意思不易通融格，不把点好处把他给他，他不会替你办的｜跟他说了我没铜钱借把他借给他，他硬要来借，拿他真没得办法；C. 表示处置：把衣裳洗一洗；D. 表示使役：下岗是大家格事，叫我开后门不把他下岗，格不是送我格命嘎嘎。

余霭芹 1993 第 131 页指出，粤语用同一个"俾"，桃源客家话用同一个"分"，来标识三种作用，即被动、使役、给予（原文为：one and the same marker is used for the triple functions of the passive, the causative and the verb "to give"）。余霭芹用 causative 这个术语，从粤语、客家话的例句看，指的是"叫"、"让"、"容许"这一类的动词，国内语法学界的术语大多作"使役"。余霭芹在同页还进一步指出，给予、被动、使役三者在意义上是密切相联的，给予就引起了收受（使役），而接受（被动）会引致给予（使役）。因此三者来源一致就不奇怪了。

本文通过对更多方言用例的比较，一方面进一步证实汉语里表示给予、被动、使役等三种用词来源可以相同；另一方面想进一步指出，以"把"、"将"一类为代表的处置词，有的也和表示给予、被动、使役的用词来源一致。汉语如此，汉语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反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方桂先生在 1935 年所记录的，云南龙州城里部分土著居民所说的龙州土语。据作者的序言所说，龙州土语"也含有不少汉语成分，但是基本词汇、句法是属于另一个语言系统。我们把这个语言系统叫做台语 Tai Language"。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而是自成系统。这个系统还包括暹逻语（Siamese）、掸语（Shan）、白泰语（Tay Blanc）、侬语（Nong）等，龙州土语跟侬语很相似。根据这次记录整理的《龙州土语》一书，不只语料丰富，还有译文及词汇检索。我们发现，龙州土语中有个

[hɯ˦], 身兼四职, 同时表示给予、被动、处置、使役等功能, 很像北京话的"给", 长沙话、丹阳话的"把"。下面每类举些例子。

(1) [hɯ˦]表示给予的意义, 例如:

分给三个子男分给三个儿子 pan˧ hɯ˦ ɬaːm˧ po˩ luk˩ baːu˥

能够拿给得可以拿来给[他] naŋ˩ kau˦ ʔau˧ hɯ˦ dai˦

煮饭煮菜放着给个这煮饭煮菜给这个人放着

tɕɯ˦ k'au˦ tɕɯ˦ p'iak˥ lai˩ ɬe˧ hɯ˦ ʔo˧ nai˦

(2) [hɯ˦]表示被动的意义, 例如:

些卵鸡就给他坐破去了鸡蛋就叫他坐破了

ʔi˥ k'iai˥ kai˥ tɕau˩ hɯ˦ mən˩ naŋ˩ p'o˥ pai˧ a˥

不用给教师抓来罚不用被教师抓来罚

mi˥ ɕai˦ hɯ˦ laːuʔ˩ ɬai˧ kam˧ ma˩ faːt˩

不觉又给个那束在巾袋不觉就被这个人绑在袋中

mi˥ k'iok˥ jau˩ hɯ˦ ʔo˧ niŋ˦ p'uk˥ ju˥ kiaːŋ˧ tai˩

(3) [hɯ˦]表示处置的意义, 例如:

给他变成位官一把他变作一位官

hɯ˦ mən˩ piːn˥ hit˩ ʔuŋ˧ kwaːn˧ nəŋ˧

给他变作成个太阳把他变作个太阳

hɯ˦ mən˩ piːn˥ hit˩ pin˩ ŋe˥ ha˧ van˩

(4) [hɯ˦]表示使役的意义, 例如:

使我些颗稻再生使我的稻子重新再生长 hɯ˦ ŋo˧ ʔi˥ ko˧ k'au˦ teːu˧

只龙就不使她杀龙就不准她杀[鸟]

tu˧ ŋəːk˩ tɕau˩ mi˥ hɯ˦ mən˩ k'a˦

落后岳父侬就给人再来讲后来他岳父就让人再来说

tuk˥ laŋ˧ po˩ ta˧ moŋ˨ tɕau˩ hɯ˨ koŋ˨ tɕaːi˥ ma˨ kiaŋ˧

龙州土语中表示给予、被动、处置、使役四种意义的用词[hɯ˨]，和北京话“给”的四种意义完全相合。所以北京话的“给”和龙州土语的[hɯ˨]，都是表示这四种意义来源同一的例子。粤语的“俾”，吴语的“拨”，客家话的“分”，闽语的“互”、江淮官话的“把”等，据现有的资料看，虽然还不好说都同时具备了给予、被动、处置、使役四种功能，但兼备其中两种或三种功能，那是没有问题的。这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语法现象。

四　方言语法的研究要注意比较

语法研究要注意比较，这是一个老话题。本文的目的实际上也是讨论比较问题：一是讨论普通话语法时要注意比较方言；二是讨论方言语法时要注意比较普通话；三是注意方言语法之间的互相比较。有时还要注意跟其他语言的比较。下面再略为展开来说一说。

上文第一、二两节讨论了北京话以及其他若干方言给予、被动、处置、使役等四种句式的标志词，表面上看很不一样，“给”、“叫”、“让”、“把”、“拿”、“分”、“畀”、“互”等，怎么是一样呢？其实方言中的这些说法，只是一种词汇性的差别，关键的地方是这些标志词在许多方言里都可以同时用于不同的句式，不同的句式具有相同的标志词。不但如此，而且连句式所要求的条件往往都是差不多的。例如厦门话的“互(与)”同时作表示给予和被动的标志词，可是，如果“互(与)”之后是一个双宾语结构，则一定表示给予，如“互我一本册给我一本书”；如果后头是一个名词或代词，再跟着一

个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则一定表示被动，如"乞我骂告臭死被我骂得狗血喷头"。从语法结构来说，这个跟北京话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这些说法有差别的地方。例如北京话被动句的施事宾语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都自然成句，虽然出现施事宾语的被动句和省缺施事宾语的被动句在意思上不完全相同。"给雨打湿了"、"被我打了两下"、"房子被他卖了"说成"给打湿了"、"被打了两下"、"房子被卖了"，都是说得通的。但是上海崇明话就不一样，被动句施事宾语不能省缺，一省缺就不成话了。可以说"拨雨落湿哱"、"拨我打子两记"、"房子拨夷卖脱哱"，但不能说"拨落湿哱"、"拨打子两记"、"房子拨卖脱哱"。因此，能否省略宾语成为北京话和崇明话被动句的重要差别 研究语法要注意这些差别。

有时候，方言之间的句子表面完全相同，但实质上是不一样的。例如北京话和烟台话都可以说"老牛给他拉走了"，但是这句话在北京话里是个被动句，"给"表示被动的意义，它引进了施事宾语"他"。而在烟台话里这是一个模糊的句子，可以看做一个被动句，也可以看做一般的叙述句。因为"给"不表示被动意义，"他"不能作为"给"的施事宾语。在烟台话里，这类句子的"给"字，其功用只是在于引进受事的领有者，它在句子中出现不论带不带宾语，都只起一种强调语气的作用，"给"字是可以省略的。可以说成"老牛他拉走了"，意思一样，只是减少了强调的语气。

总之，从被动句说起，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有大大小小许多文章可以做，本文不能细谈。比较方言的语法研究是推进普通话语法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希望语法学家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鲍厚星等.长沙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黄伯荣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

李方桂.龙州土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林伦伦.澄海方言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潘渭水.建瓯方言的语法特点(油印稿)

余霭芹(Anne Yue - Hashimoto).Compe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巴黎.1993

赵元任著、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原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

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

研究语言的人，经常要接触到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的问题。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从广义来说，我国的许多地区存在双语或多语，大部分地区存在双方言或多方言。

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首先跟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其次跟人文历史、自然地理的变化趋向有密切的关联。在语言或方言由分歧走向统一的漫长过程中，必然要出现一个也是长时间的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阶段。调查或研究语言和方言的人，工作时很希望排除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的干扰，但事实上是非常注意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所引起的复杂语言或方言因素的。

从方言研究的角度看，汉语的双方言或多方言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一部分人讲甲方言，另一部分人讲乙方言。安徽皖南地区徽语和吴语宣州话的分布局面，可以看做是这个类型的典型代表。

通常说的皖南地区包括安徽省长江以南全部地区，安庆以西的江北皖河流域各县。这里的方言情况十分复杂，主要的方言有徽语、吴语、赣语、江淮官话及由河南、湖北移民带来的移民官话，还有个别地方说闽语、客家话、畲话。说的人多是徽语和吴语宣州

话。可在分布上这两种方言往往在同一个地方并存。我们在讨论皖南地区徽语和吴语宣州话分布的时候，往往必须用排除或限制的办法，把徽语或宣州话排除在某一地点之外，或者限制在某一地点之内。下面是皖南地区徽语和宣州话的分布情况：

徽语——绩溪 歙县杜林乡的江北、浙南移民除外 旌德 宁国限于南部洪门乡以及胡乐乡的一部分 屯溪市 休宁 黟县包括县城在内 祁门 黄山市限于西南部郭村等乡 东至限于东南木塔一带 石台限于古大区。

吴语宣州话——铜陵 泾县 宁国限于青龙、济川、东岸、南极等乡的乡村 繁昌 南陵限于北部西部及东南的奚滩乡一带 宣城限北部西部，及南部溪口乡金牌(东风) 芜湖县方春区除外 当涂限东部南部 青阳童埠、杜村二乡及西华乡杨柳地，以及东南陵阳等乡 贵池东部和南部灌口一带 石台东部、中部，含旧城关广阳 黄山市东部南部及西部杨家岭一带，北部龙门以北 郎溪北部和西北部等乡 广德北部、南部的一些村庄。

汉语双方言这种并存分布的格局并不限于皖南。湘赣交界地区湘语和客家话并存分布，广西东部一带白话和西南官话并存分布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双方言区域。这些地区，多数或绝大多数居民能听或能说并存的两种方言，否则互相之间就无法往来了。

（二）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但居民群体对方言的使用内外有别，在群体内部说一种本地方言，在群体外部说一种通行范围更广的方言。湖南省湘南地区土话和西南官话并存的局面，是这个类型的典型代表。

湘南地区通常指湖南省南部和西南部的郴州、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新田、蓝山、宁远、江华、江永、道县、双牌、永州、零陵、东安等16个市县。这个地区过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地人对内说土话(暂时名称为"湘南土话")，对外说西南官话，大多数人都会双方言。这是因为土话的字音不仅与北京话有较大的距离，与其他常见的方言，如湘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吴语等的差别也

很大，外地人要听懂土话相当困难。例如江永土话"出去 ɕyaɿ huɫ，二月 naɫ ȵyɫ，关门 kuomɿ maiɫ，简单 kuouɫ luouɿ，写信 sieɫ saiɫ，声音 ɕioŋɿ ieɫ"。再说，土话内部也差别很大，互相之间要达到通畅交际也不容易。例如临武县只有27万多的人口，但境内的土话，从大类分也有五种之多：临武（城关）话，楚江话，麦市话，汾市话，金江话，至于小的分歧，那就更多了。临武土话和江永土话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例如江永土话是七个单字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入声），临武土话只有五个单字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两处土话都管鼻子叫"鼻头"，江永说［paɫ touɫ］，临武说［piɫ taiɫ］；"太阳"江永说"热头"［niɫ touɫ］，临武说"日头"［ieɫ taiɫ］。可见，两地土话从语音到词汇，都不一样。

跟湘南土话相邻的粤北土话（又叫"韶州土话"），多数地方也是双方言区。那里的方言情况，现在报道的材料还不多，当地人对内说土话（是否跟湘南土话一样，有待研究），对外说白话（粤语）。像湘南、粤北这样方言极其复杂的地方，只有采用双方言，才能完成对外交际的任务。

（二）在一种方言里可以看到另一种方言明显的痕迹，这说明在这里双方言曾经并存过，起码是受到另一种方言的强烈影响。官话区里的一些地方具有这种类型的双方言特征。

我们现在把官话方言分为八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讨论官话方言分区的一个最显著标准是古入声字的今声调。根据这个标准，在冀鲁官话区和中原官话区内有两片地区，过去很可能是双方言区，至少是一种方言受到另一种方言的强烈影响。一片地区在黄河下游入海处，包括平原、临邑、济阳、商河、惠民、阳信、无棣、滨县、高青、博兴、广饶、寿光、昌乐、潍坊等十四县市，古清音声母

入声字今多数读阴平，少数读上声。就多数读阴平论，这十四县市当属冀鲁官话；就少数读上声论，这十四县市带有明显的胶辽官话性质。可以假设这个地区曾经并存过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或者是冀鲁官话受到胶辽官话的强烈影响。另一片地区在鲁西靠近豫东北的地方，包括范县、东平、汶上、宁阳、平邑、郯城等六县，古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多数读阴平，少数读去声。就多数读阴平论，这六县应划入中原官话；就少数读去声论，这六县带有明显的冀鲁官话的性质。因此，也可以假设这个地区并存过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或者是中原官话受到冀鲁官话的强烈影响。

这种类型的双方言现象，在汉语方言里比比皆是。最有争议的北边还可以举出江苏北部的赣榆，南边还可以举出广东中南部的惠州。这两个地方的方言归属曾引起争论。赣榆话古入声的演变情况和中原官话相同，但今声母和胶辽官话相同，现在根据入声演变的标准划入中原官话。惠州话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都是送气清音，跟客家话相同，但从韵母系统看，跟广州话接近。有时同一个句子可以同时有两样说法，例如："你去过北京吗？"可以说"你去过北京唔曾？"跟客家话一样；也可以说"你有冇去过北京？"跟广州话相同。现在根据古全浊声母字的演变，把惠州话划入客家话。可以看出赣榆话、惠州话的归类都有缺陷，就因为它们都是双方言的产物。

（四）两种或多种方言由并存而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汉语方言。这种方言是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融合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福建境内的莆仙话、广西境内的龙胜伶话。

莆仙是莆田市和仙游县的合称，地处福建东部沿海中段，介于福州和厦门之间。莆仙话声母类化都成规律，有撮口呼韵母，无鼻化韵母，只有[-ŋ -ʔ]两个辅音韵尾，很像福州话；但莆仙话韵母没有"松音"和"紧音"的差别，字音的文白异读自成两个读音系统，又

很像厦门话。从人文地理和今方言的事实，都支持我们假设，这里曾是福州话和厦门话发生碰撞的地方，今天的莆仙话是福州话和厦门话并存融合的产物。

龙胜伶话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北区太平塘村“伶族”人说的一种汉语方言。“伶族”（属于苗族）人数很少，他们聚居在当地汉族中间，所以都会说桂北一带的西南官话，伶话只在本村使用。伶话里同一中古声母，同一中古韵母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他们的方言固有的，一种是受桂北一带的西南官话影响形成的。至于哪一种是固有的，哪一种是外来的，“伶族”人自己已经说不清楚了。伶话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由双方言或多方言积累形成的混合方言。

以上四种类型的双方言或由双方言产生的混合方言，大大地丰富了方言研究的内容，也对方言研究提出了挑战。凡是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融合的地区，都是方言研究的难点，甚至空白点。上文提到徽语、宣州话、湘南土话、惠州话、赣榆话、莆仙话、伶话等我们研究的还很不深入。有些方言本文还没有提到，如湖南西部的“瓦乡话”，浙江南部的“蛮话”，散布于闽浙粤的“畲话”，也都属于这一类方言，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因此，方言研究具有极其广阔的天地。

双方言或多方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方言工作者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查记录、分析研究，对于双方言或多方言地区的方言使用有其实际价值。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研究，预测方言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未来。下面拿四川渡口市方言做例子来说明。

1965 年才建置的渡口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位于四川省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据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市人口 82 万。其中本地人 48 万 6 千多人，居住在市属米易县、盐边县和仁和区。米易话、盐边话、仁和话虽有差别，但都属西南官话，古入声今都归阳平。从外地来的约 33 万人，主要分布在市内东区和

西区的60多个居民点。这33万人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21万人来自四川省内的180多个市县，占了外来人口的大多数。就市中心区东西区而言，完全是一个多方言地域，但接近于四川、重庆口音的"四川普通话"占据主要地位。在渡口市方言发展的过程中，"四川普通话"将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梁德曼在《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方言》1985，第291～296页）一文中预测，将来的渡口话可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语音方面：①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调值与成都话相近。②声母中将会有[tʂ tʂʻ ʂ ʐ]。③韵母中可能有撮口呼韵母。④四川话和普通话语音差异较大的常用字将会比较快地向北京音靠拢。

（2）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东北、华北方言中的少部分常用词汇将被吸收进渡口话，与四川方言并用，如"挺好、很好|脑袋、脑壳|干活、做活"等。

（3）渡口市将保留一些方言岛。

（4）二三十年后，市内会有方言略有差异的居民点，但这种差异不会很大。

（5）如果渡口市目前抓紧进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二三十年内在青少年里推广普通话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抓紧，四川方言将在市中心区较快地普及。

像渡口市这样的方言预测，对许多地区有现实意义，它是有关部门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不过，这种预测必须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越细致越好。

（原载汉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双语双方言》（三））

再论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

拙文《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双语双方言(二)》,第348~353页,本书第251~256页),提到汉语双方言现象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一)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一部分人讲甲方言,另一部分人讲乙方言;(二)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但居民群体对方言的使用内外有别,在群体内部说一种本地方言,在群体外部说一种通行范围更广的方言;(三)在一种方言里可以看到另一种方言明显的痕迹,这说明在这里双方言曾经并存过,起码是受到另一种方言的强烈影响;(四)两种或多种方言由并存而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汉语方言。

我们现在可以换一个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双方言或多方言的现象是由于方言区居民的多向流动造成的。居民的流动必然同时引起方言的流动,出现了方言之间的接触、碰撞,而产生了双方言或多方言,这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的。这种方言流动可以产生两种最常见的结果:一是由于相互为邻的两种或多种方言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发生碰撞,而产生一种新的方言,这种方言既包含A方言的特征,又有B方言的特点,或者反过来说,既不像A方言,又不像B方言。因此这种新方言往往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二是某种方言随着居民的流动,而移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生存。在这个新的环境中,这种方言由于受到

当地方言的强烈影响，而得到了独立的发展，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使用这种方言的人，不得不同时选择一种地区的通用语作为外部交际的工具。因此，使这个地区成为双方言或多方言地区。下面举些实例来具体讨论。

首先讨论第一种情况。两种或多种方言交界的地区，非常容易出现方言的接触和渗透。这种接触和渗透很可能产生第三种新方言，这新产生的方言是两种或多种方言并存、渗透、融合的结果。在汉语方言中，由于这种原因而产生的第三种方言，也许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例如福建的莆仙方言就是例子之一。莆仙地区指旧兴化府，这是天下最小的府，只管原莆田县、仙游县（今合并称莆田市）。在闽语的分区中，莆仙方言自成一区，现在似乎没有争论。但细细推敲起来，我们把莆仙方言自成一区，其实包含着某些无奈，因为它跟北边以福州话为中心的闽东区、南边以厦门话为中心的闽南区，都互有相同之处，又互有不同之处。以莆田城区话而论，有六个撮口呼韵母；声母类化都成规律，[p- pʻ-]都类化为[β-]；都无鼻化韵，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字，今韵母只有[-ŋ -ʔ]两个韵尾。这些都跟福州话完全相同。但韵母都没有"紧音"和"松音"的差别，文白异读都能成为两个复杂的系统，说"狗、涂"，不说"犬、墿"，这些又跟厦门话完全一致。可见莆仙方言既像福州话，又像厦门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既不像福州话，也不像厦门话。它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性方言。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莆仙地区原来并没有一种单独存在的方言，它是厦门等地的闽南方言和福州等地的闽东方言互相接触、互相渗透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后起方言、或过渡性方言。今天，莆仙方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特点，例如，它没有[s-]声母，福州、厦门等地读[s-]声母的字，莆田都读[ɬ-]声母，在福建省境内，一听这个[ɬ-]声母，就可以知道是莆田人；[m- n- ŋ-]在口音韵前读成[p- t- k-]，"米"读[pi˦]，"麦"读

[pa˦];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管"桌子"叫"床","桌子下"叫"床下",等等。

福建境内西北部,通称闽西北地区。从历史地理上来说,这个地区多有沿革变化,所指范围有宽有窄。但邵武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是没有问题的。邵武三国至五代期间隶属建安郡、建州,跟今建瓯为中心的闽北地区联系紧密。宋元以后,江西东北部居民大量迁移邵武等地,居民成分发生重要变化。因此,行政上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宋时自成邵武军,明时升格为邵武府。从这个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对邵武一带的方言演变情况提出这样的假设,早期邵武方言跟建瓯等地一样,是一种闽北方言,后来由于和江西东北部地区赣语方言的广泛接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像闽语,又像赣语的一种新方言。以邵武城区话而论,它有闽语方言最常见的共性,如:"分、放、飞"等字分别读[pon˨ puŋ˨ p'ei˥],"竹、抽、池"等字分别读[ty˥ t'ou˨ ti˨],"鼠、树、深"等字分别读[tɕ'y˥ tɕ'y˥ tɕ'in˨],管整座房子叫"厝"[tɕ'yo˨],管锅叫"鼎"[tiaŋ˥],管儿子叫"囝儿"[kin˥ nə]。又具有闽北方言某些非常重要的特征,古来母部分字今读[s-]声母,如:"螺、箩、笠"等字分别读[soi˥ sai˥ sɛn˥],部分古浊声母平声字和上声字今口语读入声调,如:"头、桃、床"等字分别读[t'ɛu˥ t'au˥ t'oŋ˥],管路叫"墿"[xyo˨]。但是,邵武话也具有赣语方言的明显特征。古全浊声母字今多数读为送气清音,"步、大、直、共"等字分别读[p'u˦ t'ai˦ t'ə˦ k'yuŋ˦],古非组字和古晓匣母合口字多数读为[f-]声母,"夫、房、花、红"分别读[fu˨ foŋ˨ fa˨ fuŋ˨],古透定母部分字今读[x-]声母,"拖、仟、糖"分别读[xai˨ xo˥ x'oŋ˥],古梗摄字白读为[-aŋ -iaŋ]韵,如"生、争、青、病"等字分别读为[saŋ˨ t'aŋ˨ t'aŋ˨ p'iaŋ˨],管稻子叫"禾"[vɛi˨],称雌性禽畜类为"嬷",母狗叫"狗嬷"[kɛu˥ ma˨],母鸡叫"鸡嬷"[kɛi˨ ma˨]。邵武话这种既闽又

赣、不闽不赣的特点，给方言分区带来了困难。邵武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归属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本文不详细讨论。

大家都知道江淮官话具有北方地区官话方言和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东南方言的过渡性质。显然是南北方言互相碰撞，互相渗透的结果。对这一点方言学界几乎没有争议。江淮方言分布于湖北（应山、安陆、应城三县及其东）、安徽、江苏三省长江以北沿江地带，以及江苏南岸的南京、镇江、句容、溧水五市县；还包括安徽省长江南岸若干不连接的地区，以及浙江省西北安吉、临安两县的小部分地区；此外还有江西省的九江市、九江县、瑞昌县。整个江淮官话包括108个市县，人口近七千万。可以假设，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早先主要是吴语、徽语或赣语的地盘，官话的势力可能是不大的。后来北方移民大量移入，特别是1866年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大批北方军民入住芜湖、南京、镇江一带，带来了北方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的大交流，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江淮官话。所以就汉语的主要方言而论，江淮方言形成的历史大概相对晚一些。从总体上说，江淮方言有四个普遍的特点：一是有入声，二是咸山摄大部分地区有[on]韵和[an]韵的对立，三是大部分地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逢平声清音送气，逢仄声清音不送气，四是人称代词都是“我、你、他”。这四个特点，前两个明显具有吴语等南方方言的特征，后两个明显属于官话方言的特征。因此说江淮官话具有不南不北、又南又北的过渡性质，大致上是不错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镇江境内方言的分布情况，能够更具体地看清楚两种方言互相碰撞的结果。镇江市地处江苏省长江以南，西接南京，东南与常州为邻，隔江与扬州相望。下辖京口区（镇江市区）、润州区（镇江郊区）、丹阳市、丹徒县、句容县、扬中县。根据笪远毅、蔡国璐两位先生的调查，京口区、润州区及其周围的丹徒县西六、高资、石马、江心、世业、高桥等乡镇，句容县中部、西部

地区及扬中县，属于江淮方言区；丹阳市的东部、东南部、东北部十几个乡属吴语太湖片常州小片。其余丹阳中部、西部、西北部，丹徒东部、南部，句容东部连成一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地带（长约65千米，宽约35千米，人口约100万）。在这一地带方言复杂，很难断然归入江淮官话或吴方言，实际上是江淮官话和吴语之间的过渡地区。例如，具有以下吴语特点：①"黄"与"王"声母不分；②古疑母"我牙咬眼"今读[ŋ-]声母，但"鱼"字今读[ȵ-]声母；③古微母字"尾味袜蚊闻问物望忘"等字今白读[m-]，文读[v-]，或混作[v-]；④古日母部分字如"热人肉绒"今读[ȵ-]；⑤古侯尤韵字今读[ei-]韵或[e-]韵；⑥有大量的吴语词，如"鼻头（鼻子）、学生子（学生）、日脚（日子）、台子（桌子）、夜饭（晚饭）、今朝（今天）"等，近指代词用"格"，这里说成"格里"或"格得"。同时具有以下江淮官话的特点：①古咸山摄舒声韵，今读鼻化韵母；②大部分地点正趋于不分阴去和阳去，不分阴入和阳入；③有的地方指示代词"这里"说成"这块"，疑问代词说"什么"或"什呢"。但是，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个狭长地带里，还存在着许多吴语和江淮官话成分并存的现象。例如：古平声全浊声母字，今读分化成两组，其一为不送气清音，比较接近吴语，其一为送气清音，跟江淮官话相同，许多地方这两组读音同时存在；在词汇上，既说"什呢"又说"的告"，既说"格里"又说"这块"，既说"公鸡"又说"雄鸡"，既说"收"又说"囥"。这种现象表现了这个过渡地带方言的复杂情况。除了用双方言互相碰撞的理论来解释以外，无法用其他原因来说明。

现在再来讨论第二种情况。一种方言随着人口的迁移，陆陆续续地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原有的语言或方言中没有一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这里仍然有语言或方言的交流的接触，后来迁移进来的语言或方言虽然在总体上往往占有某种优势，但它内部并不是一致的，也往往呈现一种异常复杂的状态。它们

可能按照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使自己演变为一种区别于原来的，跟周围方言不同的，又具有自己特点的新的方言。这时候往往采用双语制，使用当地原来的通用范围比较广泛的语言或方言，作为居民群体外部交际的通用语。时间长了，这种通用语要反过来对方言产生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可以拿湘南地区的双语现象作为例子。

湘南地区通常指湖南省南部和西南部的郴州、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新田、蓝山、宁远、江华、江永、道县、双牌、永州、零陵、东安等十六个市县。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十六个市县处于湖南省正南向外突出的地区，东临罗霄山脉南段西侧与江西交界，南处南岭东段北侧与广东的粤北地区相邻，西靠南岭西段东侧与广西毗连，北边是湖南腹地。西南边界虽然也处在南岭地带，但不似南部或西部边界那样崇山峻岭，成为湘南地区与广西桂北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个地区的人文历史地理情况研究得不够，六七十年代江永县发现"女书"以后，才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大致知道，这个地区少数民族成分复杂，有瑶、壮、苗、侗、彝、土家、回、满、蒙等，但以瑶族人口占多数，江华是瑶族自治县，江永县人口二十三万，其中瑶族十一万多人，占全县人口将近一半。汉族人口是逐渐迁进去的，据研究主要来自历代江西的移民。这种居民成分的多样性，就决定了语言或方言的复杂性。关于这个地区的汉语方言，过去知道得很少，笼统地称之为湘南土话。近年来，由于李永明 1988 公布了临武土话和官话的材料，黄雪贞 1993 公布了江永土话的材料，使我们对湘南土话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可以假设，早先瑶、壮、苗等少数民族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他们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汉族人口是少数，他们可能说的是一种早期的西南官话。由于前面说过的自然地理原因，湘南地区跟广西桂北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一向密切，而明清以后桂北地区

的西南官话是占优势的。因此，湘南地区汉族人口虽不占多数，但他们所说的西南官话却很有可能成为其他民族共同交际的通用语言。许多人都有双语的能力，对内说本民族的语言，对外说西南官话。宋代以后，主要从江西各地来的移民陆续定居湘南各地，他们所带来的本土方言，一方面按自己的演变规律起着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跟当地的其他民族语言和后来的西南官话互相接触，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湘南土话。湘南土话有各自为政、各传其是的味道，内部分歧十分复杂，一旦走出本县、本区，甚至本乡本村，就难以交际，他们很自然地也选用了西南官话作为对外交际的通用语。因此湘南土话也和西南官话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在这方面，李永明《临武土话》一书的记录和研究，提供了很多丰富的比较材料。

临武土话和官话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区别也非常显著。从声母看，都是十九个声母，表面上相当一致；但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官话是平声读送气清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而土话一般都读不送气清音。从韵母上看，官话三十二个韵母，土话三十四个韵母，其中有二十七个相同，但在字的归类上差别非常大；[ɿ ci iau yeŋ yaŋ]是官话专用的韵母，[ɹai ãĩ ũ uã ʂ̍ŋ]是土话专用的韵母。从声调看，官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土话还多了一个入声，而且调类相同的四个声调，调值差别显著，字的归类也不一样。综合起来看，临武土话和官话语音构造不一样，语音演变规律也不一样。临武土话具有湘南土话的共性，临武官话具有西南官话的共性。这是两种不同的汉语方言，不过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从词汇上也有突出的表现。下面以代词举例说明。单数人称代词都说“我、你”，但官话说“他 t‘a˧”，土话说“□ tɕiou˥”，表示复数官话用“们 miŋ˩”，土话用“纳 na˧”；指示代词官话说“这 tse˦，这个 tse˦ ko˦，这些 tse˦ ɕie˧”，土话说“格 ke˧，格则 ke˧

tɕie˥˩，格扎 ke˧ tsa˥˩"；疑问代词官话说"哪里 na˥˩ li˥˩，怎么 tseŋ˥˩ mo˧"，土话说"里哪 ni˥ na˥，门搞格 liaŋ˥ kau˥ ke˧"，等等。

我们更加注意临武土话和官话互相渗透的部分。在这方面，李永明《临武土话》提供的材料虽然不够多，但都很精彩实用。例如，该书第 155 ~ 156 页列举了近二百个土话读如官话的字，"蛾俄戈"读[o]韵，不读[u]韵；"夸跨蛙"读[ua]韵，不读[o]韵；"都乎壶"读[u]韵，不读[ɔ]韵；"孩楷债"读[ai]韵，不读[a]韵；"巧窍樵"读[iau]韵，不读[iou]韵；等等皆是。官话受土话的影响比较少，但也有读如土话的字，列举如下：

	耗	筹	拉	撒洒	曰	壅
官话应读音	xau˧˥	tɕʻiou˧˥	la˩	sa˨	ye˩	ioŋ˧˥
读如土话音	xau˩	tɕʻie˩	la˨	sa˥˩	ye˧	oŋ˧

词汇语法方面互相渗透的例子，不如读音上那么显眼，这里不详说了。

广东雷州半岛的闽语地区，实际上也有点儿类似于湘南地区。雷州地区宋代以前主要是黎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至今当地仍把雷州闽语附会为"黎话"。南宋以后，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沿海一带的移民相继大量进入雷州半岛，形成了以雷城（今海康）为中心的大批居民点。带去莆仙、潮州一带的闽语，后来逐渐形成今天的雷州方言。今雷州海康话管"桌子"叫"床"，韵母系统里没有鼻化韵，就是来源莆仙话的证据。这些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教育，很快就反客为主，成为雷州半岛的主要居民，雷州话在雷州半岛大部分地区通行无阻，并按自己的演变规律发展，跟原来的本土方言莆仙话、潮州话有了很大的差别。到了近代，湛江作为良港迅速兴起，成为雷州半岛的经济、交通中心，随之大批讲白话的居民涌入雷州半岛。白话凭借湛江的经济地位，依靠省城广

州的政治文化优势，在雷州半岛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使雷州半岛事实上成为闽语和粤语的双语地区。在家庭和在本地区主要说闽语，在公共场合和在地区之外，往往说白话。同时粤语对闽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海南岛闽语的形成跟雷州闽语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是宋元以后由福建沿海、广东东部一带移民带去的，所以海南闽语和雷州闽语有很多共同点。但有两点重要不同：一是海南闽语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非常大，使它跟来源地的闽语的差别十分显著，如成套的吸气塞音声母，多数地点没有送气声母，训读字现象比任何地点的闽语都突出，有音无字的音节也比其他闽语明显地多。二是海南闽语地区基本上没有形成像雷州半岛那样的双语现象，这也许是海南岛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海南闽语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在岛内汉语诸方言是稳坐“老大”的交椅。可见，移民很容易产生双语现象，但并不一定必然产生双语现象。

上文举例说明了居民流动在方言流动方面产生的两种结果。认识这一点对方言学工作者很重要。比如，在方言分区的时候，就要谨慎地又要果断地划分两种或几种方言的边界线。假设 A、B 方言是两个不同的圆圈，这两个圆圈的圆心就是优势方言，这两个圆圈的重叠部分是 AB 方言。就 AB 地区方言来说，可能 A 方言的成分占优势，也可能 B 方言的成分占优势。还有一种可能是既不像 A 方言，又不像 B 方言。如果这样，AB 地区的方言最好自成一区。当然，还要考虑自然地理历史等其他各种因素。如果是三个圆圈重叠的部分就是 ABC 地区方言。圆圈越多，重叠的部分其方言情况就越复杂。我们对莆仙方言、邵武等地方言、江淮官话方言的分区，都是从以上角度考虑的。湘南、雷州半岛的情况是 A、B 两种方言共处于一个圆圈之中，对内说 A 方言，对外说 B 方言。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方言分区，就得看在本地区的语言生活中，哪一种方言是最重要的，还得看方言本身以及人文地理的某种关键因

素。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把雷州半岛划入闽语地区，把湘南划入土话和西南官话的双语地区，但湘南土话的地位是很突出的。

参考文献：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笪远毅、蔡国璐．镇江境内吴语与江淮官话交界地区的方言．江淮方言研究论文集（油印本）第七篇．1991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福建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1962

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李永明．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潘渭水．福建省南平地区汉语方言概况（油印本）．武夷文化丛书编委会

张振兴．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方言．1986，(3)

张振兴．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双语双方言（三）．香港：汉学出版社，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区图）．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90

（原载汉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双语双方言》（四））

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1]

语言的教学需要语言研究的支持。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汉语研究的支持。检验语言研究是否做得好，汉语研究是否做得好，对外汉语教学见效的程度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入门，大概对汉语教学法的要求比对汉语研究的要求更多，因为这时候教的是基础汉语，怎么把基础汉语讲得准确生动、让外国学生尽快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这是需要有一套成熟的汉语教学法的。但是对已经过了汉语入门这一关的外国学生来说，大概对汉语研究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深层次的汉语知识，需要复杂一些的汉语能力，甚至需要通过汉语了解汉语社会的人文历史，以及跟汉语相关的其他东西。在这个需求里面，汉语方言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汉语是什么？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问题。汉语是我国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使用汉语（海外也称华语）的人数多达十几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几乎是一个

① 本文原稿曾在1999年4月23日－25日，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举行的庆祝《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后做了修改补充。

常识性的问题。但深究起来却并不这么简单。汉语不但有古今之分，而且有书面口语之分，还有通语方言之分；汉语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但汉语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跟汉语社会相联系的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极其深邃、辽远、广阔的文化。因此汉语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汉语，就可以看到汉语的概念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多样的。对于需要深层次的汉语知识和汉语能力的外国学生来说，讲一讲古今汉语的变化，讲一讲书面和口语汉语的差别，讲一讲通语和方言的不同，讲一讲跟汉语有关的文化和知识，这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主要讨论通语和方言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这里所说的通语就是通常所说的普通话。通语和方言的关系就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构成了现代汉语，构成了今天的汉语环境，形成了今天的整体汉语。现代汉语具有统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统一性的一面指的是汉语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结构规律和发展演变趋向，还具有高度统一的文字系统；同时指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文化的普及，普通话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分歧性的一面指的是汉语内部方言纷繁复杂，尤其是我国的东南地区方言之间的分歧有时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完全不是夸张之词，即使广大的官话地区，内部的方言差别仍然十分引人注意。表现在语言交际中，普通话虽然通行范围很广，但大多数人口语所说的是一种带有浓重方言口音的非标准普通话，方言影子是很难消失的；在不少地区，包括一些官话地区，普通话很不普及，方言仍然是平时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这就是我国语言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认识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有用处的。教授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尤其是学习汉语入门，当然要学习尽可能标准的普通话，不应该也不可能首先去学习汉

语的方言。但是在高年级的汉语教学中，应该讲一点汉语的统一性和分歧性，应该讲一点汉语方言的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学生对整体汉语的认识，善待汉语丰富的资源，真正把汉语看成一种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在广大的汉语（包括华语）交际社会中的适应能力。

二

下面从汉语方言出发，举一些例子说明在高年级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讲一点方言知识是有好处的。语音的例子比较复杂，也比较枯燥，可以先从略不说。这里只举词汇和语法的例子说一说。

词汇的例子。称呼中配偶女性的一方，书面语可以称"内人、内子"，或谦称"贱内"。文言通称"夫人、太太、妻子"。但口语多称"老婆"，在汉语方言中几乎南北通行，流行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哈尔滨到南边的广州。济南、扬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南昌、福州、萍乡、南宁（平话）都可以包括在内。当然，同是"老婆"有时用法还有差别。例如南京多用于老派，常常和"老爹"（丈夫）对举；福州用做谑称，同时也用来指称老年妇女；南昌说老婆在听感上有点儿粗俗。北方地区还有很多地方通行说"女人、女的、媳妇"。除此之外，汉语方言还有很多的说法。例如：温州说"老安、老安人、老安儿"，萍乡说"婆娘、婆佬"，南京说"马马"，上海说"娘子、家主婆、屋里个"，扬州、长沙、武汉说"堂客"，宁波说"屋里人"，崇明、南昌说"女客"，丹阳说"老马、女过"，苏州说"家婆、家小"，建瓯、福州说"老妈"，厦门说"某、牵手、妇人人、厝里"，忻州、万荣、银川、西宁、西安、洛阳说"婆姨"或"婆娘"，徐州说"家下、家来"，乌鲁木齐说"央格子"（借自维吾尔语，原意是嫂子、大嫂的意思），等等。以上

这些说法都还是通称，如果带上一些修辞色彩，那就更加丰富多彩。例如温州旧时称正妻为"正娘"，相对于称妾的"姨娘"而言，又有"路头妻"的说法，指与男人有露水姻缘的女人；哈尔滨还管自己半老的妻子叫"老半口子"，有时干脆就叫"老半"，表示一种亲昵的意思，口语里还常常说"老娘们儿、屋里人儿"，包含一种随意的意思；柳州称老年妻子为"奶老"，时下有通行"老爱"，这是"爱人"的一种随便的说法，用于称述，也可以指男方

民以食为天。在多数情况下，汉语的"饭"指每天定时吃的食物，北京话说"早饭、午饭、晚饭"，山东很多地方说"早上饭、晌午饭、下晚儿饭或夜饭"。如果笼统说吃饭的"饭"，南方地区一般指的是米饭，北方地区可能指的是馒头，也可能指包子，现在有些地方也可能指的是米饭。可是"米饭"指什么，南北地区有很大差别。南方地区只有大米才叫米，小米叫黍或粟等，所以米饭是指大米、稻米做的饭。北方以前多数地方不种稻子，口语里没有大米或稻米的说法，米指的是小米儿，所以米饭多指小米儿做的饭。有的地方更特别，例如山东沂水"米饭"指小米儿粥，"干饭"指小米儿饭，"大米饭"指大米粥，"大米干饭"才是指大米做的饭，要是用粘性小米儿做的干饭就叫"粘粥"。类似的例子在沂水方言有的是，例如管饺子叫"包子"，管肉馅饺子叫"肉包子"，管手制的鲜面条叫"面汤"，管馅饼叫"火烧"，似乎跟我们平时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现象其实在方言里是很平常的。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酸"字在《现代汉语词典》分为两个单字条目，"酸[1]"有四个义项：(1)能在水溶液中产生氢离子的化合物的统称；(2)像醋的气味或味道；(3)悲痛；伤心；(4)旧时讥讽文人迂腐。"酸[2]"又作"痠"，因疲劳或疾病引起的微痛而无力的感觉。两者加起来是五个义项。以"酸"字作首字的条目共18条，其中"酸酐、酸根、酸碱度、酸雨"是化学等学术名词，"酸楚、酸辛"

是文言成分。真正口语里常用的条目只有"酸败、酸不溜丢、酸菜、酸懒、酸溜溜、酸梅、酸梅汤、酸牛奶、酸甜苦辣、酸痛、酸枣"等11条。再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银川、西宁、贵阳、西安、乌鲁木齐、洛阳、太原、忻州、扬州、柳州、南京、丹阳、金华、南昌、厦门、黎川、梅县等17种方言词典作比较,"酸"字的综合单字义项是八个,除了上述的(2)(3)(4)和"酸²"的义项之外,没有义项(1),但却多了另外的四个新义项:A.[柳州]腌制的咸菜,名词,"她最中意吃酸",B.[银川]使变酸,动词,"酸点菜",C.[扬州]胆怯,"他看到老王就酸了,没得这门神了",D.[西安]比喻说的话下流,"酸得很"。17种方言词典中以"酸"作首字的综合条目总共有54条,其中"酸包梨、酸醋、酸梗、酸姜、酸浆味、酸浆子气、酸困、酸辣汤、酸里红、酸溜姑、酸萝卜、酸咪咪、酸奶子疙瘩、酸泡烂气、酸胖、酸肉、酸笋、酸水、酸糖、酸涩儿、酸汤、酸坛、酸头、酸甜儿、酸楂涝儿、酸枣面、酸鱼"等二十来条是《现代汉语词典》所不见的。如果用来比较的方言词典越多,这一类综合条目的数量还会增加。

再举语法的例子。汉语里有些语法成分有很大的包容性,例如北京话的"给"可以同时表示给予、被动、处置和使役。"给他一本书|给他十元钱"表示给予,"小孩给吓着了|他在回家的路上给抢了"表示被动,"信写完了,请你给打印一下就寄走吧"表示处置,这里的"给"相当于"把它(信)","村里拨出几亩地来给他们做实验"表示役使。

这种情况在汉语方言里是很常见的,只是语法成分有一些不同,有"把、分、畀、互"等差别。例如长沙话的"把"也身兼四职。长沙话"把他(给他)一本书|借把他(给他)十块钱"表示给予,"你就把他打(让他打),看他敢不敢?|把老张害苦了(被老张害苦了)"表示被动,"把门关上|把衣服洗干净"表示处置,"把小王急臭达(急死了,急坏了)"表示役使。丹阳话和扬州话也有类似的情况。

光从形式上看，这种身兼多职的现象会造成交际的困难。长沙话"把老张害苦了"很容易被看成处置式。山西交城话"他给票丢啦"有两个意思：(1)票被他丢了，(2)他把票丢了；湖南汝城话"我拿之吓甲一跳"也有两个意思：(1)我被他吓了一跳，(2)我把他吓了一跳；扬州话"他把狗咬了一口"指的是他被狗咬了一口，"我把钱把他了"指的是我把钱给他了。语法形式不仅受到语法意义的制约，而且受到句子语义的制约，还受到人文环境的制约，说这种方言的当地人是不容易弄错的。

还可以拿反复问句来说说。汉语方言里反复问句多数是"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但是有一些方言的反复问句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你去不去？"这句话，烟台说"你是不去？"用的是否定式疑问句，离烟台不远的龙口则说"你是去？"用的是肯定式疑问句。福建连城的新泉话反复问句最常见的形式是采用重叠的方式造成的，但重叠式的首字不论原来是什么声调，这时候都要变成35调，"甜甜(甜不甜)？|看看(看不看)？|食食(吃不吃)？|借借(借不借)？"类似烟台、龙口、新泉这样的反复问句形式，它们跟"VP不VP"或"可VP"是什么关系，很值得研究。

三

语言是一面镜子。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语言社会文化，对汉语来说就是汉语社会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特别在高年级的汉语教学中，把汉语的学习和汉语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这对学习者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在这方面方言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下面举些例子。

(一)避讳。这是汉语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历史久远、传

播很广。研究方言往往要注意方言中因避讳而产生的语音、语义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尤其很容易形成一些颇具特色的词语。例如长沙话里，“龙、虎、鬼、梦”等事物都不能直呼其名，甚至跟它们同音的一些字也要回避。

“龙”讳称“搅石子”，“玩龙灯”叫“玩搅石子”，连“蒸笼”也得跟着改叫，“借蒸笼”叫“借搅石子”。“灯笼”叫“亮壳子”，长沙的一条“登隆街”口语里叫“亮壳子街”。

老虎讳称“老虫、大虫”，“老虎钳”叫做“猫头钳子”。“腐乳”的“腐”与“虎”同音，因而讳称为“猫乳”。“斧头”讳称为“开山子”。旧时衙门的“知府”叫“爬山子”，长沙的“府正街”口语里也变成了“猫正街”。

“鬼”讳称为“浸老官”，又叫“田几么、田老官、矮路子”。

“梦”讳称为“南柯子”，“做梦”被说成“走浏阳、走混路子”。跟“梦”同音的“孟”字也要回避，姓“孟”说成姓“喜”。

（二）风俗。各地的风俗或民俗在方言里要打上深刻的烙印，成为语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方言有“笑狗天阴”的说法，源于当地一种风俗。当地旧时迷信认为，笑了狗天便要下雨。因此天旱了要求雨，便把狗捆起来抬着，让人们对着狗泼水，使狗叫唤挣扎，逗人笑乐，以此求雨。

成都方言有“霸床”和“铺床”的说法，也是一种风俗，专指结婚时的一种仪式。结婚的当天晚上，要请双福双寿、子孙满堂的老年妇女为新人铺床，认为这样就能将铺床者的红运带给新婚夫妇。铺床的人手里拿什么，便说什么，大都是说些新婚夫妇的吉利话，如“霸床，霸床，对倒中梁，先引（生）儿子，后引姑娘”等。铺床时，新婚夫妇必须在场，亲朋好友也在一旁观看、说笑。铺床人往床上丢一样东西（如枕头、被子之类），新郎便要给他一个红包。

山东沂水方言有“十大碗儿”的说法，也源于一种民间风俗。

旧时民间举办隆重酒宴，都要上十碗菜，一般讲究头鸡二鱼三小炒四松肉五芹菜六豆腐七肘子八粉皮九黄花十海带。故有此说。

（三）地理历史。方言往往反映了一定地域内的地理状况，也反映了某些历史面貌。例如厦门地处亚热带，终年几乎不下雪，结冰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当地"冰、雪、霜"混而不分。反映在厦门方言里，冰棍叫"冰条"，也叫"霜条"，还有人叫"雪糕"。冰箱叫"霜柜"，冰鞋却叫"雪车"。

厦门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厦门方言往往把一些引进事物加上"番"字头，久而久之一些并非从国外引进的事物也带上"番"字头了，以至很多东西真假莫辨。例如管饼干叫"番仔饼"，管火柴叫"番仔火"，管水泥叫"番仔灰"，管阿拉伯数码叫"番仔码子"，管外国小孩或洋娃娃叫"番仔囝"，等等。这一类词语很多，成为厦门方言的特色词汇。

（四）文化心理。方言也能反映一种文化心理，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字。这些年从粤语流行开来，"八"就是"发"，"一六八"就是"一路发"。其实在很多方言里，"八"并不全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八字、八方、八仙桌、八月十五"等固然都是好词儿，但四川很多方言有"八败"的说法，却是大不吉利。迷信说法所谓"克父、克母、克夫、克妻、克兄、克弟、克姐、克妹"称为"八败"，无论如何都跟吉利不沾边。四川很多地方宴席上要上九道菜或十一道菜，穷人家的宴席也可以上七道菜，但不能上八道菜或十道菜，所以有"九大碗儿（宴席）"和"吃九斗碗儿"的说法。因为四川很多地方喂猪的食槽是用石头做的，"十"与"石"同音，吃十碗谐音"吃石碗"，有骂人为猪之嫌。八碗是宴席招待乞丐的一种标准，所以也不能上八道菜。可见"八"也不是吉利数字，"九"才是吉利的数字。

参考文献：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41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罗福腾.胶辽官话概论.开篇(第18辑).东京:日本好文出版,1999

项梦冰.连城(新泉)话的反复句.方言.1990,(2)

张廷兴.沂水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周长楫、欧阳忆耘.厦门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

台湾社会语言学史五十年述评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根据当时签订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清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在台湾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日本占领期间,实行了"同文同种"的殖民主义"语言同化"政策,并把这种政策演变为野蛮的殖民统治的一种最重要的施政措施,妄图以此达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但是,这种政策出笼伊始,就遭到台湾同胞顽强的抵制和有力的反抗。最后,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垮台,"语言同化"政策炮制者们所企望达到的目的一下子化为乌有。这种语言文字上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是我国社会语言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一 日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语言同化"政策

1895年5月,日本台湾总督府制定治台条令。规定使台湾居民学习日语是日本在台湾语言政策的基本方针。同年8月,日本政府指派伊泽修二为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负责教育的行政长官)。他上任后立即组织编写适用于台湾的日语教科书,制定适用于台湾话的日语假名,并且成立教授日语的"国语传习所"和"国语

学校"(这里所谓"国语"就是指日语,下文同)。稍后在台北帝国大学任教的语言学家小川尚义指出,伊沢修二的做法不仅是希望台湾居民逐渐地学习日语的知识,而是抱着"通过日语的教育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强烈愿望。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2月,台湾总督府参事官长石塚英藏在"国语研究会"上发表了《新领土与国语教育》的演说,他直言不讳地表白:"(日本的)长远目的是在台湾普及日语","日本在台湾所实行的语言政策是把日语教育作为殖民地施政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就是日本占领者通过伊沢修二、石塚英藏等人具体化了的"语言同化"的殖民政策。用日语取代台湾话(主要指台湾闽南话,也包括客家话,以及高山族语诸语言),用日文取代汉文,进而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最终把台湾变成日本永久的殖民地,这就是日本占领者实行文化灭绝的"语言同化"政策的罪恶目的。

实行这种语言同化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推行教授日语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19年(大正八年),台湾总督府根据第一号敕令发布了"台湾教育令"。在这以后,公立学校以及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台湾儿童年年猛增。据统计,1919年(大正七年)公立学校就读儿童人数是10万7千多人,1919年(大正八年)增加为12万5千多人,1923年(大正十二年)超过20万人,1930年(昭和五年)接近25万人,1933年(昭和八年)达到30万人。到了1943年(昭和十八年)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达到79万多人,占就学率的68%。在这种学校里,学习日语是他们的主课,任课教师大多数是会说台湾话的日本人。与此同时,日本占领者百般摧残用台湾话教授汉文的书房和义塾。据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统计,当时在台湾的书房和义塾有1400~1500个左右,学生人数超过35000人。但是到了1939年(昭和十四年),全台的书房和义塾只剩下17个,学生人数只有932人,台湾话的汉文教育几乎

被摧残殆尽。除此之外，日本占领者还加强了校外的日语普及教育。他们分别设立"国语讲习所"和"简易国语讲习所"作为校外日语普及教育的场所。规定"进入国语讲习所的人以十二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不懂国语的青年男女为主，每年一百天以上，接受以国语为中心的简易国民教育"，"简易国语讲习所是利用农闲时间，三个月至六个月为一期进行国语学习"。

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占领者这种日语同化政策也越演越烈。其中废止《台湾新民报》汉文版面的事件是一个重要表现。《台湾新民报》是当时台湾发行量很大的一种报纸，它主要用汉语文言文或白话文刊载记事和评论文章，同时也用三分之一的版面用日文刊载日刊新闻。1937年(昭和十二年)4月，日本台湾总督府下令废止《台湾新民报》等报纸的汉文版面，同时取缔一切使用汉文的刊物。这样就迫使台湾作家只能发表用日语写作的作品，一切用汉语写作的作品都遭到禁止。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者更是疯狂地开展了"日语常用运动"，规定对"会说日语但却故意使用台湾话"的台湾居民实行惩处。对全家说日语的台湾居民家庭奖励悬挂"国语之家"的"荣誉"门匾。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台湾总督府更进一步提出，要求台湾居民不但要说日语，而且要用日语思考，确认全家使用日语并过着"皇民"生活的家庭为"国语常用家庭"。至此，日语几乎通行台湾的各个角落，台湾话几乎在公开场合消失。由此可见日本占领者实行"语言同化"政策的野蛮程度。

二　"语言同化"政策所产生的后果

日本占领者这种"同文同种"的语言同化政策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台湾会日语的人数迅速增加。1895年日本占领以前，在台湾会日语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日本占领初期，会日语的人

仍然不多。据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统计,当时全台人口是3039751人,其中福建籍占82%,广东籍占13.1%,高山族占3%,日本人仅占1.9%。在台湾本地居民中,会日语者只有11270人,仅占总人口的0.38%。到了1915年(大正四年)会日语的人数有所上升,达到总人口的1.63%。1920年(大正九年),这个比例才上升到2.83%,就是说在100个台湾本地居民中,只有3个人能说日语。可见日本占领的前25年,语言同化政策收效甚微。但是随着日语普及运动的开展,台湾本地居民中会日语的人数迅速增加。1932年(昭和七年)是22.7%,1937年(昭和十二年)是37.8%,1942年(昭和十七年)猛增到58.02%。在这些会日语的本地居民中,大多数是当时接受初等及中等教育的儿童和青年。至于年龄大一点的人会日语说得好的人并不多。这个结果一直到战后很长时间还可以表现出来。请看王育德氏在《台湾语常用语汇》一书中所提出的1956年调查情况

台湾人语言能力大势(1956年)

	台湾话			日语			北京话		
	优	良	可	优	良	可	优	良	可
1－10		√						√	
11－20		√					√		
21－30		√			√			√	
31－40		√		√				√	
41－50	√				√				√
51－60	√					√			√
61－70	√					√			

表中左栏数码表示年龄层次，表中原文"×"号本文改为"√"号，表示各年龄层次的语言能力。其中日语属优的是31～40年龄层次，大致都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接受过日语普及教育的中小学生。对这个结果可以进行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这是日本占领者语言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跟台湾的民族文化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来说，台湾的本地居民除了本民族的语言之外多掌握了一种外来语言。

但是，更引起社会语言学家注意的是，日本占领者的语言同化政策，却产生了跟他们本来愿望完全相反的两个结果，这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第一是台湾话（主要是台湾闽南话）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扩大了台湾话的交际范围和影响力。日本学者国府种武在回顾日本占领台湾初期的情形时说：

> 回顾领台当时，不见一人之能解台湾语者。有能操北京语者，但不通晓台湾话。因此，内地人（日本人）与本岛人间之沟通，全凭下述之过程而办，即日本人某甲欲与本岛人某乙说话时，先请通晓北京官话之吉岛俊明等人，吉岛即用官话叙说此方意志，本岛人方面则有能辨官话如朱俊英者，听取吉岛之官话，翻为台湾语告知本岛人乙某，吉岛又听取所言，再谓乙方所言系如此这等之谓

这种语言交际的艰难情况，对日本占领者维持在台湾的统治局面是极其不利的。他们明白日本在台湾语言政策的根本方针是使本岛人学握日语，但是在占领初期日本人首先必须学习台湾话，"把学习台湾话看做是过渡时期的辅助手段"。日本在台湾的首任总督桦山资纪明确说过："在台官员，如不通晓台湾话，就不能直接向本岛人接触，执行职务就有许多不便。如果因此不能和台民疏

通意志，施政上就会感到有许多障碍"。因此他上任不久，就在总督府内开设"台湾话讲习所"，训练他手下的官员。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又设置"警察官及司狱官讲习所"，分甲科(一年)，乙科(20周)，特科(6个月)三种，训练警察和司法人员，历年来进入这个讲习所接受台湾语教育的多达16264人。后来又设立二年制的"国语学校师范部"，训练从事台湾当地居民教育工作的教员，在每周34小时的授课时间中，有10小时专门接受台湾话训练，在第一学年里教授会话、作文，在第二学年里教授会话实习、公文写作。经过几年的训练，掌握台湾话的在台日本人也有显著的增加。据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统计，当时在台日本人总数是57335人，其中会台湾话的有6269人，占总数的10.9%。到了1915年(大正四年)，在台日本人总数是135000人，会台湾话的有14963人，比1905年增加了一倍，但比例只上升到11%。这么多的日本人掌握了台湾话，在客观上对台湾话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是由于日本人台湾话训练之需要，所以对台湾话(主要也是指台湾闽南话)的记录和整理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不但丰富了台湾话的书面资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台湾话的研究水平。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1.大量搜集台湾话的素材。首先要提到的是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7月28日东京民友社发行，俣野保和编纂的《台湾语集》。作者是日军占领澎湖岛的比志岛混成支队司令部的翻译官，所以这部据说是日本侵台后最早编纂的台湾话著作所记的语音、词语竟是澎湖岛上的闽南话。其他如佐野直记编纂的《台湾土语》，岩永六一所著的《台湾地志及言语集》都属于这一类著作，均以搜集、记录台湾话的素材为主。

2.大量编写台湾话的读本。最重要的有1895年2月17日东京民友社发行、水上梅彦编纂的《日台会话大全》，此书许多地方模

仿马约翰的《英华口才集》。其他如御幡雅文编纂的《警务必携台湾散语集》，高桥静虎编纂的《军人用台湾语》等都是属于同类的台湾话读本。这些读本很有针对性，并且都简单浅显、不求系统性，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3. 大量编纂台日对照的台湾话词典、字典。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川尚义编纂的《日台大辞典》。该辞典从 1896 年(明治二十九年)着手，至 1907 年(明治四十年)发行，前后历时十一载。辞典卷首附有"台湾语言分布图"、"台湾语之发音"，卷尾附有详细的"日台字音便览"，都是指导日人学习台湾话的重要辅助材料。小川尚义后来又主持编纂了《台日大辞典》上下卷，都被日本台湾总督府列为最重要的工具书，但从内容上说，都大同小异。

4. 出版一批台湾话的研究专著。初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台湾话的语音方面，如 1896 年(明治二十九年)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主持制定的《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表》。这个字母表仿效闽南的通俗韵书《汇音妙语》和《雅俗通十五音》，制定了记录台湾闽南话的声母、韵母符号及其声调的八声符号。稍后学务部又发行《订正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声符号》，对台湾闽南话的语音系统作了更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以上四个方面产生了对台湾话调查、整理、研究的浪潮。在日本占领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浪潮始终没有间断过。即使到了战后，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台湾本岛，仍然对台湾话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进行了更加详细、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罗列出数百种台湾话的书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种地方方言受到如此的重视，吸引了这么多人的注意，有这么多的会话课本、辞书、研究专著，这不但在汉语诸方言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种方言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三　“语言同化”政策对台湾话的影响

现在再来看看日本占领者的“语言同化”政策对台湾话本身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吴守礼在其所著《近五十年来台语研究之总成绩》一文中曾经说过：

> 后之论台湾方言者，必也以清朝时代为台湾方言之酝酿时期，而以日据时期为成熟时期。观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后，由福建渡来之闽南人与台湾人之间谈话，大致畅通，但彼此之腔调，措辞，语法，均可觉察显有异同，是为证也。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占领50年之后，台湾闽南话跟福建南部闽南话虽然出现了一些差别，但是仍然“大致畅通”。这说明日本占领者“语言同化”政策并没有达到他们消灭台湾话的预期目的。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整个台湾上下最强烈的一个反应就是：城镇通衢以至山村陋巷，到处都是“大声叫喊”台湾话，商店招牌、公文标语顷刻之间都变成汉文书写，几乎听不到日语的说话声，看不到日语的假名文字。日本占领者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顷刻化为乌有，这种情景让战后不久重返台湾观光的日本记者惊叹不已，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究其原因，主要是：

1. 台湾人民有着强烈的反抗异族入侵的民族感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入侵者的武装斗争、政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语言同化”政策的反抗，是整个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想尽办法躲避日语的普及教育，不理睬“国语之家”和“国语常用家庭”的宣传，在私下或家庭内坚持使用台湾话

交际。他们痛恨只会说日语的台湾人。这里转译张良泽在所著《台湾语とは?》中的一段语言自述:

> 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我生于台中州的埔里乡,幼年时在彰化和员林度过。双亲是完全接受日本教育的农村知识分子,由于在乡里担任公务,而得到"国语家庭"的"名誉"。因此我到了战争结束时(6岁)只会说日语。战后我进入国民学校时(7岁)才开始学习台湾话,同学们都嘲笑我是"三脚仔"("汉奸"的意思)。

2."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运动对台湾的巨大影响。这个运动很快波及台湾,1923年(民国十二年)全用白话文写作的月刊《台湾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1927年(民国十六年)发行所移往台湾,并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改为周刊《台湾新民报》,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又改为日刊。在这前后又相继出版《人人》、《伍人报》、《明日》、《洪水报》等白话文学报刊。在1937年《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以前,他们不但大量发表用台湾话写作的乡土文学,同时开展了台湾话罗马字方案的讨论。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决不亚于当时内地各省市的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在台湾知识分子当中进一步唤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把这个运动看成是建设新的台湾文化的起点,而与日本占领者的同化政策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对台湾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3.跟台湾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同时,许多台湾人对台湾话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著。例如1916年(民国五年)刘克明所著《台语大成》,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台北闽南话。1927年(民国十六年)台南师范学校台语科发行的《台湾语教本》反映了当时台南闽南话的面貌。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陈辉龙所著的《台湾语法》详细地研究了台湾闽南话的词类、句法,直到

今天它仍然不失为一部有创见的台湾方言语法专著。这些著作对台湾话的稳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4.台湾话和任何语言、方言一样，本身就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它不会因为外来的人为因素而被消灭、被同化。但是它可以在自己结构许可的范围内吸收外来语的成分，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对此，董同和先生在《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 台湾曾经日本统治五十多年，日本人曾经努力推行他们的"国语"。这是台湾闽南话在发展上不同于厦门话的一个重要节目。然而日本语与汉语完全是两种语言，所以充其量，日本人也只能使日语成为台湾人的第二种语言，决不能根本改变他们的母语。日语给台湾闽南话的影响（其实客家话也是一样的）只会在词汇方面。至于语言的基础，尤其我们现在讨论的语音系统，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变化的。

诚然，如董同和先生所说，日语对台湾话的影响"只会在词汇方面"。台湾话通过自己的语音结构，按照两种办法借用了一部分日语词汇：

（1）用台湾话的近似读音，借用日语词汇的汉字形式和基本意义。例如：

借词和方言音		日语音	词义
自动车	tsu toŋ ts'ia	jidoshia	汽车
自转车	tsu tsuan ts'ia	jidenshia	自行车
万年笔	ban lian pit	mannenhitsu	钢笔
运转手	un tsuan ts'iu	untensiu	司机
车掌	ts'ia tsioŋ	shiashio	车上的售票员

电球	tian kiu	denkiu	电灯泡
町内	tiŋ lai	chionai	市内
卒业	tsut giap	sotsugio	毕业
贷切	tai ts'iat	kashikiri	包租
水道	tsui to	suidou	自来水
月给	gueʔ kip	gekkyu	月工资
超勤	ts'iau kun	chiokin	加班加点
欠勤	k'iam kun	kekkin	缺勤，迟到
放送	hoŋ saŋ	hoso	广播
野球	ia kiu	yakiu	棒球

（2）用台湾话的近似读音，音译日语的外来词。例如：

借词的方言音	日语音	词义
p'oŋ pu	ponpu	水泵
p'ian tsi	penchi	钳子
bo t'a	mota	电动机
a p'a to	apato	公寓
k'a su t'e la	kasutera	蛋糕

从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台湾话里从日语来的借词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反映当时文化科学的新词，很少有其他的词汇。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即使这些新词，很多也被替代了。如用"汽车、散踏车、钢笔、毕业"等，代替了日语借词"自动车、自转车、万年笔、卒业"等。在今天的台湾话里，还在经常使用的日语借词只有"野球、车掌"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了，在清除语言中殖民地痕迹的速度和程度上，比人们所想像的还要快、还要彻底。

参考文献：

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语政策の一考察.旧日本殖民地时期台湾における文学の结合的研究.日本天理大学,1986

张良泽.台湾语とは.外国语教育论集.日本筑波大学外国语学部.1984,(6)

王育德.台湾语の记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创刊三十周年纪念.1985,(184)

王育德.台湾语常用语汇.日本永和语学社,1957

吴守礼.近五十年来台语研究之总成绩.台北:台湾大立出版社,1955

董同和、赵荣琅、兰亚秀.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四,1968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语言篇".1970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2期）

台湾话研究的进展和现状

一

台湾省的居民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其他少数民族包括赛夏(SAISIAT)、泰雅(ATAYAL)、布农(BUNUN)、阿美(AMI)、邵族(THAO)、邹族(TSOU)、鲁凯(RUKAI)、排湾(PAIWAN),卑南(PUYUMA),雅美(YAMI)等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Family)。汉民族居民早先主要来自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等地,以及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他们说的是闽语的闽南话;还有一部分来自广东东部的梅县地区和海丰、陆丰两县,他们说的是客家话。从人数上说,说闽南话的人数约占全省居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说客家话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居民一般都会说闽南话。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把台湾闽南话直接叫做"台湾话"或"台湾语",在有些文献中也叫做"台语"或"台湾福建话";把台湾客家话叫做"四县话"(指来源于梅县地区的兴宁、五华、平远和蕉岭四县)或"台湾广东话"。

由于各种的历史、社会原因,近一百年来,对台湾闽南话的记录和研究,引起了人们极其广泛的兴趣。Campell W.(甘为霖)1913年编辑出版的《厦门音新字典》(1965年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重印了第九版),还可以认为是台湾闽南话研究的一部早期代表

作,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部词典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台南一带闽南话的面貌,把它叫做“厦门音”,不过是为了表示“正音”而已,因为一般人认为闽南话语音以“厦门话”为标准音。最近几十年来,台湾省内外的学术界、教育界从不同的角度,把台湾闽南话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果把一百年来台湾闽南话的研究成果搜集起来,我们可以不太费劲地开列出一份长长的书目,例如:

1.吴守礼《台湾方言文献总志目录》,载于吴氏专著《近五十年来台语研究之总成绩》(台湾大立出版社印行,1955年)一书之第四章,共列出文献目录二百五十一种,其中和台湾闽南话有关的二百二十种,和台湾客家话有关的二十一种。

2.吴守礼《台湾方言文献目录》,载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印行,1970年)第11册卷二“人民志语言篇”第四章第二节,共列出文献目录二百九十九种,几乎都是和台湾闽南话直接有关的,和台湾客家话有关的极少。

3.丁邦新等《闽语方言研究选目》,文载《书目季刊》(台北)十一卷第2期(1976年9月),共列出文献目录二百五十九种,其中和台湾闽南话有关的二百三十二种。另外二十七种跟闽东(福州等地)、闽北(建瓯等地)等其他闽语方言有关。

4.张良泽《台湾语とは?》(日文),文载日本筑波大学外国语中心《外国语教育论集》第6号(1984年3月30日),共列出重要的台湾闽南话文献七十八种。

以上几种参考书目所收的文献目录,难免会有所遗漏。几种书目互相之间当然也会出现许多重叠的部分。但是即使如此,研究台湾闽南话的文献目录也至少在三百种左右,包括各种会话读本、辞书、专题研究、俚谚俗语、文学方言等各类专著和论文。一种地方方言,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和兴趣,近一百年来积累了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料,这在汉语各种方言的研究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应该

指出，在这么多的文献资料里，固然不乏有创见的作品，但草率错谬之作也不在少数。在阅读其中的主要文献资料之后，对近百年来台湾闽南话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既能看到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下文将进一步展开讨论。

二

要记录、描写语言或方言，就有一个标音法的问题。为自己拟定一套标音符号，这已经形成了闽南方言研究的传统，研究台湾闽南话也不例外。如果把早期闽南方言通俗韵书《十五音》（指 1800 年黄谦《汇音妙悟》和 1818 年谢秀岚《雅俗通十五音》）包括在内，那么台湾通行过的标音方案至少有十套以上。但归纳起来比较有影响的可以分为三类：

1. 教会罗马字拼音方案。这是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记录闽南方言时所使用的一种拼音方案。这套方案由于 Compell W.（甘为霖）《厦门音新字典》1913 年在台南印行而广为流传。它的优点是所用的符号比较接近当时已经公布的国际音标。它的特点是：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表示法和国际音标完全一致，如 p t ts k，严格区分台湾闽南话中 b:m，l:n，g:ng 等三组声母的差别，所采用的三组符号，甚至到了近期的许多台湾闽南话文献中还被广泛沿用；用 h 代表送气声母，用右上角的小 n 代表韵母元音的鼻化，用 o 代表合口呼韵母中的[u]介音。很显然，教会罗马字拼音方案的创制者们，对于采用什么符号表示台湾闽南话的音值这个问题，是很费了一番斟酌的。后来有人把这套标音方案加以改造，例如王育德在《台湾语常用语汇》（日本永和语学社印行，1957 年）一书中所采用的标音法，分别用 b p d t 代替 p ph t th；用后加 h 来代

表韵母元音的鼻化，ah 就是[ã]；合口呼的韵母直接使用[u]介音。王育德还因此把原来的标音法称为旧式罗马字方案，把自己的标音法称为新式罗马字方案。其实，作为方言的标音工具来说，王氏的所谓“新式”方案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没能流传开来。历来研究台湾闽南话的学者，包括许多词典的编纂者，宁愿使用“旧式”方案，例如近年发表的郑良伟和郑谢淑娟的《台湾福建话的语音结构及标音法》（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77 年初版，1982 年三版）一书，基本上也是采用“旧式”方案，不过个别地方略有更动而已。

2. 注音字母方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受到当时全国蓬勃开展的“新文字运动”的影响，台湾出现了各种注音字母式的标音方案。最早的一套方案也许是 1924 年印行的《日用洽音便览》一书中所提出的“洽音字母表”。字母表有“引音字母”十五个，相当于“十五音”，有“洽音正负字母”中十八个，相当于“十五音系统”中之五十字母。可见这个字母表大致上只是用注音字母表示旧韵书的“十五音系统”而已，它的设计完全脱离了台湾闽南话的口语实际，所以从来也未见之实用。在台湾真正被广泛采用的注音字母式标音方案，是 1946 年由朱兆祥设计，经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方音符号》。这是一套官方规定的注音符号，并铸有铜模，便于省内应用。《台湾方音符号》规定声母二十二个，单韵母四十四个，复合韵母四十八个，声调七个，凡是逢台湾闽南话发音和国语相同或相近的声韵调，则完全采用国语注音符号，凡逢不相同的地方，则采用在国语注音符号上略变形体的办法创造新的符号。从我们现在看来，这套符号的缺点是明显的，例如：人为地使[h]与[x]两个声母对立，按符号规定，“耳”读[xi^{2}]，“和”读[ˌho]，实际上台湾闽南话里至今都没有发现[h]与[x]对立的方言；标声调时，阴平、阳平、上声分别用ˉ ˏ ˎ表示，阴去、阳去，阳入分别用ㄴ ㅏ ·表示，阴入不标调，这在体例上是不成道理的。尽

管如此，这套符号以国语注音系统替代日本侵台时期所制定的假名注音符号系统，在台湾回归祖国初期，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从方案公布之后，在台湾境内得到广泛推广，吴守礼教授在撰写台湾省通志"人民志语言篇"时，也用的是这一套注音法。这里还必须提一下蔡培火在《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词典》（由台湾正中书店印行，1969年）所设计的注音字母方案，它跟《台湾方音符号》大同小异，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表示元音符号的右上角加小零号代表鼻化元音。由于《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词典》在台湾有一定影响，所以蔡培火式的注音符号标音法也曾经流行过一阵子。

3. 日语假名方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期间，由日本人所编写的台湾闽南话读本、课文、词典都采用日语假名标音法。这种标音法分别用单体假名、重叠假名、加附加符号假名等办法，表示台湾闽南话的各种语音结构。日语假名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文化侵略，推行"语言同化"的殖民政策的产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以后，已经没有人再用这种标音法了。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到三类标音法分歧很大，这就给我们利用近百年来台湾闽南话丰富的文献资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除了罗马字拼音方案以外，无论是注音字母方案，还是日语假名方案，事实上是无法用来记录和描写台湾闽南话的内部差别的。台湾闽南话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如果要真正科学地、全面地记录描写这种方言，最好是直接采用国际音标作为标音法，就像董同龢等在《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四，1967年）一书中所用的国际音标一样。国际音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记音符号，也是中外汉语方言学家记录其他汉语方言的工具，因此直接使用国际音标作为台湾闽南话的标音法，在方言比较、方言教学，甚至编纂方言读物、词典、字典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方便。可以认为，统一采用国际音标记音、标音是提高台湾闽南

话研究水平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

详细研究上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四种参考书目以后，我们发现近百年来台湾闽南话的研究工作主要在语音方面，词汇和语法方面相对说来较少。即使语音方面，也是重复者居多，有新意的记录和描写仍然少。近三四十年，台湾闽南话研究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其中也有些问题需要讨论，下文分别说明。

语音方面，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台湾闽南话音系和英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得到很大的重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台湾的英语教学水平。其中傅一勤《台语和英语音位系统的比较》(师大学报，1959 年)一文，被认为是这种比较研究的最早论文。另外应该提到是李英哲《英语与台湾之音位分析与比较及有关台湾人学习英语时之各种语音上问题》(英文，东海学刊 4，1962 年)一文。两位作者的用意都非常好，希望比较英语与台湾话语音上的异同，借以帮助纠正台湾学生学习英语时常犯的错误。可是他们拿来比较的英语音位分析方法不同，傅文据 John S. Kenyon, Charles C. Fries, Kenneth L. Pike 三人的著作，李文据 Hockett, Gleason, Cochran 三人的著作；他们拿来比较的台湾闽南话地点方言也不同，傅文没明说所据何地方言，但从材料看，似乎接近于台南一带的漳州腔，李文则据他自己所说的台中闽南话。因此傅、李两文在结论上有许多相悖之处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傅文得出的台湾闽南话音位是：辅音十四个，元音六个，调位七个，而李文分别是十六、十三、七。尽管如此，这种把方言研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尝试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语音方面的第二个趋势是相当注意声调的研究。这里首先应该提到郑良伟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的《台湾话

连读变调》(Linguistics 41,1968年)和《关于台湾话连读变调的一些意见》(Linguistics 100,1973年)二文,以台南一带的闽南话为依据,详细地描写了台湾闽南话一部分多音词的连读变调现象。遗憾的是,这两篇长文所研究的连读变调范围较窄,只限于“仔”尾的多音词、并列式的双音词和三叠式形容词三种,其他多字组的连读变调很少涉及,另外作者忽视了举出更多的词例。Fredric F. Weingartner(温知新)《使用仪器研究台语的声调系统》(台湾大学文学院丛刊之二,1970年)被认为是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大规模地研究台湾闽南话及其他地点闽南话的变调行为的专著。仅就这一点而言,这种专著就应该引起重视。

词汇方面。有一些论文和专著罗列了一部分台湾闽南话的词汇,但对词汇进行研究的不多。这里应该首先提到连横(连雅堂)所著的《台湾语典》(1957年由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发行初版,1963年由台北台湾银行重印),该书分四卷,首卷考证一部分单字或单字调的写法和来源,后三卷大致分类考证了一部分口语常用词的写法和来源,每条字词都不标音,当然更不会考虑所考的字词是否合乎台湾闽南话的古今语音演变规律了。其中有些字词其实只是提供了民间流行的写法而已,不存在“考证”问题,如涉及人称代词的“阮,我等也;恁,尔等也;偲,彼等也”,还有一部分字词是根本用不着“考证”的,如:“太,甚也”,“大家,呼大圭,谓众人也”。该书“附录一·雅言”明确说过:“夫欲提倡乡土文学,必先整理乡土语言”。因此,该书是为了适应“乡土文学”的兴起而编著,许多人(包括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一些书目的编者)把它看成是一本台湾语言研究的著作,可能是一种误解。真正对台湾闽南话的词汇做过一番研究的,也许应该推上文提到过的王育德和他的《台湾语常用语汇》。该书是日文本,正文部分是五千条台湾闽南话常用词语,每条词语标明词性、读音、词义和例句,比较准确详细。如果把该

书和(日本)天理大学村上嘉英的《现代闽南语辞典》(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1981年)互为补充,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闽南话词汇的大概面貌了。不但如此,该书正文前附有《台湾语概说》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台湾话的历史、音韵等材料,正文之后又附有《方言差一览表》,比较了福建省内漳州、厦门、泉州、同安和台湾省台南,共五处的方音差异,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台湾话的重要参考资料。

语法方面。这是台湾闽南话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迄今为止,比较全面、深入讨论台湾闽南话语法的,还是陈辉龙的《台湾语法》(1934年由台北无名会出版部出版发行),以及李献章的《福建语法序说》(实际上讲的是台湾话语法,1950年由东京南风书局出版)。前者完全是为了教学而准备的语法读本,后者所用的材料不全是取之台湾一时一地,显得杂凑纷繁。近年来有些专题研究的论文或专著出版,如郑谢淑娟的《台湾福建话形容词的研究》(198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但数量不多。

四

台湾闽南话既需要点的研究,也需要面的研究。过去有一些学者认为台湾闽南话内部一致性很大,地域差异很小,以为任何一点的调查研究成果都可以概括整个台湾闽南话。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对点的深入调查研究不够造成的。从上文几种参考书目所提供的材料看,对台湾闽南话点的调查研究,目前仅涉及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桃园、宜兰、澎湖等七处,其中只有台北、台南两处比较深入。南投、云林等处偶有提及,但材料极不完整,还无法使人们对这些地方的闽南话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印象。至于台湾东部台东、花莲等地的闽南话,人们知道的就更少了。现在迫切需要

加强对台湾闽南话有关方言点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面的研究同样也很不够，它要求对若干点的方言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然后确定一种方言的分布区域，描写内部的共性和个性。就目前状况来说，跟这个要求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下文将通过对几种材料的评论，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是《台湾省通志》第11册卷二“人民志语言篇”。撰稿者是对台湾闽南话有深入研究的吴守礼教授。这个“语言篇”实际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台湾闽南话专著。首章有一般闽南话的概说，最后有相当详尽的闽南方言参考文献，可供研究者选择。但核心部分是第二章的音系，其次是第三章的语法，不知为什么没有另立一章专门介绍词汇。“语言篇”没有明确交代是依据何地台湾闽南话材料编写的，但从它所介绍的音系材料看，似乎是台南、台北两地泉州音与漳州音的综合，例如韵母里列有[ə ɯ]等韵母，显然是属于泉州音的系统；但同时又列有[ɛ̃ iɔ̃]等韵母，显然是属于漳州音的系统。编者希望采用一种综合音系概括整个台湾闽南话的音系，严格说来这是有许多困难的。因为众所周知，无论是台北的闽南话，还是台南的闽南话，或是两地闽南话的泉州音和漳州音之间，虽然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但也有很显著的差别。可以从“语言篇”第四节“台湾方言之特征”举数例说明漳州音和泉州音的差别，原文用“台湾方音符号”标音，下面改写成国际音标：

	慈	猪	批	尾	岛	巾	张
泉州音	꜁tsɯ	꜀tɯ	꜀p'ue	꜂bo	꜂to	꜀kun	꜀tioŋ
漳州音	꜁tsu	꜀ti	꜀p'e	꜂bue	꜂tɤ	꜀kin	꜀tiaŋ

这里只是例举，台湾闽南话漳州音和泉州音的全部差别要比这儿复杂得多。所以想用一个综合音系来概括整个台湾闽南话的音系有许多困难。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说明台湾某地闽南话，先深入

做好点的研究。在这方面，董同和、赵荣琅、蓝亚秀的《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是一部值得推崇的调查报告。本书"前言"指出，"对象是目前在台湾北部流行的一种闽南话"，就是台北市及其附近乡镇的一种闽南话，又说："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方言，所以一方面使范围愈窄愈好，另一方面则把所有的方言都看得一样重要，不管它'标准'或'不标准'。"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解。另外，本书在详细描写台北一种闽南话的声韵调之后，记录了大量的长篇语料，然后从这些语料里归纳整理出词汇表。全书严谨、简洁，是台湾闽南话点的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1979 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虽然是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但却是关于台湾闽南话面的研究的一种著作。因为要讲源流，所以处处要先说明闽南话的"源"，即厦门、泉州、漳州三处的方音情况，然后才能比较台湾闽南话的"流"，即台北、台南、台中、桃园、高雄、宜兰等六处的方音情况。到了讨论闽南话和古汉语的关系的时候，干脆只比较厦门、泉州、漳州三处和古音的关系，以福建的闽南话代替台湾的闽南话。即使如此，我们从本书中还是得到三条重要的信息：1. 根据作者引证的材料，台南没有[dz]或[z]声母，其他五处读[dz]或[z]声母的字，台南都读作[l]声母；2. 台北、桃园、宜兰[o]与[ɔ]不同韵，台中、台南、高雄有[o]韵，无[ɔ]韵；3. 台中入声单字调不分阴入和阳入，但在连读变调的时候，这些入声字有两种不同的变调行为，一种相当于台北、台南等地阴入字，一种相当于阳入字。据我们了解，这三条信息对于台湾闽南方言的分类十分有意义。因为有无[dz]或[z]声母可以区分某种闽南话的新派和老派。老派"尿≠料，仁≠燐"，"尿仁"读[dz]或[z]声母，"料燐"读[l]声母，新派无[dz]和[z]声母，"尿＝料，仁＝燐"都读[l]声母，丁邦新先生所据的台南闽南话也许正是新派的读音。[o]与[ɔ]是否同时存在，在某些地方可以

作为区分台湾闽南话泉州腔和漳州腔的重要特征，台北、桃园、宜兰[o]与[ɔ]不同韵，也许是指的这二处泉州腔的读音，台中、台南、高雄有[o]韵无[ɔ]韵，可能是指的这三处漳州腔的读音。台中入声单字调不分阴阳入，这种现象不单是台湾闽南话，而且也是其他闽南话少见的，应该引起重视（关于台中方言的声调，张裕宏《闽南上枫方言的声调系统》有较详细的描写，文载《麒麟》（Unicorn，9．1972 年）。

把点和面结合起来，对台湾闽南话进行调查研究的作品还不多。顾百里（Kubler）撰写的《澎湖群岛方言调查》（1978 年由台北台湾大学油印）是其中的一部著作。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反映了澎湖群岛闽南方言的全貌，在分地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群岛马公、湖西、白沙、西屿、望安、七美等六个乡镇的语音系统，说明澎湖群岛的闽南话内部具有极大的一致性。马公镇光明里的方言基本上可以代表其他乡镇的澎湖话，只有其中的白沙一点，跟其他各点比较起来，有些字音比较特别，例如：

	飞	表	无	薄	猪	仙	根	横
马公	pe˧	piɔ˦	bɔ˨	pɔʔ˥	tu˥	sien˥	kun˥	huĩ˨
白沙	pue˥	piə˦	bɔ˨	pəʔ˥	ti˥	siŋ˥	kin˥	huãi˨

日常词汇也有一些不同，如“父亲”马公叫“阿爸”[a˨ pa˥]，白沙叫“老爸[lau˨ pe˨]，“哥哥”马公叫“阿兄”[a˨ hiã˨]，白沙叫“兄哥”[hiã˨ kɔ˥]。白沙跟马公等五处的差别，可能跟居民来源成分的不同有关系。总之，《澎湖群岛方言调查》通过点的描写和面的比较，呈现了澎湖群岛方言的全貌。虽然各点的描写尚欠深入，用来进行面上比较的字音和词汇也嫌不丰富，但对于了解一个地点的方言的基本情况也就足够了。台湾境内其他各地点的方言也极需要这种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例如台北、台南、台中、台东、花莲等

若干地点都具备了澎湖这样一类可供比较的材料，那么对台湾闽南话的研究就有可能深入一步。这是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五

方言研究主要依靠于活的方言口语的调查，这是第一手资料。但是，在调查方言口语的时候，往往要参考已有文字记录的方言文献资料，如方言戏曲、谣谚情歌、民歌俚语，等等。这些文献资料，经常会给方言调查提供有用的证据。

台湾闽南话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据吴守礼在《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语言篇”介绍，最主要有以下几种：

1.《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书刊于明嘉靖末年，今存于日本、英国，国内无藏本可觅。《全集》“书取南戏体裁，说白杂插潮、泉方言”。书中所记载的方言资料，仍然可以在今天的台湾闽南话口语里得到引证，如管“恶人”叫“呆郎”[꜂p‘ãi ꜁laŋ](“因严亲许配呆郎”)，管“女婢”叫“简”[꜂kan](“入花园简相随”)，管副词性成分“甚、很”叫“成”，如“成热”[꜁tsiã luaʔ꜆]就是“很热”(“困人天气未成热”)。

2.《新刻时调演义梁三伯全部同窗琴书记》，今存乾隆四十七年(1783 年)会文斋刊本。本书反映了清代中叶闽南方言的部分面貌，许多词语仍然沿用在今天的台湾闽南话里。如管“婚姻情缘”叫“亲情”[꜀ts‘in ꜁tsiã](“亲情事志五百年前注定”)，管“夜以继日”叫“冥日”[꜁mĩ lit꜆](“以此我即冥日挂心”)，管“烦劳、有劳”叫“起动”[꜂k‘i taŋ꜄](“起动康兄挞来看一下”)，管“下饭的菜”叫“物配”[mĩ꜄ p‘ue꜃](“饭鬆无物配”)。

3.《台湾俗曲集》，今藏台湾省立图书馆，书中刊有道光、同治、

光绪等年号字样，据此可推知本书各种俗曲，当是道光至光绪年间所搜辑。从篇目上看，有些俗曲可能是从福建传入台湾的，有些是在台湾形成的，如“新刊莫往台湾女人三十六款歌”、“台湾小娘仔歌”、“新刊台湾陈办歌”等都直接冠以“台湾”字样。《俗曲集》反映了清代后期台湾闽南话的部分面貌，方言材料比《荔镜记戏文全集》和《同窗琴书记》更加丰富，它不仅提供了词语方面的材料，同时从俗曲押韵中，向我们提供了 19 世纪台湾闽南话的语音消息，例如一首“思食病子歌”的押韵：

正月桃花开，娘今病子无人知；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山东香水梨。

(开知梨 ai)

二月春草青，娘今病子面青青；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哥嗪来打生。

(青青生 ĩ)

三月人播田，娘今病子心艰难；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老酒一大瓶。

(田难瓶 an)

四月日头长，娘今病子面黄黄；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白蜜酸杨梅。

(长黄梅 ŋ̍)

五月人爬船，娘今病子心闷闷；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白澄双糕润。

(船闷润 un)

六月六暑天，娘今病子心稀稀；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乌叶红荔枝。

(天稀枝 i～ĩ)

七月人普施，娘今病子心无音；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章炉盐酸甜。

(施音甜 i～ĩ)

八月是中秋，娘今病子心忧忧；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麻豆文旦柚。

(秋忧柚 iu)

九月九降风，娘今病子心忙忙；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鸡母腙乌参。

(风忙参 ɔŋ)

十月人收冬，娘今病子腹空空；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老酒腙鸡江。

(冬空江 aŋ)

十一月是冬天，娘今病子倚床墘；君今问娘爱食物，爱食羊肉豚炙芫。

(天墘芫 ĩ)

十二月年头边，娘今抱子倚门边；君今问娘爱乜物，爱穿新衣来过年。

(边边年 ĩ)

这首“病子歌”中，“病子[pĩ' kiã]”的“子”是“囝”字的训读，“播田[po' ꜀ts'an]”的“田”是“塍”字的训读，“盐酸甜”原引文误作“盐酸酣”，“文旦柚”原引文误作“文旦祐”，“鸡江”是“鸡公(公鸡)”的同音字。从这首俗曲的押韵来看，当时的台湾闽南话读音和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天希枝”和“施音甜”都是元音韵[i]和元音鼻化韵[ĩ]相押。“音”字今台湾闽南话一般读[꜀im]，这里和“施”[꜀si]、“甜”[꜀tĩ]相押。

4.《泉南指谱重编》，据吴守礼介绍，此书系鳖江人林鸿“为曲调流传尚无成本，词句声谱仅得诸口传指授之间”“与二三同志订讹”(原书弁言)。可见本书原意并非为方言而作，只是为了教授他人读懂闽南一带的词曲俗歌而写，但是在客观上记录了许多早期闽南方言的材料。原书凡例四“读法”云：“此词出自泉南，盖以晋江土语为主，读者均宜将字音解说该处口话，以能合其土腔口吻者为妙。”因此，这本书在台湾流传，实际上可以反映台湾闽南话泉州腔读音的某些情况。例如，“响香向”读[iũ]韵，“返(转)昏”读[ŋ̍]韵，“泉前”读[uĩ]韵，“千”读[ui]韵，等等，这些读音都跟今天台湾闽南话泉州腔相合。

以上是《台湾省通志》里所提到的四种主要方言文献资料。此外，还有一部重要的台湾闽南方言文献，这就是吴瀛涛辑录注解的《台湾谚语》。全书三十二开本，四百四十七面，台湾英文出版社出版，1975年初版，1983年第五版。本书收录各种谚语歌谣三百多种，涉及范围广泛，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只有一少部分属于台湾客家话，其他都是属于台湾闽南话。从方言研究的角度来说，本书最

主要的部分是每条谚语歌谣的注解，这里有许多词义、字音的材料。举例如下（括弧内的汉字是原文所注的音读字，音标是本文笔者加的）：

冇（音怕[p'ã˞]，中空貌状）	知（音栽[ˌtsai]）	佮若（音甲那[kaʔ˒ naʔ˒]）
屁股（音脚仓[ˌk'a ˌts'ŋ]）	发（音佛[hut˭]）	踶（音茶[te²]）
背后（音加食[ˌka tsiaʔ˞]）	巧（音卡[ˋk'a]）	藏（音劝[k'ŋ˞]）
懒惰（音贫掸[ˌpin tuã²]）	识（音八[pat˒]）	怕（音惊[ˌkiã]）
自己（音加治[ˌka ti²]）	相（音烧[ˌsio]）	利（音内[lai²]）
傍（音饭[pŋ²]，依势）	司（音狮[ˌsai]）	持（音池[ˌti]）
戏弄（音创治[ts'ɔŋ˞ ti²]）	乾（音官[ˌkuã]）	斗（音闹[tau²]）
博赌（音跋徼[puaʔ˒ ˋkiau]）	撒（音煞[suaʔ˞]）	拣（音紧[ˋkiŋ]）

根据粗略统计，像举例中的音义材料，在《台湾谚语》一书里将近一千五百多条。加上其他的文献资料，这个数量就更大。但是这些资料都以记录戏曲俚谚为目的，使用方言音义并加注解，只是为了流传的方便，因此难免信手拈来，在用字、注音、释义等方面当然说不上系统性、科学性。例如，台湾闽南话称妻为[ˋbo]，从音韵地位和词义上说，本字当写作“母”，但文献资料上“二十五岁未有䘢，夜日烦恼眉袂伸”（剧本《赵武秦金花》），“查厶假乾埔，只事也难动”（《同窗琴书记》），“东边日出西边乌，和尚无某寻西姑”（《新传厘某歌》），“一个妻，恰好三尊佛祖”（《台湾谚语》）。其中“䘢、厶”是民间俗字，“某”是同音字，“妻”（与“祖”押韵）是训读字。又如《台湾谚语》“骨力食，懒惰做”（好吃懒做），注云：“懒惰（音贫弹[ˌpin tuã²]）”；但“贫弹，兼懒惰”（又懒又脏），注云：“懒惰（音男烂[ˋlam nuã²]）”。同一个词“懒惰”兼有两种读音，两种意义，没有一定可循之规。所以，在利用丰富的台湾闽南方言文献资料的时候，须要一番整理识别的工夫。做好这项工作，可以使我们了解到

台湾闽南话与大陆闽南话的差别,台湾闽南话内部的地域差异,以及台湾闽南话的历史演变等多种信息。在以往的台湾闽南话研究中,这项工作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今后应该引起重视。

[附记]

写作本文时,能够看到的有关台湾语言研究的材料还是十分有限,难以避免一些重要的疏漏。例如后来读到1987年东京第一书房发行的王育德《台湾语音の歷史的研究》一书,是一部研究台湾话语音史的重要著作;1989年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赐赠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本《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也是研究台湾话的一种重要文献资料,特存此备考。

(原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

评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辞典》

1981年，日本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出版了村上嘉英先生编纂的用教会罗马字标音的《现代闽南语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辞典》分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四百四十九页，以我国台湾省的台南闽南话为基础，兼顾台北闽南话，收录了闽南方言词语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七条；附录七十六页，收录了包括中国朝代名、姓氏名、地名等“固有名词”七百五十七条，同时附有日文索引，数量称呼一览，表示台南、台北方音差异的对照表，主要参考书目等资料。

这是一部最新的闽南方言辞典。跟在此之前出版的同类字典、辞典，如影响较大的甘为霖(Campell W.)《厦门音新字典》(台南，1913)、日本侵占时期台湾总督府《台日大辞典》(台北，上卷1931，下卷1932)、蔡培火《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辞典》(台北，1969)相比较，《辞典》显得简明、扼要，使用方便，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辞典。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本文想就《辞典》的记音、收词、用字等三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为了其他方言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下文把《辞典》的教会罗马字标音符号一律转写成国际音标。

一 记 音

《辞典》的记音基本上是准确的。这里举"夭、笼、刺"三字为例：

夭 151 页 夭折 [ˋiau tsiatˌ]
152 页 夭寿 [ˋiau siuˀ]
夭寿仔 [ˋiau siuˀ ˋa]

这里"夭"字是"短寿、短命"的意思，都读上声，反映了许多闽南方言的实际读法。按"夭"字《广韵》、《集韵》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效开三平声宵韵"於乔切"，北京话读[ˌiau]，仍然是平声；另一个是效开三上声小韵"於兆切"，字又作"殀"，《集韵》："少殁也"。闽南方言读上声的[ˋiau]，来源于"於兆切"，和北京话不同。

笼 244 页 笼床 [ˌlaŋ ˌsŋ] (蒸屉)
笼仔 [ˌlaŋ ˋa] (箱笼)

按闽南方言"笼"字，许多地方确实有平声和上声两读。读平声[ˌlaŋ]来源于《广韵》东韵卢红切，读上声[ˋlaŋ]来源于《广韵》董韵力董切。

刺 79 页 刺激 [ts'iˀ kekˌ] (刺激)
刺瓜 [ts'iˀ ˌkue] (黄瓜)
刺螺 [ts'iˀ ˌle] (蝾螺)
刺毛虫 [ts'iˀ ˌmŋ ˌt'aŋ] (毛毛虫)
刺猪 [ts'iˀ ˌti] (刺猬)

这个"刺"字是"针刺"的意思，都读去声，来源于《广韵》去声置韵七赐切，但是

81页 刺疡 [tsʻiaʔ꜆ iaʔ꜆]（闷热的感觉。按，[iaʔ꜆]作"疡"有误。）

刺字 [tsʻiaʔ꜆ dzi²]（在身上刺字）

这个"刺"字是"刺进"的意思，都读阴入，来源于《广韵》入声昔韵七迹切。类似"夭、笼、刺"的还有许多地方，《辞典》大致都能分辨清楚，就说明它在这方面所反映的语言事实是比较可靠的。

《辞典》还注意到了方言内部的各种语音差别，因此在一些条目的标音中，不时加上"口语音"（白读）、"文语音"（文读），或"又音"、"土音"的标记。并且特别重视台南和台北两地的方音差别，不但在前言里详加说明，而且在附录里特别附上了《方音差异对照表》。这些对于研究闽南方言的内部差异本来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处理时往往有欠妥之处。拿"文语音"和"口语音"这个闽南方言最重要的语音差别来说，《辞典》没有为使用者提供对照表，我们在词条中也很难归纳出区分这两种语音差别的标准。例如第127页"和平"的"平"，注出[꜀piŋ]是文语音，[꜀pʻiŋ]是口语音，第167页"家具"的"具"，注出[ku²]是文语音，[kʻu²]是口语音。那么，是否说古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为文读音，今读送气为口语音呢？似乎不对，因为据我们了解，古全浊声母今读是否送气，在闽南方言中经常难以作为区分"文语音"和"口语音"的标准。是不是也是一种"又音"或"土音"的差别呢？似乎也不能断定。再拿台南和台北的方音差别来说，前言里指出："张、样、腔"等字韵母台南读[-iõ]，台北读[-iũ]，《辞典》一律写作[-iũ]。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整部辞典均以台南为主，在这个地方怎么反以台北为主？为什么不一律写作[-iõ]呢？二是[-iõ][-iũ]是否为两地方音中最重要

的差别呢？否则何必提出来单独处理。如果说[-iõ]和[-iũ]的差别主要出现在古宕摄开口三等字，所属字很多，所以必须单独处理，那么《辞典》一一注明的台南[-e]、台北[-ue]的差别出现在古蟹摄、假摄，所属字也不少，为什么不统一写作台北的[-ue]呢？

二 收 词

可以把《辞典》所收录的词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闽南方言的口语词，例如：

6 页　俺娘 [ˊan ˏnia]（母亲）
18 页　面 [bin²]（脸）
　　　眠梦 [ˏbin baŋ²]（做梦）
101 页　扬埃 [ˏiŋ ˏia]（尘埃）
119 页　戏棚 [hi³ ˏpẽ]（戏台）

另一类是属于书面语的词语，例如：

120 页　戏台 [hi³ ˏtai]
402 页　尘埃 [ˏtin ˏai]
431 页　天使 [ˏt'ĩ ˊsai]

对于口语词，方言辞典应该尽可能多收，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于书面语的词语酌情少收一些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方言中已经有常用的口语词，则相应的书面语词原则上应该不收。例如“戏台、尘埃”分别只是“戏棚、扬埃”的书面语词，在意义上并无分别，就可以考虑不收。至于第 6 页的“案内”[an³ nai²]原是一个日语词 annai，是向导、通知、邀请的意思，在今天台南、台北闽南话里已不大用。又如第 444 页的“盂兰盆会”[ˏu ˏlan ˏp'un hue⁴]原来是一种

佛事，在阴历七月半举行。日文叫 opon(盂盆)。旧时农村地区流行此俗，但现在已经比较少见，这个词也说得很少。编者把这一类的词也收录到《辞典》里，是否必要也值得讨论。

事实上，《辞典》收录的这一类非口语词，似乎太多了。以 A、H、KH、PH、U 五个字母为例，我们曾做了如下统计：

字母	页码	总数	非口语词	百分比
A	1～9	160	38	23.75%
H	110～145	1014	182	17.95%
KH	214～238	579	112	19.34%
PH	316～331	358	39	10.90%
U	443～449	65	37	56.92%
合计		2176	408	18.75%

这就是说，在 2176 个词语当中，非口语词占了 18.75%。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辞典》11767 条词语里，非口语词大约有 2206 个，而实际的口语词只有 9561 个。我们推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跟材料的来源有关系。据《辞典》前言说明，编者为了避免遗漏基本词语，除了从王育德的《台湾语常用语汇》(东京，永和语学社，1957)选取词汇外，还让发音人把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编的《亚非语言调查表(下)》(东京，1957)、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的《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北京，1959)、桦岛忠夫编的《日本语与日本语教育——语汇编》“基本语汇”部分(东京，1972)等三种书面材料译成闽南方言，从中再选取词语。依靠这种硬译的办法，势必给《辞典》带来很大一部分闽南方言里少说或根本不说的书面语汇。因此，收录了“案内、盂兰盆会”之类的词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 用 字

翻开这本《辞典》，我们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编纂者在闽南方言用字上是很费一番斟酌的。无字可写的时候用方框“□”来表示，如第278页[nia² nia²]（仅仅），第332页[꜀p'e ꜀ni ꜂si ꜂lin]（盘尼西林），第348页[꜂siaŋ]或[꜀siaŋ]（谁）。写上字而又有疑问的地方，就加上问号，表示写上的不一定是正字（即所谓本字），如第243页“[꜁laŋ]人?”，第271页“[mai²]勿?”（不要），这就暗示，按照闽南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laŋ]的读音应该来源于古宕、江、通三摄的泥、来母平声字。来源于臻摄三等日母的“人”字，按通例应该读[꜁dzin]，现在用“人”字来写[꜁laŋ]音，只是因为意义相合，民间也通用，但不一定是正字。来源于臻摄合口三等入声物韵的“勿”字，照例应该读[but꜆]，不可能读作[mai²]，现在的写法也只是取其义近而已，也不一定是正字。按照编纂者的这种意图，我们可以推想凡不加符号的用字都是正字，如第410页[꜁to]写作“逃”，而不随俗写作“躲”，就很有见地。因为[꜁to]是“躲藏”的意思，写平声“逃”字音义皆合，写上声“躲”则义虽合，但声调不符。

但是，严格贯彻编者的这种意图，事实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就不免出现一些错误。《辞典》使用了一批方言字，如第435页的[t'it꜇ ꜁t'o]或[ts'it꜇ ꜁t'o]写作“迌迌”（游逛），第333页的[꜀sai]写作“掰”（用巴掌搧打），这一类方言字情况比较特别，这里就不提了。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编者打上问号的字，有时往往就是正字；不打问号的字，却往往不是正字。这里先举“蛮、贤、母、墘、吐”五字为例，分别说明。

1. 第11页“[꜁ban]蛮?”（多用于说小孩不听话）。按“蛮”是野蛮、蛮横的意思，来源于《广韵》山摄开口二等平声明母删韵，读

[꜀ban]符合闽南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音义皆合，正是正字。第9页[꜀au ꜀ban]也写作"拗蛮"，在"蛮"字后也不加问号，可见编者在这里也把"蛮"看做是正字。

2. 第102页"[꜀gau]贤"（能干）。按"贤"字《广韵》先韵胡田切："善也，能也"，意义虽符，但音不合。因为《广韵》先韵字闽南方言今读[-ian]（天～文）、[-ĩ]（天～气）或[-iŋ]（前～旦），但不能读[-au]。读[-au]韵的字应当来源于效摄一等或二等，就是"豪"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7下引《淮南子》曰："智出百人谓之豪也。"可见音义皆与[꜀gau]相合。同页"贤早"、"贤人"的"贤"也应作"豪"。

3. 第19页"[ʿbo/ʿbu]母"（雌的），此外《辞典》还收有"母亲、母的、母银、母校、母音"等一批双音词。第22页"[ʿbɔ]妻"。第26页多音词"查某（女人）、查某人（妇女）、查某婀（女佣人）"等的"某"也读[ʿbɔ]。其实读作[ʿbɔ]的"妻"、"某"都应写作"母"，就是说"母"字有[ʿbo/ʿbu/ʿbɔ]三个读音。这在意义上是很容易理解的，编者的误会在于[ʿbo/ʿbɔ]两个读音。原来，在闽南方言里，《广韵》的模韵字一般读[-ɔ/-u]韵，侯韵字一般读[-au]韵，但侯韵上声帮组的字如"某母亩牡"等字读法比较特别，经常可以听到是[-ɔ/-o]两读。所以"母"字有时读[ʿbo]，有时读[ʿbɔ]，实际上是一回事。

4. 第187页"[꜀kĩ]墘"，又"[꜀kĩ ʿa]墘仔"。按闽南方言把"边缘"叫[꜀kĩ]，如说"船～、桌～、碗～"，等等。《辞典》写作"墘"，是一个闽南地区通行的方言字，有人也按意义直接写作"缘"。其实本字应是"舷"字，《集韵》平声先韵胡千切："船边也"。原指船边，今引申为泛指边缘。在汉语方言里，把边缘叫做"舷"的，不只是闽南方言，如南昌方言读[ɕiɛn˦]，也可以说"碗～，桌子～"（参看《方言》1983年第1期第63页）。

5. 第437页"[ʿt'ɔ]吐?"和"[t'ɔʾ]吐"。实际上读上声[ʿt'ɔ]的

正字就是"吐"，后面不必加问号。"吐"字《广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上声透母姥韵"他鲁切"，今闽南方言读[꜂t'ɔ]，是吐出的意思，就是第438页"[꜂t'ɔ k'ui꜄]吐气"的"吐"；另一个是去声透母暮韵"湯故切"，今闽南方言读[t'ɔ꜄]，是呕吐的意思，就是第437页"[t'ɔ꜄ huiʔ꜆]吐血"的"吐"。

现在把《辞典》里用字欠妥之处，举出若干条，并且列出正字。第89页"[ts'o꜄ ꜂bi]糙米"，第165页"[꜀dzu]茄"可能是"糙米"和"茹"的印刷之误，不计在内。"正字"一栏内有时用小字加引号注出反切或意义，均见于《广韵》或《集韵》，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页数	读音	误字	正字
4	꜂am	泔	饮米汤，"於锦切"
5	꜀am ꜀k'aŋ	頷孔	函空涵洞
8	aŋ꜄ tɔ꜅	喑？肚	瓮肚喻阴险者
8	au꜄	腐？	沤腐烂
11	bak꜆ ꜀tsiu	目睭	目珠眼睛
12	꜀ban ꜀p'ue	顽皮	蛮皮
12	꜀baŋ	網	摸偷钓
12	꜂baŋ ꜂a	蚊仔	蠓仔蚊子
13	be꜅/bue꜅	没？	未尚未
30	꜂tsam mok꜆	斬木	枕木
32	tsat꜆	寨	实多也，充实
46	tsiʔ꜆	擢	摺摺叠
70	꜀ts'an	田	塍水田
94	ts'ui꜄	嘴	喙嘴巴，"昌芮切"
99	e꜅ tau꜄	下罩	下昼正午
102	gam꜅	戇？	憨"下瞰切，愚也"

页数	读音	误字	正字
112	hak꜆	握	蓄 添置
114	꜀ham ꜀sau	含脐	含酥 又酥又脆
144	꜀hun ꜀ki	煙枝	熏枝 卷烟
207	koʔ꜆ tsai꜄	復再	各再 再一次
214	꜀k'a	脚?	骹 脚
215	꜀k'a ꜀ts'ŋ	脚倉?	尻川 屁股
229	k'ŋ꜄	藏	囥"藏也"
231	꜀k'ɔ	箍	箍 圆圈，"空胡切"
254	꜀liam ꜀pĩ	连鞭	临边 立即
295	꜀pe	爬?	杷"蒲巴切，搔也"
296	peʔ꜆	爬?	迫 爬高
374	꜂sui	美	水 漂亮
375	꜁sun	纹?	巡 绘一~：画一道线
389	tẽ꜄	盯?	䞓 ~力：憋足力气
390	teʔ꜆	压?	扺 向下压，"陟革切"
402	꜁tio	投?	跳"徒聊切"
406	tiu꜄ ꜂a	稻仔	粙仔 稻谷
426	꜂t'au	解	敨 解开，展开
430	t'eʔ꜆	提?	揲 拿取，"徒结切"
437	꜁t'ɔ	土?	涂 泥土
447	꜀un	搵?	昏 躺倒
448	꜂un ꜀ku	隐龟?	㾪痀 曲脊

造成以上这些错误的原因，也许如上文所说是《辞典》在收词、用字方面，受王育德《台湾语常用语汇》一书的影响太大的缘故，而《语汇》一书的最大毛病恰好就在于用字混乱。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

编者在收词之前并未系统整理过闽南方言的音系，所以也就不可能全面掌握闽南方言的各种对应关系。因此，编者虽然知道了[꜀taŋ]的本字不一定是“人”字，但却不知道[꜂kin]与[꜂kiã]都是“囝”字，反而把[꜂kiã]写作“子”，又犯了义同音不合的错误。

（原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

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以下简称《词典》）。《词典》从1975年开始编写，前后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编写人员广泛搜集了厦门、泉州、漳州一带的闽南方言材料，调查了台湾、广东等地闽南方言的分布，整理了以往的闽南方言文字资料，包括各种字书、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各样的专著和论文。他们记录了数百万字的口语，整理了上百万张的卡片，编制过各种各样的表格。《词典》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编成的，我们不难想像编写者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词典》约400万字，分为正文、附录、索引三个部分。在正文1055页中，普通话和闽南方言词语对照排列，普通话部分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底本，收录词语五万多条，方言部分以厦门方言为主，兼顾漳州、泉州两地的闽南话。收录词语七万多条，每条词语后面附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和适当的例句，还配有一些插图。另外附有收录汉语拼音方案和闽南方言拼音方案的薄膜唱片。213页的索引，实际上是闽南方言词语和普通话词语的详细对照表，这一部分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跟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词典》是我国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普通话方言对照类型的词典。本文就这部《词典》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些探讨。为了方便还不熟悉闽南方言拼音方案的读者，文中在引证

厦门方言读音时,一律转写成国际音标

一 《词典》有哪些突出的优点

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同过去出版的同类字典、词典作个比较。例如:(1) 厦门音新字典(Campell W. 甘为霖编,1913年,台南,以下简称《新字典》);(2) 厦门白话字典(Carstairs Douglas 编,1899年);(3) 厦门白话补充字典(Thomas Barclay 编,1923年,是《厦门白话字典》的补充);(4) 台日大辞典(日本侵占时期台湾总督府编,上卷1931年,下卷1932年,台北,以下简称《大辞典》);(5) 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辞典(蔡培火编,1969年,台北,以下简称《辞典》);(6) 现代闽南语词典(村上嘉英编,1981年,日本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以下简称《现闽》)。这六部字典、词典几乎都标榜以厦门话为闽南方言的依据。甘为霖的《新字典》按字编排,字下带词,略有解释,至今仍有影响;Douglas 和 Barclay 的两部字典,以收词甚丰著称,也曾在一定范围内风行一时;《大辞典》是日本侵占时期官方编定的,被奉为"准典";蔡培火的《辞典》也以收词众多,罗列详尽,在台湾词典界备受称道;村上嘉英的《现闽》简明扼要,使用方便,也见特长。因此,我们拿这些字典、词典来和《词典》比较一番,是十分方便的。我们认为,《词典》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优点:

1.收词广泛 《词典》收录了七万多条闽南方言词语,其数量之多,是上面提到的六部字典、词典所不及的。村上嘉英的《现闽》收录的方言词不过11760条,只有《词典》七分之一强;蔡培火的《辞典》收词虽然也不少,但选词的标准并不严格,很多实际上是词组的临时组合。更为可贵的是,《词典》收录了一批富有闽南特色,反映闽南方言区历史地理、人情风俗的词语,丰富了它的内容。例

如第141页“汰内摩崖石刻”条，及时反映了在闽南地区华安县汰内所发现的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遗物；第549页“木棉庵”条，简明扼要地反映了南宋末年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杀掉权奸贾似道，以平民愤的历史事实。

2. 标音准确 《词典》的主要编写人员都是专业的语言学工作者，又都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因此他们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闽南方言（主要是厦门、漳州、泉州）的读音。这里举个例，甘为霖在《新字典》里所记录的厦门方言韵母只有71个，《词典》所记录的韵母却是84个，多了 5? ai? ãi? 等13个韵母。《新字典》就因为少了这13个韵母，而犯了许多“当分不分”的错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词典》的编者对闽南方言中因变音、异读而出现的一字多音现象，很注意详尽记录，认真辨析。这里可以举“前”字为例来说明。《词典》第620页“前”字下，记录文读音[꜀tsian]，用于“～程｜～辈｜～锋”等书面语；又记录白读音[꜀tsiŋ]，用于“～门｜～日｜～方”等口语；白读音[꜀tsun]，用于“～年”一词；白读音[꜀tsãi]，用于厦门市郊区的老地名“店～｜～埔”。这样，仅一个“前”字，就记录了四个读音。蔡培火的《辞典》只有两个读音，村上嘉英的《现闽》是三个读音。细心的使用者如果有兴趣把几部字典、词典拿来仔细校勘，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一类例子。

3. 讲究用字 方言之间的用字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确定方言用字，往往成为方言工作者和方言词典编写者的一个大难题。上文提到的六部字典、词典，几乎都不大讲究用字，有的信手写个同义字或同音字，有的随意生造个谁也不懂的冷僻字，这是因为这些字典词典的编者对厦门方言缺乏系统的研究，也缺乏汉语方言间比较的工夫。相反，《词典》的编写者根据厦门方言的实际情况，按照古今语音演变规律，考求出一批音义相符的方言本字来。例如蔡培火《辞典》“茶簸”[꜀tɛ ꜂kam]，指“放茶的筐子”，其中“簸”字就

是一个生造的形声字,它的本字可能就是《词典》里的“篢”字。《集韵》上声感韵古禫切:“篢,箱类。”感韵清音声母字如“感坎揞惨”等,都是厦门方言口语常用的字,今都读[-am]韵上声,读音上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但《词典》只释“篢”为“遮蔽日光、风、雨的设备”和作动词用的“盖”,没有“篚子”一说,可能厦门话不说“茶篢”这个词。

4.释义详尽　《词典》释义详尽,特别是对方言词语的注释。例如“横”字(胡盲切),普通话读[꜁haŋ],厦门话文读[꜁hiŋ],白读[꜁huãi]和[꜁ʔuĩ],以下罗列的10个义项,①跟地面平行,②地理上东西向的……都见于《现代汉语词典》。此外,还列有三个厦门方言常见的义项:①横心蛮干;②用不满的眼光看;③方向相反的(跟“顺”相对)。前后13个义项,把“横”字的意义、用法解释得非常详细。

5.兼顾漳、泉　研究闽南方言的人都知道,讨论厦门方言时,总免不了要牵涉到漳州和泉州两地的方音。因为地理上、历史上、经济上,厦、漳、泉三地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方言上说,厦门话在许多方面是漳州音和泉州音的杂糅或综合。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语言事实,所以Douglas在他的《字典》里,也专门为泉州音设计了ㄜ[ɤ]和＿[ɯ]两个注音符号,同时指出注音字母ㄝ[e]是专门用于注厦门音“锅”这个字的,暗示除了这二个字母外,其他注音符号适用于厦、漳、泉三处方音。《词典》在这方面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在“闽南方言拼音方案”韵母表里,特别加上用于漳州音的[iɔ̃]韵,如“张”字漳州读[꜀tiɔ̃],用于泉州音的[uaŋ]韵,如“风”字泉州读[꜀huaŋ]。泉州单字声调上声分阴上和阳上,去声不分阴阳,《词典》也设计了专门的符号来表示。在正文里,凡涉及三地说法不同的,尤其涉及厦门、漳州两地不同的,都随时注明。这种说明近邻方言间的这些差别,无论是对当地人,还是对外地人,都是必

要的。

以上五条，是笔者使用这部《词典》时所体会到的主要优点。此外，体例完备、例句丰富、印装精美，也都是以往出版过的同类方言字典、词典所不及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 《词典》的两种用途

编写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编写这部词典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帮助解决人们在学习与推广普通话，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和日常交际时所遇到的语言问题”。二是“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工作，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资料和方便”。

两个目的实际上也就是《词典》的两种用途。对于前者，即解决“语言问题”，是不言自明，容易了解的。下面将着重讨论一下这部《词典》在汉语方言研究，特别是在闽南方言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大家知道，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福建省的闽南地区，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东部潮汕地区以及雷州半岛各市县。在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华侨中，也流行着闽南话。长期以来，人们对闽南方言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已经发表的专著和文章不下数百篇。其中最重要的是罗常培先生的《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再版，1956 年，北京）和董同和先生的《四个闽南方言》（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下，1959 年，台北）两部著作。但是过去所有的研究成果，都缺乏真正的方言口语材料，未成系统，错误也很多，罗、董两位先生的专著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盼望长期生活在闽南方言区的语言学工作者能够不负众望，首先比较系统地、比较准确地记录闽南方言口语，特别是厦门话口语，为闽南方言的研究提供丰富、可靠的材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词典》具有比较重要的科学价值。它将在今后闽南方言

的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以《词典》为基础，我们可以进行以下若干项的研究整理工作：(1)整理出厦门、漳州、泉州三地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分析三地语音系统的同和异；(2)排列出厦门、漳州、泉州三地闽南方言词语差别对照表；(3)整理出厦门、漳州、泉州三地字音对照表，分别做出三地同音字表；(4)整理出厦门方言文白对应系统，列出厦门方言文读系统和白读系统声韵调表；(5)整理出闽南方言口语的用字表，包括常用字表、异体字表、本字表、方言字表；(6)整理出厦门方言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包括声韵调的演变规律；(7)整理出厦门方言的语法特点。对于研究一个方言来说，以上几项的整理工作都属于"基本建设"范围，有了这些"基本建设"，才能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词典》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方便。如上述第4项工作，笔者曾经从《词典》里选取了3800多个厦门方言口语里常用的单字，把它们的读音、意义一一登记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科学出版社，1964年修订本，北京)上，就成了一本《厦门方言字表》(以下简称《字表》)。把《字表》里有文、白两读的字加以排列比较，就得到厦门方言的文白对应系统，例如：

普通话	文读音	白读音	例字
ɑ	ɑ	e	把、爸、茶、叉等
iɑ			家、价、嫁、虾等
ɑu	o	ɑu	老、高、奥、到等
ɑn	ɑn	uã	单、濑、残、安等

这就是厦门方言韵母文白异读的四个例子。通过同样的手续，还可以求出声母声调的文白异读，最终得到完整的厦门方言文白系统。仅仅这个例子就说明《词典》对于方言研究所起的作用。

三 《词典》的不足

由于客观上、主观上的许多原因,《词典》也难免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有的是属于校对上的疏忽,有的是属于前后照应不周,只举两例供参考:

①索引第 46 页书眉“方言词时索引”应是“方言词语索引”。

②第 5 页“凡例”13 行“[棋子]qízǐ(lǐ)”,查正文 609 页“棋”字下却无“棋子”条。

值得讨论的是如下几个字的问题:

1. 关于“姥、某、母”。厦门方言称妻子为[ᶜbɔ],跟“妻子”意义相关的词也常常带[ᶜbɔ]这个音。《词典》第 548 页右栏下有“姥”字,音[ᶜbɔ],方言释为“妻”,但立即指出“俗写作‘某’”。举例“~囝[ᶜbɔ ᶜkiã]|翁~[꜀aŋ ᶜbɔ]”。第 414 页左栏“舅子”条,方言对应为“某舅”[ᶜbɔ ku^{2}]。这就是说,《词典》认为[ᶜbɔ]的本字是“姥”,俗字是“某”。第 547 页“某”下释为“指示代词”,可见确与“妻”义无关。按《集韵》上声姥韵:“姥,满补切,女老称。”(《词典》作“莫补切”是《广韵》的反切),并无“妻”义,可见不是本字。其实,当“妻”义解释的本字可能就是“母”字。第 548 页左栏“母”字有一文读音[ᶜbɔ],可见音相合。“母”字在许多方言里都可以解释为“雌”义,可见跟“妻”字意义相通当无问题。

2. 关于“吒、蓄”。厦门方言把“购置、建置”财产叫做[hak꜇],入声中的阴入。《词典》第 885 页右栏上写作“吒”,举例为“~家俬”[hak꜇ ꜀ke ꜀si](购置家具)。按《集韵》入声觉韵:“吒,黑角切,吒謈,恚呼貌。”是“怒吼的样子”,跟“建置、购置”的意义不相干,可见不是[hak꜇]的本字。这个本字可能就是“蓄”字。《集韵》入声屋韵:“蓄,冬菜”,许六切,《广韵》“蓄,许竹切,蓄冬菜也”。“蓄”字义

有"勑六切"一读,《集韵》:"说文:积也。"现在北京话"储蓄"的"蓄"也来源于《集韵》的许六切。可见"蓄"字训为厦门方言"购置、建置"的意义是可行的。在读音上也无问题,跟"蓄"字音韵地位相同的屋韵三等字,如"菊"白读[kak꜀](～花),"腹"白读[pak꜀](～～屎),"福"白读[pak꜀](长～:漳州地名),可见都可以读[-ak]韵。

3. 关于"厝、庲"。《词典》第130页左栏"厝"文读[ts'ɔ'],白读[ts'u'],白读的释义为"房屋"。这是很容易使人迷惑的一个字。因为"厝"是古合口一等清母暮韵字,厦门方言读[ts'u']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许多方言也把它释为"房屋"。但是这个字经不起方言比较的考验。笔者的老家距厦门不到二百公里,叫漳平永福,当地也说闽南话,那里把"房屋"叫做[ts'i'],不可能是"厝"字,因为古合口一等暮韵字,漳平永福不读[-i]韵。按《集韵》去声寘韵七赐切:"庲,博雅:舍也。"意义和"房屋"完全相同,寘韵字漳平永福读[-i]韵,读音也相符,可见漳平永福[ts'i']的本字就是"庲"字。这个字也可能是厦门[ts'u']的本字,厦门方言寘韵字读[-u]韵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所以读音上没有困难。用"庲"代替"厝"作为[ts'u']的本字,就把厦门和邻近的方言统一了起来。(笔者按:笔者后来的研究,认识上有所修正。"七赐切"的读音不能解释闽语很多地方撮口呼韵母的读法,认为"厝"的本字可能是今读去声的"处"字,《广韵》去声"昌据切"。详见本书第21～47页《闽语及其周边方言》一文)

以上分别讨论了三组《词典》的用字,是有典型意义的,它们不仅是用字问题,也关系到标音、释义和体例。在这几个方面反映了《词典》还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研究的问题。

(原载《辞书研究》1985年第3期)

评《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

郑良伟教授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学者，现在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学系。在语言学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尤其在台湾话（准确地说是台湾闽南话）的研究与教学方面，他写有多种专著，数十篇论文，成绩十分突出。最近，因研究工作需要，我重新细读了他在十几年前就已出版的专著《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现代语言学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79 年），在许多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语言学著作往往不受短期时间的限制，对于从事台湾话或普通话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或师生来说，《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都是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下文简称为《字音对应规律》。除引用原文外，书中台语本文称为台湾话，国语本文称为普通话。书中台湾话标音用罗马字拼音方案，普通话标音用旧式注音字母，本文统一改用国际音标，辅音字母后的 h 表示送气符号。《字音对应规律》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讨论台湾话与普通话字音对应规律的一些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分别讨论了普通话和台湾话的语音结构，只有了解了台湾话和普通话的语音结构，才能讨论它们之间的字音对应规律。在这一章里，作者说出了写作本书的愿望："本书是为了从事国语文教学的人和有志自修台语和国语字音的人而写的"，"如果能了解一

些台语和国语的对应规律，可以大量减少繁重的记忆功夫，也可以积极提高学习的兴趣”。读完这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作者的这一良好愿望至少是有可能部分实现的。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论了台湾话和普通话之间在声调、声母、韵母等三个方面的对应规律。其中第二章讨论了台湾话阴平、上声、阴去、阴入、阳平、阳去、阳入等七个声调与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等四个声调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台湾话与普通话之间声调的对应规律本来就比较简单，也比较整齐，所以用不了多少篇幅就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第三章讨论台湾话 p ph b m，t th l n，k kh g ŋ h，ts tsh s j Ø 等十八个声母，跟普通话 p ph m f，t th n l，k kh x，tɕ tɕh ɕ，tʂ tʂh ʂ ʐ，ts tsh s Ø 等二十二个声母之间的对应关系。台湾话和普通话声母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复杂，但却整齐有序，规律之外的例外情况也相对简单，很容易有条不紊地展开来仔细讨论，所以这一章所占篇幅最多。第四章讨论台湾话和普通话韵母之间的对应关系。尽管本书没有明确说出台湾话韵母的确切数目，但是台湾话韵母分类上的多样性，它跟普通话韵母之间的复杂关系，却是人所共知的。按理说，这一部分要占去很多篇幅，但实际上却很简单。我猜想作者有点儿要言不繁的意思。很繁琐的问题说多了反而更让人不得要领，不如简单交代一下，在别的地方再去详细说。《字音对应规律》正文之后是两个附录，附录一是“台语国语字音对照表”，附录二是“符号之使用说明”。其实，对本书的读者或台湾话研究者来说，“台语国语字音对照表”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它包含了台湾话和普通话几乎全部常用字的字音对照，一般的读者从这个对照表里，既可以查对台湾话的读音，也可以查对普通话的读音，使用起来有很多方便之处。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字音对应规律》一书内容非常丰富。一般说来，比较具有近亲关系的两种语言或方言，要求比较者对这两

种语言或方言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郑良伟教授长期进行汉语普通话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又是台南人,对台湾话的熟悉和理解的程度,自非一般学者所能相比。因此他具备了全面讨论台湾话和普通话字音对应规律的全部条件。判断这个字音对应规律是否做好了,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三个标准来讨论。

第一,是否找出了台湾话和普通话字音对应的基本规律?《字音对应规律》指出台湾话和普通话之间声调的基本对应规律是:台湾话和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台湾话包括阴去和阳去)之间有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台湾话的入声分别派入普通话的平(包括阴平和阳平)、上、去三声。声母方面提出了发音部位、带音不带音、送气不送气、发音方式四种类型的对应规律。在讨论台湾话的 k kh h 与普通话 tɕ tɕh ɕ 之间的关系时,论述尤为精细。同时还特别注意到普通话的 m tʂ tʂh ʂ 等四个声母与台湾话的不规则对应。韵母方面提出了韵尾、介音、主要元音等三个方面的对应规律。同时讨论了文白两种读音的辨认和韵母的对应关系,指出凡是读鼻化音的(如 ã ĩ ĩũ)或读喉塞音的(如 aʔ iʔ ioʔ),还有读 m ŋ 的韵母,都是属于白读韵母。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是找出了台湾话和普通话之间字音对应的基本规律的。

第二,是否找出了台湾话和普通话字音对应规律的某些条件?有的对应是无条件的,如台湾话的阴平调对应于普通话的阴平调,台湾话的 ph 声母对应于普通话的 ph 声母,说不出有什么条件限制。但有的对应是有条件的,《字音对应规律》一书指出,台湾话的阳入调在多数情况下分别对应于普通话的去声和阳平,条件是古声母的清浊。古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台湾话读阳入调,普通话一般读去声,如"玉狱日木"等字;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台湾话读阳入调,普通话一般读阳平,如"读敌族达"等字。又如台湾话今读塞音、塞擦音不送气声母 p t k ts,逢非阴平字时,分别对应于普通

话的不送气声母 p t k ts(或 tɕ)，如"比、东、歌、早、就"；逢阳平字时，分别对应于普通话的送气声母 ph th kh tsh(或 tɕh)，如"平、同、葵、才、全"。这里，是否阳平调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些条件和台湾话普通话的语音结构密切相关。例如：台湾话 k kh h 声母可以同时拼开、合、齐三呼的韵母(台湾话没有撮口呼韵母)，但普通话的 k kh x 声母只能拼开、合呼，不能拼齐撮呼，逢齐撮呼的时候，就要变为 tɕ tɕh ɕ 声母。因此，"忌、旗、欺、希"等字，台湾话分别读 ki˩ ki˧˥ k'i˥ hi˥，普通话分别读 tɕi˥˩ tɕ'i˧˥ tɕ'i˥ ɕi˥。语音结构的差别，是两种语言或方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字音对应规律》是注意台湾话和普通话的语音结构差别的。

第二，是否找出了台湾话和普通话字音对应规律的例外？任何规律都可能有例外，语言或方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心理、生理现象，字音对应规律出现多多少少的例外是完全正常的。对于了解、研究、学习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人来说，规律性的东西很重要，例外性的东西也许更重要，因为规律性的东西便于成批记忆，例外性的东西必需逐一记忆。《字音对应规律》一书很重视例外，例如第 25～33 面表 14 列有声调对应规律的例外字，第 52～70 面列有声母对应规律的例外字。只是韵母对应没有列出系统的例外字，这个也许是太繁琐了，有意忽略而从简吧。

讨论过以上三项，我们可以说，《字音对应规律》一书对台湾话和普通话之间字音对应规律的观察、研究、叙述是做得比较好的。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说清楚任何一种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于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何况现在要讨论的是汉语里头最复杂的方言之一台湾话。光是台湾话里纷繁复杂的读书音和口语音两套字音系统，就足以让人在字音比较时束手无策。假设要把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字音比较做得最好，使其条分缕析，顶好的办法是先比较台湾话内部读书音

和口语音两套字音系统，然后分别拿它们和普通话的字音进行比较。这样也许要增加一些篇幅，但可以简单明了。《字音对应规律》不但把读书音系统和口语音系统合在一起跟普通话字音进行比较，而且在讨论时还往往把台湾话的地域差别（如台北音、台南音的差别）也牵扯进去，所以难免显得杂乱而繁琐。这方面可以拿本书的附录一"台语国语对照表"来说明。这个对照表共 68 面，几乎占了本书一半的篇幅，可见其重要的程度。但是这个表用台湾话拼音方案和普通话的注音字母同时反映两套语音系统，又用台湾话拼音方案反映台湾话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内部差别。作者希望把十分复杂的字音现象同时容纳在这个表里，愿望是很好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佳。我看这个表，每有不忍卒读之感。因此，对台湾话或对普通话了解不多的读者，想要读懂这本书，也许难度相当大。

另外，本书的编写目的似乎是明确的，实际上又是不明确的。例如第 17 面："本书最好用来探索台语字音与国语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之用，而不能做为记忆国语字音之用。"又说："本书只能帮助读者去推测或记忆国语的字音，却不能帮助读者改正国语的字音。"实际上，探索台湾话字音与普通话字音的对应关系，就是为了帮助会台湾话的读者更好地去学习、记忆普通话的字音。这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讨论两者之间的对应规律，又为什么要去一一列出规律的例外呢？本书在目的性上模棱两可的态度，是导致本书重点不突出的重要原因。从会台湾话的人学习普通话的角度出发，本书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学习的难点上面。据我所知，这些难点可以举例如下：(1)台湾话有入声，普通话没有入声。那么，台湾话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应该怎么念；(2)台湾话没有 f tʂ tʂh ʂ 等声母，因此，说台湾话的人学普通话时，f 与 x 不分，ts tsh s 与 tʂ tʂh ʂ 不分。另外，由于语音结构的差别，说台湾话的人也往往分不清 n 与 l，ts tsh s 与 tɕ tɕh ɕ 等

几个声母的关系；(3)台湾话没有以-y-开头的所谓撮口呼韵母，也没有 ɿ ʅ 两个舌尖元音韵母，因此，说台湾话的人学普通话时，往往用 i 去代替，y ye yan yn 读成 i ie ian in，"斯"[sɿ˥]读成"西"[ɕi˥]，"师"[ʂʅ˥]也读成"锡"[ɕi˥]。另外，说台湾话的人也经常分不清 in iŋ 与 ən əŋ 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讨论对应规律或规律例外时，能把重点放在以上所举的这些难点上面，相信本书的实用价值会更大。

上面指出了《字音对应规律》一书的主要不足之处。其他小的毛病还有一些，例如第三面表 3"国语韵母的分类"，少了 iŋ iaŋ o ər 四个韵母；第六面"ts 的发面可以认为是 t 加上 s"，"发面"当是"发音"之误；第 21 面台湾话阳入"浊声母"对应于普通话去声，"清声母"对应于普通话阳平，其中"浊声母"当是"次浊声母"之误；第 25 面"脚(胶)"当是"脚(跤)"之误；第 35 面注音字母的 ㄗ，误为拼音字母的 p，等等。这些都是排版校对中出现的差错。但是，瑕不掩瑜，上面说的不足或缺点是次要的，完全不影响本书在总体上的成功。末了，想起近日读报偶得一段关于广西北海方言有趣的文字，说是在一次"(北)京(天)津(香)港文化名人北海笔会"上，一位当地负责官员说，来北海的文化名人不少，但是"像姐(这)样一气(次)档气(次)儿(之)高，人数几(之)多，名气几(之)大，是第一气(次)。"这位官员把"这"说成"姐"，把"次"说成"气"，把"之"说成"几"，实际上是南方许多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的通病，说台湾话的人学习普通话也常犯这个毛病，愿教与学的人都注意一点儿。

（原载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1996 年第 1 期）

《简明吴方言词典》评述

一

1986 年 5 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闵家骥、范晓等同志编纂的《简明吴方言词典》(以下简称《词典》)。《词典》正文 379 页，共收录吴方言词语 5414 条，每条先用国际音标注出读音，然后注明词性，再分义项解释，绝大多数条目附有例词、例句、书证及出处。正文前 76 页，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吴宗济先生所作的《序》、编纂者所作的《吴方言词汇概况》，此外还有凡例、注音说明、词目表。吴先生在《序》里说："这本词典不仅对调查方言、研究吴方言的人们有用，而且对推广普通话、编写汉语词典方面也极有参考价值。"这是中肯的、恰当的评价。《吴方言词汇概况》讨论了吴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古汉语词汇的关系，说明吴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和它们的发展变化，并指出现代吴方言的发展趋势，是一篇很好的独立的学术论文。注音说明也很重要，它列出了上海、苏州、绍兴、宁波、温州等五处吴方言的声韵调表，正文里的标音就是以这五处声韵调表为依据的，如果不明白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无法使用正文里的标音。《词典》正文之后有七个附录："部分方言点称谓对照表"比较了上海市区、苏州、无锡、宁波、温州、诸暨等十九个吴方言点 53 个称谓词的说法的异同，这对于了

解吴方言内部的差异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普通话、上海话字音对照表”对照了四千来个单字的读音，是对词典正文注音的一个补充；根据这个材料，研究方言的专业工作者，或者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同志，可以容易求得普通话与上海话语音对应规律。“主要引书和参考书目”、“国际音标发音说明”、“词目首字音节索引”、“吴方言区域分布图”、“国际音标表”等几个附录，对《词典》的使用者来说，也都是很实用的。

吴语是汉语最重要的方言之一。词汇的收集和诠释，辞书的编纂和流行，在吴语地区有很长的历史，对吴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著作中，特别应该提到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谚》、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茹逊来的《越言释》、胡德的《沪谚》、胡云翘的《沪谚外编》，等等。《吴下方言考》对苏州话的考证，《越谚》对绍兴一带方言词语的搜集，很见作者当时的苦心和功力，向为后来者所称道。还应该提到的是，明清以来吴语地区一些方志的编纂者，在吴语方言词汇的搜集整理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如(明)洪武十二年(1379 年)的《苏州府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 年)的《宝山县志》、民国十九年(1930 年)的《嘉定县续志》等一大批地方志，都收录并诠释了大量的吴方言词汇。到了清末，随着吴语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外国传教士也编纂了一些吴语方言的中外文对照词典，在当时流行比较广、影响比较大的，有 Davis. D. H and Silsby. J. A 的《官话和上海话英汉袖珍词典》(1911 年，236 页)，Edkins. J 的《上海话词汇》(1869 年，151 页)，Goddard. J 的《英汉对照台州方言词汇》(1883 年，237 页)，Möllendorff. P. G. Von 的《宁波口语手册》(1910 年，282 页)。这些词典、手册在客观上也保留了很多吴方言词汇，今天还是可以拿来参考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指出，从词典学的眼光来评论，不论是《吴下方言考》，还是《越谚》，或是地方志中的方

言卷，充其量只能说是吴方言词汇的汇集，至于传教士们所编的词典、手册则多有错谬之处。因此可以说，虽然吴语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吴语文学的成就灿若繁星，但一直没有一部真正能反映吴语地区文化水平的好的方言词典。这是与吴语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相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词典》的出版填补了一项空白。据我了解，《词典》的编纂者、审稿人个个都说的一口地道的吴语，闵家骥、范晓等同志，有的是专职多年的词典编辑，有的是在吴语地区富有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他们在读者面前奉献这一份丰厚的精神产品，我们应该深表感谢。这本词典虽然简明，但仍然体例细密，在编校排印的过程中，必然碰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现在《词典》居然很快出来了，这反映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志们的魄力和勇气，读者也一定会对此表示由衷的敬佩的。

二

在本《词典》出版之前，近年来有三部方言词典很引人注意。一是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年)，这是一部以广州话为标准音的粤方言词典，只收广州的粤语词，只注广州一地的粤语音，成为这部词典的特点。二是厦门大学中文系黄典诚、周长楫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年)，这是一部以厦门音为标准音的闽南方言词典，采取普通话方言对照的方式收录并注释方言词语，是这部词典的特点。三是陈刚编的《北京话方言词典》(1986年)，尽量采集北京方言土语是这部词典的特点。可见每一部方言词典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互相雷同，正如这些词典所反映的方言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那么，《简明吴方言词典》就是第四部同样引人注意的词典了，它的最显著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

（一）主要收录书面的吴方言词语，适当收录口语中常用的吴方言词语，是本《词典》的第一个显著特点。这里可以转录编纂者在《〈简明吴方言词典〉的编纂》（见《辞书研究》1986 年第 2 期）一文里的一段原文以为佐证：

> 词汇来源主要从用吴方言或部分用吴方言写作的作品中收集：
>
> 1. 明清以来小说、诗歌，如：冯梦龙《山歌》、海上说梦人《歇浦潮》、张南庄《何典》、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张春帆《九尾龟》、顾颉刚《吴歌甲集》、倪海曙《杂格咙咚集》、胡考《上海滩》等；
>
> 2. 地方戏剧、曲艺。如《中国地方戏曲集成》、《独脚戏选》、《评弹丛刊》等；
>
> 3. 地方志。如《苏州府志》、《嘉定县续志》、《太仓州志》、《定海县志》等；
>
> 4. 方言专著。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范寅《越谚》、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等。

根据《词典》正文后附录《主要引书和参考书目》所载，上列第一类的小说、诗歌计四十三种。第二类地方戏剧、曲艺计十二种，涉及到沪剧、越剧、锡剧、甬剧、婺剧、昆曲、姚剧、湖剧，绍剧、评弹、鼓词、独脚戏、滑稽戏等十三种吴语地区常见的戏剧曲艺种类。第三类地方志计二十五种。第四类方言专著计二十四种。以上四类计一百零四种。此外，还引用了《曲艺》、《东海》、《采风》、《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五种报刊，合计一百零九种。其实这里还有明显的遗漏，如第 163 页“拆烂污”条例句：“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

得两国人民的联系不密切。”引自《毛泽东选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但引书和参考书目不见《毛泽东选集》。一部收词只有五千多条的简明《词典》，确实不算大；但这样一部《词典》称引书目竟多达一百多种，确实又不能说它小。吴宗济先生在“序”里称这是一本“虽小而不称小的词典”，也许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还可以用具体数字来检验以上的论证。以一画至四画四组词为例，请看下表：

笔画	词条数	书证条目	无书证条目	百分比
一画	43	30	13	69.77
二画	44	31	13	70.45
三画	197	100	97	50.76
四画	339	193	146	56.93
合计	623	354	269	56.82

表中百分比数指有书证的条目在总条目中所占的比数。从上表可见，无论哪一笔画的词条目中，有书证的都占了一半以上。那些没有书证的条目，大致上有三类：(1)简单的名物词，如“车柄(车把)、日(天)、长子(高个儿)”等；(2)外语借词，如“水门汀(水泥)、开司米(山羊的绒毛制成的毛线或织品)、土司(烤面包片)”等；(3)非上海话的吴语词，如“下梅昼(下午。苏州)、土蚕(地老虎。绍兴)、下日(今天以后的几天。宁波)、五爪龙(壁虎。温州)等。这三类词有的是用不着引用书证(不是没有书证)，有的确实没有书证。总之，这几类词在比例上是占少数的。

(二) 以代表点的吴语方言为中心，兼顾其他地点吴方言的特点，是本《词典》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代表点的吴语方言指上海话，其他地点的吴语方言指苏州话、绍兴话、温州话、宁波话。这个特点表现在注音上就是“主要标注上海话读音”。这里也转录《〈简明

吴方言词典〉的编纂》一文里的一段原文以为证明：

> 共性较大的词数量是比较多的，要注音，惟一办法就是确定某一方言点的语音作为注音标准……近几十年来，上海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上海话逐渐取代了苏州话的地位。上海话的影响不断向周围地区渗入，学上海话在某些地区甚至是一种时髦……上海话中的不少词语在这些地区流行。所以，其他方言点尽管跟上海话有一定距离，但上海话作为现代吴方言代表的资格已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基于这一点，《词典》原则上采用上海话注音。

毫无疑问，这个原则是对的。因为吴方言分布区域很广，各地方言之间的分歧错综复杂，如果不拿一个代表点的方言做依据，将无法编纂一部吴方言词典。《词典》在实际上也比较好地贯彻了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地照顾了苏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方音的差别。

以上所说的是《词典》两个最显著的特点。《词典》不斤斤计较于方言本字的考证，而是"入乡随俗"，大量地搜集了方言字、俗字、同音字；《词典》大胆地采用国际音标注音，而不是另造一套"吴语方言拼音方案"，这在方言词典的注音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些都是应该提出来的特点，也是在编纂其他方言词典时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

《词典》在有关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1）帮助读者阅读用吴方言或部分用吴方言写作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吴方言的文学词典。明清以来，吴语地区

出现了许多作家,创作了许多吴语白话文学作品,如冯梦龙的《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曾朴的《孽海花》,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创作的高峰。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到了近现代,吴语地区也出现了像鲁迅、茅盾这样的文学巨匠,他们虽然用普通话创作,但仍然留下了吴语方言的深刻烙印。要真正理解这些作家作品的社会意义,弄懂作品中的吴语方言词语是关键之一。过去人们要了解这些词语,只能借助于新版的注解,此外就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有了《词典》就方便得多。例如《警世通言》:"得贵胆大了,到夜来,依前如此。""(邵氏)恐人知觉不便,将银与得贵,教他悄地赎贴堕胎的药来。"其中"夜来"、"赎药"是吴语词,但不加注解。《词典》第177页:"夜来[ɦiaɹ lɛɹ]名词。夜间。"第309页:"赎药[zoʔɺ ɦiaʔɺ]动词。抓中药。"这样的例子,《词典》里多得很,这是因为它所收的词语大多数来自上述这些白话文学作品的缘故。

(2) 帮助吴方言区的群众学习和推广普通话,《词典》是一部十分有用的工具书。在方言区逐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的规范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吴方言区也不例外。但是在方言区推广普通话,除了广播、电视这些媒介的传播外,还必须有好的工具来帮助。通过《词典》,可以帮助吴语区的群众了解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上岸——吴方言有两个意义。《词典》第13页:"上岸[zaŋɹ ŋøɹ]动词。(1)从田地里到田埂上,泛指结束农活儿……(2)从船上到岸上。"但普通话只有(2)项义。

下船——《词典》11页:"下船[ɦoɹ zøɹ]从岸上到船上;

登船……也说落船。"普通话的意义正好与吴方言相反,"下船"是指从船上到岸上,而从岸上到船上则叫"上船"。

借助《词典》,许多条目都可以做这一类比较,这就是吴方言与普通话的词汇意义的对应关系。通过附录"普通话、上海话字音对照表",可以找出普通话与吴方言语音的对应关系。在吴语区从事语文教学、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人员,如果按照这些对应关系来教学,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将促进对吴语方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汉语诸方言的研究中,吴语方言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突出的成就反映在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年)等若干专著中。但是应该指出,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语音的描写和对比,对词汇的收集和整理相对薄弱,学术界对吴方言词汇方面的概貌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词典》在这方面至少弥补了某些不足。如果在《词典》所收词条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吴语方言点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吴方言的词汇特点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必将大大提高吴方言研究的学术水平。因此,可说《词典》是深入进行吴方言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以上是从主要的方面来评价《词典》的作用和价值的。当然,吴方言是最复杂的汉语方言之一。无论是从方言文学的研究,还是从方言区的语文教学工作,或是从方言研究本身来看,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和努力。就《词典》本身来说,收词还是不多,选择的方言点也很少,注音释义等方面也会有许多可以讨论研究的地方,我们希望编纂者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奋斗若干年,能够编出中型或大型的《吴方言词典》,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四

《词典》从内容到形式，都还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例如正文前的“注音说明”部分，上海等五处声韵调表应该说明出处，或者说明某处是编纂者自己调查整理的，这样才便于使用者核对，因为同一个地点的声韵调数目，可以由于整理手续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另外，声韵调表的排列次序也缺乏系统性。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排印上的差错，举例如下表：

页码	条目	误	正
10	下饭	宁波话就好，叫“～”	宁波话就好叫“～”
23	天井	tʻi˦ tɕiŋ˦	tʻi˦ tɕiŋ˦
64	包罗粟	pɜ˦ lo˨ ɕyo˦	pɛ˦ lo˨ ɕyo˦
100	后朝	[ɦɣ˨ tsɔ˦]	[ɦʏ˨ tsɔ˦]

这些是属于排印上的错误，只要稍微细心的读者就可以发现。但有一些错误属于前后矛盾，这就会让读者犯难。举数例于下：

（1）第 1 页“一节”，苏州[iɪʔ˥ tsiəʔ˥]，“一堆”，[iɪʔ˥ tɛ˦]。查正文前 17～18 页苏州韵母表无[iɪʔ]韵。疑为[iɔʔ]韵之误。

（2）第 62 页“仞”，宁波[zyŋ˨]，查宁波韵母表只有[yn]韵，无[yŋ]韵。参考第 75 页“老妪”，宁波[lao˨ ȵyŋ˨]，韵母表除了[yn]韵外，其他带鼻音尾韵母都是收[－ŋ]尾。可知正文的[yŋ]韵不错，韵母表[yn]韵应是[yŋ]韵之误。

（3）第 136 页“乇”，宁波[guᴇ˨]，查宁波韵母表无[uᴇ]韵。疑为[uɛ]韵之误。

（4）第 226 页“昼过”，宁波[tɕy˥ kou˥]，查宁波韵母表无[y]韵，疑为[ʏ]韵之误。

(5) 第 328 页"嗄",苏州[iɒu;tɕiɒu],查苏州韵母表无[iɒ]韵,疑为[ia]韵之误。

以上是我在翻检词典时,无意中发现正文标音和上海等五处声韵调表不一致的几个例子。造成这种不一致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不详说。我们举了以上一些例子,算是给《词典》挑点儿毛病,虽说无妨大局,但希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能加以纠正。

(原载《辞书研究》1987 年第 2 期)

《香港粤语词典》序

大约是两年多以前，我和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先生，同时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时我正对粤语方言产生浓厚的兴趣，每有机会便向熟悉粤语并颇多研究的朋友请教一些问题。郑定欧先生告诉我，他积累了多年的材料，希望编纂一部以香港粤语为主的《香港粤语词典》，并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对香港粤语所知甚少，根本提不出什么有益的建议。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便鼓动他迅速把这个计划实施起来。

粤语是最重要、最复杂的汉语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香港地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在国外，以粤语为母语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多达上千万之众。粤语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重要性更加突出。对粤语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从陈澧的《广州音说》(1892)，王力的《两粤音说》(1928)，赵元任的《粤语入门》(1947)，一直到近年来许多学者的论著，可以很容易地开列出一份长长的目录清单，其文献资料之丰富，在汉语诸方言中大概只有闽语、吴语可以与之相比。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日常说粤语的人来说，对粤语的真正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比如人们一般认为粤语方言是以广州话为代表，广州话是粤语的优势方言，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要问香港人日常所说的粤语，跟广州话有些什么差别，能够细细道来的人恐怕不多。在我所看到的粤

语文献中，以香港粤语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所占的比例也很小。这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语言生活也是一面镜子。香港一百来年特殊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经济贸易等，必然要在香港的语言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形成了香港粤语区别于一般粤语（包括广州话）的许多特殊性。不但要研究香港粤语跟一般粤语共同性的问题，更要研究香港粤语的特殊性的问题，并且把这些研究成果尽可能通俗地介绍给不会说粤语，但很想学习一点儿粤语常识，或者虽然会说粤语，但还不真正了解香港粤语的广大读者。这是语言学家、特别是粤语方言研究者的一种责任，一个任务。

随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日子日益临近，国内外各界对香港的关注热情不断升高，人们对香港粤语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许多香港和内地的学者为此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由郑定欧先生编纂的《香港粤语词典》，是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的一部分。郑定欧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对粤语，特别对香港粤语有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又兼精力充沛，终年不知疲倦，很快就编写了词典的初稿。为了讨论稿子中的有关问题，他又数次往来于京、港之间，反复修改，以至定稿。关于粤语的各类词典、字典，已经出版过数十种，如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方言词典》(1981)、关杰才的《英译广东口语词典》(1990)等。专门以香港粤语为内容的词典、字典也见过好几部，如吴开斌的《简明香港方言词典》(1991)等。不过我相信，郑定欧先生的这部《香港粤语词典》在材料、内容等各方面自有它明显的特点，对某些方面人士可能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通过这部词典，不但可以对香港粤语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可以通过某些条目，了解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某个侧面。读者可以把它看成一部语言词典来验查，也可以把它看成香港社会生活的小百科来阅读。当然，编纂这部词典的时间毕竟太匆促了，必

然有些错漏疏忽的地方，希望读者在使用过程中给予指正。

现在出版学术性的著作很难，语言学类的著作出版尤其难。可是我知道《香港粤语词典》的出版一点儿都不难。江苏教育出版社为这部词典的出版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们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总是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尽力支持，其远见和魄力令人起敬。出版社词典编辑室主任周方先生和责任编辑戎文敏先生，在审读和编辑这部词典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敬业精神，同样令人钦佩。

我有幸参与通读这部词典的全稿，受益良多，故乐于写了以上一段话，是为之序。

（原载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香港粤语词典》）

《厦门方言研究》序

大约在四五年以前，我和长楫兄一起住在厦门鼓浪屿的一个海军招待所里，为他编写的《厦门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之一)做最后的审订工作。这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围绕着闽南方言，特别是厦门话的各种问题，进行广饶有兴趣的讨论。我建议由他主持，可能的话再找一二位同道，写一部关于厦门话的研究性专著。这对于推进闽语研究，甚至对推进其他汉语方言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几年时间，由长楫兄和欧阳忆耘共同撰写的《厦门方言研究》，厚厚的一摞稿子已经摆到了我的案头上。拜读之后，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意，令人感到激动和兴奋。

闽南方言是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它通行于福建省南部地区，台湾省绝大部分地区，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以及浙江省的东南沿海一带。在海外，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各地，有许多华侨和华裔居民日常口语说的也是闽南话。国内外使用闽南话的人数多达数千万，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样一种重要的方言，无论从实际使用方面，还是研究价值方面，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至于说到厦门话，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它自然地成为闽南方言里的优势方言。人们总是拿它作为闽南方言，尤其是闽、台地区闽南方言的代表点。说到闽南方言，不能不首先说到厦门话；讨论闽南方言，不能不首先讨论厦门话。

对闽南方言的研究，特别是对厦门话系统的闽南方言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大家最为熟悉的是19世纪出现的两部著名的闽南方言韵书。一部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黄谦的《新镌彙音妙悟全集》(熏园藏版刻本)，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泉州音系。另一部是清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林文堂1819年刻本；揭阳江夏懋亭氏1915年刻本)，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漳州音系。后来发现的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87年)也是研究厦门系统的闽南方言的一种重要韵书。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之一，迅速成为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厦门话也迅速成为闽南方言的优势方言，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首先是西方一些传教士为了通商和传教的需要，对厦门话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以实用为目的，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例如 Carstairs Douglas 的《厦门白话字典》(*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就是第一部厦门音字典。不过作者自己也说了，他这部字典是根据 Doty 跟 Macgowan 的《厦门话课本》(*The Manuals of Amoy Dialect*)增加词头，后来又拿 Alexander Stronach 的《厦门话字典》的稿本跟本地的"十五音"等书校勘增订而成的。1913年，W. Campell 又写了一本《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应该指出，这些字典、词典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当时厦门话的很多宝贵资料。其次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周辨明教授等人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对厦门话开展了研究工作。他们组织了"厦语社"，制定了厦门话拼音文字，出版了《厦语入门》等书籍和《指南针》等刊物。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厦门话研究的一部分重要成果。但是，对厦门话进行真正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应该首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1926年罗常培随鲁迅先生南下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并

且很快对厦门话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亲自调查记音，广泛收集资料，并应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对厦门话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写成了研究性专著《厦门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年；科学出版社新一版，1956 年)。这部著作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来研究闽南方言或闽语的学者都把它列为必读书之一。研究其他汉语方言的学者也把它列为一部最重要的参考书。

20 世纪 50 年代至现在的这段时间，对厦门话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内外所发表的论文或专著，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就国内的研究来说，至少有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一项是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初期，由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为主，组织专业人员对福建省的汉语方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厦门话自然是重点。最后编写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其中关于闽南方言的部分实际上是对厦门话的全面描写，材料相当丰富，往往成为国内外学者们讨论厦门话时引证的依据。另一项是 70 年代后期由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以厦门话为主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这部词典兼顾了漳州、泉州等地的闽南话，收词丰富，注释详细，洋洋大观，学术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确实把厦门话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对闽南方言或厦门话的研究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稍有一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闽南方言太复杂了，厦门话也太复杂了。仍有许多事实需要调查发掘，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果要对闽南方言或闽语进行深入的研究非得把厦门话研究得比较透彻不可。在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当中，厦门话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基础。这就是本文开头我所说的，建议长楫兄撰写一部《厦门方言研究》的最主要理由。现在这部著作终于写成

了，而且我有幸成为它最早的读者之一，实在感到高兴。比较以前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本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内容比较全面。它不仅对厦门话的语音做了较全面而详细的描写和论述，同时对厦门话的词汇也做了相当详细的描写和分析。过去有关厦门话的著作对语法的接触都比较少，本书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厦门话的词类和句法抓住重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不只是停留在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本身的描写和研究上，尽管这种描写和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还注意把方言和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跟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方言的许多现象，尤其是词汇语法中的许多现象，只有结合区域文化特征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同样的道理，区域文化中的很多现象的解释也必须求助于方言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相信是会得到读者的认同的。第二，本书十分注意方言材料的描写，而这些方言材料又都是在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得来，并进行分析归纳出来的，是可信的。有人认为现在一些方言论著或文章里多是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好像学术性就不高。应该指出，这个看法十分有害。丰富而准确的方言材料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要获得这样的材料又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的功底和科学的语言或方言调查方法就得不到这些丰富而准确的材料。本书的论述正是建立在这种准确的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同时这些语料对本方言区或其他方言区的人认识、了解和正确使用厦门话也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与实用性兼备的优秀的方言著作。第三，本书在大量坚实而可靠的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对厦门话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比较精当的分析，不少观点新鲜而有创意。例如，厦门话音变的浊化、双声叠韵和特殊变调；文白异

读层次的描写和分析;厦门话与闽台主要地点的闽南方言语音的比较,以及它们之间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论述;厦门话构词法的归纳和描写;厦门话词类和常见句式的讨论等,都相当精彩,很值得一读。

长楫兄和欧阳忆耘讲师都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他们研究厦门话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光有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当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更需要坚韧不拔的辛勤耕耘。我与长楫兄相识与往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们既是同窗好友,更是至交知己。他在厦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音韵与方言的教学与研究。据我所知,他的教学是很成功的,深受同学欢迎,多次得到学校或省里多项的荣誉与奖励。他的科研成果也很突出。在音韵学方面,他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内外的音韵学界颇有好评。几年前,他跟美国密支根大学李珍华教授共同合作、由他具体执笔的《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3 年)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奖励。他的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方面。他十分重视田野调查,足迹不仅遍及闽南地区各县市,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江西的上饶地区、浙江温州地区中说闽南话的县市做过调查。不久前他应邀到台湾成功大学讲学,还跟施炳华教授合作调查台湾鹿港闽南话,并写出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82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是由他和黄典诚教授主持的,其中他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该词典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90 年代初,他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具体负责编写分卷本《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年),在学术界也取得了良好的反映。此外,他还著有《闽南话与普通话》(语文出版社,1991 年),《诗词闽南话读音与押韵》(敦理出版社,1995 年)、《厦门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年),《闽南话的形成发展及在台湾的传播》(台笠出版社,1996年),至于写的有关闽南方言的论文就更多了。在闽南方言研究方面,长楫兄是卓有贡献的,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凡是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勤奋刻苦,作风扎实,总有那么一股子顽强的毅力和充满热情、朝气的精神。他的成就自然跟他这种勤奋、毅力和朝气是分不开的。我跟欧阳忆耘讲师往来不多,但我知道她曾参加过《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的编写工作,在大学里选修过音韵学课程,毕业论文是研究关于日本吴音汉音与闽南话音读的关系。她对闽南方言,特别对厦门话怀有浓厚的兴趣,是研究闽南方言的后起之秀。

厦门话和整个闽南方言的研究确实出了不少令人喜悦的成果,但这个研究并无止境,还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去开拓,还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是现在读者所看到的这部《厦门方言研究》,也一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地方。学问是在不断的探索与研究中,在不断的切磋与讨论中得到进步的。我非常相信长楫兄、欧阳忆耘讲师以及其他许多从事闽南方言研究的学者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厦门话和闽南方言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读书之后,有以上的感想,是为序。

(原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厦门方言研究》)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序

汉语方言学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因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了解汉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早已成为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共同关心的课题。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方言学科正不断显示出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方言语法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既能丰富汉语语法学，又能发展汉语方言学。我国的汉语方言语法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有许多语法现象值得发掘，有大量的动态的词和句子需要研究。如果深入到方言语法的领域中，就会接触到许多新的问题，打开新的思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陈淑梅老师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研究自己的母语——湖北英山方言，1989 年出版了 20 万字的专著《湖北英山方言志》，分别对英山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在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接着又写了一系列的方言语法方面的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语文》、《方言》等非常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上。从这些论文上可以发现陈淑梅老师对语言事实的观察非常深入细致，在理论分析上往往有新鲜的探索和追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关于鄂东地区方言语法的专门研究，我想这本著作肯定也会得到同仁和读者的肯定的评价。

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或方言学家进行语言的研究，一般都是从

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或方言开始的，尤其是从自己的母语开始的。研究语法也同样如此。陈淑梅老师是湖北英山人，她从研究自己母语的语法入手，联系周边方言的语法现象，再拓宽到鄂东的各个县市的方言语法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正确而有效的研究思路，也是提高研究者学术功底的一个重要方法。汉语方言的研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方言语音和词汇方面的研究进展较快，方言语法的研究相对滞后。不过，近年来这个状况有了比较大的改观，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论著。但是对于鄂东地区方言语法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严格地说，还没有一本关于鄂东方言语法的专门研究的著作。因此，陈淑梅老师的这本语法专著无疑填补了鄂东方言语法研究的一项空白。

我详细读过这本书稿后，感到这本著作有几个值得肯定的地方：第一，材料翔实，切实可靠。对于方言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如果没有对语言事实的清楚了解和全面把握，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汉语方言学理论的创立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汉语方言的沃土之上。陈淑梅老师这本著作中涉及的内容包括词法和句法，而重点是句法，从中可以看出她选取的语言材料非常全面而可靠。从词法来看，对鄂东方言的量词、代词和副词都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例如对代词的分析用列表的方法表示出不同县市的不同表现形式和读音。从句法来看，书中的"把"字句、被动句、比较句、疑问句都是以材料详尽取胜，有很大的说服力。第二，观察深入，分析细致。本书的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罗列方言事实上面，而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去把握、分析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语法特征，力求探索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鄂东方言的频现体有"箇V"、"箇VV的"、"箇V箇V的"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箇"虽然不能重叠，但是没有"箇"就没有"频现"的意思，只有将"箇"与"V"结合起来才表示"频现"的意思，可见"频现"的意

思是通过句法手段而非词汇手段来实现的，因而可以将"简"视为表动态的虚词。由于汉语方言语法有较多的共性，共时描写必然要涉及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作者抓住了这种差异的不同层级，不仅揭示了表层的差异，而且还把重点放在了更深层级的语法差异的比较和分析上，例如对于"把"字句的分析。这样既可以突出重点，又可以深化认识。第三，讨论语法，联系语音。语法是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重要构造成分之一，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跟语音词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完全离开语音因素来讨论语法问题，有时会碰到很多困难。本书的作者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因此，本书在重点讨论语法问题之前，有专门的章节讨论鄂东方言和黄州方言的语音特点，同时还排列了很好的黄州方言单字音表。这些章节对于读者了解鄂东方言的全貌，对于进一步阅读后面的语法讨论，都是绝对必要的。第四，方法得当，立论科学。方言语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对隐藏在方言现象中的规律的探求，要探求这些规律必须要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作者在分析语法现象时运用了"表——里——值"三角研究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对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立体的、动态的分析，从而揭示出了隐藏在方言现象中的语法规律。

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一书中，赵元任、丁声树等先生将鄂东方言划归湖北方言第二区，并称为"楚语区"。所谓"楚语区"，颇具特色，与邻近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方言和北方官话，都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关于这一地区的方言归属，自《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对这一地区各地方言的深入研究。像《鄂东方言语法研究》这样的著作，对于揭开所谓"楚语"的神秘面纱，是会有所裨益的。

我认识陈淑梅老师多年，时有书稿往来。她刻苦好学，积极进

取，勤于思考，很有一种开拓精神。据说她在大学开设语言学和方言学的课程，颇受同学的欢迎，这就很不容易。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又写了这本《鄂东方言语法研究》，这是她多年从事方言语法的研究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彩之处。当然作为一本专门研究方言语法的著作，有些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例如本书只涉及鄂东方言部分词法和句法问题，缺乏完整性；书中有些描写也难免给人有琐碎之感。但瑕不掩瑜，看过全书之后，读者应有公论。基于这种认识，我十分高兴为之作序。

（原载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鄂东方言语法研究》）

作者论著目录

(一)论文

台湾语言研究概况.语言学动态.1978,(6)
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2,(3)
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1982,(4)
评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词典》.中国语文.1983,(3)
漳平(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3,(3)
福建省龙岩市境内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分界.方言.1984,(3)
闽语的分区(稿).方言.1985,(3)
《普通话和闽南方言词典》述评.辞书研究.1985,(3)
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方言.1986,(3)
闽西地区的方志与方言研究.龙岩师专学报.1986,(2)
关于编写方言志的若干问题.中国地方志.1987,(3)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闽语.方言.1987,(1)
《简明吴方言词典》述评.辞书研究.1987,(2)
广东海康方言记略.方言.1987,(4)
台湾话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中国语文.1988,(6)
台湾社会语言学史五十年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2)
闽语的分布和人口.方言.1989,(1)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方言.1989,(3)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二).方言.1989,(4)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三).方言.1990,(1)

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方言.1992,(3)

闽方言古浊去今读阴平调的现象.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

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汉字古今音表》读后.书品.1994,(4)

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双语双方言(三).香港:汉学出版社,1994

闽南方言的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5,(1)

再论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双语双方言(四).香港:汉学出版社,1996

汉语方言与沿海经济.海洋开发与管理.1996,(2)

评"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1996,(1)

山西话人称代词的特点.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龙岩方言研究》序.北京:纵横出版社,1996

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香港粤语词典》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深入研究双语双方言的现象.双语双方言(五).香港:汉学出版社,1997

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方言.1997,(4)

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首批七种.光明日报,1998-10-26

《厦门方言研究》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韶山方言研究》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从汉语方言的被动式谈起.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语言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中国出版.1999,(4)

在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97年7月23日.青岛).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2000

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太原、忻州、万荣分卷本出版暨山西方言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1999年9月26日,太原).语文研究.1999,(4)

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4)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方言.2000,(1)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后记.方言.2000,(2)

《娄底方言研究》序.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1

《户县方言研究》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二)专著

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台一版),1989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雷州方言词典(与蔡叶青合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三)参加编著

中国语言地图集(主编之一).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90

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报告九种（主编之一）.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93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41 种分卷本（副主编之一）.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跋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喜欢文学，但是当时的情况很特殊，缺乏文学追求的社会环境，后来就选择了学习汉语专业。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大概是由于母语方言的关系，被分配到方言组。因此，对我来说，后来从事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也许都出于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不见得就是本来的喜好，更不是有什么先天的才能。

没想到这一来就是将近四十个年头。少年意气风华时，老来白发独怅然。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虽然不能说虚度年华，但确实也没做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事情。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极其朴实无华的。记得我从入门学习开始，练习国际音标，默记《方言调查字表》，读《广韵》；然后是详细记录整理自己从小就说的方言，中间再重点读一些方言音韵、词汇语法之类的论著；再后来就把手伸长一些，记录整理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方言，同时关注一些与此相关的领域。方言学是一门知识和能力高度结合的综合学科，实际的调查与研究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现在选编的这本《自选集》，没有什么创见之作，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高度，但却是我对方言调查与研究的平常而实在的记录。不求赞誉，但求无过。希望能大体上反映我这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在重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常常激起我对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大家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先生的无限感激之情。丁先生、吕先

生虽归道山多年，但他们平时对我的指导和教诲，令我终生难忘。我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李荣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常常可以听到他对语言学及其他学问上的许多精辟见解，非常令人叹服；李荣先生坚韧的意志，直率坦诚的风格，也非常令人钦佩。

我也常常感谢我周围的其他师友，他们在许多方面给我支持和帮助，实在难以一一道尽。当然，我还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使我有机会出版这个集子。

近年疲于杂事，学业荒废，实在无可奈何。我希望以后有充足的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写我喜欢写的东西。是为企盼。

2001年10月于北京东湖别墅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张振兴卷
作者=
页数=356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